

六十一期至七十期

革命日報

石曾題



第七冊合訂本



合訂本：第七冊

革
命
週
報

革命週報社印行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初版合訂



革命週報合訂本

第七冊

實價四角五分

編輯者 革命週報社

發行者 上海 江灣 革命週報社

總代售處 上海四馬路 啓智書局

代售處 各地大書坊

革命合訂本第七冊總目錄

論 文

題

目 作 者

期 次

頁 數

集權與均權

李石曾

六一

一

共產黨扳了一個從犯起來了

吳稚暉

六一

八

陳公博眼中的兩大亡黨政策

許 聲

六一

一六

今後青年應有的覺悟

漢 南

六一

二三

用真憑實據證明陳公博輩是灰色共產黨

景 明

六一至
六八

二七·八三·一九三
·一八三·
二四一·二九七·三
三八·三六七。

陳炯明與俄赤黨

三 餘

六一

三八

青年與老年

王 洛

六一

四四

讀汪精衛先生「關於第三黨的問答」

景明

六二

七六

和平之哲學觀

李石曾

六三至
六五

〇九
一一三，一六一，二

廢祀孔與復祀孔

魯漢

六三

一一九

叛黨禍國的所謂左派

許聲

六三

一三二

左派在那裏

景明

六四

一七三

偽共產黨的根本錯誤

三餘

六四

一八〇

目前的幾個小問題

六波

六五

二一四

怎樣建設社會秩序

漢南

六五

二二〇

今年的雙十節

魯漢

六六

二七五

紀念雙十節的真意義

景明

六六

二八一

分治合作與中國

漢南

六六
六七

二八五・三二三

歐戰後世界之兩大反動趨勢

碧波

六六

二九一

奪取政權與官僚主義

碧波

六七

三三三

爲什麼要奪取政權

六波 六八 三五七

評馮玉祥之集中全國英才

魯漢 六九 四〇一

日俄密約中的滿蒙

雙七 六九 四一一

殺貪官勝於殺暴匪

魯漢 七〇 四二一

中國建設時代的西南

競化 七〇 四二七

灰色共產黨的新戰略

景明 七〇 四三七

記 述

與胡漢民先生遊俄八個月之回想

朱和中 六五至 二四九·三〇七·

我的留法勤工儉學生活的一段

魯漢 六八·六九 三五三
七〇 三六二·四〇六·
四三二。

雜 錄

請許德珩到巴黎去

魯漢 六四 一八八

學生總會宣言質疑

「一個貧農子的話」序言

救救罷

被裁的兵士

顯微鏡下

景明 六七 三四六

修勺 七〇 四四九

雙七 七〇 四四六

六波 七〇 四五四

景明

(六)貫澈真個貫澈 六一 五四

(七)陳公博的左手呢 六二 九二

(八)陳公博輩的眼睛呢 六三 一五四

(九)于右任與陳公博孰賢 六三 一五五

(十)施存統輩目無共黨 六三 一五七

(十一)從赤潮中淘洗出來的新怪物 六四 二〇一

(十二)偽共產黨手段種種 六四 二〇二

(十三)大學教授劉侃元的伎倆 六五 二四一

(十四) 施存統打算回老家了

六五 二四二

(十五) 革命者態度原來如此

六六 三〇四

(十六) 俄赤黨尙有人心

六七 三四八

(十七) 陳公博配不配做大學校長

六八 三七六

雜感

一 假使陸根榮不是一個僕役

雙七 六一 五九

二 陳公博口中的汪精衛

安陽 六一 六一

三 兩個「三個月」

魯漢 六二 九五

四 陳公博與羣報

(燃) 六三 一六〇

五 「革命」反革命

景明 六四 二〇六

六 我們趕快歡迎汪主席回國吧

許聲 六五 二四四

七 到底誰是復古倒退與冒牌呢

許聲 六五 二四六

八 只是強權作怪

雙七

六六

三〇五

九 兩湖女子剪髮難

三餘

六七

三五一

十 黨員專政與腐化

越水

六九

四一八

十一 東北問題與西北問題

雙七

七〇

四五七

十二 所謂共產黨的犧牲精神

溫卿

七〇

四五九

十三 派專使出洋考察

三餘

七〇

四六一

十四 中央委員拜佛求籤

六波

七〇

四六三

通訊與討論

關於本刊及時局的討論

石金如

六一至六三

四八·九〇·一五〇

爲和縣慘劫事致彭基相氏函

吳稚暉

六二

九八

致李石曾先生函

丁求真

六二

一〇一

再答張世豪君

修平

六四

一九一

汪精衛不是共產黨麼

關於分治合作問題的討論

論分治合作答張敬安君

三答張世豪君

此之所謂「文學機關」者

爲分治合作問題廣新評論記者

譯 著

巴黎市府

讀者之聲

冒牌

施存統之學生運動

疾非 六四 一九七

張敬安 六八 三七一

漢南 六九 三八九

修平 六九 四一三

陸村雲 六九 四一九

漢南 七〇 四四〇

克魯泡特金著
碧波譯 六二·六三
六四 六五·一二五
一四六

正路 六二 一〇四

溫卿 六二 一〇八

從此次登記談到防止學生惡化

問題

陳和光

六五

二六五

懷疑

陳福璿

六八

三七八

短訊

(一)不公平的登記

陳和光

六二

一一二

(二)南京書店買不到革命

芮生

六五

二七二

(三)劉侃元的應用社會學

江漢，碧琅

六五

二七三

(四)浙省指委會禁售革命

祝宗直

六六

三二〇

(五)浙省指委會禁止郵遞「革命」與「再造」

祝宗直

六八

三六四

(六)專政集權是否不祥之物

蕭湘

六八

三八六

(七)登記黑幕

棟厂

六八

三八八

集權與均權（二）

李石曾

集權與均權，乃古今中外人羣思想制度之兩大派別，時相競進，以求定其最後之方向。吾對此兩大潮流，恆有所論列，並以追隨均權主義之後，加以申明，屢爲集權派所攻擊。關於此兩派別之劇戰，已烈於一年之前，迄今更甚，然吾前殊少反攻。今見革命評論第十四期馬澹先生「集權與均權」之論文，其主義正與吾相反，其命題則與吾意適合，即並列兩大潮流而比較之。茲請以原題爲廣續反攻之開始可乎？

吾雖與馬先生之宗旨不同，但吾對於馬先生之態度，則有相當之敬重。因其爲主張集權反對均權者，即明以此意彰示吾人，毫不加以粉飾故也。吾以敬重馬先生之態度而敬重其人。故吾之反攻，並非對其個人，實乃對其所代表之派別。革命評論乃集權派之重要機關，馬先生爲革命評論之重要作者。是馬先生之言論非個人之觀念，故吾所反攻者自不在個人，此欲附帶說明者也。

集權與均權二者，實如冰炭之不能相容。故兩派之衝突，實爲當然，而無須隱諱者也。所謂兩派，求之於古今中外，不外「君」「民」二者。但二者恆隨時勢以爲演進。在過去今後之時代中，前者或名爲「帝王」，或名爲「專政」，或名爲「集權」；後者或名爲「人民」，或名爲「民治」，或名爲「均權」。名雖屢易，實則均爲兩派之化身。如近蘇俄之所謂「階級專政」，與前「俄皇專制」之性質固爲承襲而來。又如近年中國方面之「民主集中」「民主集權」等說，亦卽由「階級專政」之仿效，自北歐移植於東亞者也。

自經上述之演進與分析，遂不難明了「集權」與「均權」二者性質之所屬。集權卽帝王與專政之化身，而均權爲人民與民治之化身，宜乎其如冰炭之不能同爐，相與應戰，必一決生死而後已也。

以上乃古今中外共同不易之原則。至如孫先生之所謂「均權」制度與吾之所謂「分治合作」亦請論列其性質與關係如後。

吾之所謂「分治合作」與孫先生之所謂「均權制度」其性質相類，惟名詞不同而已。政治制度之異有三：曰集；曰分；曰均。「均權制度」與「分治合作」皆在集分兩制之間者。

故謂其性質相等。至其名詞之不同：均權二字乃經過孫先生深切之鍛鍊；分治合作乃由吾譯略經鍛鍊而成。吾意即鍛鍊 *Régionalisme* 與 *Federalisme* 兩字而譯之爲「分治合作」。苟用直譯法，前字當譯作地方制度，後字當譯作聯合制度。若云「地方制度與聯合制度」爲名過於冗長，故略經鍛鍊遂成爲「分治合作」之名詞。馬先生謂「分治合作」爲「均權」之註釋，亦甚適當。孫先生之「均權制度」加以申說則謂：「不取集權制度，亦不取分權制度，應取均權制度。均權制度以縣爲單位，以省聯絡縣與中央之間。」吾之「分治合作」加以申說亦謂：「不取集權制度，亦不取分權制度，取分治合作制度。以分治爲單位，以合作聯絡地方與合體之間。中央即合體之代表。」是二者之性質固相類也。

「均權制度」與「分治合作」兩者相類已如上所云。吾猶有欲申明之者，則兩者之程度皆與時間有密切之關係。時間云者，亦即進化之程序。如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相承繼，即其一例。在訓政時期，開始縣自治，逮其完成，乃入於憲政時期，而實行均權制度。至此則分治合作之程度，以縣爲小單位，以省爲大單位，大小二者與中央聯爲一貫。然於此訓政

時期之預備均權與憲政時期之完成均權之前，其所謂軍政時期，是否已以分治合作爲預備均權制度之預備？吾毅然而應之曰：「是。」吾之所謂是，非僅解之以吾之分治合作之說，亦且解之以孫先生之均權制度之說也。

以縣爲單位，以省聯絡於縣與中央之間，見於孫先生成文之規定，而爲建國大綱之條文。至於軍政時期或訓政未終之時期——換言之，即縣自治未開始或未完成時期——暫以省爲小單位，以政治分會爲大單位，以政治分會聯絡於省與中央之間，亦見於孫先生半成文之規定。北京政治分會實成於孫先生在北京將入醫院之先，後乃推行於各處。且政治會議及其分設機關之意，亦見之於二次代表大會。彼時雖名詞不完全相同，然謂爲半成文之規定，必不爲過。人羣制度，往往由不成文之方式演進而成，固無必求於條文之必要。況此暫以省爲小單位，以政治分會爲大單位而聯絡省與中央之間，既有習慣法，復有半成文之規定，其制之當存在，固彰彰明也。然有庸淺者流，見其一而不見其二，以反對聯省自治，遂反對分治合作，且反對均權。殊不知聯省自治制度之不良，不在其有分而合之精神與均之精神，乃在其非分與合之精神與不均之精神也。聯省自治之制度與

精神，其最大缺點有二：一即以省爲固定之單位，每一省爲一集權之小國，是仍具集權之精神，而非均權之精神也；一即每一小國不過以聯省爲暫時苟安之方法，而非根本之計劃，每一小國各自待時，以期兼併其他小國而復成一集權之大國，是其精神不在均而仍在集也。以上兩點乃聯省自治之大病，而不能與均權制度或分治合作同日語。換言之，即均權與分治合作可隨時之可能，而相與進化，大而爲省區，小而爲縣村，申縮自如，無往不而宜。聯省自治則無此彈性。至聯治在歷史上之污點，以招反對，此另成問題，於此無詳述之必要也。

均權制度與分治合作可隨時之需要而相與演進，絕非聯省自治所能及，已如上所云。是均權不僅以縣爲單位，若爲時之所許，其單位猶可小於縣，一村或數村亦可爲單位。但就較近之期言之，先以政區爲大單位，以省爲小單位，然後代之以縣爲小單位，以省爲大單位，此種程序，確極合理，而能見諸實行者也。

反對吾人者，每藉口分治合作爲應用無政府主義而痛加攻擊。此輩之別有肺心，姑不具論，只就理論言之，亦乃知其一而不知二。就世界人羣之哲理衡之，無政府主義固無

所謂大逆不道，即以國民黨與孫先生之主義與歷史衡之，亦毫不發生若何問題。吾人之尊重無政府主義，固向不諱言，亦爲孫先生所深知。國民黨人無可以此爲反對吾人之口實。至分治合作論爲無政府主義之學者所熟道，亦爲事實，吾人之文字中，亦恆引用而不諱言。然不能因此而謂與國民黨與孫先生之主義爲牴觸，視爲大逆不道者然。「無政府」三字西文爲「無強權」亦有「自由」Libertaire 一字與之相等。反對強權與贊揚自由本世界之通論，亦孫先生所盛倡。此有何可藉爲反對之理耶？但於實行上，則純全之理論，往往不能全體實現，向爲科學與社會所徵實。故孫先生有云：自由爲必要，但百分之自由，不能得，五十分之自由則可能。如均權制度與分治合作皆求五十分自由之制度，而非求百分自由之制度。然其爲反專制（即反集權）則毫無疑議。於此言之，是國民黨與無政府主義者同求五十分之自由，確可爲同志，又何牴觸之可言乎？馬先生謂吾主張均權爲讓步，主張無權爲本然，讓步與本然，爲理論與事實之分，此亦絲毫無可譏議者也。

孫先生又云皇帝制度乃一人爲皇帝，民主制度乃四萬萬人爲皇帝，此亦與「強權」「均權」「無權」之學理有關，亦一論及。四萬萬人各個爲皇帝，即是各個自主，亦即是各個

自治，亦即是一百分之自由。關於個人之意志道德，有能自主者，但關於羣體者則不能。人不能脫離社會，是故人人自主自治自由之希望，不能不讓步。如馬先生之所謂「打折扣」亦即孫先生之所謂五十分自由。均權制度原爲五十分自由之制度，吾人雖極贊美一百分之自由，然於實行上，亦對五十分之自由誠懇表示滿意。此種態度，對於主張百分自由與五十分自由者固皆絲毫無所歉然。至零度之自由，即皇帝與變相皇帝之集權，皆吾人根本無容納之可能。非但主張百分自由者敵視之，即主張五十分自由者亦敵視之。由此言之，五十分自由之均權，與百分自由之無權實同一戰線，以與零度自由之集權相搏，固無絲毫可異之處也。

綜合以上諸說，可爲一簡單之結論曰：集權制度爲思想落後，反動派，強權派，皇帝迷夢之結晶。宜乎其反對思想前進，促成民治之均權制度。馬先生反對縣制，反對均權，彰明不諱，此足以代表僞革命第三國際之思想。真正國民革命家——國民黨人對此之感想何如？真正世界革命家——國民黨人對此之感想何如？勞作者贅言也。

附註

(一)集權與均權爲至大問題，有以長篇論著申明之必要。以此開始連續爲之，非僅以答辨一文已也。

(二)此文以短時間順筆書之，未及加以參攷，故引証只就記憶，求合其意，多非照錄原文。此外或有疏漏，均望閱者諒之。其或有需補充之要點，當見續篇。

共產黨扳了一個從犯起來了

吳稚暉

——無政府主義者——

多災多難的國民黨，既被共產黨幾乎謀死，而且正在捲土重來，不料有些共產黨，因熬刑不過，又招了一個從犯，據說是同謀者，就是無政府主義者。這個大虫，據說本是共產黨的祖老太爺了，而不得爲國民黨計，不能含糊，應該要有一個澈底澄清的批評。

去年六月共產黨的外國父親鮑羅庭，在漢口對外國記者說起南京事情，載在上海

西報上，鮑說：『南京蔣介石的從屬品，止是幾個無政府主義者，及幾個廣西軍閥。』他造了這個暗示出來，本想他的中國乾兒孫們，會照此分化，馬上標出來攻擊，不料那些蠢東西，竟冥然罔覺，止管把些昏庸老朽，腐化分子等不着痛癢的惡聲，算做惟一的武器。直到今春，汪先生喉嚨癢齊齊的，祇好親來指示，所以在他致陳樹人的書裏，便指斥我們要用無政府主義來替代共產黨。我雖對他說，你的夫人陳璧君先生，也是無政府主義信徒的一個，我們有這種密約麼？請他在床上問一問。不料福至心靈的陳公傳先生，知道時機來了，於是在革命評論第五期上，諷我說道：『并且還要靠老同志如吳先生等多作些三民主義的文章，不要說我吳稚暉化了灰，也承認是無政府黨這樣話。』我曉得他要賊扳起來，大有作用了。然我在答華林書中，確是說過：『把我吳稚暉燒成了灰，也是一個國民黨員，我同時又是一個相信無政府主義者。』那麼，人家看得起我，替我揚名，決無又要聲辯之理，而且他回答的『黨的立場，革命的立場』簡直驢頭不對馬嘴，支吾得可笑，也不值再與他對牛彈琴，我亦上北平『趕富貴去了！』那裏得知他們一個祖師傳下來，好比去年什麼何香凝黃琪翔問題，用不着再答，汪先生在一個根本觀念裏，就說：『於是吳先生

頓口無言了。』所以我的不屑置答第五期革命評論，自然也認爲頓口無言并且料想一搔就搔着了痛疤就是無政府黨四個字，必定駭得吳稚暉屁滾尿流，啞口不敢出聲。從此鮑羅庭的乾兒孫，就居爲奇貨，在他們的廁所文學的小本子上，曳直了喉嚨，逢到急處，便發無政府主義的呼聲。還有共產黨的朋友，也有『六共產黨，七無政府主義派』標明是黨外的敵人，連在一起，那是一種暗示，以爲要倒一齊倒，無政府主義派若槩了嘴，便沒有人敢罵共產黨。而且無政府主義派若容許在青天白日下遊行，老實不客氣，共產黨也有權利在青天白日下做報開大學。這麼一來，一個無政府主義派聯鎖在共產黨的腳上，共產黨就不算沒面目見人的東西了。

但是我常常在北京報上說過，共產黨是無政府黨的灰孫子，共產黨天不怕，地不怕，只怕無政府黨，馬克斯被巴枯甯打得抱頭鼠竄，是共產黨乾祖父一件最丟臉的歷史。所以共產黨得志，必不忘情於無政府黨。我早在答華林書中說道：『我們若現在被北洋派關在牢裏，真是滑稽，我們異日或是被共產黨關在牢裏，或在國民黨成功後的牢裏去坐坐，才不枉了我們。』現在國民黨終算小成功了，雖然共產黨止贖了不雕字的，或止是朋

友，也應該他們來出頭，把我們捉到牢裏。過去的一年，反是共產黨坐在國民黨的牢裏，無政府黨還做他們死對頭，這照理本來不對。因此「驅無」的名詞，繼續了反共而起，許德珩先生真是成人之美。可是共產黨的所以要反，因為他要謀死國民黨，因為他們做張邦昌、李克用的賣國賊，幫蘇俄來支配中國，因為他們有蘇俄乾老子給他們露布手槍，而且他們是成羣結隊的，有頭領，有蝦兵蟹將。請問無政府黨，何人是頭領？何人是蝦兵蟹將？何處曾成羣結隊？有那個綠眼睛乾老子會給過他們露布手槍？他們後面有什麼國？在那裏做他的背骨？他們謀死了國民黨，將中國賣給那個外國？無政府黨在國民黨裏的，除了吳稚暉、李石曾、景梅九、陳璧君之外，還有幾個人？同他們生得出關係的小報，除了去年因為反對共產黨出的一個「革命」之外，還有何報？無政府黨同國民黨一向是什麼交情？有過研究系做政敵之事麼？有過國家主義派要代用國民黨之事麼？無政府黨所深惡痛疾者，就是奪取政權。所以中山先生亦可憐他們迂腐，不合現在潮流。有位黨裏的紺羽君，雖亦罵吳稚暉是無政府的作怪，然又極笑克魯泡特金的「麵包略取」無辦法，不懂奪取政權。那末共產黨、軍閥、國家主義派，都是要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才都是敵人，無政府主義

派，好好做國民黨的朋友，那班共產黨的朋友，竟誣叛他是國民黨外的敵人。那末世界還有正統社會黨，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工團主義者，屈指也不能數盡，在國民黨外，就無非都是敵人！那位訓練先生，真是毫無常識，氣瘋了狗眼睛，見人便咬罷了！叫那種人在那裏製造標語，宜乎黨紀被他們一落千丈。索性告訴你們罷，總理的民生主義，便是共產主義，他雖在別處敷衍了馬克斯幾句，說得都是一家，而在民族主義第四講忽板起了面孔評道：『俄國所行的，其實不是純粹共產主義，是馬克斯主義，馬克斯主義不是真共產主義，蒲魯東巴枯甯所主張的，才是真共產主義。』本來神聖的共產一個名詞被蘇俄殺人放火的暴徒及他一班賊子賊孫盜用了，真算倒置。總理詞嚴義正的指斥他的非真，方顯示公道；那末民生主義的便是共產主義，自然是真共產主義，決不是那馬克斯的偽共產主義，自然即就是蒲魯東巴枯甯相同的主義，就是無政府主義。總理相信用國貨名詞，故於民生主義開首，乃曰：『故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中國叫大同主義，外國叫無政府主義，那是三歲小孩都知道的。然總理既抱大同主義，他的革命，爲什麼止叫國民革命，不叫世界革命？因爲他發始時，要利用民族，若驟稱世界革

命，不免步驟錯誤，反要像香港苦力的鹵莽投了竹槓，必到三民主義圓滿時，才改爲世界革命。世界革命便是社會革命，亦即大同革命，亦即無政府革命。總理的步驟，實在不錯，所以總理的國民革命與社會革命，是銜接的，並不是帶做的。陳公博把什麼總理最不贊同的階級鬥爭，誣他帶做社會革命，真是援國入共的老戲法。我在答華林書，已認國民黨是無政府革命的一階段，正是總理定國民革命是大同革命的一階段。故並不要如共產黨的賣空買空，因爲總理有民生主義即共產主義，便引做護符。無政府黨從不曾引着總理「蒲魯東巴枯甯所主張才是真共產主義」一語在國民黨裏賣無政府之野人頭。這是有三十年過去之歷史，可證明的。因爲從總理民生主義，走到蒲魯東與巴枯甯，很省事，絕對的大同革命，及無政府革命便要不了我所定的三千年。那麼我們兼信無政府主義者，現在止管純粹的行着民生主義的一階段，豈不也是一樣？這儘管止是我燒成灰也是國民黨員性質人的信仰，但也恐差不了許多。那末我們在國民黨裏，並不曾把總理作護符，開口蒲魯東，閉口巴枯甯，也算不曾駭過小鬼了。偶然李石曾先生提起了蒲魯東三字，便如惡狗咬的譏笑，只無非要蓋過自己的言必稱馬克斯，也有來歷罷了。

好了，可喜的許德珩先生，搖身一變，竟長進得可驚了！好像還讀過坊編的吳稚暉文集，所以放屁也放得着實有精采，青出於藍了。他第十七期革命評論裏的「驅無」竟造出罪狀，替陳公博張目，在公堂上緊咬一口，要吳稚暉的性命，不止是賊叛了。現在且閣過正文，把顯微鏡來分割許先生的真面目一下，才講下去。他引老梅的偽共產黨兩處：一處是四個字整加刮弧，乃表明引人的話，不算希奇，可怪的又一處止把一個偽字加了刮弧，好像這個偽字，不忍被真共產黨見了要傷心。北京報上刻南方稱張作霖政府為偽政府，也必要將偽字刮了起了，乃是敷衍張作霖，究不知許先生無心流露，刮起這個偽字，敷衍那一位真不懂！此地無銀三十兩的比例罷了。

於是再來答復許先生的證據：（一）是陳公博先生也因無政府黨很少刊物，窮思極想，陪伴革命週報的，想出來一個黑光。這黑光就是許先生的闊別朋友無名氏所說，有嚴密組織機關的黑光社所刊。許先生又說公開的買不出來，乃所載何話，也無從宣露。然而我倒聽見朱霽青先生却在五中會場傳觀了一張，但大家因為是油印的，沒有人肯相信有這黑光社。許先生若要知究竟，去問朱先生，否則油印是便當來些的，印點出來也容易。

(一)是革命週報社出版的景李煥兩先生的刊物，乃當然是敵同人的小著作，承許先生賜讀，感激不盡！馬克斯是偽共產黨，是總理說的，你們傷心也徒然。良組織可以算做嚴密組織機關，這是一天到晚在嚴密組織指導之下的人物，眼目昏花了罷？反正五十六期革命碧波君，似乎也不弱於共產黨聲口，可惜許先生又笑我們北平富貴場中人不爭氣，無此高明。那末我們嚴密組織的罪名，又取銷了，也就恕不再辯了。許先生畢竟算不上陳先生手下一員戰將，忠厚老實得狠。(二)是黑色青年組合宣言，這個階級革命的文章，除了共產黨，還有人做得出麼？恭喜恭喜，有了赤化的無政府黨，這惟有你們貴社的施存統先生有此光榮的歷史。無政府三個字，鉛字盤裏一拈就到的，若把他刻在白紙上，把陳公博的口氣，就算做吳稚暉的朋友，未免太滑稽了！許先生雖七衝八跌的推行了一番，極盡離間之作用，真礙人說夢。這種賊叛，真所謂笨賊；但是被你們聯鎖在賊腳上，打倒共產黨以外，竟有了打倒無政府主義派來作陪，你們真開心，但我們無政府黨竟也居然夠得打倒！有人批評我們現在狀態一落千丈，幸虧你們還值得打倒，居然又一跳百尺。多謝汪先生多謝陳先生！多謝老朋友的許先生！反共雕在你的額上，驅無雕在我的額上，相見不相識。

真好看煞人！然而我們無政府主義派真不濟事，聽說又有一位要到貴社來做文章了，不夠驅是實在的，不如殺人放火的愈反愈多。我們自豪，只好說曲高和寡了。那末共產黨所扳出來的國民黨奪政權敵人無政府黨，完全是誣良爲盜，拖人落水的勾當。

陳公博眼中的兩大亡黨政策

許聲

陳公博的大著我們久已領教多多了，在他的大著中他自認他是唯物史觀派，提倡階級鬭爭以黨專政，要把國民黨的基礎建築在農工小資產階級革命同盟之上，總而言之統而言之，要把三民主義解釋爲變相的共產主義，要把孫中山先生送到馬氏廟裏去合祀。這種陰謀這種詭計，凡是沒有受過共產黨洗禮，有良心的忠實的國民黨員總該會同意我們的說話，不是冤枉他的了。現在一般人都說他是準共產黨，我以爲簡直錯認他了，他自命爲最革命的三民主義者，其實不過是最反動的馬克斯主義者罷了。有人說，在陳公博領導的機關刊物上也極力攻擊共產黨，反對第三黨，如何能說他自己反是共產

黨呢？我說，這正是我所謂錯認他的所在。馬克斯主義者在德國爲社會民主黨，在俄國爲布爾塞維克，在中國則爲陳獨秀、譚平山、施存統……之徒，德國人、俄國人還知道按照國情加以變通，（究竟適合國情與否又當別論。）中國共產黨如陳、譚、施等，則硬將布黨所用的方法，生吞活剝的強施之於中國，可謂食而不化，宜乎不旋踵而滅亡。（骨子裏滅亡與否，暫不置論。）陳公博有鑑於此，遂變更策略，一則看見共產黨之在中國風頭不順，二則一般人對之深惡痛絕，號召不易，以陳公博的聰明才智，焉能見不及此，所以得利用處便利用。三民主義主張民生史觀，他偏說唯物史觀；國民黨主張階級協調，他偏說階級鬭爭，發爲國民黨是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的謬論；國民黨是以黨義治國，他偏說以黨專政。這種種主張無一不與三民主義相背謬；反過來說，就是無一不與馬克斯主義針鋒相對。所以在共產黨極盛時代分晰國民黨內的派別，有左派與極左派之稱，所謂左派即汪精衛、陳公博等，而極左派即陳獨秀、譚平山等。不過汪精衛是個急色兒，故雖反共而實際犯了引共的嫌疑，現在汪氏在海外作寓公，陳公博羽毛業已豐滿，有脫離汪氏另樹一幟之勢，並且陳氏鑑於共產黨的餘孽到處潛伏，有可利用之機，故不惜背叛三民主義，而以馬

克斯主義的理論來號召。但是公然背叛三民主義，反對國民黨，陳氏雖愚，亦不至此！況且身爲中央委員豈敢出此下策？故馬克斯主張無產階級專政，他鼓吹以黨專政；馬克斯主張唯物史觀，他自稱歷史的唯物派；馬克斯主張階級鬭爭，他也主張階級鬭爭並且要代表國民黨農工小資產階級。總之，共產黨是用恐怖政策來奪取國民黨的政權，陳公博是用文字政策使三民主義變爲共產主義來移轉國民黨的政權；一用竊道，一用王道，手段雖是不同，而消滅國民黨奪取政權的野心却是一樣。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話，我們可以看看他近日的言論。

在革命評論第十七期上有他的一篇大文，題爲「亡黨的兩大政策。」他說現在一般入必須排萬難甚至要用兵力解決的有兩大政策：一個是繼續清黨，一個是繼續分據。我們現在不妨分開來說一下：

第一，他反對繼續清黨，他說「黨一清最清，清到中央黨部沒人……我們雖然痛快，幾十萬黨員是不是願意不願意？」我們看了他這幾句話就知道他那種挑撥離間的本領，的確是不小。共產黨消滅國民黨的陰謀，事實已經明明白白告訴我們了，共產黨的殺

人放火的恩惠，又是我們小百姓所飽經享受過了；他偏要說清黨就是亡黨。陳公博呀！你自己反對清黨也僅夠了，反來挑撥黨員，難道國民黨黨員個個都和你一樣毫無心肝嗎？他又說：『黨沒有不要緊，普遍的人民何罪，因國民黨本身的崩潰，連累他們死的死，殺的殺？』關於這一點，我說只因人民前世造下了冤孽，假使沒有造下冤孽，何來你們這般東西弄得他們呼天不應，鑰地無門，至今兩湖的隱禍未消，廣洲的血跡猶存？至於說：『人雖清去，理論還在仍不行，』則全係威嚇之意了；彷彿說，你們光清黨是無用的，我們雖被你們清去，我們的理論還是存在着的，你們終久還是要被我們打倒的。這真算你們的活供了。你們近來在上海辦刊物出小冊子，種種宣傳，種種鼓吹，鋒銳萬丈，不可向邇，雖以蔣介石先生之英勇，也只能勸你引咎自責，少發小冊子，只出之以勸而已，可見你們的理論還在仍不行。這怎能不令人拜倒呢？

他反對繼續分據，他說分治合作是繼續分據的美名，保存政治分會是繼續分據的工具。反對繼續分據本來沒有什麼，誰都願意國家早些統一起來，免得由分據而混亂，由混亂而混戰；人民少受點痛苦，早享點太平的幸福。不過他說分治合作就是繼續分

據，關於這一點我們不能不說一說。分治合作，是一種政治潮流，並不是某個人的創見，政治是由寡頭政治而全民政治，由專政集權而分治合作，此稍明政治思想史者類能言之。再從國民黨的立場來說，國民黨採用的制度是均權，所謂均權就是不偏於中央集權，亦不偏於地方分權，分治就是分權的意思，合作就是集權的意思，分治而有合作，就是既不偏於中央集權，也不偏地方權，就是均權，所以分治合作這個原則，既不背於政治潮流，亦與國民黨所採的政治制度相吻合。不料陳公博醉心馬克斯主義，醉心布爾塞維克主義，處處表現其專政集權的謬論，反對分治合作的原理原則，因個人的野心，破壞「總理」手訂的成規，這才算是亡黨。

政治分會本來是革命期中一種臨時救濟的辦法，試行得有效，行之可也。否則，即可廢去的。一種制度的產生，都是有環境做背景的，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由某個人創造出來的，都是由於當時社會的需要；有了這種需要，牠就會產生，需要既窮，牠自會消滅，空言取消是無用的，空言打倒某人更是風馬牛不相及了。再就事實說吧，國民革命的第一步在鏟除萬惡軍閥，革命的武裝同志有負責鏟除的重大責任的，豈有負責鏟除萬

惡軍閥之責的武裝同志，反踏萬惡軍閥的覆轍的道理。如果同志間互相規勸，去其野心，未始不可以相安；因為制度是因人而設的，如果以權謀是尚，目光專注到自己的派別的利益上，那末，無論什麼制度也是無補於實際的。同一制度，歐洲人行之，的確不錯，但是一到了中國人的手裏，則弊害百出，這種例證是很多的，議會政治即其中之一，可見政治是在人而不在制度，所謂人存政舉是也。說到政治分會也是一樣，政治分會之設立，不過是革命期中的一個中央與各省間的聯合的機關罷了，就如憲政時期中的省的地位一樣，所不同者就在範圍的大小而已。在革命的時期中，所謂中央政府往往是不健全的，各國大抵皆然。況且中國的版圖如此其大，採用政治分會的辦法，就是借各武裝同志現成的威望，整理一切，如果真心為革命的話，中央很可以收鞭長莫及之效，這是順理成章，又怎麼能亡黨呢？反之，如你陳公博之流，不是真心為黨國，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上，挑撥離間，作文章，出小冊子高唱共產革命，那末，國民黨只有一天糟似一天，那才真是亡黨呢。

分治合作是一種政治理論，政治分會是臨時的一種辦法，這兩種東西與分據是毫無關係的。分據是一種事實，從前軍閥時代，沒有分治合作，也沒有政治分會，不失其為分

據的局面；如果人們不根本覺悟，把權利慾極力減到最低限度，就是將來禁止分治合作的主張，取消政治分會的制度之後，而分據者還是分據；反之，在現在的狀況之下，這種主張，這種制度，不惟不像陳公博所言之嚇人聽聞，足以亡黨，反而各個集團在相當範圍以內有自由處理的餘地，而大局賴以相安，真實的黨員趕快團結起來，努力設法弭患於無形，也未始非長治久安的一個辦法。

我們從種種方面，根據事實，說明分治合作與政治分會，不惟與黨國毫無妨害，而且是維持黨國現狀的不二法門。倡亡黨論者實別有心肝在，退一萬步來說，他們雖不是共產黨，也與共產黨結下了不解緣。不然，反對第二次清黨，怎麼還反對第一次清黨呢？分治合作，政治分會的暫時存留爲李石曾吳稚暉等所主張，他們反共最力，清黨又爲所首倡，因此開罪於共產黨及與共產黨結下不解緣的陳公博等，故作驚人之論，企圖煽惑人心，離間忠實的國民黨同志間的團結，我敢效書生掉句文，誤青年亡黨國者陳公博也。

今後青年應有的覺悟

漢南

有生必有死，是動物的通性。人是動物之一，所以也一樣。有幼稚時期，青年時期，與衰老時期。「人生七十古來稀」，就是說七十是人生的最高生活限度，那末，除開幼稚時期與衰老時期外，所謂青年時期，可以說實在有限得很，所以古人說：「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其視重青年時期，如此可見一般。

個體的生命雖是有限，而人類全體的生命却是無窮的，今日服務社會的就是昨日的青年，他日服務社會的就是今日的青年，這樣一代一代的蟬聯遺傳下去，一個人如此，一民族如此，而全人類的文明以及一切遺產於是永傳而勿替。

但是優勝劣敗，天演公例，他人努力創造，而我則萎靡不振；他民族繁榮昌盛，而我民族則奄奄待斃，雖無外力壓迫，也免不了要被自然淘汰的。所以我們青年對於人類的責任，不但在繼承祖先的文明及其遺產，就算了事，而且要繼續創造文明，使本民族日益繁衍獨立於世界，這才無負於人類。

此兩大責任，是人人都要負的，而現在的青年就是將來社會的主人，將來能否擔當得起，就以我們青年現在的學問知識能力是否充分以爲斷，如其涵養有素，成竹在胸，然後才能服務社會，實實在在替社會做一點事業，否則叫囂奔走，隨波逐流，遺誤終身事小，流毒社會事大，甚至身敗名裂，貽社會無窮之害。

我並不是主張現在的青年們完完全全都埋頭書案去讀死書，做洋八股，作洋翰林，博個什麼博士學士頭銜，或對於社會漠不關心，不聞不問。我是主張各人盡各人的本分，這就是說各人有各人的職務，活動的範圍要以不妨害自己的職務爲限。比方學生的職務在求學，而活動的範圍總要以不妨害學業爲限，其他從事工、農、商的青年也是一樣。近來有不少的青年一方面在學校裏掛上一個名字，一方面又在黨部裏鬼混，弄得學上不成，黨也辦不好，真是痛心。

中國現在這樣的局面，前途總不會令人大樂觀的，雖然北伐成了功，五中全會又閉了幕，現在仍然一團糟，甲掌握政權時，乙則攻擊詆毀，無所不用其極，即使乙上台後，那裏又弄得好，弄不好尙不要緊，我恐怕其糟將要更甚於現在千萬倍呢？國民黨雖高唱「黨

內無派，」但所謂左派如陳公博等現在公然在上海大肆其活動，辦刊物，辦學校，大顯其手腕。而青年處此時代可謂危險已極，偶一不慎，即墮其術中而不自知。這就如戴季陶所說的『自私好利的民衆狂，把青年運動作口號，而暗暗地運動青年替私人作工具』是也。

以上是我一時的感想，隨便寫出來的。今後我敬愛的青年，你們不想做一個堂堂的人，獻身於社會則已，如果想做一個堂堂的人，獻身於社會，我們就要澈底覺悟，認清我們的敵人——共產黨，準共產黨，假革命黨等誓死與之奮鬥，我之所以純純爲此言者，第一，因爲你們的天賦純潔，良心未泯，易爲彼輩謬論所惑；第二，因爲你們的感情熱烈，富於犧牲精神，易爲彼輩手腕所動。此兩種性質都是很好的性質，我們應該善用，不可被彼輩所犧牲了。

政治這個東西根本是個罪惡，你看那些幹政治勾當的十有八九，都弄得身敗名裂，好人捲入了漩渦，臉上要染上一點污濁。這樣一種壞的東西，那裏還能望其有好結果呢？有人說：政治是一種治事的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試問工具根本就不利，怎麼能

善其事呢？從前大家都以為軍閥時代的政治腐敗已極，現在國民政府治下的政治，說別的事較從前好一點，到還可以，但是政治方面仍然是一塌糊塗，可見政治萬能的迷信，已到打破的時候了。

政治場中就是爭權奪利最利害的地方。往往當一個部長，甚至當一個縣長，一年半載就成了富翁，確是令人見了眼紅，無怪乎一般政黨政客大爭而特爭了，更無怪乎中國人人都想鑽入官途，混個一官半職的。因為既有官做，又可發財，人非傻子，何樂而不為呢？中國之亂雖原因甚多，恐怕這也算是一個頂大的原因吧，所謂權利慾，首領慾，支配慾是也。我們負改造社會之責的青年們不欲有為則已，如欲獻身於社會則對這種種當深惡而痛絕之。我們若能漸漸習為風尚，人人均以作官為恥，則天下太平了。不然，舊的官僚打倒之後，新的官僚即接踵而至。

革命兩個字是何等神聖的名詞，革命事業是何等神聖的事業，但是到了現在已成爲升官發財的工具了。我常說無論什麼東西，一到中國來就失掉原來的意義了。革命兩個字在外國就是「還我自由」的代名詞，比法國革命是以自由平等博愛爲口號的。然

而一到中國來，就有人主張以黨專政，專政集權與自由是水火不相容的，革命原爲反抗專制要求自由的一種行動，不料軍閥業已打倒封建勢力業已消滅，革命告成之後，反來主張以黨專政，真正豈有此理！或謂俄國行無產階級專政，中國共產黨欲行而未果，所謂國民黨左派將來試行一下，有什麼不可，豈能讓俄國專美於前嗎？

我們已獻身於革命或表熱烈同情於革命的青年們！對於革命的意義，對於各國的革命史實，以及各國的國情，應當時時刻刻留一點神，不然，你們的敵人常常在你們的旁邊就要以他們的謬論注入你們純潔的心，你們當心一點！

用真憑實據證明陳公博輩是灰色共產黨

景明

陳公博輩口口聲聲稱自己是忠實的國民黨員，革命的國民黨員；主張改組國民黨，統一國民黨理論；主張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主張黨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和中央集權；以外陳公博且在黨的改組原則文中，列出五個信條：

- (1) 相信總理的全部遺教是我們一切思想行動的標準。
- (2) 相信以民生史觀解釋三民主義是最正確的解釋，反對唯心派及其他似是而非的解釋。

(3) 相信三民主義是指導革命最高的原則。

(4) 相信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必須與經濟革命相輔而行。

(5) 相信實現民生主義是國民革命的最後目的。

近陳公博在答繆斌先生論國民黨的共產主義者文中說：『共產黨罵我反革命，第三黨罵我官僚買辦化的留美學生代表，西山會議派罵我是共產黨，陳秘書罵我是第三黨，現在繆先生更罵我是國民黨的共產主義者』在那裏大喊其冤，而且否認當共產黨全盛時代自己做過共產黨，并始終沒有自認是左派。

國內許多黨員和青年，對於陳公博輩的思想行動，又幾『如水之就下』般地信從他。這樣，陳公博輩應該是真正的忠實國民黨員，真正的革命國民黨員無疑了，然而我非單絕對否認，而且要證明他們是灰色的共產黨員。

怎樣證明他們呢？

說他們是禍害兩湖及廣東的罪魁禍首罷，那是陳公博已懺悔而又自劾過了，且有「博在粵平共，天下共聞」等自豪的說話；施存統亦已脫離過共產黨，自首手續，只讓那些搖旗吶喊的小共產黨遵命履行，大名鼎鼎的施同志何必介意？被他們所承認爲「我們黨裏領袖之一」的蔣介石，對廣州事變，雖曾說：「就當時直接居責任之地位言，陳公博同志實不能辭其責任，至少應負起引共黨乘虛暴動之責任。故余意陳同志當以革命者的態度，不惟對廣東民衆與本黨同志，即對當時軍隊亦應引咎自責。讀書研究，不宜論到黨政，往復訐難，引起更多之糾紛。」（見九月三日上海各報載蔣總司令之重要談話中。）然逆料陳公博輩必津津有辭，以爲「陳公博是中委之一，應否負責引咎，當由中央全會或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蔣介石敢發表這種話，是目無黨紀，從前武漢中央罵他以一人做了黨軍政的獨裁，下令通緝他，用兵征伐他，我們自是不錯；北伐前中央曾否予蔣介石以那樣權限，我們只是不管；我們事後懺悔，迄今觀之，已是多事；全國民衆，黨內同志及廣東人全國民都奈何我們不得，何用蔣介石發「不追既往」的空言。」他們過去的罪孽，除

中央全會及全國代表大會外，什麼都奈何他們不得，所以便證明了也是沒有用的。

說他們用共產策略，辦起數十種雜誌，藉以攻擊異己，迷惑青年，動搖政局，達其奪取政權之目的罷，那是他們除革命評論外，同他們一鼻孔出氣的刊物，都可否認同自己有關，且可說軍閥要割據，怎能使輿論不指摘？老黨員要腐化，怎能使輿論不攻擊？青年要革命，怎能安於現狀，不為輿論所轉移？政府倒行逆施，動搖是分內事，怎能禁輿論不發表？一切諉諸輿論，反足證明他們和盲從他們的青年的革命精神，及被攻擊者和政府的不革命與反革命。被他們所承認為『我們黨中領袖之一』的蔣介石，雖曾向陳公博說過：『欲避免本黨目下之糾紛，惟有少發議論，多做事實，此時小冊子愈多，則青年心理愈紛，為害愈大，而小團體亦愈多，徒使青年思想不一，心志不定，而黨國危機愈甚也。』（見九月三日上海各報載蔣總司令之重要談話中。）然逆料陳公博輩必以為『黨的根本理論及本黨今後應該努力的方針，由中央全會或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後，方有一定的準則，不能由少數有偏見的，或有特別立場的人來認定，應有法定的，最高機關負責審查責任，然後真正三民主義的言論才能流行，而一切反三民主義的言論才得禁絕。』（十四期青年呼聲中）

語）他們現在的陰謀，除中央全會及全國代表大會外，什麼都奈何他們不得，所以便證明了也是沒有用的。

說他們是唆使黨羽，把持黨務，排除異己者不予登記，引入不知名的灰色共黨，遂其黨權獨攬的目的罷，那是他們可以說自己沒有辦黨務；而且可以說不予登記的確是腐化分子；引入的不是共黨，即共黨亦沒有證據；即有證據，有要人作保，亦可無事的。況輿論權在手，已造成『打倒腐化』的唯一目標，黨部發現幾個共黨未必爲人所注意；子女及親戚學生的多數都已赤化的，于老前輩高踞中央黨部，人即注意，亦何妨公事？所以這樣證明仍是沒有用的。

說他們辦大陸大學是繼于老前輩，辦上海大學做南中國共黨製造場的前例，造成灰色共產黨的新幹部，以便逐漸操縱學生會，教育權，民衆運動，實施其黨以外的基本工作罷，那是他們可以說：『我辦學是職業，難道也犯法？』并可以說：『蔣介石同志原教我少發議論，多做事實，辦學不是做事實麼？說我多辦小冊子足以惹起黨的糾紛，使黨國危機愈甚，或還可說；難道小小做一點事實——僅辦一個大陸大學，也有什麼糾紛和危機

麼？于前輩是于前輩，我們是我們，儘管上海大學是南中國的共黨製造場，怎見得大陸大學便要造成灰色共黨的新幹部？至於操縱學生會，教育權民衆運動等話，他們更可大罵人家造謠生事了！所以這樣證明也是沒有用的。

說他們捲款潛逃，拿金錢來大辦刊物，誘惑青年罷，那是他們更可以傲然嗤之以鼻說：『中央沒有拿辦明文，吳稚暉對滬報記者「顧全面子」的話，便是有意倒蛋。』革命評論十七期短訊欄答張世豪：『感謝先生的質問，革命評論的著者十分之九不受酬，而銷數之多，出乎我們意料之外，足可自立，先生若要找後台老板，在言論上分析便得了。』有這些不吃飯做文章的著者，銷數又多，（聽說不大向書店收錢）自然足可自立了！這與金錢什麼相干？至於拿金錢誘惑青年的話，他們大可借此說你侮辱青年人格了。所以這樣証明仍是沒有用的。

你若問他們：『同是一個吳稚暉，同是一個汪精衛，不到一年工夫，怎麼交換被許多人歡迎，交換被許多人痛罵呢？這不是你們的許多黨羽和刊物造成的空氣是什麼？』他們馬上就可以回答：『吳稚暉本來腐化，汪精衛本來高明，去年許多人被假輿論所迷朦，

今年許多人才被真輿論所喚醒；況自古有忠貞一世變節一時者，亦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人事變遷，一年已是很久了！這樣，你也沒有什麼話可以說了！

你若再問他們：「同是一個政治分會，怎麼在你們手裏便是不可少的東西，在他人手裏便變成萬惡的制度呢？」他們亦馬上可以回答：「我們是革命偉人，他們是腐化的軍閥。」這樣，你也沒得說的了！

一切一切，我們也可說：「前車後軫，事實昭然；」而他們亦可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那麼，他們即是灰色共產黨，亦終於證明不了的麼？不，有真憑實據在。且丟開他們的行動，一觀他們的言論：

(一)

他們第一信條，要拿總理的遺教做他們思想行動的標準。他們的思想究竟如何呢？且看他們對於第二信條是否實踐？第二信條是要以民生史觀來解釋三民主義的。他們反對唯心派及似是而非的解釋，固亦不背信條；然他們開口物觀，閉口物觀，是物觀即是民生史觀呢？是發覺到物觀較民生史觀高明，才向第二信條革命呢？還是早知民生史觀要

不得，但表面不得不敷衍的陽奉陰違呢？待我先略引民生史觀和物觀的定義與異同來：

(1) 民生史觀是以民生爲中心說明社會組織和進化的原理，也可以說是以人類求生存爲中心說明社會組織和進化的原理。

(2) 唯物史觀是依據物質生產力的狀態說明社會組織和進化的原理。

(1) 民生史觀所說的民生的根本要素是「人類的生存。」

(2) 唯物史觀所說的物質的根本要素是「物質的生產力。」

1 就民生史觀說，無論是原始社會，封建社會，現代社會，和未來社會，求生存原是古往今來一切人類社會的中心力量，是永久不會有變更的。詳細點說，吃飯穿衣住屋走路乃至求知識和享樂，無論在什麼時代，都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原動力，不過個個人都要維持生存，都能充實生存，就要等待未來社會纔能實現罷了。

2 就唯物史觀說，物質的生產力的發展，原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無論在任何形式的社會都是說得通的，但是把物質生產力和生產關係聯在一起，而且把生產關係解做法律上的財產關係的時候，那只有有階級的社會纔是這樣，至於有史以

前的原始社會以及未來的新社會，就不容易說明了……唯物史觀有大部分只能適用於有階級的社會。

- (1) 民生史觀的民生內容，除了食衣住行四件事以外，還包含着育和樂兩件事。
- (2) 唯物史觀的經濟內容，只是食衣住行四件事。

以上是引用現代中國一卷四期李平凡著的民生史觀和唯物史觀中的原文或意思；馬濟施存統同在現代中國做文章，現代中國一卷四期是六月十六出版的，馬施迄今並沒有辨論，想是對李氏的文章沒有什麼異議罷！而且在陳公博明列以『民生史觀解釋三民主義』以前，中山先生早有『歷史的中心是民生不是物質』，馬克思主義是病理不是生理』的話，民生史觀和物觀不可稍有淆混可知？現在且看陳公博畫是否實踐他們的第二信條以民生史觀解釋三民主義，我遍看他們的刊物，却不見有一處用過民生史觀來解釋，只到處見到『歷史派的觀察』，『科學派的解釋』，我究竟是迷信科學的人，實在熬不住時，便也接七連八的『唯物派』堤防潰決般噴湧出來了。畢竟是陳公博乖，他總是改頭換面避名就實地用出他心中所欲用的名詞來。他在革命評論十六期二

十三頁裏有下列的幾句：

『我究竟是迷信科學的一個人，無論何時，都是應用科學方法。每遇一問題，排在目前便忍不住要先分析好。彭學沛先生批評我，每談到國民，便要換算階級。』

在革命評論第一期今後的國民黨裏，又有：

『巴黎和會的反動，在唯心派的觀察，無不痛罵帝國主義的毀棄信義，紊亂和平；但在歷史派的觀察，并不是很希奇的一件事。』

我抄了他這幾句東西，倘沒有下文，人家一定要罵我個死，說我連科學都要干涉他迷信，干涉他應用，真真荒乎其唐了。無如他的革命同志施存統乖不到底，在革命論評十一期如何保障三民主義一文裏說：

『現在關於三民主義的解釋，的確是衆說紛紜，莫衷一是……不過大體地區別起來，只有兩種大不相同的解釋：一種是科學派（或歷史派）底解釋，另一種是玄學派（或理想派）的解釋。這兩派人對於三民主義的解釋，有許多是完全相反的。科學派底解釋，站在唯物的觀點上，以事實爲根據，目光注視着大多數被壓迫民衆，

主要是農工)底力量和利益,始終遵守着革命的原則和革命的精神……」

科學派之下註以歷史派,接着說:「科學派的解釋,站在唯物的觀點上。」使不懂唯物唯心和民生史觀的人,也知道陳公博的「歷史派」便是「科學派」;而所謂「迷信科學」「應用科學方法」便同是指「唯物派」了。施存統說滑了嘴,在短短的一文中,竟忽而「唯物派」忽而「科學派」用至十六次之多,尤明白的一句是:

「科學派以爲三民主義是唯物的,多數人(按指農工)的革命主義。」

他們到底以民生史觀即是唯物史觀呢?還是將民生史觀同唯心派一樣和唯物派站在反對地位?抑或在施存統說的「兩種大不相同的解釋」的兩派(唯物唯心)以外,還有未被施存統提及的民生史觀照他們第二信條看來,大概不至於丟開民生史觀或將民生史觀當作唯心派或當作似是而非的解釋法的,然而怎麼將唯物史觀替代民生史觀來解釋主義呢?以爲二者同是一個東西麼?博識如他們,必不至於如此不分真僞。陳公博在答繆斌文中說:「但不客氣的,我承認民生最大問題就是經濟」這個「最」字,可以說是一字千金了!其實民生史觀,豈單較唯物史觀多育樂兩個條件而已呢?根本不相

容，中山先生早明明白白地說過了！退一步說，陳公博輩果然不懂民生史觀和唯物史觀有什麼不同，但既已明揭第二信條，却何故一定連民生史觀的名詞而亦不肯一用呢？倘以爲信條未確定以前沒有注意，或以爲陳公博的『迷信科學』、『歷史派』等名詞不能便指爲即唯物派名詞，則施存統的接七連八地使用唯物派名詞，固明明在他們確定信條（在十期）以後的十一期中發現的啦！這樣恭恭敬謹定起信條來，同釣魚用餌捕鳥用圈的老把戲有什麼兩樣？忠實的國民黨員就是這般忠實麼？革命的國民黨員就是這樣革命麼？至於對三民主義的解釋，他們是忠於國民黨的確解，或是忠於共產黨的曲解，且待下文加以證明。

（未完）

陳炯明與俄赤黨

三餘

當民七，民八，民九幾年的時候，中國人的知識，遠不及現在，所以一班有野心的軍閥，隨便戴上一套假面具，即可以欺人欺世，人且目之爲了不得的人物。

陳炯明在民七時，統率幾千土匪，盤據汀漳，賴孫中山先生的暗助，招兵買馬，積草屯糧，大大擴充其實力，以爲後來回師倒桂（桂系）之計。當其時，他常假改造、革新、建設等名詞，轉移視聽；於是海內譁然，多墮入其彀中，以爲他將成爲旋乾轉坤的人物了。

實則他除了之乎也者，功名利祿而外，本不知更有所謂天地；可是他聽到人家談社會主義這個名詞，很是時髦，心中默想：我若是實行這個名詞，豈不是更成爲時髦中的時髦人物了，那時能得到輿論界的吹噓，人民的抬舉，必將更加利害。因此妙想天開的，託朋友輾轉介紹幾個信仰社會主義的人，來到漳州，向他所部的丘八王爺們演說社會主義。這種事實，若以稍有常識的人聽見了，必替他急得屁滾尿流，以爲世界之大，真無奇不有；向擁有強權的人，來談自由平等的社會主義，其取禍之速，恐怕只在轉瞬間了。

當演說人未到之先，他即預備幾所廟宇幾處空地，作爲聽衆會集之所。及其到了之後，演說者分赴各處講演，可是陳炯明的丘八王爺們，都不肯去領教，復又爲聽衆們在會場中，贈送些手巾、香煙、糖食、茶水之類；此時「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聽衆們，都被贈品引誘到來，演者聽者俱齊備了，於是一場活劇，也就從此開始。

演說的人，穿起工人的衣服跳上台去，開口即問兵士說：「你們的頭是你們的嗎？你們的腳是你們的嗎？」兵士們答道：「爲什麼生長在我們身上的頭，生長在我們身上的腳，不是我們的？這一定是我們的了。」演說人說：「明天幾個軍官，引幾百幾千人，去到操場裏，喊一聲向右看齊，你們幾百幾千個兵士的頭，一齊向右邊挺挺的走着，動也不敢動一下，這個頭還是你們的嗎？又喊一聲向後轉，你們幾百幾千雙腳，都要一律向後移動，這個腳還是你們的嗎？」（以這樣簡明的事實，加些許赤裸裸的指點，雖經過幾千年聖君賢相殫精竭慮的締造而成的愚民政策，也就不難迎刃而解了。）演說者復又大放厥詞的說道：「不但你們的頭，你們的腳，不是你們自己的了，就是你們的生命也不是你們自己的。已經拿在別人手中去了；別人喊你們死，你們的生命就完了。當你們同別人打仗的時候，別人的大砲，機關槍，迫擊砲，手榴彈，排列在前，你們必須向前進，此時前進只有一死；若畏避不前，又必遭自己上官之槍殺。你們的父母，把你們養到二三十歲，長大成人了，却不住在家鄉，幫着父母種田，或做些旁的正當事業，反被三五塊錢，將身體賣到軍營中間，天天學殺人放火的本領，預備屠殺同類，這真是豈有此理的辦法。」

『你們想想，戰爭！是何等兇惡的東西；無論戰勝戰敗，於你們兵士與人民是無絲毫利益的。戰後所遺留給社會的陳迹：是無家可歸的民衆，是遍地燒毀的村莊；交通也破壞了，秩序也紊亂了；惟有一般當軍官的人，使戰而勝，則陞官發財的企圖，如願以償，而大多數的平民怎樣！』

經過此項演說之後，陳炯明的軍隊中，即有許多兵士，自動的要求繳械歸田，及槍殺長官等事實，陸續發生，與陳氏原來的希望適得其反。陳氏至此始知道社會主義，與驅人的軍國主義，是水火不能相容，大有悔不當初之慨。遂設法將這班演說社會主義的先生們，遠遠的送走了。厥後陳炯明的叛黨，早於此等處露其居心不測之端倪。

當民國八九年的時候，李大釗當吳佩孚的顧問，恽代英當楊森的參謀；在李恽兩人一方面，固想利用軍閥來試試，一方面，確係由於陞官發財的企圖，驅之使然；這樣各利其私的互相利用，其結果當然也只好等於零。到民國十三年間，俄赤黨知道個人利用人不能收效，遂整個的加入國民黨，想用『偷樑換柱』的方法，取國民黨而代之；及到十六年春，便有清共之舉，弄得俄赤黨曳尾而逃。今且略說一說俄赤黨的理論和事實：

俄赤黨根據馬克思病理的學說，而欲縮短其實行的時間，於是成爲病理中的病理。階級鬥爭，實以新特殊階級而代舊特殊階級；勞工專政，實以新官僚而代舊官僚；資本集中，實以新的惟一的財閥而代舊財閥，且藉民族解放之名，而行其變相的侵略之實；巧立思想統一的名目，藉以壓迫言論的自由，而實行其愚民政策，且動輒施行赤色恐怖，屠殺不可數計的異己者以維持其政權。閱者倘以爲我言之過甚，則請再看一看下列的事實。

(一) 喬治亞的民族解放運動，屢仆屢起，何等熱烈悲憤！乃不值俄赤黨一顧，卒用兵力壓迫，而奴服其人民。

(二) 烏克蘭的馬夫饒，是一社會主義者，（非俄赤黨冒牌的社會主義。）集合同志，和列甯等先後發難。後白黨猖獗，赤黨屢敗，列甯和馬夫饒訂約，允許合力蕩平白黨後，准烏克蘭自治。不料當馬夫饒輩及一部分烏克蘭民衆冒死戰敗白黨時，列甯即電令夾攻白黨的赤軍，乘其不備，將馬夫饒軍隊繳械。馬夫饒雖未膏虎吻，逃往波蘭；從此白黨雖消滅，而赤黨却用其威權將異己者殺害流放或驅逐，俄國便無社會主

義者立錐之地了。

(三)最近凡到過赤俄者，無不知其社會情狀，較未革命前尤爲不安；工人失業和婦女賣淫的，有增無已；即赤黨苦心經營欲以眩耀外人的各都會火車站，亦且乞丐麋集了。

這樣絕滅人類絕滅文化的反革命，猶嗾其散在各國的走狗日施搗亂，更何怪其西方政策既失敗於德意匈土及摩洛哥等國，東方政策又失敗於我國呢？

就國民黨與俄赤黨一加比較，則二者無不背道而馳：一主階級鬥爭，一主階級合作；一主勞工專政，一主民有民治民享；一主資本集中，一主資本平均；一主思想專制，一主言論自由；一主集權，一主均權；一假民族解放之名，一行民族解放之實；一以恨爲出發點，一以愛爲出發點。這樣不相容的兩黨，俄赤黨欲利用之以達其盜作主人的目的，同陳炯明的利用社會主義的招牌，豈不後先如出一轍？倘俄赤黨有陳炯明自知之明，請國民黨員到俄國宣傳，恐俄國人民的解體，亦將鬧出當時陳炯明軍隊的笑話來了！虧牠老着臉皮，以革命先進國自居，驕然來作國民黨的導師益友呵！

俄赤黨雖遭陳炯明同樣的失敗；然陳炯明無捲土重來之望，俄赤黨的變相侵略，却是念念不忘地大物博的中國的赤俄不足懼，獨懼中國遭此鉅創——赤禍——以後，赤俄的走狗——中國盧布黨人——仍不悔禍，必以中國為犧牲，或繼續其燒殺政策，或曲解國民黨理論，務合列甯主義的精神，雙管齊下，非亡了中國，殺了一半中國人，而達其賣國求榮的目的而不止。即今赤焰大張，危機四伏，其得力於燒殺政策少，得力於變相的列甯主義的理論實大呵！

朋友們！陳炯明的罪惡，不及盧布黨萬分之一，我們為自愛愛人計，起來向盧布黨進攻啊！起來向變相的盧布黨尤猛烈地進攻啊！

青年與老年

王 洛

共產黨因有特種作用，現在又在鼓吹青年與老年的階級鬥爭了！在共產黨的心目中凡是青年都是好的，（其實何嘗如此，他們不過想利用青年罷了。）凡是老年都是昏

庸老朽，應該打倒；這種淺薄的邏輯，一般淺薄者竟奉之爲天經地義。他們若要打倒某人，最慣用的利器，就是說這個人是昏庸老朽，爲青年所不齒。我本也是個青年，我覺得現在那些利用青年心理的野心家，太講求策略了，把真理與正義置諸腦後；故敢毅然決然的來揭穿他們的錯誤。

我們不能以年齡去作青年與老年的分界。年齡大的，未必就是不革命的老朽昏庸；例如法國的邵可侶，當俄國第一次革命（一九〇五年）爆發時，他年雖老邁，已交七十五歲了，但是他的勇氣却未減分毫；他爲宣傳俄國革命之福音，自比利時趕到巴黎，向巴黎市民演講，一向被壓迫專制之下的俄國的解放運動。他的熱情，他對於俄國人民的愛心，絲毫不減於身壯力健的青年。他以宏大的聲浪，極力向聽衆表示出大家應速起援助俄國的革命黨人，努力拯救俄國人民於水深火熱中；他因情感過度，言未及半就聲嘶力竭，不能繼續，請了旁人替他補充。第一次俄國革命失敗了，邵氏也在演說後數月竟與世長辭了！我們可說這位已過七旬的老翁，是一個老朽昏庸，應該打倒嗎？再如俄國的克魯泡特金，他爲革命在歐洲過了四十餘年的亡命生涯，及一九一七年，俄國重起革命之時，他

就拋開一切，連最親密的朋友，也不及告別，就首途歸國，欲以殘老之軀，貢獻革命。後卒與列甯不合，致被軟禁於莫斯科鄉下一小村中，受物質與精神的壓迫，死於貧困。我們又可說這位年近八旬的老革命黨，老科學家，是一個老朽昏庸，應該打倒嗎？更明顯的如一般國民黨員所敬重的孫中山先生，他又不是爲革命，努力到老，努力到死嗎？我們敢說孫中山是個一老朽昏庸，應該打倒嗎？以年齡定老與不老的不恰當，無論於任何國的歷史中，都能找到很多的證據。

至於青年，勇敢有爲的，當然不少；青年對於革命的熱忱，比較一般老年強烈，這也是不可掩的事實。不過要說個個青年都是純潔無瑕的革命英雄，我就有點不敢附和，尤其在盧布黨人以盧布誘惑後的現在。現在的青年，不客氣的說一句，大多數還不是在做升官發財的大夢嗎？今日喊口號，明日貼標語，後日做學生會職員，最後爬到黨部的職員地位，就儼然自詡爲革命的了不得的人物了。於是什麼浪漫刮錢的老把戲，也不知不覺間演出來了。中國自辛亥革命以後，雖然年年受軍閥官僚等剝削，以致平民無生存的餘地，但是我們都知道，做軍閥等爪牙的，還不是許多青年嗎？光陰過得迅速，以前行政機關中，

手執水烟，口吐黃痰的官僚一個個被自然淘汰，回到地府裏與閻王話闊別了。我們睜開眼睛看看，現在身穿洋裝或中山裝的青年人物一得政治的榮寵，有幾個不蹈前人窮奢極慾的覆轍呢？最近有些青年，每月只要有百元（其實不要百元也不知多多少少）薪金給他，他就會自卑人格，替別人捧場，這更不足論了。試問這些年紀不過二三十的所謂青年，我們果可稱之為青年嗎？貧困是可恥的，現代的物質文明，我們應一概享受，特具野心的政客，現在不是在高唱入雲嗎？這難怪人們不視貧苦到老的人為浪漫，為昏庸了！袁頭萬能！青年拜倒於袁珍萬能之下，青年云乎哉！

我不是為替老年辯護而作此文，我覺得現在的青年，浮薄急躁，近功好利，非中國將來之福，故不避時髦者之攻擊，希望青年此後取老年之善者而學之，使中國不致永淪於百劫不復中。青年的朋友們，腐化的老年，我們固然要羣策羣力，擊鼓以攻之，然而我們應該檢察自身是否也有醜醜的惡念存乎其間，可為我們一生之污點。我們更須記着，「道吾過者是吾師」的格言，切不可輕信另有作用者的諂諛，而自墮人格。

青年的朋友們，現在無論青年或老年中，欺騙者到處都有呢！有些老年不自服老，冒

充青年；有些青年，不避倨傲，自稱爲青年導師。他們個個都想以我們爲略取政權的工具呀！青年的朋友們，青年的姦賊，不是別人，就是戴着假面具的野心家呀！

關於本刊及時局的討論

（通訊）

石金如

金如先生給本刊這封長信，對本刊極其關切，對時局有很透澈的觀察，凡所論列，警關平允，每段都可作一篇短論文看。爰分段加以標題，并於每段後略加按語作爲本刊的答覆。獎贊非本刊同人所敢當，而來信不及即時登載，并不能一期登完，則深望金如先生予以曲諒。

編者

記者諸先生：

我是深表同情於貴刊的一個人；我閱讀貴刊，迄今一年多，沒有間斷過一期，雖中間經共黨反噬，當局漫不加察，致貴刊停頓過一個時期，但在這停頓時期中，我仍在報紙上

天天注意着貴刊的消息。繼續出版後，碧波先生的鐵窗風味，使我的情感上起更熱烈的火焰，可惜這篇有意味的文章，結束得太快，而且結束時，不及前二期所載的悲壯淋漓，這大概是他精神和肉體上受了不平和痛苦的影響罷！我思想的改進，得力於貴刊極大，簡直可以說，我的人生觀是從閱讀貴刊以後才確定的。我雖在貴刊未出世前數年，已養成每日非閱讀書報不可的習慣，然惘恍迷離，幾乎覺書中所說都是對的，一時期入了甲書的圈套，另一時期又入了乙書的圈套，矛盾呀，煩悶呀，……弄得中心毫無把握。但畢竟給我找着一條讀書和做人的路了。我是多麼感謝你們呀！近一月來，貴刊好像改變了態度，正面言論，已是絕無僅有。我幾次懷疑默想，才得到一個斷案，這是我寫出來請你們指教的第一點。近來時局，極波譎雲詭之能事，外有赤白二帝國主義的壓迫，內有共黨左右派的分頭搗亂，以及腐化惡化分子的披猖，言論界的浮囂龐雜，都使我不得不壯着膽子陳說一二，這是我想借貴刊一些篇幅來發表，并請你們指教的第二點。倘蒙不棄，務望對下面蕪亂的說話，盡量批評！

(一) 貴刊的態度

爲人類謀真正的自由平等，迸湧出心中極熱烈的情感發爲議論，不斷地介紹關於這一類學說的外籍，并力矯急功近利的時弊，一面猛烈攻擊人類最大誣賊反自由平等的偽共產黨，使牠原形畢露，做不成光明路上的最大障礙物，這不是貴刊在國內獨樹一幟的既往態度麼？近來專致力於後者，對前者幾乎一字不提，且反共態度，憤激嚴刻，不比從前嚴正之中含着悲憫，失望之中含着希望，我的懷疑，便因此發生。後經幾次沉思默想，才得到如下的答案，對與不對，還請明白賜教。

當空前野心的日耳曼帝國想併吞全歐，進而奴視全世界各民族，而爆發所謂歐洲大戰時，抱世界主義或人道主義如羅素，羅曼羅蘭，克魯泡特金，格拉佛等，竟發表兩種絕對相反的主張：前二人堅持非戰之說；後二人則以野蠻失了人性的德帝國的侵掠，非先事正當防禦，到自由之路，不知要遲至若干年。羅素和羅曼羅蘭從積極方面主持正理，自然起人敬仰；克魯泡特金格拉佛從消極方面抵抗強權，和他們自己所信仰的主義亦毫不相背，而且是急則治標的必然應付。沒有羅素等的主張，則人類正理的微光幾乎中斷；沒有克魯泡特金等的主張，則強權必大增其勢焰。貴刊自始即取後者的態度，近來不過

因情勢更嚴重，惡焰更囂張，集全力作必然的應付罷了。至於共黨的策略，變本加厲，進攻計劃，軟硬兼施，永難望他們的悔悟，悲憫亦屬徒然。共黨除出可供他們利用者以外，都在打倒之列，主持正理者尤其是他們的死對頭。軍閥官僚土豪劣紳以及其他的惡化腐化分子，是人民之敵，白色帝國主義更是人民之敵，而外挾赤色帝國主義與援，內已散布國內殆遍的共產黨，尤其是人民和正理的仇人。微弱的正理之光，時有被狂風暴雨所熄滅的憂慮；爲保持這微光，怎得不先作抵禦之計？於是不期然而然地發爲憤激嚴刻的態度了！

按：這個問題，差不多被金如先生自己回答完了；但我尙要申說的：本刊同人，對有害人羣的一律反對，反之，對有利人羣的自然一律贊成。而反對和贊成的程度亦有等差：害人羣愈大的反對之愈力，利人羣愈大的贊成之亦愈力。不過，害人的尙能翻然悔悟轉而利人，同人目下的態度或不免憤激嚴刻，到那時一定不咎既往，亦一樣地贊成牠；反之，目下所謂利人的一旦倒行逆施起來，同人亦必一樣加以反對，不復有緘默之餘地。但共黨難望悔悟，誠如金如先生所言，赤焰高張，有加無已，我們正當防禦的時期正長着呢！至於金如先生說的幾乎一字不提的正面文章，同人雖愚，萬無

放棄原有主張之理。這是絕對可以自信而可預告金如先生的。

(二) 相安一時的錯誤

去年共焰稍斂時，吳稚暉先生有「相安一時」之說。我當時便不以為然，以為「相安一時」的意思，本來根本上不能相安，為一時避免衝突計，聊事敷衍，萬無推誠相與進而合作的可能。倘雙方勢均力敵，則一時相安，適足讓成日後更大的衝突，倘一方陰謀百出，一方防禦素疏，則徒為敵人利用時機，養成勢力，作繭以自縛罷了！這不單目下情狀可以證明，中山先生實有許多前事可作殷鑒的。辛亥革命，南京成立國民政府，袁世凱存竊國私心，一面按兵不動，一面不肯服從國民政府的命令，於是南北議和之說以起。此時中山先生力主北伐，奈左右多數主和，汪精衛主和更是堅決；中山先生見內部如此，知一時無可理喻，只得辭職而去。曾幾何時，宋教仁被刺，黎元洪被召入京，等於軟禁，壓迫人民，日甚一日；國民黨不得已有二次革命的犧牲。這不是相安一時的錯誤麼？二次革命以前，國民黨勢力尚不弱，相安一時，仍不是不可能的事；中山先生知道與其被袁氏吞併銷滅，毋寧和他決一勝負，即敗亦足使袁氏恣縱而促其亡，此又是中山先生不願相安一時的事實。二

次革命失敗後，袁果無所忌憚，帝制自爲；袁死後，張勳挾其督軍團之力，又謀復辟；此二事固無相安一時可言，而袁張失敗之速，未始非因不肯相安一時的二次革命失敗後，縱他們惡貫滿盈的結果。廣東護法之役，國會議員羣集廣州，擬舉中山先生做總統；而吳景濂等多方要挾，不稍放鬆。那時中山先生又孤身在莫榮新勢力之下，應該暫作相安一時之計了；而中山先生毅然對吳景濂等說：『你們願意在這裏便在這裏，否則儘管到北方去舉他人做總統；我是沒有什麼條件的。』結果，吳景濂等到北京賣身舉曹錕做總統，中山先生毫不客氣地也做了非常總統，內部又難相安，便向莫榮新開了幾炮，仍到上海做他的亡命。這種不妥協的精神，有價值的失敗，却便取得國內一部分人信用的吳佩孚真相畢露，斷絕其政治上的生命。此次統一全國之速，能說和過去的事實沒有關係麼？或以爲中山先生也曾和張作霖等有相當敷衍，不知這是革命未成功時的利用，不能說是相安一時；中山先生明知馬克斯的學說是病理的，亦以革命未成，不妨利用共黨，實則何嘗和共黨作不可能的相安呢？因爲知道張作霖等不明大勢，革命成功後容易撲滅，反自由和反人性的信奉病理學說的共黨，亦終不能見容於國人的。或又以爲革命未成功時，如中

山先生的犧牲和失敗，固有價值，但在全國已統一的今日，豈可作孤注之一擲？這話固然不錯，但我所說的，是要保持不妥協的精神，不是說在今日之下還可以試走險路；況今日在國民黨已說不到利用，敷衍面子的相安一時，使講霸術的和講王道的對峙起來，不是自殺是什麼？我不能因敬仰吳稚暉先生的道德文章，連他的錯誤也不敢說一個不字，亦好像我痛恨馬克斯反科學而引人到不自由之路的學說，却不能說他對於學問沒有下過死王夫一樣。

按：金如先生所說的不應相安一時的一番大道理，我們不願多置一辭，橫直這是國家大事，是是非非，頗難下斷的，最後的批評惟在日後的歷史家。但是吳先生諒來不是一個不能受盡言的人，金如先生這番大道理，正可促他們有力防患的先生們的深省，不至一誤再誤，貽害無窮。

（未完）

顯微鏡下

(六) 貫澈真個貫澈

景明

第六期貫澈，是中國國民黨改組問題號。該社同人及春圃啓鯤的主張，較革命評論社陳公博輩更是貫澈，真不愧青出於藍了。摘抄於下，并加說明，聊盡宣傳的責任。

「……或只見有人祇徒快私怨，忙於以反共爲名，努力於傷殘同志……北伐前舉國歡迎的國民黨，到現在只是弄到黨內革命同志的流離嗟嘆，國內痛苦民衆的咒詛唾罵！」

請大家謹記，國民黨反共，是徒快私怨傷殘同志的一回事！大概北伐前沒有清共，所以全國歡迎國民黨，現在北伐成功，共黨奪不到政權，所以黨內的革命同志都流離嗟嘆，國內痛苦民衆都咒詛唾罵了。這樣言論，非但貫澈，而且比陳公博輩光明磊落得多了。

「改組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清除一切土豪劣紳，封建餘孽，洋奴買辦，和一切無政府國家主義派的跨黨分子，增加革命的成份……改組已經成了黨中普遍的要求了。」

共產黨除外不必清除，革命成份不增加也增加了，能成這樣革命成份逐日在那裏

增加，改組怎麼不成了黨中的普遍要求呢？要求不普遍，改組便不會成功；改組不成功，最後主張怎能貫徹？

以上是該社同人主張的一斑。我們再看春圃所說，却是因為要同共黨和第三黨合作。才主張國民黨改組的，他很堅決地說：

「……這主張如果第五次全會不能照最低限度的要求通過的時候，革命的中央執委應該退出來另組中央……自然我們絕沒有使黨的分裂的存心。」

絕對崇拜尊重黨紀的最革命者，自然可以說：『我的破壞黨紀，便是尊重黨紀；黨雖由我破裂，也自然不是我的存心。自由哉，黨紀先生的信徒！勇敢哉，所謂最革命的分！黨不分裂，怎得貫徹你們最後的主張呢？』

『第三黨怎樣對付這個土地問題呢？他們『贊成土地革命而不反對農民暴動』農民暴動以沒收土地，只是土地革命的一個方法，而且是不得已方法，尤其不是唯一的方法。單從暴動兩字言，如果人們是革命者，當然不會反對……』

自然革命者，尤其是最革命者，誰會反對暴動呢？可惜春圃所引爲例的庚子惠州之

役以至辛亥廣州之三月廿九，武昌之雙十的暴動，是在敵人政治之下，而第三黨的農民暴動，却在你們最革命者，我們獨一無二的總理的國民黨政治之下啊！說得太快心，說滑了口了！

「只是讓他（第三黨）一味幹去，其結果怎樣呢？很清楚的，只有和共產黨衝突。因為農民是一樣的，而主張相同的黨有兩個，各為其奪取農民，怎能不馬上發生直接衝突？突雖欲勉強戴上國民黨左派的帽子，和共產黨拉手說『國共合作』，還有可能嗎？」這更妙不可言了！他以為同共黨分工而沒有衝突過的左派，纔可和共黨拉手說『國共合作』，你們第三黨和共黨，在勢難免衝突，衝突以後，即戴上我們左派的帽子，還能達到『國共合作』的大願麼？我們主張增加革命成份的，怎好讓能暴動為我們所贊成的第三黨一味幹去，妨礙三個最革命的黨的大合作企圖呢？哈哈！豈但說滑了口，直是不打自招。

「現在第三黨簡直連新社會黨也不如，所以極其量只是一個小組織罷了！——同時國民黨毅然改組，回復其革命性，一般青年從前以徬徨歧路而入第三黨的，自然

覺悟歸來。所以爲集中革命力量，我們更堅決主張黨的澈底改組。』

觀春圃對國民黨要毅然改組，更堅決主張澈底改組，原來要顯些革命精神給第三黨看，使他們覺悟歸來，合共產黨三個拉着手好做貫澈的工作呵！冥頑不靈的國民黨員啊！你們何忍不聽忠言，通過他們的改組案呢？你們不怕惹起黨的分裂而咎又不在他們麼？橫豎他們又不改去國民黨的招牌，怕革命的領導權，還不是國民黨的？

啓鯤的主張，更是毫無隱諱地說出來了：

『（一）中國國民黨是爲農夫工人而奮鬥。（二）中國國民黨必全體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

他比中山先生的革命性强得多了！國民黨代表無產階級好了，陳公博輩添上一個小資產階級，雖別具聰明，未免太不貫徹，所以他又說：

『改組後如仍不能恢復黨的革命性，滿足民衆的要求，則我們相信還有第二次第三次……的改組，因爲總理說過，『革命進行是要達到成功而後已。』則黨的工作，亦只有達到能完成革命的使命而後已。』

「總理」沒有說，「改組進行是要達到成功而後已」呵！完成了你的革命使命，「總理」早變成反革命之徒了！

國民黨改組的尊師陳公博呵！你覺得他們的革命性比你強呢，還覺得他們的策略和文章比你笨？

雜感

(一) 假使陸根榮不是一個僕役

雙七

文君當爐，司馬相如身穿犢鼻，自做酒保，千古傳為佳話。假使相如本來是個酒保，文君也不嫌他貧賤，居然同他戀愛起來，不知勢利的古之學者，要怎樣般發狠的痛罵！

好了！現在的人，不像十八世紀以前的人了！『戀愛自由』，『婚姻自決』，『勞工神聖』，以及『打倒資本家』，『打倒封建思想』等聲浪，早已鬧得震天個響。雖則勢利的仍是勢利，頑固的仍是頑固，不平的仍是不平，那些好聽的聲浪，也不過是喊了算了；然而知識階

級，大約總是同情於弱者的；我想，黃慧如以宦室千金，竟私奔一個蠢然（？）僕役，幸而生在今日，還能得一小部分人——知識階級——的同情，甚或愛屋及烏，連對陸根榮也只輕輕罵聲：「倣倣他這廝了。」倘在十八世紀以前，黃慧如或將悒鬱以亡，陸根榮簡直罪在不赦。我又想：黃小姐既登過學校，知道找愛人未必是大逆不道，却怎麼不找個有財有勢有學問的人呢？一時性慾衝動麼？那麼陸根榮入獄以後，又怎麼情願脫離家庭束縛，定要一輩子死守着他呢？！大概愛情這個怪物，只要性情合得來，（不是拆白黨用手段的好性情）不一定如買賣般要論價值高低，如辦外交般要論彼此利害，簡直連什麼金錢學問地位手段顏色等等，都被牠看做無用的東西了！

不過，人家總覺得陸根榮有些可惡。我於是又想起一樁往事來了：大概是年前的事罷！我同幾個朋友間談天：一個南京朋友說：「南京某巷一個極漂亮的女子，嫁一個極笨蠢的丈夫。一天，我們同伴數人走在她的背後，我便念起：『呆漢慣騎駿馬走，巧妻常伴拙夫眠；世間多少不平事，不會做天莫做天！』的一首詩來，她果然回頭向我很有情意地釘了一眼。」我便笑着問這個朋友說：「你當時有沒有『這樣女子，應得嫁我爲妻』的念頭？」

「他大笑說：『有有有！』我想：陸根榮的可惡，大概就因為他是個呆漢，不該佔有了黃小姐的愛情罷！假使陸根榮不是一個僕役，是一個翩翩濁世佳公子，恐怕舊文調如『文君再世，相如復生』，新文調如『脫離專制家庭，實行自由戀愛』等肉麻話，早連篇累牘地使人看得頭腦發昏了！說進一點，假使陸根榮，是一個女僕，黃慧如是一個公子，那更要轟動一時，傳之後世，說什麼『公子多情，美人薄命』了！然而人終究是個人，事同是一件事，實際上又有甚麼大差異呢？」

這篇雜感，是讀了民國日報社會間話欄從黃慧如女士說起一文以後的共鳴。我這蠢笨的腦筋，實賴張世豪先生一挑動，才起這小小的紋繡，故特補誌於此。

(二) 陳公博口中的汪精衛

安陽

陳公博對通信社記者說：『前曾接汪先生來函謂處理一國政治須有政治道德，政治常識，及政治手腕三條件。弟（汪自稱）自謂良心不死，終不敢悖政治道德；至對於政治常識，則甚感缺乏，對於政治手腕，直可謂無有，以今日而再預政治，不止於個人無益，即

於國家亦無益，故決暫不歸國云云。」我看了這一段談話，覺得有些地方太自負了，有些地方却太謙虛了，茲逐一說明之如下：

(一) 政治道德 幹政治的人所謂政治道德即對於自己所屬的政黨要忠實，對於國民要實行其本黨的政策，對於政敵不用陰險的手段。試觀汪先生吧，汪先生首領慾太甚，利用共產黨而反做了共產黨的工具，結果釀成廣州兩湖的赤禍，對黨爲不忠，對國民爲叛逆。其在同志間則用種種陰狠的手段，縱橫捭闔的策略，如對蔣介石之五次陰謀，這是盡人皆知的，政治道德在那裏！

(二) 政治常識 共產黨之加入國民黨明明是借尸還魂，中山誤之於前，汪氏就不知改，反一再利用之，徒使赤焰日張，廣州之禍爆發，悔之晚矣；其缺乏政常治識，真可謂有自知之明了。

(三) 政治手腕 說到政治常識缺乏，尙還可信，說到沒有政治手腕真可謂欺人之談了！不要算舊賬，且把眼前的事實看一下子就知道了。爲什麼陳公博及其下的嘍囉這樣忙，爲誰忙呢？不是爲汪主席將來歸國登台的預備嗎？這不是他的政治手腕是什麼！

短訊一則

革命週報社諸先生：

貴報諸位尤其是景明先生屢指陳公博輩提倡階級鬥爭，但我觀革命評論並沒有主張階級鬥爭；近陳公博先生在報上答繆斌先生文中，更很顯明的證明自己沒有主張階級鬥爭，而且反對階級鬥爭。諸位所說的是向壁虛造呢？還是別有根據？請有以語我來！倘以被壓迫階級向壓迫者如帝國主義封建勢力革命，便算階級鬥爭，來定人罪那，麼諸位不是反革命是什麼？勸諸位還是讀幾年書再來執筆吧！不要惹人家笑你們連常識都沒有呵！我與諸位約：你們有理由，請速答復；若和繆斌先生一樣的不答覆，便是你們默認自己是造謠；但是我明知我這封信一定會被你們丟在字紙籠裏了的！（下略）

民國十七年九月六日

微明

出於微明先生的意外，他的大函竟在這裏發表了！姑不問他和陳公博輩是什麼淵源，也不問繆斌先生的不答覆是否另有緣故；我且很簡略地證明陳公博輩確是提

倡階級鬥爭。(一)陳公博輩要形成階級壁壘，要認識階級，要農工小資產階級去專政；這是階級的調和，還是階級鬭爭呢？(二)陳公博要先以農工同小資產階級聯盟，次以小資產階級做農工的輔翼，再次要確定黨的基礎——農工，自然小資產階級便在被革命之列；這是根本的謀階級調和，還是逐漸的造階級鬥爭呢？這樣避名就實的巧法，沒常識的我們，都看出來了，怎麼微明先生却被他們輕輕瞞過？微明先生倘還不信，陳公博的革命同志馬澹先生，在現代中國二卷二號裏發表的中國革命的階級問題篇，明明白白地說着，用不着我們另找證明了。我擬在用真憑實據證明陳公博輩是灰色共產黨續篇裏，較詳細地證明他們主張階級鬥爭，所以這裏不再多說了。

景明

代郵

和光先生：

來信收到，本期稿子已滿，下期一定照登。

編者

巴黎市府

克魯泡特金著
碧波譯

▲譯者的話

犯了政治迷與做官狂的所謂革命者，現在時常譏笑我們『不知道略取政權』，沒有革命方法，以為革命就是以縱橫捭闔的手段，殺人放火的策略，騙得人倒，流的血多，能夠從治者手中奪得政權的行爲。如果我們說革命要有理想，政權是革命之敵，他們就以我們爲不着邊際，不知事務的荒乎其唐的空想家。此輩的頭腦處於政權萬能的千斤壓力之下，除了政權，幾乎看不見別的東西，自然不足怪的。但是我們試觀古今中外的革命史，革命初起時，人們總以「謀全體民衆的福利」相號召，及其結果，革命黨人勝利了，政權落到他們手中，可任所欲爲了，於是把民衆的福利也丟在腦後。甚或反轉臉來，屠殺民衆。革命往往因此就嗚呼哀哉了。政權爲革命之敵，古今中外事實昭著，無可諱言的。然而時髦淺薄的所謂革命者認略取政權爲革命惟一

方法，我們也只好讓他們革命其革命，只好自告不敏，不敢附和。

自俄國十月革命後，波爾塞維克得了勢，以大批盧布散佈各國作爲宣傳費後，各國的失意政客與無聊學棍就一變而爲「赤化」的革命者，大吹大擂地誘惑青年，而不耐誘惑的青年，也漸漸地看在盧布面上墮入其彀；於是政權格外萬能了，革命差不多變成了略取政權的代名詞了。他們說世間無一革命不是爲略取政權的，並且定出第三階級第四階級等等名詞，以爲現在是第三階級把持政權，第四階級若要解放，非從第三階級手中奪回政權不可。他們更以「巴黎市府」革命與俄羅斯十月革命爲各國第四階級略取政權——或革命——的榜樣。「巴黎市府」失敗了，俄國現在名雖存，而實也失敗了，他們非但不從其中詳察前因後果，作爲此後革命的參考，而且還認此路行得通，日日在叫別人也走這條死路。巴黎市府怎樣失敗了？俄國革命怎樣失敗了？我想從事真正革命的人都應研究吧？我現在暫將克魯泡特金著的一篇巴黎市府介紹給讀者，作爲參考，使那些迷信政權萬能的人們也知道革命與政權是兩件事，革命不即是略取政權。

克氏此文成於距今三十餘年前，爲巴黎市府十週紀念而作。他對於巴黎市府的失敗說出幾種理由：一，抄襲強權的與政府的舊文章，阻止了革命的進展；二，民衆無澈底的思想；——一八七一年正當社會主義思想變幻莫測之秋，市府的革命黨人自己對於社會組織的意見也毫無把握，一般民衆更不足論了。三，沒有注意農人——革命須農工攜手，才有成功希望，否則必致徒勞無益。……我們試觀二十世紀俄國革命的失敗，又不是蹈了一八七一年巴黎民衆的覆轍麼？真正革命者，真正想改造社會的青年們，我們可不要再聽政權萬能的胡說了，我們須知道，凡是一種社會思想，都要經過若干時間的宣傳，得到民衆的了解，才有實行的希望，而且實行起來才有良善的結果。世間決無今日插秧明日收穫的奇事。我們可只顧眼前的利益而不顧久後的成功麼？

(一)

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的民衆爲反抗一向可嫌惡，可蔑視的權力而舉義，並

宣告巴黎此後實行獨立，自由，自主的制度。

這種中央權力的推翻連革命所常有的情形都沒有經過：那天，城中既沒有槍聲，而防壘後也沒有流血。一般統治者在遊街的武裝的民衆之前隱遁了；軍隊退出城外，官員急急乎向凡爾賽狂奔，隨身帶去他們所能帶去的東西。政府如冬雪之遇春風一般，霎時化爲烏有。十九日，巴黎的戰士只流了少許鮮血，就把沾污大城的瘴氣肅清了，躍進了潔淨自由的境域。

而且，這種成功得異乎尋常的革命，在民衆從奴隸制中謀自由解放的許多革命中開了一個新紀元。一種新的思想在巴黎市府的名義之下產生了，此種思想將成爲未來的一些革命的出發點。

牠如一切偉大的思想所常有的情形一樣，牠決不是某個哲學家或某個人的概念的產物；牠誕生於大衆的精神（*Esprit collectif*）中，從全民衆的心坎裏流露出來的；然而牠起首是不切定的，就是那些實行牠，爲牠而犧牲生命的人，也想不到如我們今日所理會的；他們不明了他們所做成的革命的偉大，與他們所欲實行的新原理的豐富。這只

有到實施的時候，人們才開始瞥見牠將來所能到達的程度；這只有從那時起，思想的工作進展了，此種新的原理才漸漸地確切起來，精密起來，並顯出牠的富於光明，美善與正義的性質，及結果的重要來。

當社會主義在市府革命前五六年中，有了新生機的時候，有一個問題，特別惹起了一般從事於將近的社會革命的人的注意。這就是各種社會的政治組織的法式中，以何種為最適合於現代工業發展要我們不得不實行的經濟大革命？以何種為最有利於廢除私有財產，並將前代所遺留下來的一切資本，收為公有的大革命？

國際勞働協會（即第一國際）回答了這個問題。牠說，團體不應限於一個民族，必須擴張到人為的國界之外。不久，此種偉大的思想沁入了民衆的心坎，佔領了人們的精神。後來，雖被反動的同盟所敵視，但牠依然存在；待阻止牠發展的障礙物破壞於暴動的民衆的喊聲之前時，牠就將復活起來，聲勢之大，必為前所未有。

然而，還有一個問題須待解決，就是組成這個大聯合的全部到底是什麼？於是即有兩大思想的潮流來回答這個問題：一種是平民的國家；另一種是無政府。

在德國的一般社會黨人想來，國家應該沒收一切自古積下來的財富，以之給與勞工團體，並由國家來組織生產與交換的機關，總之，社會的生活與機能，國家也須時加監視。

對於這點，一般很有經驗的拉丁民族的社會主義者都這樣回答他們：你們所說的國家——即假定說是有的——也一定是殘暴而又殘暴的東西。於是他們即以一種新的無政府的理想，對抗那種舊的抄襲過去的古董，換言之，他們主張根本廢除國家，代以生產者、消費者和一切民衆活動力的自由聯合，並實行自簡而繁的合理組織。

不久，有些稍微受過政府成見燻陶的「國家主義者」也首肯了此種理想，也以爲無政府的組織的確比所謂平民國家的組織高出幾倍，但是，他們說，無政府的理想離我們太遠，我們現在可不必注意牠。還有一層，他們以爲無政府的學理還缺少一種切實而又簡括的出發點，而概念也還沒有具體的計劃，至於平民的傾向中是否有牠的根據，至今也未指明。而同行與消費者的團體，超過國界，去現存的國家範圍之外而聯合的組織，在一般人的目光看來，也嫌太空，而且此種組織同時不能包羅人類一切變易不定的現象，

也顯而易見的。所以，尋覓一種較明晰，較有把握，在事物的實際中而又有根據的定則，即成爲當務之急了。

如果只是爲籌劃學理的，那末，學理有什麼關係呀！我們將會這樣說。可是，一種新的思想若沒有得到明晰確定與根據於現存事實的說明，人們於牠決不會起同情之感的。同時要人們爲牠而置身於決絕的爭鬥中也是不可能的。民衆若沒有確定的，與明晰地形成的思想，爲其出發點與靠山，他們也決不會投入「未知」(Inconnu)中去的。

此種出發點，只有生活本身能負着指定的責任。

巴黎被圍了，孤另另地自己靠着自已，生活了五閱月，巴黎的民衆方纔認識這樣一個孤城到有無限的經濟智識與道德的來源；他們見到，而且知道自己是具有創制之能的。同時，他們又曉得那些佔着高位的「多言者」非但不能修治內政，以圖發展，連組織武力，抵禦外侮的能力，也從未一施。他們知道此種所謂中央政府時常是做大城市的智慧所能開發創制的事業之大障礙的。他們更明瞭：凡是政府——無論如何樣式的——對於

拯救大災，助成進化等事，毫無用處的。他們在巴黎被圍的長時間中，受着可怕的貧困，勞働者與守城兵士皆在怠惰的富者無廉恥的奢侈之旁，忍饑熬寒。他們因得中央權力之賜，以致奮力消除此種可恥的制度的試驗也失敗了。民衆每有自由的生機時，政府總歸加重鎖鏈，緊繫「鐵球」（法古刑，球重八斤，繫於長二米突又五之鏈端，由罪犯拖行。此制迄一八五七年才廢除——譯者）使其無超拔之可能。於是巴黎應自成獨立的市府，巴黎應於城內，實行民衆理想中所願實行的事業，巴黎應自由等觀念，自然而然地發生了。於是，這個「市府」的名詞出於衆人之口了。

巴黎市府只可算是一種大事的草創。牠因誕生於大戰之後，處於兩重預備摧殘民衆的兇狠軍隊的淫威之下，故不敢趨入完全經濟革命的路上去；又不敢直爽地宣告自己是社會主義的。更不敢做資本的充公，也不敢籌備勞動的組織，甚至城內一切財富與人口的統計都未曾實施。另一種錯誤，牠又沒有與國家及代議政府的成訓絕緣，當市府宣告獨立宣告與各市府自由聯合之初，人們所慶祝的那種自簡而繁的組織，牠也沒有

在市府中設法試行。但是，我們可以斷定如果巴黎市府若能再活數月，必然會被事理之力推到脫離國家與自簡而繁的組織的革命路上去的。我們不要忘了有產階級要以四年革命的長期間，才能從緩和的帝國達到有產者的共和，所以我們見到巴黎的民衆沒有從匪類的政府一躍而至無政府的市府，也不足驚異的。但是我們也須知道下次將於法國或西班牙爆發的革命，若仍是市府主義的，將必完成被凡爾賽兵屠殺所止的巴黎市府的未竟之工。

巴黎市府失敗了，有產者報復了，我們都知道巴黎民衆動搖統治者的枷鎖時，一般坐食人物的有產者，起了怎樣的恐懼。巴黎市府証明了近代的社會實有兩個階級的存在：一邊是勞働者，每以自己過半數的生產品讓與資本家，而且非常容易寬恕他們主人的罪過；另一邊是懶惰者飽滿者，受着兇獸般的本能的驅使，痛恨奴隸，並預備如殺獵物一樣的戕殺他們。

兇獸般的飽滿者把巴黎的民衆困住之後，並截斷一切出路，集合許多被軍營與酒

精生活所愚弄了的兵士，就在萬人濟濟的會場中命令道：「你們快殺這些『父狼』，『母狼』與『小狼』」並兇狠地向民衆說（註）

『無論你如何做法，你只好去死了！你被捉時，若有兵器在手——死！你若放下兵器——也死！你若打——死！你若哀求——也死！無論你的目光向那一邊看，前後左右，上下——都是死啊！年紀性別救不了你自己與你的眷屬。你現在去死了，但是在你未死之前，人們却要你親眼看看你的愛妻，你的姊妹，你的慈母，你的兒女——即使還在搖籃裏的——臨死時的苦痛！你的全家被殺了，人們又在你的眼前，把你的同伴，受傷了的，從衛生隊中拖出來，以刺刀刺他，以槍斃他，待他奄奄一息了，又有人來，執住他受傷了的雙足或血穢狼藉的兩臂，就活活地把他如垃圾包似的，擲到河溝裏去，讓他受苦，讓他呼號。

『死！死！死呀！』

（註）這一段我們從亞爾都爾·亞爾奴爾 Arthur Arnould 著的巴黎市府之議會

與民間史 Histoire populaire et parlementaire de la Commune de Paris

中借用來。我們很希望讀者去讀這部書——原註

羣衆如狼羣般被殺了，有產者就揚眉吐氣了，但是他們仍不知足，他們窄狹的兇暴的報復仍是繼續地進行，——鞭，繩，「鐵刑」，（註）飢餓，侮辱與役卒的棍棒，一切爲兇暴極端的手段都施出來了！

（註）這是昔時船上一種苦刑，將罪犯從某高點擲下，擲在水上，謂水刑，擲在鐵上，謂鐵刑，爲野蠻刑罰之一。——譯者

民衆將會忘記這些劊子手的偉業麼？

市府制度「並非失敗，不過受了一次挫折罷了，」今日已重新復活了。這不僅是敗者想像中聊以解嘲的美夢，實在「市府」制度今日已成爲轟動我們四圍的革命之顯明的和確定的目的了。思想沁入了民衆的肺腑，已予民衆以旗幟，我們堅決地希望現代的人們在「市府」中完成社會革命，使有產者卑賤的壟斷及於末路，使平民從國家的爪牙中解脫出來，使人類進化的道中開了自由平等與「休戚相關」的新紀元。

（本節完）

讀汪精衛先生『關於第二黨的問答』

景 明

我總不解汪先生怎麼必以悻悻然小丈夫之氣，逞曲辨於國人之前，以冀文過飾非，諉罪他人，自失其偉大的人格！胡漢民先生近和滬報記者談話，曾說：『本有與汪先生晤面之意，嗣見他發表一封致留法總支部之信，詞句間不免重尙意氣，覺其尙未十分覺悟，故尙非至與他見面之時機……』（見九月四日時事新報）或以爲胡汪積不相能，故胡言未必可信；然觀汪先生在九月九日中央日報發表一篇『關於第三黨的問答』，多借題發揮諱隱事實語，則覺胡先生『汪未十分覺悟』之言爲可信了。因爲事實不易磨滅，卽是非不易混淆；汪先生縱舌巧如簧，怎能以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特在下面加以分析和駁正，藉促汪先生更進一步之覺悟。

汪先生說：『向來腐化和共產兩派，雖水火不相容，然於無意中是聯合戰線，向本黨左派猛烈攻擊的，因爲他們認定本黨左派，是他們第一個敵人。』

我根據汪先生「只是我不願發空議論，我只願拿事實來證明。」（汪先生覆林柏生先生函中語）的話，來看一看事實究竟如何？林柏生先生致汪先生函中提及中派汪先生，在覆函中除默認外，還很得意地說：「西山派至今還聯蔣不成。」汪先生當然認國民黨中有所謂中派，并拿西山派來代表腐化了。然而首先反共的，不是左派，是汪先生所謂「腐化的西山派」；繼起反共，而因投鼠忌器，曲予優容，俾革命軍可出師北伐的，不是左派，是林柏生先生所謂「大都小資產階級分子」的中派；在甯突然驅共，使共黨措手不及，惹得汪先生在漢大怒，下令通緝驅共的首領，這次反共，亦不是左派，而是中派做了中堅，西山派做了輔翼。事實告訴我們：共黨第一個敵人是中派或西山派，不是在廣東被共黨戴起左派頭銜，替共黨推波助瀾，在武漢勢不得已才客客氣氣地分共的左派。和共黨非但無意而且有意聯合起戰線來的，不是中派和腐化，亦只是在廣東排擠首先反共者，在武漢和共黨共生死的左派。汪先生不拿事實來證明，只是大發其空議論，客氣點說，是矛盾；不客氣點說，便是顛倒是非了。

汪先生又說：「去年九月間，爲什麼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不能進行爲什麼中央執

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都至於關閉？去年十二月間，爲什麼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迫不得已，要在上海開預備會議？爲什麼不能到南京去……？』

照汪先生的意思，上舉這些罪孽都是人家的了，但根據前段文中所舉的事實，及汪先生忽而主張在南京開會，忽而回武漢贊成東征，忽而贊成特別委員會，忽而反對特別委員會的事實，覺得汪先生這些問話，不是同別人爲難，只是宣布自己的罪狀。倘是汪先生真的光明磊落地宣布自己的罪狀，那是仍不失爲『過也人皆見之』的君子，無如汪先生依舊一味諉罪他人，所以仍然是矛盾或顛倒是非。

汪先生又說：『……及至十四年夏間，楊劉掃除以後，右派分子，（按：當然是指西山派亦即是指腐化。）感覺到在廣州革命根據地不能立足，遂開始秘密組織，這是從廖仲愷同志被害一案發現出來的；他們的秘密組織似乎至今未散。至於左派，據我所知，不但當時並沒有什麼秘密組織，直至今日也是沒有……』

我以爲汪先生不是明於觀人，昧於觀己，便是明於觀己，昧於觀人。試看他從廖仲愷先生被害一案，發現出右派在十四年夏間開始秘密組織，惜乎他沒有歷舉事實來證明，

我們尚難斷定他所說的真假；姑假定他已經觀察明白，但他接着以想當然的語氣說：「他們的秘密組織似乎至今未散。」不拿事實來證明，貿然加罪於人，則汪先生的觀人又並沒有明白。汪先生把左派說得這麼好聽，什麼「軟化了，或變壞了，便不能被稱為左派，」那是拿可以合作的中派也認是腐化了！這樣國民黨員除了跟着汪先生亦步亦趨的以外，誰還不是黨蠹呢？可惜汪先生僅僅說左派從當時直至今日都沒有什麼秘密組織，却拿不出事實來證明！汪先生倘對自己已觀察明白，那麼所說的不能使人不疑為誑語；倘對自己沒有觀察明白，那又脫不了「責人則周，恕己則約」的嫌疑。主張黨內無派的陳公博先生死不承認自己是左派；左派以外的人，都說左派以內的陳甘願等各成一系，各系中（尤其是陳系）的小組織為不可數計呢！在汪先生也只能說反對左派的人拿不出事實來證明，却不能說自己說的便是真言，別人說的便是假語啊！汪先生這段話，縱非顛倒是非，確是自相矛盾。

以上所舉，還是汪先生對左派以外的矛盾言論，實在左派本身的矛盾，也着實令人可驚。茲再加以證明：

汪先生說：「第三黨是共黨的右派，和本黨裏頭不贊成分共的分子，所混合而成的。」汪先生反對第三黨，當然亦反對要加入第三黨的國民黨裏頭不贊成分共的分子；那麼胡漢民先生『溯自清黨以來，對清黨之工作迄未停止。』（見九月四日時事新報胡漢民氏之談話）的話，自是不錯。而九月八日，上海中央日報載陳公博先生談話，有『但今日實無黨可清，有之不過余之問題耳』的話，似以黨中只有腐化問題，沒有共黨問題了；證以近來各省縣尤其是湖南，灰色共黨混入國民黨中之多，則陳先生所說，非但和汪先生所說的矛盾，且亦太不顧事實了。（關於此事，當另爲文，詳加說明。）這不是左派中的矛盾是什麼？汪先生認左派都是忠實黨員，不知他對於要加入第三黨的不贊成分共的分子，是否認他們是左派？是的，則左派中也有不忠實的黨員，應在被清除之列，便無所謂左派都是忠實黨員了；否的，則他們又屬於何派呢？倘以爲不贊成分共而且加入第三黨可能的，不是左派，而是無意中和共黨聯合戰線向左派猛烈攻擊的右派，那麼別人不要說話，只讓汪先生一個人說好了。汪先生却在下文說：『凡是本黨的左派，決不會加入第三黨的。』我以為這也是汪先生自己言論的矛盾處。

汪先生既說第三黨是第三種土匪，又說凡國民黨左派決不會贊成第三黨，然拿事實來證明，却又大大不然。除掛着很鮮明左派旗幟的貫澈週刊同情於第三黨，我已在本刊六十一期『貫澈真個貫澈』一文裏揭穿外，以國民黨忠實黨員自居，左派人物，革命評論社健者，絕端信仰汪先生的施存統馬澹先生，他們對第三黨的態度，便同汪先生有些不同。

施先生說：『……大概他們（按指第三黨）裏面的分子，包括以前共產黨右派和國民黨左派，彷彿是一個事實，鄧演達和譚平山就是一個象徵。』又說：『……有很多青年，說國民黨組織不好，缺乏訓練，要我介紹加入共產黨……我又再三勸他們，說明國民黨左派在革命中地位的重要，勸他們做一個左派黨員，團結左派勢力。』前者是和汪先生所說的相同，後者是和汪先生的意思默契，但施先生又說：

『……因為現在有許多革命的青年，既不同意國民黨底腐化傾向，也不能贊成共產黨底暴動政策，自然而形成一種傾向……我那時的確贊成鄧演達先生底主張，並因此促進我退出第三黨的行動，但那時鄧先生所主張的是第二次改組國民

黨，取銷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向我提起第三黨的話，現在大家所傳說的第三黨，不知是不是和鄧先生在武漢時對我所說的東西一樣；如果是一樣的，那實際上還是承繼總理這一個革命系統的，即承繼與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這一個系統的，不管它名稱叫做什麼，只是一個革命的國民黨罷了。』

馬先生竟直捷了當地說：『中國革命，只有兩條出路：一是直接走上社會革命，一是回復到國民革命。共產黨是屬於第一項；主張改組國民黨，及傾向第三黨，是屬於第二項。』

施先生不管第三黨的名稱，認牠在實際上是一個革命的國民黨；馬先生視第三黨同國民黨左派是一不是；汪先生却說他是第三種蝨賊，非但左派內部的矛盾，可見一斑；而汪先生『左派決不會贊成第三黨』的話，合貫澈週刊和施馬二先生的話觀之，汪先生簡直是自欺欺人之談。

此外，汪先生在覆林柏生先生函中，主張根據三民主義所明白指示的國民黨是代表民族利益，并贊成林柏生先生『集中被壓迫民族中各階級之最覺悟的革命分子組

織之訓練之，使成爲一超階級的革命黨」之說，而革命評論社陳公博先生等却力主國民黨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馬澹先生且在現代中國裏昌言階級鬥爭，不稍隱諱，這樣左派在事實上豈單贊成第三黨而已呢？汪先生不糾正左派要人的錯誤和矛盾，只說左派都是忠實的，其誰能信？

總之，汪先生直捷地要反對腐化，反對共黨，反對第三黨，甚至於大吹左派之牛，均是應該的；何必拖泥帶水，借題發揮，遮遮掩掩，閃爍其辭地弄巧成拙，自失其偉大的人格呢？無怪胡漢民先生說你『重尙意氣尙未十分覺悟』呵！

用真憑實據證明陳公博輩是灰色共產黨（一續）

景明

(11)

前文說的陳公博輩一味直接間接應用唯物史觀，連民生史觀的名詞也不提一提，並不是說他們不該應用唯物史觀，是說他們不該一面立起『以民生史觀解釋三民主

義是最正確的解釋』的信條，一面却違背信條視民生史觀如廢物，况辨正法的唯物論，真懂科學的，誰還重視？郭任遠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一文，還欠駁得淋漓盡致麼？所以與其說偽共產主義是唯物的，無甯說牠是唯心的；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容易起革命，怎麼英美不起革命，俄國偏起革命呢？列甯要縮短時間，豈非更不科學，更唯心？陳公博輩拿『唯物』、『科學』說得震天個響，不知騙的是誰？我在這裏要證明他們並沒有實踐第三信條『相信三民主義是指導革命最高的原則』也同前文一樣，並不是單說他們不該信仰共產主義，而是說他們不該違背自己所立的信條。倘他們被我證明既違背信條，又信仰共產主義，同時又自稱國民黨忠實同志，那麼他們不是灰色共產黨又是什麼？

民族主義第四講明明說：馬克思主義不是真正共產主義，蒲魯東、巴枯甯所主張的才是真正共產主義；（因室中一時找不着三民主義一書，故僅取其意而未抄錄原文。）且中山先生并會指摘過馬克思學說是病理的。陳公博輩斷章取義地到處大揭其『總理說過：『民生主義即社會主義，亦即共產主義』』以張偽共產主義之焰，且每有論列，無

不拿偽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相提並論。雖有『中國目前只應行三民主義』的話來搪塞，然『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要談革命，只有走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一途』的話，却說得格外有聲有色，他們承襲馬克思偷竊共產主義名詞的老法，將社會主義一個名詞，也竟收做專賣品了。世人不全是瞎子！除偽共產黨欺人自欺，戴着紅色眼鏡只見一切都是紅的以外，誰不知道歐美所謂社會主義是包涵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合作主義，基爾特主義……的偽共產主義不過是反動式的社會主義之一罷了，由得你們標榜着『只此一家並無分出』的金字大招牌，專賣其第一等劣貨麼？你們雖也苦心孤詣地敷衍着你們口頭上獨一無二的「總理」所遺下的三民主義，亦會想到三民主義和偽共產主義根本不相容，不僅是偽共產主義不合於中國的國情麼？偽的，病理的，以恨爲出發點的反動主義，在發難地的俄國，且倒退而行新經濟政策了，歐美人不全是盲目盲心者，容得了這反動的怪物麼？可憐老大中國的青年易欺，被你們洒得病菌遍體呵！尤可笑的，『到相當時期，連被認爲革命最高原則的三民主義，也要用革命者的態度棄之如敝屣了』的意見，竟公然見諸革命刊物中的革命論文裏了。所以說陳公博輩不是灰色共產黨，便砍了

我的頭也是不信。現在且拿些真憑實據出來再說：

『中國革命，只有兩條出路；一是直接走上社會革命，一是回復到國民革命。共產黨是屬於第一項，主張改組國民黨，及傾向第三黨，屬於第二項。』（按：不主張改組國民黨的國民黨員，連第二項的革命也算不到了。）

『……一個是先進資本主義國的社會革命，一個後進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或民族革命。』（按：國民革命即民族革命，雖和社會革命相提並論，自然不及社會革命即共產革命是世界的革命立場了！）

『國民革命……準備將來共產或叫做民生主義實現——過渡方法，就是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或新經濟政策。』（按：民生主義硬要同共產並提，且湊入一個俄國所施行的新經濟政策，對共產主義，真是『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了！）

『……況現在革命的潮流，一個是階級鬥爭，一個是民族鬥爭，而民族鬥爭的裏面，還是有階級做骨幹，絕不是超乎階級鬥爭範圍以外……』（按：即此，可見國民革命遠不及共產革命了！）

以上引一卷一號及一卷五號革命評論，及二卷二號現代中國中馬濟論文中語。

「孫先生說知難行易，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不會有革命的行動，都極精粹。」（按：孫先生和列寧並蒙抬舉了。）

「……就都是什麼三民主義共產主義的信徒，真正明白了中山先生的精神，馬克思列寧的學說……」（按：三民主義和偽共產主義，一樣地可貴了！）

「馬克思列寧等的著作——都是很重要的——他們慢說全文翻譯，就是概括的介紹有多少？他們自己整個的著述又有幾冊？一部機關雜誌的嚮導對於當時時事的指導與批評固大致不錯，但說是共產主義的宣傳雜誌，當誰也不會相信吧！像共產主義那樣艱深的學說，共產革命那樣艱難的事功，信徒們不先給大衆以健實的生理栽培，唯求空虛的心理喚起，其結果那得不失敗？」（按：這樣贊美共產主義及共產革命，且深惜其失敗之原因，在於少宣傳書籍，於是乎革命評論以下數十種刊物，便繼響而起，隱在三民主義背後宣傳，并驅國民黨的靈魂而僅存其軀壳了！）

「……同時什麼主義學說都不是永遠的，絕對的，一定的抽象的，其價值，其意義，其

作用——簡言之，一般真理的具有性，都是在某一客觀狀態之下才可以獲得，才可以具有的原故，所以我們又不拘定地死守一個。譬如我們去年按實際狀態可以贊同某主義某學說，今年依狀態的變遷可以反對或修正該主義該學說，明年也是一樣。換句話，一切盲目地偶像崇拜或依歸的態度，在我們是毫末也沒有的；我們如果是一個實際而非玄妙的革命家，這種態度始終不應當有自不待說。』（按：這樣一個實際而非玄妙的革命家，自可佩服，（孫行者或者也佩服）但是第三信條又怎麼立起來的？你們口頭上獨一無二的「總理」在天之靈在哭了，他哭的是國民黨的毀滅，不知是今年還是明年的事！）

「……現在應當革命新生的時候，某黨當做些什麼事，某派當做些什麼事，我們只要自信以爲不錯，也不客氣願意貢獻的，當做而不做自然是要攻擊的。」（按：共產黨應做什麼事，國民黨應做什麼事，怎不分配出來？大概如你文中說的「不過這些話不能在這兒多說」罷！）

以上引革命評論一卷一號劉侃元做的一九二八年與我們文中語。

實際而非玄妙的革命家，不拘定死守一個，今年依狀態的變遷可以反對某主義，明年依狀態的變遷可以修正某學說的，又何不連自定的信條一并反對或修正了，做個旗幟鮮明的好漢呢？

(未完)

關於本刊及時局的討論（通訊——續）

石金如

（三）中日交涉

我根據前面說過「抵抗強權，急則治標」的意思，再來談談外交問題，這個問題，本不易談，以我的淺識，更恐貽笑大方，故單提出「中日交涉」一點，做我談話的範圍。

（上略）日本對我國用武力經濟侵掠，是他傳統的政策，所以對我國極盡蠻橫無理，的能事。自濟南被佔後，北伐幾乎功敗垂成，及我國通諜廢約，他即首先強硬反對，其外交佈置，（一）謀統一國論，以集合國民全力做外交後盾；（二）派員至歐美宣傳，藉結外援而

贖單正理和事實；(三)與俄謀分滿蒙，并唆蒙人擾滿，俾可出兵入滿；(四)對滿洲當局威迫利誘，妨礙我國統一；(五)久佔山東以作交換條件，并謀攫意外權利；(六)用新聞政策，大造謠言，墮我國信用，而利其侵掠之進行。以上六點，我國幾無一能夠抵抗牠，而牠最近有轉強硬態度為緩和的消息，又是什麼意思呢？以意測之，大約有下列幾種原因：(一)干涉我國內政，強佔山東，壓迫滿洲，想於滿洲造成一保護式的獨立政府，并置山東於勢力範圍之下；因此大招歐美之忌，外交有孤立之虞。(二)美國首先承認廢約而得美名，并得我國一部分人的善感，實則廢約徒有其名，新約仍是外人有利，日本即繼續修約，亦無所謂損失。(三)日本和俄國協以謀我，蒙亂起後，日本覺俄國自有野心，或非己國所能制，甚且將使己國受絕大惡影響。(四)我國對日經濟絕交，使日本經濟界受大打擊，長此以往，害將不可預計。

這樣，我國對日外交，可以樂觀了麼？這實在是一種夢想。慢說日本傳統的外交政策，不易輕改；即改了，我國對於得我一部分人善感的美國，尚且廢約徒有其名，新約仍是失利；自己懶修行，只想屠戶不吃葷，濟得甚事？我覺得現在論外交的多沒有提出切實辦法，

我自己又提不起綱領來，敢請諸位費些工夫，作一個具體的討論，在目下這個問題好像有談的必要吧！（下略）

按：日本這般蠻橫，那得尙稱之爲外交？金如先生既提起外交綱領及實行辦法，除本刊六十期中信生先生來稿已曾提及外，我還記得民國日報曾有一位梁先生論外交問題的文字，（大概載在八月底該報中）可供參考，倘金如先生要看，可去檢閱一下，我們對外交問題，向少研究，愧無以對。

（未完）

顯微鏡下

景明

（七）陳公博先生的左手呢

讀九月九日民國日報載的汪精衛先生『關於第三黨的問答』汪先生認第三黨是第三種姦賊，且說第三黨是共產黨右派和國民黨裏頭不贊成分共的分子，所混合而成。我方信國民黨裏頭，除國民黨左派所指爲萬惡的腐化分子外，尙有灰色的傾向共黨

的分子在。於是便聯想到各省縣尤其是湖南，灰色共黨潛伏在國民黨中的險象。九月一日，申報載長沙通訊一則，題爲『湘省黨部內發現重要共黨』，特抄錄於下：

『湘省原爲共黨最多之地。一年以來，軍政黨各方面剷剔，極爲努力。而共黨之活動如故。最近兩月來，軍隊中發覺共黨者，有秦漢三黃公略張斌等多人，縣長中發覺共黨者，有臨澧縣長李道宗，新甯縣長劉展懷，道縣縣長李宜等三人，此外各機關各學校各團體內發現共黨之事，時有所聞，可見共黨在湘潛勢力之蔓延，幾有清剷不盡之勢。前月湘鄂贛共黨在江西安源開擴大會議，議決共黨黨員一律以灰色態度混入國民黨各機關各民衆團體內，秘密工作，并改農工運動爲兵運，實行「共黨黨員到軍隊中去」口號，運動軍隊叛變，以致發生平江安化等處兵變之事，當局頗爲焦慮。不料湖南黨務最高機關之省黨務指委會內，亦發覺有重要共黨分子混跡其中，緣省黨委會秘書周聖工，組織部主任幹事李楚藩，省黨校教員米世珍，均係北京大學畢業回湘者，周聖工現任省委會秘書處秘書，爲該會委員，下惟一重要位置，一切會務，概由處理。李楚藩去年即在長沙市改組委員會任幹事，兼汽車路局工運指導

員，本年調爲該會組織部主任幹事。米世珍去年任省委會文書，旋入江西任第九軍政治部主任，本年回湘，又任省黨校教員，均屬湘省黨部內重要分子，初不料其均屬共黨也。上星期北平市黨部來函舉發米世珍係共產黨徒，函到省黨部時，周聖工祕而不宣，并密祕告米，經常委王鳳階發覺，正核辦間，忽先後接得自首共黨劉梓申密告李係共黨，督辦署函告周係共黨，省黨部遂於二十二日派隊分途將米李周三人拘獲，并抄得證據甚夥，一併送往督辦署訊辦。二十四日經魯滌平何鍵二人親自會訊一次，米等自承不諱，惟對於混入本黨內之陰謀，則堅不吐實，聞將處以極刑。省黨委會因米李周等在省市黨部工作日久，誠恐其暗中組織，誘惑青年，昨特將米等混入黨內勾結陰謀情形，通告全省各縣市黨務指委會知照，同時并令其各自儘量舉報米等在湘暗中活動情形，及本人被誘事實，限一週內呈報，以憑核辦……」

毛澤東朱德率萬餘共黨，靡爛湘贛，迄今勢未稍殺，而湘鄂贛共黨且一律議決，以灰色態度加入國民黨把持黨務，加入軍隊運動叛變，內外夾攻，人民苦痛，孰有過於是者？此特就已發覺者言，共黨暗中的活動，尚非吾人所能意料。所以目下防共之舉，至少亦應與

防腐並重。不料自命忠實國民黨員的陳公博先生和滬太平洋記者談話中，竟說「但今日已無黨可清，有之不過余之問題耳。」（見九月九日上海中央日報）陳先生認米世珍等不是共黨，或竟以為被腐化分子所誣害的呢？還是以米等已除，便無其他灰色共黨混在黨內，或竟以為共黨儘多不必清除呢？抑或以革命者態度，於臨去時故作豪語，以一身負起全責，取得同志間的信用呢？真令人莫測高深了！陳先生平日主張「左手打倒共產黨，右手打倒西山會議派。」右手用得起勁，固是應該；但是陳先生的左手呢？

雜感

(三) 兩個「三個月」

魯漢

第十七期革命評論短訊欄陳公博覆劉宇春：「先生萬不要灰心，到極腐化時，必當轉振，先生試看「三個月」以後。」

九月三日上海各報發表一篇蔣總司令的談話，其中有一段說：「余敢負責聲言共

黨決不能再起暴動，即有此等陰謀，余自信余之力量足以防止而撲滅之，只要中央切實團結，大家負責，余必能以「三個月」內肅清東南各地之匪患，使秩序大定。」

這兩個無意中相映照的三個月，頗有可以研究的地方。陳先生所謂「試看三個月以後，」似乎是有把握的話，只看現在各地共產黨勾結土匪，肆行暴動，最有聲勢的是湖南、江西，幾乎竭湘贛粵三省之兵力，經過幾個月，尚不能平定。其他各省零星殺人放火之小暴動，幾乎無日不有。各地黨部及機關亦時有共黨混入活動。上海南京路、四馬路，常有公然散傳單，貼標語，結隊示威演講之事。照這種情形看來，假使防範稍疏，難免上海南京，不有同去年廣州的暴動發生。陳先生好像是知道他們已有充分的準備，只在等候時機了。蔣先生所謂「三個月」自然更是有把握的話。他擁有如此雄厚的兵力，順隨人類貪生惡死的心理，爲人類掃除生路上的障礙，自然容易成功。況且蔣先生行軍常操勝算，前年初次北伐，預先宣言在中秋節前要到武漢，果然先期打到。今年誓師北伐時，又宣言端陽節前打到北京，果然又是先期打到。現在說三個月內肅清東南匪患，大略不是徒託空言，一定可以見諸事實。

我們小百姓處於青天白日旗幟之下，民生問題雖未解決，也不自怨身世，歡迎民死問題。那末，陳先生所謂「試看三個月以後」的話，我們去年在廣州已經看過一次，此時實不忍再看了。我們只希望蔣先生「三個月內」的話實行，使秩序大定，讓小百姓留下吃飯機器，安居樂業，自己慢慢地來解決民生問題。

但是這兩個「三個月」的希望和計劃，處於極端反對的地位，不能同時實現。蔣先生的「三個月」成了功，陳先生的「三個月」一定移後，陳先生的「三個月」成了功，蔣先生的「三個月」一定要移後。不過陳先生說目前情形，已到極腐化的時期，似乎不錯，希望黨和政府諸公趕急覺悟，減少腐化，不要等三個月後人家以肅清腐化爲名，連我們夠不上腐化資格的小百姓，也一併拉在肅清之列。我們又希望蔣先生的肅清，不專以殺戮爲事，兩湖全靠威殺，是以釀成今日益形潰決，不可收拾之現象。果真要肅清，一方面要剪除共黨首領，一方面要安撫民衆，確實爲民衆謀點利益，將壓迫民衆的土豪劣紳，貪官污吏盡量消滅，使共黨沒有煽惑民衆的資料，則民衆才不至爲共產黨所引誘，並且自己起來撲滅共產黨，則共匪自然易於肅清。現在我們的「民生」「民死」自己已無把握，我們只好靜

候「三個月。」

爲和縣慘切事致彭基相氏函

吳稚暉

彭先生執事：

奉手書謹讀悉，「黨軍可愛，黨人可殺」是黨軍到武漢時之流行語，弟彈劾文引用大多數人口中之詞，並非弟造作此兩語以代表大多數人之意也。黨人乃指共匪在湖南漢口搗亂者，與去年三四月間，上海共匪行爲相同，所以彈劾時亦用得着；但絕對是當時之語，及當時之情形。汪先生欲借以傾倒其政敵，故將隔年歷本算作他人格言，藉以挑惡感耳。猶之乎提高黨權，他主張開會，我知內幕在左右黨權之重心即蔣介石，所以諷之曰：「黨亦交給武裝同志，權亦交給武裝同志，爲張作霖由他，爲凱末爾亦由他。」要比罵他還重。蔣介石而果爲總理惟一信徒，定然不爲張作霖而爲凱末爾，則黨權何患不高；倘蔣介石有權命令陳調元，和縣可憐之黨人即不能直接致意蔣介石，可由省黨部而中央黨

部以達於蔣，何至煩先生轉乞吳稚暉哀以之耶？是直蔣介石拋却其總司令權，亦不敢行其黨權（彼中央常務委員也），而中央既不屑，且不敢命令蔣介石，又不能直接命令陳調元，以至於如此。原因複雜，誰也不任咎，誰也有罪。實則黨權無重心，提高不來。舊如拿破崙，新如列甯，權是重成功心的，還是開會開出來的呢？汪先生又借此爲口實，謂我縱容軍人，（他暗指桂系，並非指陳調元，陳是先生亦相信果總司令命之者，尙不敢不從，不必最高黨權也。他亦不想黨亦交給他，權亦交給他。）反過來他又只好竭力媚事蔣介石。他也知三月二十日舉手，他只好馬上出國，重心人物不要權，那裏來權呢？不錯，新流行的方法可以倒重心，然今日而要倒重心，勢必至於要出殺人放火之代價，無論殺人放火以後。試問蘇俄今日所得者，是什麼進步？又無論瓜分共管永遠不會發生在中國，果然成了簇新的蘇維埃，難道沒有史達林做重心，而黨方能會有權的麼？所以弟是一句不敢再開口。暫作壁上觀。要有國民黨的，要看蔣介石站得起來或站不起來；站得起來，黨權自然會高；站不起來，自然會有外國蔣介石史達林共匪自然來代用國民黨。共匪燒殺利害，自然還有瓜分共管，要契矛式的汪精衛或昏庸老朽的吳稚暉來開會，提高黨權，我的老命儘管

快送掉了。先生是張開眼睛還看得見的呀，有這等事麼？弟浪漫性成，素不與人家交涉，因去年惟見共匪欲謀死國民黨，蘇俄欲支配中國，故出而反對一下，且繼續反對到底。至於又一方面：各處之貪官污吏，匪軍盜警「念秧」式之黨人，分工做事，留待蔣介石除之，蔣而不除此等惡物，亦必站不起來，黨權亦斷斷不會提高。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弟對不起先生等來亦可以弟之言行證之，除與共匪或共匪的朋友爭執國共理論外，罵過一個貪官，參過一個匪軍嗎？非我失職，乃人各有能有不能，馮婦攘臂下車，子產每人而悅，非不願勉焉，無如其不能也。故先生以和縣之事相屬，即馬上奔告蔣介石，而類此者將可以日以千計，蔣介石之門限將為吳稚暉而穿，故先生亦知根本在提高黨權，弟一萬分贊同，如何提高黨權？則仍曰「黨也交給武裝同志，權也交給武裝同志，為張作霖由他為凱末爾亦由他，倘為張作霖者，和縣之事方到處皆是，將日出而不窮，倘為凱末爾者，自然黨權不提而自高，和縣之事早無有矣。」

回過來再說黨軍黨人問題，其實去年一到南京，就眼看見黨軍已可笑，然此特黨軍耳；若先生所舉陳調元之軍，弟直到現在也不曾當他是黨軍，先生若再過蚌埠一看，所謂

「安徽都督」之軍，還要給先生驚駭，此更非弟所謂黨軍也。先生再多到南北看一看，或者失望的還要失望，也有失望者却比較稱奇，切不可快下斷語，毀與譽皆要大上當。弟待死一隅，不敢多論黨國，恕之。復叩道安！

弟吳敬恆頓首。九月七日。

來函照登

致李石曾先生函

丁求真

△討論新稅約問題

石曾先生惠鑒：

最近所訂中希中美中德三種條約，措辭雖各不同，而其共同要點，即在「彼此徵稅不得超過其他國或本國人民所完納者或有所區別」一句。成立以來，我國人士大都表示滿意，認為外交成功；然細玩此約文句，殊多懷疑之點。特縷述如左，謹為先生陳之：

第一、此等條約，與我國施行保護稅大有妨礙。例如國貨自廣州甯波運進上海天津，或由大連青島運至九江或漢口時，所納之稅，不得少於舶來品，而內地出產品，不得低於外人在我國所出產之貨品應納之稅，次則對於外來之銷耗品如烟酒等類，不能照列強通例之寓禁於徵，課以特別重稅也。三則不能因必需而與他國訂互惠條約減輕稅金，因為倘對一國減輕，則他國即可援最惠待遇之例，照樣享受也。

綜觀以上三點，則此等條約之貽患將來，良非淺鮮，或謂此等條約彼此咸受同樣之束縛，設利於彼國者，同樣亦利於我國；設有害於我國處，同時亦必有害於彼國。殊不知我國實業幼稚，資本不豐，有待於保護者較切。美德等國，實業概較我國發達，而資本又較為雄厚；即無特別保護，亦足與我競爭而有餘。且我國貿易輸出少而輸入多，故我國受此約之利少而害多，美德等國則反是。况我國所輸出之貨概係原料，在經濟上為人所歡迎乎？加之列強稅率概較我國為高，故我國貨物輸入彼邦時所納之稅，照約勢必隨之而高，我國稅率概低，故外貨輸入時所納之稅，照約亦不能多收；結果彼此稅率大相懸殊，貌雖平等實仍不平等也。

非但此也，按中美條約第一條，內有「歷來中美兩國所訂立有效條約所載關於在中國進出口貨物之稅率存票子口稅並船鈔項之各條款應即撤銷作廢」等語，無異我國對於稅則以外之各項不平等條約，與以承認，加以保障。且中美條約，內有「對於上述及關係之事項，在彼之領土內享受之待遇，應與其他國享受之待遇，毫無區別」云云。審此，則非但與其他各國改訂條約完了後，該約不能實施。設有一國不允改訂，則此約即屬無效。故此約尚屬水月鏡花狙公付芋之類耳。

按各獨立國咸有自定稅則之自由權，無需得他國之同意，而我國稅關之大患，在於需得外國同意方能制定稅則；無自由訂定國稅之權，所謂協定稅則是也。故我國人之急務，在於恢復此種獨立國應有之絕對自由權。然細按此次所訂條約，仍不脫協定之形式，而更加上種種之束縛，擴大最惠待遇，至於本國人與外國人不能有所區別；換言之，即優待本國人處，外人亦得照例享受，實等於不得特別厚待本國人也。開國際間未曾有之惡例。在我工商業落後之國家，後患不可勝言；蓋自來所謂最惠待遇者，不過以甲國許乙國之特權，丙國亦得照例享受而已，從未有以國家優待本國人之權利為準則也。竊以為我

國急急於廢除不平等條約者，其目的在於解除束縛，得以自由制定稅率；對於中外貨物，得以輕重軒輊，以謀本國實業之發達。今乃僅得稅則平等之虛名，而反受種種束縛之實禍，豈先總理大聲疾呼廢除不平等條約之本意乎？而國人不察，即貿貿然歡欣鼓舞，發電致謝，甯不為帝國主義者所齒冷耶？

當茲改訂條約之際，急宜召集各方人才，開外交會議，集思廣益，慎重討論，并組織各種專門委員會分頭調查研究，以明瞭各種稅則之各種利害及關係，庶幾可免遺漏與錯誤。竊以條約之訂定，首宜周詳鄭重，務使妥當完美，不應欲速，草率從事，蓋一有錯誤，雖費九牛二虎之力，一時亦不易更改，而關係之大，影響之速，更非想像所能及也。先生黨國柱石，乘流景仰，伏祈登高而呼，設法挽救，是為至幸。

丁求真敬啓 九月五日

讀者之聲

冒牌

正路

中國的商人，真是調皮，假貨冒牌一類沒道德虛偽欺騙的行爲，無所不有。我想這種行爲只是中國人有的，那裏知道外國人也會有哩？只知是我們文化落後的中國有的，那裏知道自稱現代第一等先進國也會有哩！

大商場中的投機家馬克斯，知道了革命市場上只有共產主義能夠暢銷，他遂把他陳腐不堪的集產主義，換上共產主義的招牌，以致全俄市面均被其毒害。世界各大市場，洞悉其冒牌，視爲共產主義是馬啡毒，懼其毒者未有不嗚呼馬刻死！

茲證明馬克斯確是一位大奸商，馬克斯主義確是冒牌的共產主義如下：

(1) 試驗不靈 馬克斯預料世界無產階級，因身自的利益關係，能消滅國界起而聯合同盟；可是近數十年來，國家主義與民族觀念有增無減。他預料資本主義之發達，與工人生活的苦痛相並而進，而今歐美各國適得其反。馬克斯說資本家欲多得盈餘價值，必須減少工錢，延長工作，抬高貨價的三個條件；今則又適與之相反。他因屢試的失敗，知道自己貨物的不對，遇發生冒牌的動機與決心。

(2) 假貨的分析 馬克斯主義的中心是唯物史觀，他以爲歷史的變化是經濟，歷

史的背景是經濟，社會的組織是經濟，人類的文化是經濟，一切的一切，莫不是經濟，所以他的主義是絕像治療百病的一味膏，人的疾病不止百種，一味膏可以治愈百病嗎？社會的複雜萬端，經濟可以解決全社會一切嗎？

馬克斯口口聲聲都是經濟，這本是奸商的本色，一點也沒有奇怪，奸商眼裏印像只有金錢，那裏計到貨物之能否裨益於社會呢？

(3) 發行的手段 馬克斯深諳商情採取商戰，所以他要售賣偽共產主義，而主張階級鬥爭恐慌市面，他始可以壟斷市場。

(4) 理財的方法 馬克斯真是個富有天才的理財學家，他以恐慌市面完成其鬥爭，以鬥爭完成其專政，所以他倡什麼勞動專政，無產階級專政，實則叫他們（農工）無產者去幫他拍賣了假貨，（即所謂無產階級起來革命）扛回金錢，幫他守錢櫃（專政）罷了。

奸商馬克斯，沒道德的，虛偽的，欺騙的，冒牌的共產主義，在俄國市場上早已破產，世界各大商埠亦早懸了「嚴禁偽共產主義進口」的禁牌了；可惡的奸商馬克斯徒弟，（列甯黨）憐惜他們師父辛辛苦苦費了數十年工夫製造這種假貨，不忍棄之於垃圾堆中，

把牠運到一個新闢的市場上（中國）來騙鄉下人（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青年的耳膜上始有「自由」「平等」「解放」「社會革命」的等等聲浪，可是沒有科學的常識，一聽到馬克斯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階級爭鬥就是社會革命，專政可以達到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於是即趨之若鶩。）鄉下人是少識見，一進城裏，見街舖上五花八門，招牌上都說「價廉物美」「經久耐用」，他怎不爭購幾個帶了回去？但是「千虛總搏不得一實」及其帶到家裏，未經試用，仔細一看，弊端百出，那末假貨店不是要馬上關門麼？他是大奸商的令高徒，到底是有補救的方法，他馬上改貼上中國舊有某某商店的招牌（在國民黨內掛羊頭賣狗肉）騙賣了幾天，而某某商店不勝其累，旋即拒絕（清黨運動）他又不得不另想辦法。他知道中國多窮鬼，想出了津貼的辦法，去利誘顧主（一般青年）竟有幾個喪心病狂見財如命的顧主墜入彀中，在鄉間喊起什麼土貨不如洋貨的口號來，欺騙鄉人，壓迫鄉人購用（即是反對改良勞動生活合作運動，工人儲蓄使他們生活維持不下失業而暴動）

唉！冒牌者，賣假貨者，看你橫行到幾時呵！現在是科學世界，假貨用了化學的分析，馬

上可以明見其假。真貨是用科學的方法去分析，也不能察出其有絲毫錯誤的。（無政府共產的社會主義，以自然科學爲中心，以人類理性爲根據，不是像馬克斯犯了主觀病，戴了經濟爭鬥的彩色眼鏡，去窺測人生全部的歷史社會的一切組織。）有了科學的S光線，胃牌的共產主義，當然不能再存於市上，賣假貨的列甯黨徒，也會絕跡於市場了。

施存統之學生運動

溫卿

忍痛犧牲共產黨一塊招牌而做了國民黨忠實同志的施存統先生，仍犯了幼稚病與急燥病，真是出人意外的一回事！特將他的病狀寫出來，看我的診斷錯也不錯：

施存統先生在革命評論十八期裏，做了一篇中國革命與學生運動，大意是：

一 中國學生底地位與生活，因爲受帝國主義底壓迫，大多數青年得不到受教育的機會；能受教育的，卒業後仍找不到相當職業；所以非聯合其他一切革命民衆去革命，絕沒有解放自己的可能。

二 生學不去替大數多民衆——農工謀利益，帮着使他們解放，自己也決得不到真正的解放。

三 學生去指導或領導農工革命，不是以學生資格而是以革命者的資格去指導，亦可以說以代表農工的資格去指導，並可以說先受了農工底領導，然後去領導農工的，因為農工知識幼稚，學生又根據農工底利益，接受農工底要求的，所以能取得這許多資格。

四 過去反英的收回漢潯租界的革命的鬥爭都是，農工底力量單靠，學生是不能成功的。

五 學生會裏競爭領袖地位的風潮很烈，種種惡習，工農團體中很少見，如果跑到他們羣衆裏去，煽動起來，組織起來，可以使整個舊社會動搖。

六 學生除對外活動外，更須注重對內活動，如在校內設立究研的，訓練的，體育的，娛樂的，以及經濟的各種團體，務使每個學生都能參加團體生活，學生會底組織。

我再把他的意思約爲四點：

一 學生只要對內對外活動，煽動農工，合起來革命，可以不必讀書。

二 事實上，去領導農工，而不居領導之名。

三 農工知識幼稚，容易煽動和領導，不比學生會有爭領袖地位等惡習。

四 這樣，做革命才得成功。

我於是要問了：

一 農工知識幼稚，要學生去領導；不讀書的學生，智識不怕幼稚麼？知識幼稚的學生，又教誰去領導呢？不是在背後操縱的幾個領袖麼？

二 農工知識幼稚，不應該提高知識自動的去革命，一定要綿羊般直接跟着學生，間接跟着學生的領導者，莫明其妙地去送死，以達少數大領袖的大支配慾，多數小領袖——學生的小支配慾麼？

三 把無產階級專政的好聽名詞賞給農工，一切讓少數領袖去支配，多數學生及農工中的笨點者去分肥，這算革命成功麼？

四 學生不要讀書，農工不要提高知識，是不是因為不這樣，便不能如機械一般地

指揮如意，急於要奪取政權的目的也達不到麼？

戴季陶先生說：『過自私好利的民衆狂，把青年運動作口號，而暗暗地運動青年替的私人作工具。』這幾句話，早很針對地指出施先生一班人隱衷，却不料施先生不暗暗地而竟明明地說出來了！戴先生的話，施先生當然認爲反動的，但同施先生這篇文章同時載在革命評論的。有阮紹元討論『黨的改組問題』一文，中有：

工人運動——必要以工業建設爲基礎。

農人運動——必要以農業建設爲基礎。

青年運動——必要以文化建設和身心修養爲基礎。

上面的話，怎麼和施先生又是絕對相反的呢？這樣幼稚與急燥的施先生，似應先做『十年讀書，十年養氣』的工夫，到那時再來指導青年不遲，不然，學生豈不有被施先生都運動成幼稚病與急燥病的危險麼？

短訊一則

編者先生：

近來貴週報不遺餘力的揭破汪精衛派的罪孽及野心，我們沒有受過該派洗禮的

人，讀了無不大快。該派在我們校中跋扈飛揚，目無同學，實在說一句，我們讀貴週報而大快，這也是一個原因。但還有一事沒有被貴週報注意到的，就是黨員登記的黑幕。我不是黨員，登記的事，原引不起我的注意，不過因一個很好的同學被排擠，引起了我的不平。我那同學對我說：『……當我接到登記無效的通知書時，却想不出那一點不合格，不配做一個黨員。雖平日沒有同他們臭味相投，但也沒有妨礙而且妨礙不了他們一派人的工作；主持登記的人竟拿好惡做登記有效或無效的唯一標準，這是忠於黨呢，還是拿黨做一派人爭權奪利的工具呢？我記得口試時，某君問我說：「吳稚暉老前輩要取銷「打倒帝國主義」口號對不對？」我說：「我在報紙裏並沒見過有這樣記載，如他真有這樣主張，那當然是不對的。」某君又問：「汪精衛同志過去究竟有沒有錯誤，是否吾黨唯一的領袖？」我說：「聖人亦不免有過，改好了就好了，他當然是我們黨中領袖之一。」我的登記無效，大概就因這幾句答話沒有全合他們的意思吧！我又問過好多同學，口試時的問話，都和問我的不同，有兩個和我相同的，也一樣的登記無效了！我固不見得登記無效便做不來人，可是黨該他們弄糟了！我那同學是很平和忠厚的一個人，但在汪精衛派眼中，却認他是陰險分子，且有反動嫌疑。目下這個世界，還有什麼是非可說啊！我因這一點，可以推知國民黨這回登記的黑幕重重，所以對貴週報數汪精衛派的罪狀也完全相信。這不干己事的小小不平，擬借貴週報發表，聊替我那同學吐一口惡氣，即祝努力！

十七九七。

陳和光

和平之哲學觀

李石曾

民國十七年夏由歐美回國，與鄭毓秀、魏道明兩博士同行，一日於大西洋舟中聚談中國問題，以爲和平於理論與事實均爲首要根據此意，因有和平同志會及和平紀念冊之擬議，並各任作一文當時吾作此文鄭魏兩同志亦作「和平之政治觀」和平之經濟觀」兩文。至國內後，尙未及正式組織同志會及發行紀念冊，而革命週報社索吾最新之論著，遂以此文應之，並述其顛末如此。

作者附誌

第一章

△和平哲學之界說 △進化中互助競爭爲和平與非和平之關鍵 △和平與非和平之眞象與和平說衰弱之因 △互助和平之跡較諸競爭與非和平既勝且廣

△以科學哲理之眼光求真象 △互助和平之廣 △互助和平之重 △真理定而應用隨之 △撮要：和平互助之進化公例；和平互助之進化學說；和平互助為社會進化之應用。

物類人羣之哲理有種種，而關於和平或與和平相背馳者，為其最要之大端，固無能為諱。此古今萬物之事實，亦文章史誌之所表現也。觀夫古今萬物文章史誌之關於和平與非和平者，其詳博固已無所不至，然此或為史家之事，或為文人之事。至吾人以哲理立言，雖亦不能脫離其他之關係，但此必特有其境界與系統。而予吾人以顯明之觀念，是即今之所求者也。

近一世紀以來，有晚出而尚未完全成熟之兩大理論，即生物哲學與社會哲學是也。此二者內容繁複，自非短篇所能盡。但此最關重大者，却為進化。而其中又以互助與競爭為兩大要因。此即和平與非和平之關鍵所在，而亦物類人羣哲理之綱領所繫者也。

和平與非和平，固均為物象之所表現，無庸過事張揚與隱諱；因其既為實狀，亦固無

所用其揚與隱也；但昔東方有道之士，對於個人有「隱惡揚善」之說，其意不外二者：曰道德之觀念，教育之觀念也。推此以及於社會，更本東方之倫理，必甯張大和平而無諛揚反此者也。然今求諸世界東西之往跡，實恆與此相反何哉？如馬爾薩斯 *Malthus* 以人口論言競爭於前，達爾文以生物之天擇言競爭於後，不久而普及此觀念於歐西且復及於東亞，以充塞於全世。雖有一二學者之論調反此：如蒲魯東言社會間之互助；克魯泡特金言生物人羣之互助；雖其立論至精而普及之力則較遜。若互助之說不能勝競爭之說，即和平不能勝非和平之變象。以東方文化之昌明仁義與「隱惡揚善」之相習成風，尙且如此，其何怪乎世界之若是！凡此諸端，苟求其故，必當有所在也。

克魯泡特金先生有言曰：「物象競爭固爲進化之一要因，然至少互助亦爲要因之一，而其重大必尤過之……况所謂競爭之物與物戰，人與人戰等狹義之競爭少，而物與天地自然環境戰等廣義之競爭多，是競爭又減少其性質矣。」由此觀之，則物類人羣歷史之所示於吾人者，必互助和平之跡，較諸競爭與非和平之跡勝且廣也。然則何故競爭與非和平之空氣反充滿全世而視爲當然？此吾之所欲求者一也。

和平與非和平以道德觀言之，或有揚隱之可能。以教育觀政治觀言之，或有揚抑之需要。至以科學之哲學觀言之，固無軒輊之餘地。但求其張匿之因，與夫重輕之質，而得其實狀，固言理者不可解除之任務。

互助與和平實為多而普遍之事，可謂為物類人羣之常態或生理，換言之，亦即本乎自然。至競爭與非和平乃畸形之少數，亦可謂為物類人羣之變態或病理，亦即反乎自然者也。多而普者屬乎常，惟其刺激性則較鮮，而不為人所注意，故雖多而普也，乃於不知覺中忽略者往往有之。至其少而變者，雖偶一有之，惟其刺激性獨大，故常引人注意，遂於感覺中特有所觸。由此言之，競爭與非和平非其多與普遍，實有過於互助與和平，而乃心理感覺中之一種錯誤而已。由此錯誤，展轉影響，又造成一種錯誤之教育，是錯誤之又錯誤者矣。

物類人羣中之現象，互助和平之量，過於競爭非和平，已如上述。然則互助和平之質，與競爭不和平相較，其重輕則又何如？答之者曰：『互助和平之質重於競爭不和平之質也。』斯意其足以證明乎？答者欲為之證明如下：

重輕之精神性是於物理性引伸而得之。以物理而言重輕也，則於同一空間之兩物，其一分子繁密爲量重於其他之謂。夫以互助和平與競爭不和平相較，其重輕之量爲何如？茲以一人爲比較之單位。成此一人，其所需於互助和平之工作爲量何如？此工作也，以若干人與若干人爲計。至以競爭與不和平滅此同樣之人，則一人片刻之時間卽辦，是可見二者相較之密律與其重輕之意矣。若以他事爲較，無不如是。若一建築物，其成也，需時間與人工等爲若干千百，而其毀也，則若干倍小之矣。

以上乃以物理方法說明重輕，至若以單純之精神論爲重輕之說，則仁愛優於強暴之舉例爲左證，充滿於古今世界之典籍者，更不可勝數矣。

職之上故，近代之史地學家文學家，亦以哲理之真確，而更正其誤矣。昔之史誌多紀述戰事之史地也。昔之文藝多頌揚戰功之作品也。至近代之史地文學家，則或紀文化之跡，或應仁愛之聲。得乎此則哲學觀念之糾正，亦有特要之關係矣。以上吾之所言者，則互助和平之常態，過於競爭反和平之變態。常態隱而不張，因乃心理之誤，此吾所欲言者之一點也。更有其他一點，則互助和平與競爭反和平二者，固同爲進化之要因，但二者孰爲

尤重，此即吾之所欲求者又一也。

真理既張，而善惡是非等應用隨之。中山先生之言知行（註）知者理也，行者用也。先生關於互助亦云：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所謂體者即今之所謂明理；用者即今之所謂應用也。由此可知哲理非求應用，而應用亦在其中矣。

（註）孫文學說第四章以七事爲證，社會國家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理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

以上吾曾言生物與社會進化中之互助和平與競爭不和平二者，茲亦加以說明：

一、生物與社會進化之公例。生物與社會之進化，皆由較不善而向於較善；由較不文明而向於較文明；由較不幸樂而向於較幸樂；由較不和平而向於較和平；由較不互助而向於較互助。

二、生物與社會進化學說之歷史。（甲）馬爾薩斯言人口論，無意中以競爭爲進化

之要因。達爾文繼之，定爲天擇之原理。又繼之而鼓吹其說者，如赫胥黎。引伸而應用於社會者如馬克思輩。（乙）蒲魯東言人羣互助制度，無意中以互助爲進化之要因。克魯泡

特金繼之定爲天擇之原則，又繼之而鼓吹其說及引伸而應用於社會者，如吾人。

三、生物與社會進化之應用。生物與社會進化之所示於吾人者，以公例言，由競爭不和平趨向於互助與和平，由學說之趨勢言，亦由競爭不和平趨向於互助和平。此皆見於哲理。然其應用，亦如上述。如中山先生之倡革命與和平，國民革命之學說與計劃，亦即由奮鬥而趨於和平，由破壞而趨於建設，由軍政而趨於訓政憲政，此皆應用互助與和平二者，而完成革命之目的也。

(本章完)

廢祀孔與復祀孔

魯漢

中國自漢以來，二千餘年，號稱以孔子之道治天下。這二千年中孔子的封號一代尊崇一代，無論何人對於孔子若稍露不尊敬的態度，便指爲「非經叛聖」處以殺頭腰斬，甚且至於滅族。近來接受了西方文化，有些稱爲精「西學」的人，對於中國古昔的學說，禮教，道德，風俗，一概加以指摘，務求根本推翻，尤以痛詆「萬世師表」的孔子爲快，幾乎稱之爲萬世罪人。將幾千年政治人心的壞處，都認是孔子的罪惡，連老爺抽大烟，太太包小脚，差

不多亦以爲孔子所陵使。必欲打破對於孔子的迷信，推翻孔子的偶像，而一班自稱衛道的「聖人之徒」，見了這般非經叛聖的光景，深恐斯文將喪，遂呼天籲地若喪考妣的去，做翼聖衛道的工夫。

前年革命軍打到長江流域，主張「思想澈底」以剷除「封建餘孽」爲口號，而孔子爲造封建勢力的總發動機，乃首當其衝，不獨春秋祀典廢除，即大成至聖先師的牌位，亦已「委而棄之」。并聞兩湖有些地方，已將所謂聖廟拆毀。清黨以後，共產黨滾了蛋，一班老古董勃然興起，同從前新學家以二千年來種種罪惡加諸孔子一樣，將什麼事都認爲是共產黨做的，以爲廢祀孔，毀聖廟，是共產黨的政策。不敬孔子便是共產黨。共產黨罪惡滔天既已打倒，則共產黨「倒孔政策」自應取銷，於是以恢復孔廟祭祀爲反共的第一步。今年三月大學院不怕犯共產黨嫌疑，居然頒布廢去孔廟祀典的通令。現在各省政府不約而同又頒布恢復祀孔的命令，并令各縣孔廟有毀壞者須加修葺，各地方官如從前春秋祭日親往祭祀。幾個月之間各省政府與中央政府有這樣矛盾的命令，我們姑置不論，因爲這是中國人尤其是政府常鬧的笑話，但孔子祀典的當廢當復，我們須要討論一下。

廢祀孔的唯一理由，是孔子尊王，重君權，釀成後世君主專制之毒；攻異端，釀成後世禁錮思想之毒。主張祀孔的唯一理由，不過以孔子的學說注重綱常倫紀，足以維繫人心，使後世少有犯上作亂的罪惡，其實以此爲孔子的功罪，都有點失當。孟子說：孔子聖之時者也。他既是「時」聖，他的立言當然注重在當時的環境，春秋時各國諸侯互相兼併，爭城奪地，社會的擾亂，爲前古所未有，雖有一個周天子在上，等於木偶，孔子要他們息爭，只有勸他們尊周，使他們知道國家是由傳統得來，君臣間自有名分，不可妄生野心，想以武力篡奪。這是爲亂世發言，不得不如此。假使當時諸侯都安分守己，當時的周王都像幽厲那樣暴虐，未必孔子肯發那種議論。至於攻擊異己，是學者通病，當時孔子攻擊別人，別人又何嘗不攻擊孔子？老莊自不必說，墨子（史記孟荀列傳或曰墨子並孔子時）晏子又何嘗不攻擊孔子？後來以儒術自命的荀子對於孔子也時有貶詞，是孔子的學說，已不能錮閉當時的思想。後來君主以武力奪取了別人的天下，想鞏固自己和子孫的基業，又恐武力不足以制勝，於是借孔子的尊王和君權說，防止別人的野心，想利用孔子的學說，不得不將孔子看得比皇帝還尊重。這是利用孔子學說人的罪過，孔子何能替後世負責？比方

「道」是爲無論何時的學者所注重，而莊子說「盜亦有道。」莊子外物篇說幾個大儒小儒，黑夜去掘人的墳墓，在死尸口中取珠的時候，還掉幾句韻語文，莊子便斷爲「儒以詩禮發冢」，以此爲儒者提倡詩禮之罪。實則詩禮何嘗教他們幹這樣無聊的勾當？前兩個月譚文江旅長盜掘東陵，用起重機和炸藥。這兩個東西可以說是西洋傳來的文化，我們黃帝子孫竟如此利用，這豈是發明炸藥和起重機的人所及料？中國皇帝之利用孔子，與掘墳盜寶者利用詩禮利用西洋文化，沒有二樣，所以不能以此專罪孔子。

然則祀孔典禮可以不廢？那又不然。孔子不是教主，也不是神靈，用不着以政治的方
法明定祭祀。況且孔子廟式和祭品是由法律規定全國一致，孔子的祭祀，是有階級的，不
是任何平民都可以跑到大成殿三跪九叩首，或三鞠躬的，現在政體既反對皇帝，由反皇
帝的人去代表行皇帝階級的祀孔典禮，似乎不很合宜。是以反對祀孔，非反對孔子，是因
爲孔子被幾千年的專制皇帝弄成了一個大而無當不合時宜的偶像，如今皇帝既已推
翻，寄生在皇帝身上吃冷豬肉的孔廟祭禮還存在，未免太矛盾得可笑。是以大學院的廢
祀孔，事實上實應如此。

主張祀孔的以孔子的學說維繫人心，有裨治道，但孔子所津津稱道的是三代郅治之隆。後世學孔子之道者，亦以爲三代以後無復太平景象。則三代後有孔子，反不足以致三代之治，是中國人心受孔子學說的影響，也微乎其微。歷來的政府只借孔子學說壓制他人，自己則什麼盜賊下流行爲都做得出，甚至於越是以孔孟挂在口邊的人，心術行事越不可問。湖南葉德輝曾著翼教叢編痛罵康梁非經叛聖，自己也曾呼天籲地做了不少翼教衛道的文章，但他所著的雙梅景閣內中却有交歡賦、素女經、閨房秘訣、板橋雜記……等，其淫穢不可言喻。在長沙逛娼寮，玩花旦，是他的正業。反正以後，以老翰林的名士官銜，奔走於軍閥之門，每逢軍閥的喜慶壽旦，他即以詩文獻媚，博一點餽餘爲自己嫖娼之資。中國同葉德輝這樣的孔子之徒，不知有若干，我們可以因他尊聖有功，便贊許他的行爲，也有合於聖人之道嗎？固然，不能說凡屬主張祀孔的都懷着皇帝的野心，有葉德輝一類人的敗行，但是孔子之道是以維繫人心這句話，是有幾分靠不住了。人心與孔道，既沒有多大的關係，祀孔的理由，根本不能成立。現在尊孔的人也用時髦名詞稱孔子爲大哲學家，大政治家，但世界上幾曾見用幾十丈高的黃廟，將大哲學家大政治家的牌位供起，

每年春秋二季，抬幾條死豬，死牛，死羊，擺在面前，幾個言孔孟而心盜跖的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儼然誠惶誠恐的一跪，再跪，三跪，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孔子在專制時代，每朝皇帝會加以封號，現在民國大總統也沒有了，若還照專制時代祀孔典禮去祀孔，須由國民政府或省政府主席再加一重封號，以表示民國尊崇孔子的誠意才好，但這個封號用甚麼方式發付？

中國在隋唐以前祀孔子於學校，沒有黃琉璃瓦的專廟，迨五季兵亂之後，各處學校全廢，一時不能恢復而孔子的祭祀又不能廢闕，於是專立廟以祀孔子。宋初學者如歐陽修、王安石輩都不以廟祀孔子爲然，以爲近於浮屠道士之法，而古禮蕩然。嗣後則愈鬧愈僞，不但孔廟祭禮由法律規定，即孔廟上瓦的顏色，亦以法律規定，不知這項規定是孔子死時親口遺囑，還是別有根據？使宋儒見了現在的孔廟，不知要怎樣的感慨唏噓！

總之，孔子的人格，孔子的學說，自有時代上相當的價值，用不着後人替他辨護。後人這種虛僞鄙陋的祭祀，從此廢去，於孔子無損，即是恢復，日日派些頭上插野雞毛的將軍，身上著西裝的委員去祭祀，於孔子亦無多大的光榮，假使孔子有靈，見了這種喧鬧詭譎

的把戲，也許發一番慨嘆，說兩句「野哉，小人哉」，那真使祀孔者不好轉身呵！

巴黎市府（續）

克魯泡特金著
碧·波 譯

(11)

巴黎民衆推翻了賣國賊的政府，並於第二帝國崩毀之後，奪得政權，建立市府，宣告市府完全獨立，距今已有十載了。（此文作於一八八一年三月——原註）然而，我們的目光依然注意這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我們較有味的回憶也在這一天；這是值得紀念的日子的週年，新舊兩大陸的無產階級都預備着大大的祭祝一番，明日下午將有幾千百萬的心，超越國界與大洋，無論東西歐南北美，大家都如兄弟地一致來紀念這偉大的巴黎無產階級的革命。

法國無產階級所以在巴黎流了血，所以在新格來陀尼 Nouvelle Calédonie（澳洲一荒島，爲法政府流犯之所——譯者）受了苦，爲的是一種思想，牠是各種包含着整個

革命的思想中的一種，是最寬容宏大的，凡是向着解放路上前進的民衆的一切革命傾向，皆會合於牠鮮明的旗幟之下，可謂最普遍雄偉的思想。

不錯的，我們若單去考察巴黎市府所成就的實在與顯著的事實，我們必會說這種思想是不十分偉大的，祇包含着革命事業的一最小部分罷了。但是，我們若去考察民衆因三月十八運動而感應到的精神，與那種思想未見諸實行，而淹沒於尸堆中的傾向，我們就會知道那次運動的全部價值，與牠所以激起兩大陸勞工羣衆的同情的理由了。「市府」之所以使人興奮而神往，並不是在牠所做過的事實，而在牠深願實現的理想哩。

惹起一切被壓迫民衆的同情而傾向於一八七一年運動的莫可抵禦的力量，到底從何處來的代表「巴黎市府」的究竟是什麼思想？爲什麼這種思想，全世界無論何國的無產者對之有那樣興味？

答案是極容易的。——一八七一年的革命是一種偉大的民衆運動。因爲牠是由民衆自己幹成的，自動地發生於民衆中間的，民衆中自然有牠的衛護人，英雄與犧牲者，

——尤其是因牠有「流氓」（有產階級罵平民語）這種性質，所以有產階級永遠寬恕不了牠。同時，這種革命的基本思想——不錯，或者是不切定的，出於無意的，但是在行動方面却非常顯著與透澈——即是社會革命的思想，人們經過了這麼多的世紀的爭鬥，現在終於要去建設真正為衆人的自由與真正為衆人的平等了。

這就是「流氓」的革命，「流氓」想奪還自己的權利而前進的革命。

是的，人們一直至今，總想埋沒這次革命的眞意義，總想以牠為重造巴黎獨立的簡單試驗，總想以牠為欲於法國之內建立一種「小國」的不澈底的運動——然而這是最錯誤沒有的，巴黎並不想離法國而獨立，也不想以武力吞併法國，更不想如苦修士般幽居暗室，自囚城中也沒有「鐘樓的狹窄精神」（此句見中譯國家論及其他一書市府章二〇六頁譯者附註——譯者）牠所以要宣告獨立，牠所以不願任何中央權力來干預他的事業，因為牠視這種獨立，能予牠以安靜地確定將來組織基礎的方法，能使牠完成社會革命的工作——這所謂社會革命就是想澈底變更現今之生產與交換制度，使其以正義為基礎，澈底改造人與人的關係，使其確定於平等之上，並且推翻我們今日社會

的道德，使其以公平「休戚相關」的原則，爲一切行爲的準標。

所以市府的獨立止是巴黎民衆的一種方法，社會革命纔是他們的目的哩。

三月十八的革命若不受阻碍，能自由地進行其步驟，巴黎的民衆若不被凡爾賽的屠手們碎身，斷首，剖腹，槍斃和刀斬，以上那種目的一定會達到的。尋求一種明晰的，確定的，衆人都會懂的思想，將革命應作之事縮成簡短的口號，這就是巴黎的民衆，在獨立開始幾天所特別注意的工作。然而，一種偉大的思想，無論牠在革命時期中，醞釀得如何迅速，傳播得如何敏捷，總不能在一日內發芽滋長的。牠的發展，牠要使民衆了解與實行，必須較久的時間，而巴黎市府就是缺少這種時間。

十年來，近代社會主義的思想本身已經過一種過渡時期，市府當時還缺少社會主義的思想以後所獲得的進步。所以市府可以說是生於近代社會主義發展的兩大時期之中。在一八七一年，強權的政府的，並多少帶點一八四八年宗教色彩的共產主義已不能，在我們今日專尚實驗與自由的精神中生，出若何影響了。今日到什麼地方去尋一個

巴黎人甘心自囚於軍營似的〔法郎史旦〕Planchette 公屋（傳立業主義所主張的——譯者）中呢？另外，想同時施行工錢制度與集產制度的集產主義（即現今馬克思派所瞎吹的偽共產主義——譯者）現在也已暗淡無光，人皆不解，而實行的路上也已堆滿了荆棘。至於自由的共產主義，無政府的共產主義剛在呱呱墮地之時，與政府主義的崇拜者剛在開始應戰哩。

猶疑統御着衆人的精神，就是一般社會主義者也沒有破壞私有財產的勇氣，他們的腦中，可以說毫無定見，毫無目的。於是人們皆自暴自棄，跟在催眠者後面誦着他們幾百年來所常誦的：「我們預先保住勝利，以後如何，待以後再看罷。」

預先保住勝利！人們不要動着私有財產制，好像就能建起自由的市府似的大多數民衆沒有見到爲衆人的物質的知識的與道德的幸福之降臨，未曾直接關心於革命的勝利，好像就有法子戰勝頑強的敵人似的人們！只想預先鞏固「市府」，然後再去從事社會革命，殊不知此時惟一的方法是社會革命鞏固「市府」呢！

對於政府的原理也是一樣。當巴黎民衆宣告自由的市府之際，他們就宣告了一種實爲無政府的原理了；但是因那時無政府的思想還沒有十分沁入民衆之心，所以就於中途停止，仍舊採用了老大的強權原理，以脫形於「市議會」的「市府委員會」支配一切。其實，如果我們以爲中央政府對市府間種種關係的規定，是毫無用處的，那末，爲什麼組成市府的各團體間的關係又要一個政府呢？如果我們把自由創制權給與市府，由各市府自由來處理同時涉於許多城市的事體，我們又爲什麼不把這同樣的創制權給與組成市府的各團體呢？我們以爲市府之中的政府與市府之上的政府，同樣無存在的理由。

然而，在一八七一年，推翻過許多政府的巴黎民衆反抗政府制度本身，此次僅不過是初次嘗試，所以他們不久即拜倒於政府主義的偶像之下，重新立起一個政府。其結果如何，人們都是知道的。他們將忠實奮鬥的戰士招到市政廳中去，終日危坐於字紙堆中，雖有心與平民同甘苦，同行動，也因迫於治人之事，而不能如願了；另外，應行動的時候，他們却不得不去與人爭論，以致從與羣衆不斷地接近中來的感興也喪失殆盡，只自見漸

漸地陷入無能爲力之境，終至一蹶不復。他們因遠離革命的中心——民衆，而萎靡衰弱了，同時使民衆的創制力也消滅無遺。

巴黎市府因產生於社會主義與強權的思想深受變動的過渡時期，因產生於普魯士人的砲彈之下，處於獨立無援，劇戰之血氣未消的孤城之內，宜其終於失敗了。

但是，牠因有顯著的平民性質，故在人類的革命史中，開了一個新紀元，更因有偉大的思想，故爲此後社會大革命的先驅。至於有產階級以聞所未聞，殘暴之又殘暴，卑鄙得無以復加的屠殺，慶祝牠的失敗，並劊子手們於九年長時間中所施於被逮革命黨人的無異食人之風復活的窮兇極惡的報復，適足使有產與無產兩階級中，鑿下永遠不能填補的鴻溝。待下次革命爆發時，民衆一定知道誰是他們的真對頭；並且曉得這次若再得不到確定的勝利，待在他們背後的，到底是些什麼東西，於是他們不得不努力向前進了。

是的，我們現在都已知道，法國一旦有革命的市府時，民衆再不應去重新設立政府，希望這個政府來替他們創制革命方法了。他們於極力掃除侵蝕他們的寄生蟲之後，應

該自己去佔領社會的一切財富，依無政府共產主義的原理，充爲社會公有。當他們把私有財產政府國家完全消滅了的時候，就須進行因生活本身的需要而起的自由社會的組織。一旦鎖練截斷了，偶像推翻了，人類將向一較善的將來前進，再不認識什麼主人與奴隸了，只有一般以血與淚來作此種解放運動，使我們在求自由的路上，得着領導，得着光明的犧牲者，才能領受我們的欽仰與尊崇。

——第二節完——

叛黨禍國的所謂左派

許 聲

關於所謂國民黨左派之過去的與現在的叛黨禍國的種種陰謀，種種事實，本報最近各期已將其一一摘發出來了，凡是有良心的忠實的國民黨員總該會承認的吧！不過本報從前的記載，往往掛一漏萬，偏而不全，恐怕使人看了半天摸不着頭腦，所以我現在想把牠弄得比較有點次序，使人一看，而馬上就摸着了頭腦，因此這篇文章，就要分上幾

層來說。

何謂左派？

大凡政黨都是採用領袖制度的，當中山先生在世時，他就是國民黨的唯一的領袖。中山先生逝世後，個體的領袖既然沒有了，於是不得不想法子造就集體的領袖，作爲黨中的幹部。而在當時的國民黨中有做幹部資格的人物，大都認爲是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蔣介石數人而已。因爲這幾個人各有專長，如胡的政治，汪的黨務，廖的國際聯絡，蔣的軍事，如果這幾個人能團結一氣，同心協力，造成黨的中央幹部，那末，中國早就太平無事了，那裏還有現在這些糾紛呢？但是領袖制度的好處在這裏，同時壞處也從這裏發生了。這就是說，如果組成幹部的分子得其人，則革命從茲進行無阻，否則黨且分崩離析，革命從何處說起？我常說，領袖制度是國民黨的一大致命傷，因爲有了這種致命傷，共產黨才因利乘便得施其分化的毒手，坐使三民主義，至今只是不兌現的支票，同志間互相猜忌，共匪到處橫行，民衆的痛苦遂與日而俱深，良可浩嘆！共產黨之加入國民黨，本來就不是幫助國民黨來國民革命的，是利用國民黨的勢力，以達其赤化中國的目的的，只要有隙

可乘，什麼陰毒險狠的手段，都可以用的。國民黨當時領袖之爭，是誰都能見到的，聰明的共產黨那有見不到的道理，而且那種捧誰倒誰的法術，又是他們的拿手好戲。排除歷史名望與其相等的人，是想當領袖的人的心理，有了這種心理，再加上共產黨的策略，領袖支配慾最強的人，就要最先着了道兒，這是毫無疑義的。再造上周一志的「從黨的十三年改組說到黨的將來一文」中，有一段說得很好，現在我把牠抄在下面。

「絲毫不用懷疑的說，領袖慾最強，把黨最先拆散，一路專做分裂黨的工作最努力者就是汪精衛……他其實並不是不知道共產黨的陰謀，回廣東後，也曾說：「共產黨在本黨內同孫悟空弄金箍棒。」去年三月間，他從莫司科回來更明白的說，第三國際的策略，是不會變更的這種話。可是事實上他因為虛榮心和首領慾暴發，無法制止自己，結果，「擁護左派的領袖」，擁護汪主席復職「幾個口號，把他叫昏了。總理逝世，共產黨失却顧忌，對付本黨的策略，是分化，辦法是將黨內的有力者逐一推倒，同時硬由喊而造成左右派在黨內鬥爭，把能當他們做工具的戴上「左派的高帽子」其餘的，一概目為「右派」，「反革命派。」汪精衛先生就是一個站在最前鋒，最

努力最好的劊子手。」

我們從這一段話看起來，就知道國民黨中原來並無所謂什麼左派，右派，所謂左派，右派等等頭銜都是共產黨的一種策略，從他們口中硬喊出來的，不料汪氏首領慾過盛，居然受之，也大喊其「革命的向左來，不革命和反革命的滾開去」，顯然做了共產黨的工具。

現在所謂左派的領袖已遠在海外，而其健將如陳公博、施存統之徒，仍然在滬上大肆其宣傳，辦學校抓青年，處處仍以最革命三字相號召，口裏雖不以左派自居，然常以腐化，惡化，不革命，反革命等稱號加諸他人，猶宛然一左派也。

左派的叛黨

左派以汪精衛爲主幹，我們要說明左派的叛黨陰謀當然他是一個主要人物。

第一，廖仲愷暗殺案。廖案發生於十四年八月二十日自此案發生以後，鮑羅庭、汪

精衛見時機已至，不肯輕易放過，於是組織特別委員會，宣布戒嚴，大捕嫌疑犯，鮑羅庭並主張逮捕胡漢民等中央委員之在粵者，於是胡等均紛紛離開廣州。這是他們借暗殺案

做政治鬥爭的工具，實行排除異己的毒計，在共產黨方面算是履行了第三國際把國民黨之有力者逐一打倒的訓令；在汪精衛方面算是由此大權獨攬爲所欲爲了。而國民黨的分裂也就由此兆其端了。

第二，中山艦案 中山艦案發生於十五年三月二十日，「此案的爆發是共產黨與汪精衛既然抓住黨權政權，更進一步奪取軍權陰謀的實現；想完成這個計劃，惟一的目標當然是那時軍事領袖蔣介石。這在共產黨和汪精衛方面設想，都是應有的舉動，共產黨始終要消滅國民黨不用說了，汪精衛要想做黨內惟一的領袖，又豈肯坐視另外一個人的勢力逐漸膨脹，將來同他爭衡。我們把這種原因明瞭之後，中山艦案的爆發想迫走蔣介石，當然用不着有什麼怪異了。」（見再造十六期從黨的十三年改組說到黨的將來）

第三，上叙之第一第二只是說明汪精衛之排除異己，與共產黨一鼻孔出氣，做分裂黨的工作而已，現在再說明左派破壞黨的主義，汪精衛之排除異己，充其量不過是使黨的組織不能鞏固，而革命的目的不能即時達到，其罪小而左派如陳公博輩現在居然把

三民主義解釋爲變相的馬克斯主義；主張階級鬥爭要國民黨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百分之五十，工百分之三十，小資產階級百分之二十。黨的根本在主義，今黨員之對於主義妄自解釋，而中央黨部不予糾正，則其黨部之爲黨部也可知。黨員之對主義，應如何真正的了解，而最低限度必要無失原意。三民主義的哲學以民生史觀爲立場，陳公博輩則主張唯物史觀，三民主義要階級合作，陳公博輩則主張階級鬥爭，民生史觀與唯物史觀階級合作與階級鬥爭，其間之差異不可以道里計，陳公博豈有不解之理，能解而故意誤解是顯然別具心肝；長此以往，聽其謬種流傳，我恐怕國民黨不亡於軍閥，不亡於帝國主義，而亡於所謂左派之手。

左派的禍國

左派的禍國事實，就是汪精衛等在廣東及武漢時與共產黨同演的把戲，現在分開說明如下：

一、兩湖的恐怖 兩湖發生兩次恐怖，在反共以前，人人都知道兩湖的共產黨是多麼猖獗，共產黨猖獗的時候，兩湖的人民差不多無日不在恐怖中，人民的痛苦真非筆墨

最能形容，殺人之多不知有幾千幾萬。工會，農民協會等等好聽的機關，可以說就是流氓地痞的集會所，每天總要殺死些無辜的人民，以滿他們野蠻的獸慾；而子弑父，弟戕兄，強姦劫掠已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了。而專講利用專講投機的唐生智却熟視若無睹，非但不加以干涉，而且還激勵他們，使其作惡無所不用其極。反共以後，唐生智知道共產黨是不能利用了，於是也大唱其打倒共產黨的口號，却乘機將非共產黨員的有為青年捉來殺上一些表示他清黨的態度，而真正的共產黨却依然得他優待，為的是向俄國去穿針引線。同時他又利用土豪劣紳來把持國民黨，把真正的三民主義信徒，戴上紅帽子殺的殺了，趕的趕出去，可憐從前被共產黨認為腐化或思想落後的人們，現在反被土豪劣紳誣為暴徒，大殺而特殺。

「兩湖兩次恐怖雖然是唐生智作出來的罪惡，其實汪主席也不能辭其咎。據從湖南出來的人都說，兩湖所以弄得天翻地覆，所以有先後兩次恐怖，殺了不知幾千幾萬人，可說都是汪主席的賜與，不然，共產黨沒有那麼兇，就是唐生智也沒有那麼惡。」（見本報

第四合訂本嗚呼汪精衛一文）

二、廣東事變 自甯漢合作，特委會出現之後，汪精衛爲他個人打算，於是又利用張發奎黃琪翔，以反對特委會擁護四次中央執監會議爲名，趕走黃紹雄李濟深，欲以此造一武力根據地。他明知張黃與共產黨狼狽爲奸，而權利薰心，偏偏出此卑鄙手段，坐視廣州人民死傷數千人，財產損失在兩千萬以上。

以上不過是左派叛黨禍國的事實之大概，詳細寫起來，本報也沒有那末多的篇幅，所以我就在此結束了罷。總之，左派左派，左派不滅，國民黨的基礎永不會鞏固的，中國的民衆也永不會高枕而臥的。

用眞憑實據證明陳公博輩是灰色共產黨（二續）

景 明

(三)

眞正的社會主義，方法雖各有不同；然求人與人間的經濟，行動，思想，教育，娛樂的平等自由，并合意地組織起來，向進化路上去創造，以博愛的精神去互助，則無不一致。馬克

思主義，配稱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麼？馬克思佔用其半途乖離的同伴巴枯甯所主張的共產主義之名以名其主義，巴枯甯爲避免混淆計，竟倒過來名其真正共產主義爲集產主義，共產主義之名既僞，則所謂社會主義當然亦僞。馬克思的僞共產主義以反平等的階級，反自由的專政，反互助的鬥爭和資本集中，爲其學說之中心，則實質亦僞了。且以限於一段落的生活演進，一二國的經濟材料，爲研究範圍的辨證法，肯定此後全世界革命的必然趨勢，更加上科學二字於其主義之上以相號召，則是僞之又僞了！馬克思是德國猶太人，身受亡國慘痛，故報復色彩特濃；馬克思是熱心社會運動者，目覩無產階級的淒楚無告，故不平之氣不可復遏，於是理智被情感所抑，本想以主義救濟社會其流弊，反將貽害社會於無窮。在這樣慘酷自私的社會之下，人類原有急功近利復仇報怨的弱點，馬克思利用人類弱點，遂創爲極反動的學說；他固以爲藉階級鬥爭以達到階級獨裁，勞工專政，藉階級獨裁，勞工專政以達到人類的平等自由；不知「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既種惡因，怎得善果？強曰可能，則請以治病爲譬：有病入於此，只求速愈，却不以藥石和醫理去調治，能見效麼？又如有一瘋瘋者於此，不根據科學，便要傳染得病人更多；不根據正義人

道，便要將麻瘋者燒死，而不再求治療之法了。甚焉者，除去癬疥，養成癰疽，後患尙堪言說麼？依馬氏之說，縱使驕橫滅沒了人性的資本家可以用鬥爭打倒，但使佔人類大多數的無產者，挾其報復的惡意，轉居於壓迫者的地位，那麼世界上不將多造出無數倍的驕橫滅沒了人性的人麼？况馬氏以爲資產階級到相當時自然崩潰，只要人們加以努力就是；然怎麼資本發達的英美不起革命，而革命反起於經濟落後的俄國呢？馬氏徒啓人類以的動機，因其主義是反科學的，反正理的，故其目的無完成之望；果完成了，亦僅使人類光惡明遲若干時發現罷了。社會主義自有其光明大道，反動的偽主義，中國行不通，歐美便更行不通；今日的中國行不通，將來的中國尤行不通；因爲無論人類有如何弱點，總是愛自由的，革命總是向自由之路的，迷醉一時，豈能迷醉永久？

或以爲偽共產主義是反動的，俄國又怎麼能實現呢？這除却上面說過的利用人類急功近利的弱點外，尙有很多原因：（一）俄國平民之下有亡國奴和農奴很多，易起反抗；（二）其時歐戰方酣，是革命絕好機會；（三）俄國一隅自大，外力不易干涉或壓迫；（四）俄虛無黨有百餘年奮鬥及被虐殺的歷史，至此便一發不可遏止。有此五因，故當革命之始，

各派社會主義者及民主主義者無不聯合一致起而推翻舊制度；布爾雪維克僅各派中之一罷了。卒以列甯梟桀，用非常暴烈手段，推翻克倫斯基做首領的民主政治後，各派相繼被他殺害，驅逐，監禁，利誘，威迫，於是所謂共產革命乃得告成。列甯的成功，除上舉五個原因及其使用非常暴烈的手段外，尚有兩個原因：一是在馬克思以無產階級為革命唯一基礎外，利用「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得以利誘俄屬各民族不致離散或反抗；及後俄國局勢稍定，各民族終失了民族自決的願望，而屈服於赤俄武力之下了。一是列甯要縮短馬克思肯定的革命可能時期，加工製造布黨，於是使用種種陰謀，利誘威脅，殺人如麻，雖利用有效於一時，卒以農工怠工而改行新經濟政策，所謂共產革命精神，已所存無幾了。列甯死後，政爭劇烈，迄今斯塔林輩一面以第三國際命令，命中國布黨實行燒殺政策，以維持其政治信用；一面將革命元勳托爾斯基放逐，以防政權為其攘奪。國內官僚及與官僚有關係的財主則威福自恣，與資本國家不少差異；貧民為乞丐，婦女為娼妓的滿坑滿谷；最近失業工人已達七百餘萬之多。（事實已略寫在左派在那裏文中，該文擬載本刊下期。）布爾雪維克此後的成敗是另一問題，而以為無產階級甚至於全人類

謀幸福而革命的俄國，無產階級的幸福在那裏？全人類又受到若何影響？照我國論，數年來最大的損失——人心墮落和惡化，却受了赤俄的厚賜了！所謂勞工專政的共產社會國家，不過如是如是。

我國共黨盲目盲心，甘心爲虎作倀，伺機搗亂，年來殺人以數十萬計。灰色共黨混居國民黨中，除挑撥離間的排除異己，甘言厚利的誘惑青年外，大吹特吹其共產主義，如「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是世界唯一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唯一立場，無產階級唯一的救星」啦；「中國目前固應行國民革命，將來自然要到共產革命的境地」啦；一切一切，盡量地普遍地鼓吹，務使深入人心。不知偽共產主義的反科學，早被郭任遠駁得體無完膚，非但反動的主義貽害無窮，俄國且已証實，說不到是社會主義，實則三民主義已含有偽共產主義對的部分，而毫無偽共產主義反動慘酷的流弊。灰色共黨似乎不抬偽共產主義，便恐失了革命者本分，抬了起來，又恐招國民黨之忌，於是別出心裁，不提三民主義，已提起時必聯帶將共產主義纏來繞去，說個不已；此外「科學」啦，「物觀」啦，「無產階級」啦，「社會革命」啦，便當是偽共產主義所獨有的東西，一舉筆這些名詞便連翩而至。唉！可憐！

可憐！中國共黨及灰色共黨又要將列甯革命時期縮短，實行派大肆燒殺，理論派大談主義，不知馬克思早做了科學及社會主義的罪人，列甯早做了馬克思的罪人，灰色共產黨又做了列甯的罪人了。灰色分子不稍自知，尙嘍嘍不已在那裏得意驕人，真是「漢兒學得胡兒語，爭向城頭罵漢兒」了！

本文原是接着前文證明陳公博輩沒有實踐第四五兩信條，而且都是背於信條的理論；因本文要說的話，頭緒繁複，故不得不在上面先說一大串看似與本文不大切近而實是根本相關的話，當作一個參考。現在回歸本文，先看一看陳公博輩的第四五信條：

(4) 相信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必須與經濟革命相輔而行。

(5) 相信實現民生主義是國民革命的最後目的。

上舉的他們兩個信條，除民生主義不知他們作何解釋外，可說沒有背於三民主義的。胡漢民先生說：「三民主義爲什麼最適合於世界革命，還可進一層從三民主義連環關係的本身認識出來。(一)民族主義，必須要是民權主義的和民生主義的民族主義，才不會變爲帝國主義。(二)民權主義，必須要是民族主義的和民生主義的民權主義，才不

會變爲虛偽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三)民生主義，必須要是民族主義的和民權主義的民生主義，才不會變成資本主義。要三民主義連環的實現，人同人的鬥爭才能終熄，大同世界就可實現。」用胡先生這些話來解釋他們的第四五信條，不見得有什麼錯罷！然而馬澹先生却這樣說：「故中山先生說：『……可以說共產主義就是民生主義的理想，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什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有許多人以爲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主張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是與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的「世界主義是民族主義的理想，民族主義是世界主義的實行」與「無政府主義是民權主義的理想，民權主義是無政府主義的實行」兩個根本原則的精神相違背；其實階級鬥爭是資本主義社會必然的事實，無產階級專政，是實現社會主義必要的手段。而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的目的，乃是實行共產社會；換一句話說，即是實現無階級無國家的世界，那不是世界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實現麼？」（原文見現代中國二卷一號，下同此。）中山先生以馬克思主義是偽共產主義，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前文已証明過；我再引些中山先生的話來證明，看他們隨處引用的「民生主義即是共產主義亦即是社

會主義。」是否中山先生說的共產主義便指馬克思的偽共產主義或偽社會主義。民權主義第二講中說：「……因為發財不能包括三民主義，三民主義才可以包括發財。俄國革命之初，實行共產，是如發財相近的，那就是直捷了當的主張。我們革命黨所主張的，不止一件事，所以不能用發財兩個字簡單去包括。」民生主義第二講中說：「……但是說到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在俄國還不能說是成功，俄國近日改變一種新經濟政策，還在試驗之中。」又說：「這種將來的共產，是很公道的辦法，以前有了產業的人，決不至吃虧。和歐美所謂收歸國有，把人民已有的產業，都搶去政府裏頭，是大不相同的。」試看中山先生這些話，三民主義和偽共產主義，不是冰炭絕不相容的麼？以不相容的兩個主義，硬要拉在一起，曲解附會，而且隨處背了自己定的「相信總理的全部遺教是我們一切思想行動的標準」的第一信條，與「相信三民主義是指導革命最高的原則」的第三信條，把馬克思主義尊崇得天般高，（至少也同三民主義相提並論。）把三民主義的真義毀棄殆盡，務合於偽共產主義的作用，說什麼「無產階級專政是實現社會主義必要的手段」，試問陳公博輩所附會的即共產主義亦即社會主義的三民主義，也要去

勞工專政麼？總理全部遺教何曾這樣教你們來？至於說「實行共產社會，即是實現無階級無國家的大同世界，亦即是世界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實行」，那無異說水之冷即是火之熱了；世界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何辜，橫遭馬先生枉誣至此！馬克思唯一的口號是「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其反對民族和民權的運動，是很顯然的事，列甯見第二國際因此瓦解，才加上一個「世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使弱小民族做他的利用品或犧牲，也是很顯然的事。馬先生因要用「真正主張社會革命的，便不反對國民革命」一句話，引出他所念念不忘的「真正主張國民革命的更不反對社會革命」一句話來，便把馬克思也曲解做不反對民族和民權運動了；況既說民生主義即是社會主義，則國民革命對社會革命，有何反對之可言？其實呢，馬克思主義既是偽共產主義，亦即是偽社會主義，根本上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任你怎樣曲解附會，不能望三民主義者不反對偽共產主義，亦猶如不能望偽共產主義者不直接間接反對三民主義一樣。所以馬先生為敷衍三民主義宣傳偽共產主義計，既不能不說三民主義即是共產主義，又怕果這樣說到底，未免有傷共產主義的尊嚴，便不能不說三民主義是共產主義的過程。於是他又這樣說：

「……況這個革命的成功，是要集中一切革命，實行工農和小資產階級聯合，自然算不得單純嚴格的社會革命了。」又說：「……所以國民革命成功得愈普遍，愈澈底，而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愈多。」照這樣說，你們自定的第五信條中國民革命的最後目的的民生主義，即是真正社會主義呢？即是偽共產主義呢？或甚至是偽共產主義的過程呢？要斷定他所指的是那一種，且再看他對三民主義如何解釋，換言之，他對他們自定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必須與經濟革命相輔而行」的第四信條是否實踐？我們看他說的「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在系統上說，本有逆環性質；所以中山先生說「要解決民族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權問題，要解決民權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生問題」又說：「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可見三民主義原是三位一體，不可分離，我們又怎樣可以去分出那是手段？那是目的？」這等話，已是很對；他却在一轉語間，要分出先後大小來，說「經濟平等即是民生社會的實現，自然國際平等和政治平等都不成問題。」試問馬克思的共產社會，是民有民治民享呢？還是工有工治工享呢？中山先生不是反對「

把人民已有了的產業，都搶去政府裏頭」麼？僞共產黨種惡因而妄說能收善果。所謂國際平等，只見赤俄在那裏變相的侵掠或壓迫各弱小民族及搗亂我國無所不至，所謂政治平等，只見全俄政權操在斯塔林一人，至多也不過幾個領袖手裏罷了。敢於這樣自欺欺人的馬澹先生，所以竟一手遮天般敢說「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是民生主義的手段，而民生主義是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目的」了！他因為只有民生主義可以曲解附會到僞共產主義，或做僞共產主義的過程，於是把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做了民生主義的手段，便隱隱爲僞共產主義張目，以達其素願；還什麼信條不信條？總理遺教不總理遺教？最希奇的，他竟把三位一體的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當作民族革命看待，他說：「……然而世界革命的立場只有一個，而革命的潮流，却有兩個不同的方向；一個是先進資本主義國的社會革命；一個是後進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民革命或民族革命。」（見革命評論第五期。）這是何等悖謬的話！他又在雙十創刊號裏科學的民生主義一文中說：「……縱然在民族運動上，不能反對階級鬥爭；而在階級鬥爭上，亦決不能不承認民族運動，否則中國無產階級自身力量沒有鞏固……因此中國小商業者及農民，遊民無產者，

只有民族鬥爭，才能解族自己。」對於遊民，不思感化或設法安插使成爲非游民，却要遊民也去鬥爭，豈非大奇！至於所說「不能反對階級鬥爭。」且留待下文再論。）只馬濟先生一人，的大理論已足代表他們，並沒實踐第四第五信條而且違背信條至於極點。此外三民主義革命的社會基礎問題，對於三民主義是否三位一體有連環性的或相輔而行的，以及是否國民革命以民生主義爲最後目的，均有絕大關係！陳公博輩大吹大擂地討論着，在下也不能不加以辨正。但此處已足證明他們並未遵守信條，而且對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居心叵測。故其餘且待下文再說。

（未完）

關於本刊及時局的討論（通訊——續完）

石金如

（四）國民黨左派是什麼

▲是國民黨敵人

▲亦是國民黨骨幹

臨了，我來談談國民黨的左派。我記得在某一種刊物中，國民黨左派的作者埋怨右派藉清黨以屠殺革命的青年，并引第三國際的報告：『中國國民黨清黨，殺害了的百分之八十是國民黨左派及無辜農工；百分之二十中，多係新進的共產黨及準共產黨員，老共產黨員被害甚少；統計被害最多的是國民黨左派。』（無原文可抄，記其大致如此）等語，証明左派是忠實同志，清黨只是殺害同志的一回事。我很疑心左派中人（非指左派全部）怎麼這樣相信第三國際的說話？即使國民黨清黨時果然殺害錯了，罪魁禍首，總是第三國際，左派中人果是忠實黨員，便不應該專責國民黨右派，却對第三國際一字不提。況說右派安心要殺無辜的人，也不能令人相信。半年以來，左派的刊物轟然突起，攻擊的目標，只朝着反共最力的人物，即所謂腐化分子是他們唯一要打倒的。羅織人罪，無微不至；興之所至，狗啦，放屁啦……一例到了筆頭做罵人絕好的材料了。他們對於異己者，凡是帶兵的，便無人不軍閥；有了年紀的，便無人不昏庸老朽；在黨的盡是黨蠹；在政界的盡是官僚；臭帽子儘多，有機會便隨手拿一頂替任何異己者戴上。這樣浮囂的態度，却出人意外的效力；異己者悄然無聲的潛伏了！贊成的人如潮似浪的起來了！於是左派下

的黨部和黨員的威嚴，便不可一世。謀青年出路，於是黨員治國的聲浪，登時一高千丈；要損人才能利己，於是北伐成就，也只是徒苦吾民，這是他們用策略的一班共產理論，改頭換面的盡量搬了出來：專政集權啦，階級鬥爭啦……都說得非常巧妙，非常好聽。當清黨之始，左派中人，或反對共黨策略，却說共產主義却可行於西洋或將來的中國；或在皮毛上反對其主義，却說國民黨不妨採用其策略；現在左派中人兩皆採用了！受第三國際直接指揮的中國共黨，在湘贛慘殺未已，潛伏各省的亦時有蠢動消息；蘇俄以外蒙做根據，近又唆使外蒙進兵呼倫貝爾，勢尤岌岌。左派中人果是忠實黨員，怎麼看不見其禍迫在眉睫，只對着右派怒髮衝冠呢？縱欲說自己對國民黨一切都是對的，即此一點，也說不通了！所以我敢說，左派中確有共黨潛伏着，亦有已被潛伏着的共黨誘惑了去的準共黨；然被共黨誘惑着而不自知，却以為這樣就是忠實同志的青年黨員，恐居多數。至於少數真正的右派忠實黨員，怕比只看見共黨以看不見腐化的右派分子要高明些。這樣看來，左派（全部）可說是國民黨的敵人，亦是國民黨的骨幹。揭穿他的黑幕，使青年黨員覺醒起來，一篇極難極難的文章，有誰擔任得了呵！在我們呢，反對左派是不錯的，若一律目他們

是共黨或準共黨，那是大錯特錯，說不定會激怒他們挺而走險的。諸位以爲怎樣？（下略）

按：金如先生所論很持平。本刊始終不相信左派首領汪精衛先生是共黨或準共黨，自然不會認左派全部都不忠實的了。汪先生最近在報上發表一篇關於第三黨的言論，說凡左派分子都是忠實黨員，沒有不反對第三黨的。本刊雖證明他的話不對，然亦只證明左派中有靠不住而且極危險的分子，并希望汪先生進一步覺悟，與金如先生的意思正復相同。所謂一篇極難極難的文章，除了汪先生自己先真正覺悟起來，力矯前此及目下的錯誤，在左派內先做一番清派工夫，再行親自動筆外，非但不見得有人擔任做，恐遷延下去，連汪先生自身都有一天被派內的共黨準共黨所犧牲，弄得身敗名裂呢！言甘心苦的陳公博，是汪先生第一個健將，便是第一個靠不住的人！所以不但左派有一篇極難極難的文章，汪先生自身亦有一篇極難極難的文章呵！誰去做誰去做！

——完——

顯微鏡下

景明

(八) 陳公博輩的眼睛呢

裁兵一事，有名無實，自然不對，名裁兵而實增兵，尤其是罪大惡極，但沒有善後辦法，任被裁的兵因找不到生活，強者做盜匪，次則做流氓，弱者貧病以死，非但信義上講不過去，社會實受極大的惡影響。所以不謀裁兵善法而延不肯裁，固是居心莫測，徒顧一時信用而反貽害社會，負責者又怎能辭其咎？

湘省裁兵，添了一大批共黨，南京裁兵，鎮江與滬杭車中已兩見被裁兵士與憲兵大鬧之報載，以後如何，尙難逆料。在這樣情形之下，負責者正應督促當局趁此速謀補救，以後遇事慎重，或敷陳裁兵的善後辦法，冀減少社會苦痛於萬一，乃陳公博先生在十七期革命評論中有『日唱裁兵而招兵』之言，非但無所根據，而且失了負責者應有的態度，使人不能不疑他別有用心。黨基旬刊第六期，化之先生替被裁大批的官抱不平，嘆爲烏盡弓藏，其同情心的熱烈，與陳先生一比較，真不啻有天淵之別了！

陳先生既這樣說了，無論他別有用心與否，由他去好了，具熱烈同情的化之先生，怎

麼不替被裁更多處境更苦危險更大的兵士們打一個不平呢？豈以為兵可裁而官不可裁，官裁了應速謀拯救之方，兵裁了便可聽其自生自滅麼？『有飯大家吃』一句話，又入情入理，又大公無私，只有黎元洪氏，可算是世間能說公平話的一個人！

裁了官，被化之先生看見了；再裁了官兼裁了更多的兵，在那裏大鬧飢荒，你們都不知道麼？然而你們的眼睛呢？

(九) 于右任與陳公博執賢

于老前輩右任當李大釗在西北工作時，介紹青年到莫斯科研究主義和方法。共產黨和西北發生關係，于老前輩是很有功績的。（見生華半月刊第七期。）上海大學製造共黨，于老前輩是身任校長，功績尤著；他更內不避親，使兒子女兒女婿等都做了共黨，『滿門桃李』一句話，豈是以形容其化雨均施春風普被呢？人家說他『于鬍子紅半截』也未免蹈着妒賢嫉能的嫌疑了！

共產黨因陳「忠實同志」公博敷衍國民黨，罵他是反革命，第三黨因陳「同志」多金，

罵他是官僚買辦化的留美學生代表；西山會議派因陳「同志」本是共黨，脫離後依然親共，罵他是共產黨準共產黨；陳秘書因陳「同志」根本主張與第三黨無差，却沒有同第三黨明白勾結，罵他是準第三黨；繆斌先生因陳「同志」身為國民黨員，而大唱變相的共產理論，罵他是國民黨的共產主義者；弄得陳「同志」大喊其冤。他平時在刊物上無不自稱是忠實的國民黨員，革命的國民黨員，景明聽不耐煩起來，又要用真憑實據證明他是灰色共產黨。

照這樣看來，忍辱負重，則陳「同志」賢於前輩；光明坦白，則于前輩賢於陳「同志」；二者似難分其軒輊！

及觀陳「同志」對太平洋社記者談話中「余素坦直不喜託詞，余一不是轉地療養，二不是出洋考察政治，不過轉地換換空氣而已。余既在革命評論歷次明言兩年內不願參加實際政治，則此次出行，最少亦在一年以上」等語，及最近對滬報記者說不久動身過香港轉赴歐洲的話，較之于前輩前說赴德休養和考察政治，今則安坐中央，無復去意，則又忍辱負重，陳不及于光明坦白，于不及陳了！陳「同志」說過：『真非蓋棺，不能定論』

若指是否國民黨忠實同志言，我不敢信；若借作于陳孰賢的評語，則我不無同感焉！

(十) 施存統輩目無共黨

我這裏「目無共黨」不是作看不起共黨的解釋，是說在施存統輩的目中看出去，共黨也不是共黨，有共黨也沒有共黨了。雙十月刊第四期裏，肥遯先生說：「封建集團反對革命，反對進步，而却借『黨治』『清黨』兩個革命的進步的口號，剝奪革命民衆的一切自由，並且屠殺了本黨的無量數的忠實革命同志。」自所謂西征軍到武漢以後，開刀便殺中央執行委員詹大悲，省黨部改組委員李漢俊……武漢中央時代勞資雙方所協定的互守契約，宣布取銷了。」施存統先生說：「現在共黨已肅清了……各地反動的當局……殺人如切瓜，簡直不算什麼一回事。」他們如說清黨該更革命更進步地用感化，疏導或預防的方法，不可同汪精衛陳公博張發奎輩在武漢廣州媚共縱共，釀成不可收拾的大禍以後，再發狠要「殺絕共產賊徒」，（汪精衛語）那是天公地道，誰也不會說一個「不」字；即說既已釀成共禍，不論誰是當局，倘有能力清共，客客氣氣地送共黨出境，或暫

時拘禁起來不可任意亂殺，也是大大方方的，話無可反對的；甚至於說反革命的國民黨員殺了革命的共產黨忠實同志，也能自圓其說。然而他們一則說：『現在共黨已肅清，還是殺人如切瓜』；再則說：『所殺的詹大悲、李漢俊等不是共黨，而且是本黨的忠實革命同志』；不知他們所指的本黨，究竟是那一黨？什麼地方的共黨？已肅清果所指的本黨，是共產黨，不是國民黨，所謂「共產賊徒」，真個已被汪精衛在海外遣天兵天將殺絕，那也沒有話說；無如近來共黨賀龍、朱德、毛澤東輩在湘贛及粵邊大燒大殺，湘粵人被燒殺慣了，已視爲家常便飯，贛人便熬不住，旅京贛同鄉前有「贛人有四分之二以上陷在共黨水深火熱中」的呼籲，最近以共黨屠贛，殺人至十餘萬，糜爛達五六郡，責李烈鈞不爲桑梓發一言，設一策，而疑李的人格了。十日以來，滬報所載，上海的南京路有二三百人發打倒國民黨傳單，喊打倒國民黨口號，被拘獲者十三名；後數日，又有同樣舉動，且以石擊電車，又被拘獲數名。善鐘路又破共黨機關，抄獲傳單及共黨證據甚夥。此外鼓浪嶼、蚌埠、廣州、浙江、金嚴各屬、濟南等處，或正在造亂，或亂事已熾，或破獲機關，或拘捕要犯，其尤駭人的，莫如下列一節新聞：

「甯波特種刑庭獲化名生岳的朱浩川，據供任共黨滬東區第一百九十八支部執行委員，上海共黨分滬東西南北中五區及浦東閘北二區，共計七區，每區置二百支部，每部有執委三人，黨員至少三十人。共黨中央亦在上海，其機關祕密設在法租界。最近計劃據區委陸富才報告，定八月中先在江蘇之無錫、江陰、漂陽、嘉定四處實施搗亂，希冀上海

軍隊盡數調赴無錫等處，然後將華界一時爆發，租界應之。暴動後即令工人矯裝難民向浙省避難，乘間聯合工農各界，實行殺人放火，而尤以仇殺外人牽動國際爲最要之目的。一面蘇俄即由蒙邊攻入，使國民黨無力抗拒云。」這樣大規模的搗亂，錢大鈞調駐蘇州一帶，殆即因此。且港報載共黨堅持秋季暴動原議，蒙亂又正未已，「銅山西崩，洛鐘東應，吾輩小民，正如肥遯先生說的「只有死的自由」，怎比得施先生輩目無共黨（此處又作看不起解了！）從容若無事般看得見殺殺人的人，而不見殺殺人的人呢？我再奉告你們一聲：你們主張對共黨事前感化疏導和預防，事後驅逐或拘禁，只不要變成汪精衛先生說的「殺絕共產賊徒」好了；何必一相情願，眼見共黨滿佈，說已肅清，對真正共黨，說是「本黨的忠實革命同志」呢？倘施先生輩還不甘心服，做我這枝秃筆不着，再抄一些證據在下面，看他們還有什麼說的？

（傳）「……當時在上海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並向各工廠活動，不過這時我在日本詳細的情形，不甚知道。次年民國十年暑假，得到上海通知，定於七月開各地共產黨代表大會，討論黨綱，並組織中央幹部，我便以留日代表的資格回國參預，其實當時留日的共產黨員，除我以外，只有施存統一人在東京。當時出席的人，廣東代表陳公博，包惠僧，上海代表李達……我們便在李漢俊家開起會來……」（見周佛海著的逃出了赤都武漢）

李漢俊在武漢被殺時，且不問他有沒有其他陰謀，怕不也沒有遵令自首過，連和施

存統先生一樣的「忍痛丟了一塊共產黨招牌」的脫離共黨的宣言也沒有做過罷！好一個「本黨的忠實革命同志！」

雜感

(四)陳公博與羣報

(燃)

陳公博在國民黨的醜歷史莫過於幫了陳炯明，在羣報上罵中山先生。反正中山先生度量寬宏，那一個罵他，他都不記在心上。嗣後陳公博因為原薪二百元，廖仲愷先生加他五十，就開始被廖先生收容，又算做中山先生信徒了。這也是一位「契弟娼妓式」的人物。（契弟娼妓式是瞿秋白罵汪主席的。）他到上海，搖身一變，居然變了國民黨重要分子。他對方沒有把這種醜歷史罵他，非但存心忠厚，以為在他生平的历史上，反覆無常，罵幾句孫先生，也不算什麼特別，故一向無人提及。然而這個故事，廣州那一個不知道。近來偏有他的朋友，或者他自己賊人心虛，先發制人，竟在九月十六日的「報報」（一種小報）上把這羣報的毛廁，又自行掏起來。要想掏香一點，什麼痛斥國民黨政敵哩，不受交易所二千元哩！哈哈！不提羣報猶可，一提起來，乃是十年不滿的事情，人又不曾死完，可以讓他吹如許偽證，掩蓋他的臭氣麼？嗚呼！陳公博與羣報！

和平之哲學觀（續）

李石曾

第二章

- ▲互助和平與競爭不和平之另一研究
- ▲兩種不同之事非絕對相反，有時爲一事，惟立腳點不同
- ▲物質之對內互助對外競爭
- ▲生物中之細胞之植物之動物皆對內互助對外競爭
- ▲人羣之對內互助對外競爭
- ▲公例：互助和平爲相對之公例，對內互助和平爲絕對之公例。

吾上述之互助和平與競爭不和平諸現象之異同之利害種種，自不能詳盡於短篇，然亦具其大略。吾今欲於另一方面言之者：則兩種不同之事，其關係爲何如也；物類羣體之對內團結以抗外界之狀況爲何如也。

就表面言之，互助與競爭，和平與不和平，似爲絕對相反之事。然求諸事實與哲理，其相反也，果爲絕對否乎？世間之事理，絕對者殊少，而相對者恆多。是故作者及其所根據之人，皆不會以絕對的態度，反對競爭與不和平。特以互助與和平皆爲至要，與夫其爲量廣而用宏，而不爲世人之所確識，故欲正其謬。然競爭與不和平，於進化中亦有其相對相當之價值。且此價值非與互助和平絕對相反，蓋互助與競爭恆爲一事。惟立腳點觀察點不同耳。此當於此繼續論之。

互助和平之現象，至人羣而益大彰著，然非自人羣始也。化學之兩質，電學之兩性，已有愛力吸力之稱。愛力吸力者互助和平物質中之表現也。兩質兩性之相團結，自以互助和平爲始終，而其對於異己也，則恆現攻擊之象。如輕綠合而爲酸，自不相害，然於其他多物，則猛烈殊甚，遇之而立爲破壞。是輕綠對內爲互助與和平，對外則爲競爭與不和平矣。電力之兩性亦然。

推以上之例而及於生物，亦有相類之現象。生物中又分析而爲三：曰細胞生活；曰植物生活；曰動物生活。

一、單細胞生物雖至單簡，然其構造至少由數種原素所合成；如輕養炭、淡磷、礦等。此數種原素對內爲互助和平，其對外也異是。如亞米伯 *Amibe* 者，處於其環境之中，或與天地自然抵抗以求生存，或吸收他種生物以養其體。此「對內互助和平以與外界戰」，對內互助和平以與他物戰」之兩例也。

二、植物生活亦不免於互助競爭之現象，其最顯著者則爲合生植物 *Symbiose* 與寄生植物 *Parasitisme* 者，乃合兩種植物於一，互不相害而相安，或且相助。合生植物中之甲乙兩物固互助而和平矣。然其生也，往往寄於他物之丙而爲寄生。是甲乙之相互間爲對內互助和平，而甲乙對丙則爲戰爭矣。是猶以前之兩公例也。

三、動物生活中互助和平之現象，如蜂蟻皆其著者。蜂與蟻對於天時，對於強大於己之動物，時時作戰，即對於同類而異巢者，亦時時作戰。雖如此，然「對內互助和平」之公例，固不以此而破也。其他如鳥獸之互助和平與戰爭之現象，皆無殊於蜂蟻。

人羣之互助競爭與和戰之狀，雖大異於化電，小異於生物，然其理則無不同。如異己之爭也，異性之爭也，異族之爭也，異國之爭也，變化萬千，然求其共同而無稍異之公例，則

『對內互助和平』無往而不驗也。

觀夫上舉諸事，可明互助與競爭，和平與不和平，固非絕對違反，而乃相對者也。此固事理之實，不容略置。但吾人今日之所重者，猶不在此，而在互助和平萬物普徧之公例。亦可謂其最低限度為『對內互助和平』。是故『互助和平』雖非絕對之公例，而為相對之公例。但對『對內互助和平』幾可謂為絕對之公例，於化電生物人羣皆不爽也。明此相對與絕對之兩公例，以定吾人和平之觀念，是於和平之哲學觀，無論其為理論與應用方面，均已為大補矣。

(本章完)

巴黎市府 (續)

克魯泡特金著
碧波譯

(111)

有社會主義團體存在的一切城市中，組織三月十八紀念或追悼大會，很值得我們注意的，這不但因這些會是無產者軍隊似的示威，而且是激動兩大陸的社會主義者的

情感之流露呢。人們若這樣計算無產者勢力的厚薄，必勝於一切想像的選舉票，因為這樣，羣衆能完全自由地表明自己的意向，決不會受着任何選舉策略的影響。

實在說來，這天集合於各大會場中的羣衆，不僅是贊頌巴黎無產者的英勇豪俠，也不僅是要報五月屠殺之怨的。他們一面沉於巴黎英勇的鬥爭的回憶中，另一面却是更進一步。他們討論，一八七一年的市府，究有何種教訓，可作下次革命的參考？牠的錯誤究竟是什麼？他們並不批評人的好壞，他們不過指示當時私有財產與強權的成見在無產階級各團體中，如何作祟，如何阻止了革命思想的開放，與發展，使全世界受不到牠閃爍的光輝。

一八七一年的教訓使全世界的無產者皆與老舊的成見絕緣，一般勞働的羣衆都會明晰地簡單地道出他們之所謂革命，究竟是什麼革命。

下次各市府若再起革命，勢將不僅限於市府主義的運動，定可斷言的。再想建立獨立市府，在獨立市府中，試行經濟改良的人已經被民衆精神的發展所推移，不能止於舊

說。所以下次革命的各市府，祇有藉着社會主義的革命行動，方能確定與成就他們的獨立。

一旦，革命的空氣緊張了，政府將被民衆掃除了，生存於國家翼下的有產階級的壁壘也將破亂了，——並且這個日子已不遠呢！——革命的政府將不再期待任何政府以牠聞所未聞的聰明來諭告經濟的改良了。他們將自動地以暴烈的充公方法，廢除私有財產制，以全民的名義，恢復一切前代的勞働所積蓄下來的社會財富於公有。他們將不拘泥舊法，專以法令去抄沒社會資本領有者的家產，他們知道所謂法令是死的，無補於事的，他們將立即施行革命的手段，不遲疑地恢復衆人享用這些財產的權利。他們將在工場中組織團體，管理工場；他們將以自己的陋室去換有產者合於衛生的大廈，他們將使一切人都有可居之所；他們將自行組織，直接施用堆積於城市間的一切財富；他們將慨然領有這些社會財富，好像這些財富一向未被有產者盜竊過，原物未損似的。假如專在勞工者身上營利的「工業的伯爵」，一旦被廢黜了，生產即會脫離桎梏（生產）的險惡障礙，消滅危害牠的投機事業，驅除破壞牠的混亂酵素，依時代的需求，在自由勞働的

衝動之下，大加改造，極力發展。歷史家米雪蘭 Michélet 說：「法國農民從來沒有如一七九三年土地地主手中恢復過來之後，那樣起勁的耕作。」是的，我們也說，人們將永沒有如勞働成爲自由，勞働者每一進步都成爲全市府幸福的源泉之後，那樣起勁的勞働咧。

對於社會財富一問題，人們欲於其中立起區別來，因有此種區別，社會黨中就分成數派。今日之所謂集產派（即馬克思派）繼第一國際的集產主義（即巴枯甯的集產主義其實質是反強權的共產主義）而起，提倡一種學理的集產主義，欲於爲生產之用的資本與爲滿足人生需要之用的財富中，強立區別。機器，工場，原料，運輸的道路及耕作的土地成一邊；住屋，工廠的產品，衣服，及食物另成一邊，前數種可集產（或歸公有），後數種，據集產派的代表說，仍將留爲私產。

人們總想立起這種區別，可是普通的常識却不允許這個。普通的常識告訴我們，這種區別只是一種妄想，不能成立的。在學理上說不過去，在生活的實際情形中，更無立足的餘地。勞働者知道庇護風雨的住屋，供我們燃燒的煤與煤氣，維持「人的機器」生命的

食物，抵禦寒冷的衣服，增高知識的書籍，甚至爽心悅神的娛樂品等，都是我們人類生存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正與機器，工場，原料，及別的生產要素，為生產成功，人道不斷地進步所不可或缺的情形一樣。他們又知道在這些財富上維持私有財產制，即無異維持不平等，壓迫與壟斷，預先種下部分充公失敗的種子，使革命功敗垂成。所以他們毅然決然地越過集產主義學者置於民衆前進路上的「拒馬」(Fence de cheval) (木做障礙品，效用如近今之鐵絲網——譯者) 而直向較簡明較實在的反強權的共產主義方面努力奮鬥。

實在的，革命的無產者早就在他們的大會中很明白地表示過他們有享用一切社會財富的權利，及取消私有財產制——無論是消費的或用於再生產的價值——的必要了。『革命的日子一到，我們去佔領一切的財富，一切堆積於城市中的價值，以之充為社會公有。』替勞働羣衆的說話的代表這樣說，而聽衆也一致贊成，希其速至。

「請各人都在『積物堆』中取其所需，我們請放心，我們城內的倉庫中，還有不少的食物足供衆人需用到自由生產進於新發展的日子。我們城內的商舖中，還有不少的衣服，堆積於衆人貧困之旁，毫無銷路，足供我們的衣著；甚至還有許多奢侈品足供我們自

由選擇哩。』

看哪，就各大會中所說過的話看來，無產羣衆怎樣認識了革命——他們將直接採用無政府的共產主義與生產的自由組織。這兩點認識清楚了，於是轟動於我們門前的革命的市府，將不再犯我們祖先所犯過的錯誤了，雖然他們爲開將來之路，流過無數勇敢者的熱血。

在另一同樣重要的政府的問題上，社會黨中也沒有一致的主張，辨論爭執，一時恐難平息。

人們都知道，在這問題上，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學派。一派說：『卽於革命的時期中奪取政權，組織政府。這個強而有力，剛而果斷的政府，發號施令，批准這個，否決那個，並強迫人民來服從牠的命令，然後革命事業得以完成了。』

另一派說：『妄想呵！可憐的妄想！一切中央政府，負着統治一國的職責，勢必由混雜的分子組成，因政府的本質是保守的，所以人們理想中的政府，只不過是革命的障礙罷。

了。牠只不過阻擋努力向前的市府的革命趨勢，對於落後的市府也不能予以革命的影響。——就在革命的市府中也一樣。市府中政府的作用不出二途：或者牠爲批准已成的事實而有，那牠是一種無用的危險的機關；或者牠要出人頭地，要站在領導地位，什麼事都要越俎代庖，那牠也是一種障礙與危險。一切應由平民自己爲生存而自行籌畫的東西，牠硬要加以約束；社會破壞了壓迫的枷鎖，瞥見面前有新而且廣的地平線時，社會機體中即會發生一種創造力，革命時的社會都應以此種力來預備公衆生活的新法式，可是牠在這裏又要強施牠的學理。凡是有權位的人總時常阻止民衆向前的趨勢的，他們若留於民衆中間與民衆一道來籌劃新組織，或許能做些有益的事業，但他們一關進政府的什麼部什麼院中去了，非但不能做些他們當與民衆一道所能做的工作，而且把原有的能力，皆喪失於無聊的辨論中。總之，政府爲善不足，爲惡有餘，絕無存在之理的。」

無論這種理論如何真確，如何合於自然，而古今來的成見，却阻住牠的去路。一般有心爲私利的人極力維持種種成見，於神教與財產的宗教之旁，創起政府的宗教，使人個個拜倒於政府萬能之下而不自知。

「上帝」「財產」「政府」三位一體的成見中之最後成見（政府的成見）現在仍牢牢存在人們腦筋之中，將爲下次革命的一大危險。好在人們已覺到牠的根基已動搖了。——「我們自己做自己的事情，我們不待任何政府的命令，我們不要這些以教士、財主或治者等頭銜來威脅我們的人。」一般無產者都這樣說了。所以我們應希望如果無政府黨仍常起勁地攻擊政府主義的宗教，而不誤入政治爭鬥的歧途，是的，我們應希望，在與革命尚差數年的短期間中，政府的成見須有極充分地被搖動，使牠不再能引無產者趨入錯路，重蹈過去革命的覆轍。

然而民衆大會中尚有一種很可惜的缺點，我們須替指明。就是對於鄉間沒有，幾乎沒有做過什麼工作。一切都限於城裏，依城裏的勞動者看來，鄉間好像沒有存在似的。就是這些討論下次革命性質的演說家也避開不述鄉間與鄉間的土地，他們不認識農人與農人的願欲；他們連農人的名字都未曾提一下，更不必說替農人說話了。這樣要生出危險的事，我們可不再從長討論一下麼？——革命運動若沒有鄉村在內，無產階級的解

放是不可能的。暴動若不擴張到鄉村，革命的市府一年也不能支持的。當租稅，借押，年金等廢除了，當徵稅機關等被推倒，使之風化了的的時候，鄉村將會知道這種革命的好處，定可斷言的。但是農人所需要的是什麼等思想？若沒有完全熟悉之前，想城裏的革命思想普及到鄉間去，無論如何，是無希望的。自今而後，我們須知道什麼是農人所需要的，鄉間人們對於革命的意見如何，又如何去解決地產之極困難的問題。我們應該預先對農人說明城裏的無產者是他們的聯盟者，以及他們的聯盟者所打算做的是些什麼事業，至於說城裏革命要害及農人的話，請他們千萬不要害怕，以免城鄉隔閡，兩敗俱傷。城裏的工人也應有尊重農人的習慣，應有與農人同心協力，努力革命的決心。

由此說來，城裏的勞働者就有幫助鄉村革命運動與宣傳的必要與義務了。所以每一城中必須有一特別的小組織，「土地聯盟」的支部，專做農人間的宣傳工作。並且應該看重此種宣傳，如工業區域中的宣傳一樣，為我們應盡的一種義務。

是的，此種工作的開端一定是很困難的，但是我們須記着，這是革命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我們更須知道只有在工廠工人與田野農夫，手攜着手，為奪取衆人的自由平等，

向前猛進，使鄉間茅屋下如工業區域的大廈中一樣，各有安樂與幸福之時；革命才算得真正成功哩。

——完——

左派在那裏？

景明

一般人都說，目下意大利的法西斯蒂是極右派，蘇俄的布爾雪維克是極左派；但是右派或極右派究竟是什麼？左派或極左派究竟是什麼？法西斯蒂和布爾雪維克又是怎樣的東西呢？除出別有野心的野心家及盲從者以外，先覺者都這樣說：右派主保守，左派主前進；極右派主向後倒退，向反人道反自由反進化路上走；極左派主向前直衝，向人道自由進化路上走。照這樣說，法西斯蒂和布爾雪維克是怎樣的東西，不是很明顯了麼？我們在騙人的社會上混久了，覺得什麼好聽的名詞都靠不住，還是先看看牠們的事實罷。

法西斯蒂的首領，意大利的首相，身兼六個閣員，國王虛有其名而實權獨握的慕沙里尼，資本家做他後盾，軍警聽他指揮，法西斯蒂黨員供他驅策，國會議員由他指定，一面

大發其恢復羅馬帝國光榮，向外侵掠的豪語；一面壓迫人民言論行動的自由；用不着法律，法西斯蒂的命令就是法律；用不着道德，法西斯蒂的行爲就是道德。但是，慕沙里尼對於國際醞釀第二次大戰，雖在那裏火上加油，而壓迫工人的結果，據說今年六月以前，每月失業的人數，最高不過十五萬人，六月雖增至四十五萬，他却不管資本家歡喜不歡喜，已在強迫資本家逾量僱用工人了。單照失業人數一層說，所謂德模克拉西國家，對他未免要五體投地自嘆不及了。（英美德德的失業人數，雖不知其確實統計，但據書報上的一鱗一爪窺之，當較意國多一二倍或三五倍。）至於我國，向無統計，照上海一埠盜匪娼妓及自殺者之多推測之，簡直難以數計。）

蘇俄布爾雪維克標榜勞工專政，實則布黨首領斯塔林同慕沙里尼一樣的比現世任何國國王的威權都要大；人民只有服從布黨命令，早不知有所謂自由。道德麼？布黨只知宇宙間有物質，道德原是牠吐棄不屑道的；法律和言論行動麼？平時的不平等不自由是小焉者，赤色恐怖命令一下再下，人本是物質之一，前後共殺一二百萬人算得了什麼一回事？布爾雪維克和法西斯蒂表面上不同的：一是援助弱小民族，一是向外侵掠；一是

以勞工專政壓迫資本家，一是保護資本家壓迫勞工。其實呢，法西斯蒂人人知道牠是真小人；布爾雪維克的僞君子，除騙摩洛哥上當做了法國更深一層的奴隸，騙了烏克蘭外蒙上當做了蘇俄的奴隸，騙了我國上當幾乎召國際共管，至今國內尚騷擾未甯，騙了以外還有些小國在那裏徬徨歧路，騙了歐陸各大國有些勞工們替蘇俄做好細，以行其新發明更利害的變相侵掠以外，牠的循環報復的策略，以勞工專政（？）壓迫資本家，笑話着實多着呢！九月七日，香港大同日報載朱和中著的與胡漢民先生游俄八個月之回想一文，內有『……猶記一日予等在莫斯科觀劇，鄰座有婦人御一鑽石之頸飾，價值十餘萬。予於無意之中，驚問引導員外交部員鴉格林曰：「無產階級之社會，亦准其如此奢侈乎？」鴉忸怩答曰：「予不知也。」未幾，該婦人離座，盡去寶飾矣。赤俄社會之作僞如此。所異者，赤塔僻處北邊，競富鬥勝，如此其極，若非與政府中人勾通，又烏在其可能耶？後予在莫斯科，偶出購買食品，則見該委員長（按：指赤塔省政委員長羅加舌夫）亦在該店，相與握手道故。歸而細詢故人，始知赤塔省政府，果以賊案全體撤換矣。』（此是記民國十四年十月間事，朱和中先生自述係胡漢民先生祕書，此文且係林直勉先生寄給大同日報）

而該報目爲寶籙者，其所記當無不確之處。今年九月十二日，上海中央日報載莫斯科十日無線電：『全蘇聯失業人數達七百二十三萬。』據上舉兩事，更證以舉世所知的『蘇俄乞丐娼妓滿街，失業工人到處皆是』的事實，則標榜勞工專政壓迫資本家的僞君子蘇俄，對工人生命踐之如螻蟻，和主張保護資本家壓迫工人的真小意大利，對工人生命尙如飼狗般自有其解決法，兩下相較，便覺赤色的極左派的爲害於人類社會，更烈於白色的極右派了。

總之，意大利是傳統的白色帝國主義之繼起者，是極右派；蘇俄是變相的赤色帝國主義之創始者，也是極右派。牠們『我專制起來再給人民自由』，『我用武力或策略壓迫屈服了各國以後，再和各國講和平講公道』，這些話，只可騙那些不長進的急功近利之徒，盲目盲心之輩呵！然而世上不急功近利，不盲目盲心的人，又有多少？怎敵得住反動的惡勢力呢？

此外各強國怎麼樣自由，雖沒有同俄意兩國一般的剝削得乾乾淨淨，也沒有同俄意兩國一般的掉頭不顧地向黑暗路上猛衝；然而工人終於日在失業的恐慌中；第二次

大戰，終苦心思焦地日在那裏預備醞釀，至少也在應付中；經濟侵掠，當然是駕輕就熟地較俄意兩國行之而得心應手。『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殺人盈城，殺人盈野，』在愛國思想根深蒂固之下，對國內尚不動心，或動心而轉眼即已忘却，對國外還值得一顧麼？人道的微聲，早被不斷的晴空霹靂震成冬蟄了！

人類終歸是健忘的動物，而且是喜歡變動而不喜歡進步的動物。譬如穿衣：忽喜寬大，忽喜窄小；厭了這樣，又換那樣；循環往復，前此以為不美觀不舒適的，現在又以爲極時髦極衛生了。法國大革命後，自由之說，風靡一世；然自由究竟得到多少？目下竟又如蠅之逐臭般向反自由路上走，連有限的自由，經前人流無數熱血所爭得而直接間賜給各國人民的也棄之如敝屣了！數十年來，人道主義的高歌也唱厭了；大戰死了千餘萬人民，弄得父母無子，妻無夫，子女無父，迄今各交戰國青年婦女多於青年男子數倍；殘廢的退伍軍人滿坑滿谷在那裏做毫沒生趣的活死人；合人們咒詛戰爭痛悼死者積起來可成江河的眼淚；慶祝和平時向和平之神誓不再幹殺人的遊戲，積起來可成終年雷鳴的祈禱聲；都一律忘却而且覺得目下局面如舊衣之不美觀不舒適，非換一個新樣式不可了！

橫豎徵兵的國家，當兵比較平均，故意弄成殘疾，以避免兵役的總還不是多數；招兵制的國家，憑政府用權力來強迫，憑輿論來百般哄騙，憑婦女們的一顰一笑一嘔一鄙來激勵，驅殖民地或奴隸國的人民如牛羊之入屠場，種種老把戲都不妨重演的。赤俄狠哭死羊般『裁兵統裁，不留一兵』的提議，只是挑動作用，窘一窘白色帝國主義罷了；牠的赤衛軍，本可伸縮，假使人家兵裁完了，牠的兵並沒裁了一個，牠豈不是馬上成了世界的獨裁者了麼？無論赤色壓倒白色，白色壓倒赤色，只要牠們齊起來向反自由反人道路上走，總會惹起戰爭；只要牠們齊起來預備，醞釀或應付戰爭，總會走上反自由反人道之路的！人類真不長進！走反自由，反進化人道之路的，倒以為舊轍重尋或新奇可喜為得計；或以為待第二次大戰或赤色恐怖牽動得更大，再多死幾千萬人以後，也許會澈底覺悟起來，人類或終有光明的一天。呵呵！這樣打算，樂觀是樂觀了，人類之醜，也出得無以復加了！

左派在那裏？左派在那裏？

回觀我國人，除多數自食其力的，無幸福無能力可以談什麼派，也不願做欺騙勾當來談什麼派以外，大部分不是傾向白色的極右派，便是傾向赤色的極左派。所可笑的，左

派居然成了一派的名詞；急功近利，文過飾非，屢錯屢悔，屢悔屢錯的汪精衛先生，居然做了左派的首領；而且居然引得許多左派的同志，而且羣起而喊革命，而且還有人不屑以左派自居而聲明始終沒有承認過自己是左派，而且不斷地拿右派二字來攻擊人，而被攻擊的也不敢承認自己是右派。論實在呢，偽共產黨是赤色的極右派，傾赤的便是赤傾的右派（並非說所謂左派即共黨右派）。赤傾右派的首領汪先生所引來的同志，雖不盡如偽共產黨徒的滅絕人性，滅絕文化，滅絕人道，但多少總有急功近利的成分在內。目下有許多求飯碗的人，偏要說是找革命工作，革命二字便格外說得多說得響，所以單喊革命未必是革命，更未必是向左的革命。不屑以左派自居的，大概是要做一個極左派，實在却是要做極右派，滔滔皆是的右派，在各國爲害，遠不及赤白二色的極右派，也許因多數人民愛自由的習性，相互督促監視，還保守着幾分德模克拉西精神，顧到些少自由，進化和人道。攻擊右派者在名詞上並沒弄錯，被攻擊者除非誤認中國果有左派，何至對右派二字諱莫如深？這樣顛而倒之的事情，能哄得青年們怕聞『思想落後』（偽共產黨的口頭語）的右派之名，却使赤色的極右派偽共產黨居然有活動餘地，名詞作用之大，實

在也值得人們注意了！然而右派和赤傾的右派——目下所謂左派，苟一方只願腐傾，一方只願惡傾，不求自進於真正的左派，非單抵禦不了赤白二色的極右派，且將被赤白二色的極右派同化了而不自知呵！默察國內隨處見醉生夢死和如瘋如狂的景象，能不令人愴然！

左派在那裏啊！左派在那裏啊！

偽共產黨的根本錯誤

三
餘

偽共產黨果真爲「擁護農工」而革命，我們不但不反對，且必表示無限的敬意。可惜他們借好聽的名義，行賊盜的技倆；所謂共產，只是搶掠他人之產，集中到政府裏去，供自己的支配；擁護農工，只是欺騙農工，教他們做自己的走狗或犧牲；所謂專政所謂奪取政權，便是他們臣妾億兆，榮華富貴的敲門磚，這怎不令人深惡痛絕！真革命是要打倒臣妾億兆的惡物，打倒榮華富貴的企圖，和淨洗搶掠欺騙的惡習。他們背起革命的招牌共產

兩字，實際上却幹反共產的勾當；當俄國赤軍同白黨苦戰時，列甯黨爲騙取民衆的援助計，急急乎喊出幾個革命的口號，說：『土地歸農人，工廠歸工人。』又爲騙社會主義者馬夫饒之援助，約以戰退白黨後，允馬氏在烏克蘭自治；後來土地工廠收爲國有，馬氏反被赤黨繳械，作國外之寓公。不僅如是，民間辛苦得來的糧食，一律收入官府，直接激成俄人的消積抵制，——不肯耕種——間接釀成俄國的大饑饉，慘死幾百萬人；這都是說真方賣假藥演成的必然結果。

倘他們真懂革命，當時列強疲於大戰，東隣又毫無顧慮，堅決做去，未始不可開全世界新生活之紀元，無如他們樹的是馬克斯招牌，列甯又是馬氏惟一的信徒，俗話說：『取法乎上，僅得其中。』馬克斯既富首領，慾謎首領，慾的先決問題，便是支配慾了；然支配人，是要強權作後盾的；那末權力慾，便跟着支配慾來了。所以他昭示徒衆的大辦法，開口是奪取政權，閉口也是奪取政權；若說政權這個東西是對的，那專制的皇帝，隱在立憲君主議會，總統或總理背後操大權的資本家，原把政權拿在手裏，我們爲什麼要推翻他們呢？若說他們拿起政權不對，我們拿起政權就對了，這豈不是大笑話嗎？皇帝資本家和一切

強權者之所以能作惡，就是他們手中有政權，雄兵百萬，戰將千員，民衆誰敢攔其鋒？有強權，無公理，馬氏難道見不及此？只以首領慾一念之差，要把政權搶到自己手裏去，遂致其信徒們演成人類空前的慘劇！

當馬克斯到歐西的時候，屢訪蒲魯東巴枯寧等談天，蒲巴兩先生對他的學問，表示「後生可畏」的敬意，故蒲氏極力的耳提面命，想他成材，所以馬氏的學識，得力於蒲先生之處實在不小。無如他後來行爲舉動，一天一天地變壞了，致蒲巴兩先生對他由冷淡而厭棄，由失望而悲觀。很耽心他那種言詭而辨，學非而博的人，可以顛倒是非，迷亂黑白，遣人類社會以無窮之隱憂！果然，果然，俄國中國都曾掛上他的招牌，鬧了一頓，結果除鬼哭神號之外，真遺下了無窮的隱憂！

馬氏本人，因爲受首領慾的驅使，鑄成了一副急功近利的心肝，仿辦馬氏學說的蘇俄，和仿辦蘇俄的中國共產黨，根本上早就錯了，種瓜豆而欲得桃李，能乎不能？故有人謂偽共產主義可行於西洋，不能行於中國；能行於中國之將來，不能行於中國之現在者，實大誤而特誤也。

使馬氏凝神靜氣清心寡欲，不爲首領慾所迷誤，必不致變成急功近利之徒，毒害社會，毒害青年了。學術之誤人也如此；存心真偽之分，臨事義利之判，願大有爲之青年，從根本上做起！

用真憑實據證明陳公博輩是灰色共產黨（三續）

景明

（四）

上文證明了陳公博輩表面上拿五個信條敷衍國民黨，實則處處在直接間接毀滅國民黨的理論，抬高偽共產主義的身價，而貫徹其灰色的精神；因此他們主張『改組國民黨』，『統一國民黨的理論』，不問而知要改成什麼黨，統一成什麼理論了。不過我還有兩個小小的憑據，不忍秘而不宣，減損了他們『忠實』『革命』的程度，故也要寫了出來。他們不是力竭聲嘶地喊着『國民黨不改組便要亡黨』，十三年改組以前的革命不是革命，十三改組以後才是革命的黨；現在又變成不革命反革命的黨了，故非以十三年改組的

精神來重新改組不可」麼？他們又不是念念不忘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視為國民黨全精神的所在麼？好！小小的憑據，就證明他們的動機和居心了。

偽共產黨刊物布爾塞維克二十二期，譚平山致該刊物的信的末段：

「……但是布哈林同志去年十一月演說當中，也有說：『國民黨的左派下層黨員應該聯合起來，反抗他的上層反動領袖。』又說：『國民黨應該提出再改組的口號。』在布哈林同志的意思，似乎不同意於打倒國民黨的標語的。而且布哈林同志這幾句簡單的話，似乎已將國民黨裏的革命份子的正當出路，完全指點出來了，而且在中國革命運動的正當軌道和出路說來，也有很大的價值。」

布爾塞維克二十三期，典琦做的隨感錄（四）第三黨是將歸宿於什麼主義的末段：

「如果他們一定要說，他們信奉的是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上的三民主義，不是現在國民黨所實行的三民主義，那他們就應該知道兩點：第一點，這個宣言是鮑羅廷起草，瞿秋白翻譯的，他的精神是共產主義，不是甚麼三民主義；第二點，這個宣言所解釋的三民主義，必須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方能稱配，方能實現……」

三民主義本來注重爲農工謀福利，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僅申其義，非十三年改組後始有所謂農工政策的；俄國的大工具第三國際及其小工具中國共產黨陰謀暴露後，使中山先生尚在，早取銷聯俄容共政策，不容其毀滅黨國，是可無疑議的。國民黨既被共產黨分化搗亂，迄今腐傾的貪恣偷惰，暮氣日深，惡傾的與共產黨表裏爲奸，尤呈險象；如果有心救黨，趕速一致團結，消極的努力驅腐，繼續驅共，積極的砥礪學行，公而忘私，把國民黨逐漸整頓起來好了，那裏談得到重新改組？更那裏談得到十三年改組的精神？聯俄容共，幾危黨國，此非中山先生寬大之過，實亦俄與共黨寡信背義，乘中山先生去世，遂野心勃發，演成一齣慘劇罷了。若說十三年改組後，始有農工運動，須知國民黨的農工運動才顧到農工真正的福利；共產黨濫發不兌現的支票，是要民死，不要民生，充其極亦不過爲共產黨造勢力，與國民黨有何關係？施存統說：『共產黨有二百多萬確定的無產階級做基礎。』斯塔林說：『在中國有有組織的工人三百萬，有組織的農民數千萬。』他們既以中國農工運動全是共產黨的，沒有國民黨的份，無怪乎陳公博輩只謳歌十三年改組的精神，而聯俄容共以前及此後的革命便都是非革命或反革命了！只贊美第一次

代表大會的重視農工，而三民主義全部便不復有顧及農工的理論了！不然，陳公博在黨的改組原則文中，怎麼對各派都要排出國民黨以外，獨不提起共產黨，而且要在相當時期恢復聯俄政策呢？馬濟主張集權，陳施輩主張專政，不背中山先生均權的主張麼？主張黨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不背建國大綱，故對於全國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的話麼？又不背民權主義，能夠把四萬萬人都用革命主義集合起來……中國民族才真能自由」的話麼？對於「總理遺教」及旁的都可遷就或改變，獨對於十三年的改組和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却奉爲一尊，縱共產黨的刊物布爾塞維克的話未必可靠，而陳公博輩的言論，對三民主義這樣矛盾，對布爾塞維克的話又這樣吻合，結果，他們還不能不自承是灰色的共產黨，而布爾塞維克的話，便也不容人不信了。

真是一個妙絕千古的策略啊！斯塔林用第三國際名義革退了右派共產黨譚平山等，以鼓左派共產黨彭湃賀龍朱德毛澤東輩的燒殺精神，布哈林又勉勵左派國民黨（右派或灰色共產黨當然在內）聯合起來，反抗國民黨領袖，提出改組口號，間接爲蘇俄盡忠拚死，斯布二人雙管齊下，左扯右拉，演來真好看煞人！

此外尙有一段布爾塞維克記者答譚平山的話，也頗有趣：

「……至於說布哈林的報告和斯塔林的報告，關於中國共產黨黨員數目多少不同，相差至二萬，但先生須知：後者報告是在去年十一月，前者報告則在去年八月，這個時期正是全國大反動時候，共產黨員人數之銳減乃是必然的事，即如先生自己亦是在這「二萬人」的數目中減出去的。」

共產黨減出去的二萬人，除少數仍做其右派共產黨或隸屬第三黨外，多數還不是鑽入國民黨裏去，站在國民黨左派旗幟之下，承布哈林的意旨而奉行唯謹麼？那麼，他們「明攻棧道，暗度陳倉」般同第三黨不接不離，加工製造所謂左派青年和聯合左派的下層黨員啦；一唱百和，口伐筆誅的反抗所謂反動的上層領袖啦；單贊同改組主張的信，他們已接到三千二百五十二通，認爲主張改組的已形成強固的壁壘啦；又那裏是意外的事萬一此後斯塔林同布哈林做了政敵，因中國灰色共產黨勢焰滔天，改組國民黨的大功告成，勳業巍巍，遠駕左派共產黨之上，便不免要氣死了斯塔林，快活煞布哈林，或又因灰色共產黨終於被國民黨及人民所撲滅，使布哈林快活變爲快死，那才是「俄人奇

計高天下賠了金錢又殺身」呢！

陳施諸「忠實革命同志」呵！我這裏大引其布爾塞維克刊物中的話，然你們不是早同譚平山「同志」站在「革命立場」上說得妥妥貼貼了麼？我這個蠢物，尙嘵嘵不已，作爲大好新聞資料，大概被你們笑得齒冷了！

（未完）

請許德珩到巴黎去

魯 漢

疾風第二期許德珩先生的「嗚呼今日之吳稚暉」一文後面附帶一段將我那夠不上答復的文章也降尊屈貴的答復了幾句。可是我前次說許先生有點村婦氣，現在讀了這篇短小精悍的大文，則認爲許先生還夠不上村婦，簡直是一隻癩狗。因爲村婦雖然潑辣無恥，尙不至於一張嘴同時說出兩樣話，惟有癩狗才無端的張開嘴亂吠，不管自己的吠聲是不是前後一律。許先生前次說我們「痛罵國民黨怎樣不要民衆，怎樣壓迫農工，怎樣腐化做官」，現在又說我們「苦心孤詣同情於腐化與摧殘民衆，是全中國人都

知道的。」請你自己想想，不到幾天工夫，一個人在一個問題上說出如此矛盾的話來。這不是癩狗是甚麼？你前後兩次的話自己總要承認一次。前次的對，則現在的即是放屁，如果強詞奪理說現在的對，那許先生真是癩狗，最少已經不是中國人了。因為許先生說我們同情於腐化……是全中國人都知道的；何以許先生獨不知道前幾天說我們痛罵國民黨腐化的話「講得都對」如此還算是人嗎？還算是中國人嗎？我從前以為許先生是一個人，不過頭腦簡單，官心太熱，只顧攻擊別人短處，向一方面報好，以為進身之階，却忘了自己的刊物同時和以前載滿了與被攻擊者論調相等的文章，所以還客客氣氣將你所稱『我們的小報革命評論』上面的『經典』引據了些給你自己去看。現在才看出你竟是個同癩狗樣的糊塗東西，連自己放的屁都弄不清楚，宜乎我『引經據典』和『囉唆』夠不上你來答復。

你前次在革命週報找着了幾句『痛罵國民黨腐化』的文章，便『揚揚得意』挑剔出來，以為可以在國民黨面前表『破天荒』之功勞，於官爵一層未得者，可以馬上求得；已得者，可以加一層保障，不至於馬上便失，後來經我將所謂『我們的小報革命評論』上的

「經典」指給你看了，於是慌了脚手，老羞成怒，掉轉尾巴又是一口，不知這一口與前一口是絕對相反，如今將你兩口都說破了，看你怎樣再來一個第三口吧！

話總要從自己心坎中說出來，不要揣摩時尚，不要專觀別人的臉色，也不要預存一個攻擊人的心思，有了這幾樣毛病，自然摸事理不清，自然前言難顧後語。矛盾議論發得太太多，常常被人叫你自己掌自己的嘴，也是怪難為情的事！

許先生的頭腦太昏了，最好到俄國去休養休養，或者仍然到法國去，因為巴黎城外凡爾賽大街有一個狗醫院。

末尾還申明一句，你以後如再有瘋話，恕我不再答復。在你以為是「曉曉告哀」，在我是不欲空費唇舌。

得勢做官，失勢談革命，現代的聰明人不是這樣幹行津津有味麼？官到底有出息，年紀輕輕的，做過一次兩次廳長或主任，就能到「腰纏十萬貫，跨鶴上揚州」！官之所以為官，其貴可知！難怪世人不日日沉醉於斯鄉，常作「萬能喇，官！我愛你喇，官！」的

囑語！一旦，官——親愛的官離他而去了，於是官的羨慕者，就會如喪考妣般狂吠亂喊，思所以重逢再會的方法。「有錢使得鬼推磨」金錢的確與官一樣的萬能。錦衣歸來的官老兒，既有十萬貫纏在腰間，還怕什麼鬼不來替他推磨！鬼推磨！鬼推磨！最近滬上自稱最革命的分⊙子翻⊙天覆⊙地地大⊙喊⊙革⊙命，還不是鬼在那裏大推其磨！革命云乎哉！魯漢先生！你與鬼辦起交涉來，你怎麼不受鬼氣呢！你上次說我有病，怕不是也受了鬼氣？現在病好了，我再不與鬼發生關係了！我們以後最好多多鍛鍊我們的身心，以備鬼兵鬼將的實力的進攻。你說不欲空費唇舌，是的，鬼的世界，鬼在未實力進攻之前，總是要空叫一陣的，我們還是遠避爲是。

碧波附記

再答張世豪君

修平

世豪先生：

我本不願再作咬文嚼字的無聊爭論了。先生既在新評論十九期答我，

說了許多似是而非的話，我又不得不來聲辯幾句。先生說現在有人多學「吳稚暉式」的文章，把我也派在裏頭，我實在不敢當。雖然先生以爲吳式的文章是「俗」，是「弄得讀文章的人，目迷五色，莫名其妙」，我却覺得先生太把我看得起了。吳先生的文章要有常識的人看，要人仔仔細細的看，才能理會的，是不錯，若說看了莫名其妙，這大概是先生常識太好，對於淺薄的東西未曾經心之故，希望以後多注目一下，或者會明其妙處來。先生說近來人都犯了吳稚暉病，請問先生爲什麼把「吳稚暉式」一大堆閒話插在我們討論的中間呢？這樣先生又不是犯了流行病，寫出「一大堆牛頭不對馬嘴的……事情」麼？請問先生看了我的答文，什麼地方令先生「目迷五色」——「莫名其妙」？先生如果不高興與吳稚暉儘管不高興好了，爲什麼要把他的文章亂罵一頓？老實說，我們要想俗到吳稚暉文章的地步，還請多讀幾年書，多閱歷幾年人情世故咧。先生要說我吹吳稚暉也好，拍吳稚暉也好，可是真理到底是真理呀！如果吳稚暉的文章，真的使人看了「目迷五色，莫名其妙」，爲什麼現在共黨，準共黨及所謂左派分子又那樣攻擊他呢？難道吳稚暉手裏果有十萬鷄毛兵不成閒話！這又是閒話哩！

先生文中第一節提出國民與全民的解釋，並引陶其情先生的國民與全民的界說作護符，我雖沒有陳公博那末但明，總也懂得national revolution一字，無論是你的，我的，總是一樣的意義，硬要把一個字放到口裏細嚼玩味，我沒有這樣閒工夫。好在我們沒有權力在手，不然，我們爲一字的爭辨，弄成如歐洲古時宗教家那樣殺人放火的戰爭，真是倒霉。先生對於農工小資產階級的解釋，是復述以前先生自己所說過的話，我也可以請先生再去看看本報五十九期拙作，及本報最近數期來糾正陳公博等謬誤言論的文章，這裏不再多說。革命是鬥爭，誰也相信，說中國現今的革命是階級鬥爭，除非閉了眼睛，誰都不敢附和。被壓迫者能覺悟到與壓迫者戰爭，這是我們一向所希望的，可是現在中國真正被壓迫者還在做夢，我在上篇答文已有說及，請先生再去注意一下，並且還請先生去讀李石曾先生著的現今革命之意義一文，內中對於全民革命，全民主義都有論及。若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說，三民主義以民有民治民享爲注腳，三者皆脫不了民字，名牠爲全民主義也不算錯，況且民有民治，民享向爲美國林肯所倡導，在具體方面雖與三民主義稍有不同，而精神方面却無二致。林肯的主義人們稱他爲全民政治，三民主義爲全體民

衆謀幸福，稱之爲全民政治，亦不爲悖謬。全民政治在有軍閥帝國主義等阻止其實行，以武力起而革命，若稱之爲全民革命，也不算好奇立異。況且名詞隨環境而變易，亦是常事，譬如在第一國際的時代，巴枯雷因馬克思等稱強權的集產主義爲共產主義，他爲避免混淆起見，只好將他的自由共產主義稱爲集產主義，以後克魯泡特金覺得集產二字毛病太多，仍直截了當地改用共產主義。第一國際無政府派勢盛了，共產主義即成爲無政府的代表名詞了，於是馬克思派又改稱集產黨。俄國革命後，列甯利用一般人心心理，知道只有共產主義能得人歡迎，於是又一變而爲共產黨。前年意大利馬拉達斯太 Malatesta因共產黨盜竊名詞，又主張此後不稱主張有組織的無政府黨爲無政府共產黨，而名之爲聯合派無政府黨 *Anarchists Associationistes*。諸如此類的例證，多得不可勝數。吳先生偶然稱國民革命爲全民革命，固沒有以上那些理由，但國民黨的革命一向以全民的福利爲目的，就稱之爲全民革命，又怎麼可說是無主義的無主義的，可說只有共產黨；他們一方面戀戀不捨地不忘情於勞工專政，一方面又不要臉地稱自己爲國民黨員，稱自己的殺人放火爲國民革命，這樣奇妙的行爲，真可以說是無主義或莫名其妙。全民革命

四字，若將與國字有相對關係的民字改爲人字，無政府主義又可稱爲全人革命，因爲她是爲全人類謀幸福的，無政府革命的對象是強權——政府及一切有權力的人，資本——一切擁有財產的特權者。若說有權力的人與擁有財產的人也是人，於是全人革命就不合理，就行不通，豈不是笑話？

以上這些話，先生若仍看是題外閒話，我也只好敬告不敏，下次不敢再與先生饒舌了。

現在來答先生指我矛盾的地方。

先生謂我既稱『全民革命』又稱『國民革命以後』是矛盾，殊不知我的觀點與先生不同，先生以爲全民革命與國民革命不同，我則認爲一樣，既認爲一樣有何矛盾之可言，又怎可說『滑稽得很！』革命就是殺人麼？打倒軍閥就是殺盡做過軍閥的人麼？革命後不容人改過自新麼？我們須知道軍閥之所以能作惡，不是軍閥生來就有三頭六臂，是軍閥之下有無數小軍閥——排連營旅長等——爲其爪牙，又有生殺予奪的威權，叢集其身。假定把威權根本剷除了，爪牙根本消滅了，他們還有何怪可作？如果革命就是殺，可

以說殺不多少。現世的人，個個都有做軍閥的心理存着，就是當小兵的人又何嘗不想一旦飛黃騰達，站到軍長或總指揮的地位。你要殺，連小兵都應該一網打盡。革命有時雖然避免不了殺，但殺人愈少愈好。我們若能從制度方面根本改造，使人無威權與爪牙的餘地，天下才可算是太平，不然殺了一個軍閥，舉竟於人類何益？所以革命不重在名詞，也不在重殺，而重在實地改造制度。革命不是報復，不是說今天你作惡，使我受苦，明天讓我來，使你受苦。革命後社會制度根本改造了，人無作惡的環境與工具了，即今日之軍閥亦何妨讓其享人的真福，這樣如何可說是牛頭不對馬嘴？

我說軍閥等不會參加革命，因為他們是軍閥，我們是要革他們的命，先生把最後一句特別加上黑點，表示我的矛盾，我請先生仔細看看我的上文，到底還是先生腦筋想不轉來呢，抑果然是我的矛盾？

先生說五四，五卅，三一八諸運動是智識分子的運動，我十分承認，並且頗合於我所說過的過去革命大都為智識階級的優秀分子所指導。但是我們須當心，過去革命，民衆——農工——所以徒作犧牲品，沒有獲得實益，就是因為民衆沒有自動的去革命，讓花

言巧語者，斷革命，故往往演成反動殺人的慘劇。我們此後革命可以重蹈覆轍麼？革命不是復古，先生，我們應以往事爲鑒，向前猛進。撫拾人的牙慧，認反動爲革命，是革命的致命傷，望先生慎之。我的回答是如此，其餘無關緊要之處，恕不多贅。最後，請先生再來指教。

汪精衛不是共產黨麼（通訊）

疾非

（上略）貴刊五十八期中可憐的汪精衛一文，開篇就說始終不相信汪精衛是個共產黨，雖把他過去的罪孽，現在悔而不改的態度，及將來終必鑄成大錯誤盡蒼生的理由，說得大致無遺，然以汪精衛總不忍將廣東這樣大燒殺來做苦肉計，認他確非共產黨，我終覺得沒有充分地證明。你不提起廣州大燒殺便罷，一提此事，凡廣州市民——除共產黨或汪底走狗外——無不欲食汪精衛等底肉而甘心。溯自民國肇造以來，廣東人負擔特重——這並不是說不應該的事。而歷來軍閥反把廣東作一塊征服地，於是廣東人自治的觀念特別濃厚，所以汪精衛使張黃率兵回粵，幾乎誰都忘了他過去的罪孽。及當

時手段過於惡辣，且希望他或能從此真會造出一個新廣東來。你知道他驅同李濟深去滬，嚇張黃趕走了黃紹雄以後，汪精衛底爪牙陳公博等便怎樣擺佈他們第一件善政，就是接受了共產黨底條件，把所謂政治犯放得精光。廣州市民不等到大燒殺，已覺得天下老鴉一樣黑，而且加上一蟹不如一蟹的恐慌了。汪精衛陳公博甘乃光張發奎黃琪翔等果不是共產黨，他們在武漢還沒有看慣共產黨殺人的老把戲嗎？知道自己軍隊裏佈滿共產黨可以不肅清嗎？共產黨底條件，應該接受了來，放出無數閘中餓虎的嗎？可惜左派共產黨不替他們爭氣，任性燒殺一番，去第三國際報功領賞，不然，汪精衛等既得海口，又接受了共產黨條件，小說說，接下去便是利用海口去聯俄，利用左派共產黨底「打倒」仇殺，以穩固他底革命力量了！然而勇於爲惡的左派共產黨怎忍得住？既打破了汪大首領底大計劃，怎怪他不恨入骨髓，要殺絕共產賊徒呢？我們廣州人——除共產黨或汪底走狗外——除非他真能殺絕共產賊徒或一死明志，總刻骨銘心地牢記他禍害桑梓的大功，不理他嫩軟如綿的客舌了，所以我斷定他是右派共產黨：你如不信，我還有證據在這裏。大同日報近載朱和中著的與胡漢民遊俄之回想中，有下面這一段話：「……汪

自知不能見重於黨中，然與其婦陳璧君俱首領慾狂熱達於沸度，鮑嘉兩人窺其隱衷，遂於北京介紹汪兆銘加入共產黨，改名汪季新，陳璧君同時入黨。汪并蒙共產黨舉爲第三國際祕書長，兼中國共產黨顧問，（民國十六年七月上海工商日報曾在日本方面搜得共產黨祕件揭刊）於是汪兆銘遂一躍而與陳獨秀（中國共產黨首領）並足，且超乎徐謙（中國共產黨北方部長）、鄧演達（中國共產黨軍事部長）、陳公博（中國共產黨經濟部長）、甘乃光（中國共產黨宣傳部長）諸人之上矣。（下略）

十七、九十二，於廣州。

景明按：疾非先生是目覩或身受慘禍的廣州人，無怪憤激到這步田地。汪精衛先生首領慾過旺，好用手腕，急於功利，不明僞共產主義的根本錯誤，以致一誤再誤貽害無窮。觀他近來言論，誠如胡漢民先生說的『還沒有更進一步的覺悟』他過去罪孽固不小，照目下這樣下去，他將來造出來的罪孽，還不知是怎樣一個可怕的現象！不過依我觀察，他同陳公博輩確有其不同處：陳公博輩大唱『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汪先生却主張『國民黨代表民族利益』且以爲共產黨徒『若干階級臨時聯

「合門爭」之說，有無限陰謀及弊害在內，極贊林柏生先生「超階級」之說的意義周密；（見前進一卷六期汪精衛覆林柏生函）施存統在雙十第四期國民黨應當代表的是什麼文中，隱罵汪先生「代表民族利益」之說是錯誤理論，是要將三民主義變成了正宗道地的「國家主義」；這是很顯然的，可以知道陳公博輩的言行，不能代表汪先生，而陳公博輩在粵接受共產黨的條件，把拘禁着的共產黨一律放光，也不一定便是汪先生的意思了。然而他們認他是首領，他自己也並不否認，那麼過去種種罪孽，他當然要負責；（自動的錯誤更無消說）目前種種陰謀，他當然要糾正或謀澈底的處置；然他除出對「國民黨代表什麼」問題藉覆林柏生函中表示些意見外，非但一任他們陰謀搗亂，而且多誘罪他人包蔽己派之詞；（最近「關於第三黨的問答」文中可見一斑）所以我上面說他將來造出來的罪孽，不知是怎樣一個可怕的現象。至於疾非先生所引的證據，因上海工商日報在日本方面搜得的共產黨祕件，我們既不知他如何搜得，又未見全祕件的內容，而汪先生當時或事後曾否有過聲辯，我們也不知道，所以也覺得不是充分的證明；好在這個世界，事實轉眼會

給我們證明的，我們等着聽！

顯微鏡下

景明

(十一) 從赤潮中淘洗出來的新怪物

陳公博捲款這件事，從再造革命評論說起，本刊及民聲旬刊繼之，本無再說的價值；偶見周佛海著的逃出赤都武漢文中，有『……各地共產黨代表大會……廣東代表陳公博包惠僧……誰知到了第六晚爲法界包探偵知……但是陳公博却嚇得魂不附體，次晨便一溜烟逃往杭州去了』及『……陳炯明每月出五百元給陳公博辦羣報……』等語，遂引起我許多感想，陳公博不是聲明過人家誣他和陳炯明勾結麼？不是聲明過自己沒有入過共產黨麼？當時我們疑是疑非，以爲他屢次在革命評論中說起自己爲着要革命，早把死生置之度外；又在和太平洋社記者談話中，表示其革命者坦直和負責的態度；或不是一個口是心非的人。今拿周佛海文中語一證明，知道他確是一個大騙子，連從

前有人對我說「陳公博所捲的款豈止二十四萬？他臨走時，把廣州的現款捲得一榻精光」的話，到現在也不能不信了。論做官捲款呢，本來滔滔皆是，何足驚異！但他不比一般捲款者，只想做一個妻妾供奉的富翁，也不比一般野心家以所捲的款，糾合若干浪人，招集無數流氓，做一個使氣弄權的軍閥；他是擇肥而噬地拿他的金錢和騙術去辦大學，辦刊物，麻醉最可愛最有用的青年，推他們到惡化達於極點，腐化也達於極點，似革命而實是反革命，似前進而實是倒退，反自由，反平等，反互助博愛以恨爲出發點的赤潮中，冀與赤黨左派異軌同歸地造成赤色恐怖，以達其藉無產階級專政之名而自爲首領如列甯斯大林輩做寡頭專政之實的目的，這篇捲款大文章，便做得非同小可了！

因他做的是這樣一篇非同小可的大文章，所以捲款二十四萬已可怕，不止二十四萬更可怕。大家注意！外敵易防，家賊難防；從赤潮中淘洗出來的新怪物，由失敗經驗，變硬性而爲軟性的新家賊，尤其難防啊！

(十二) 偽共產黨手段種種

栽賊 反噬 誣攀 羅織 造謠 恫嚇 毒辣手段 件件皆能

革命評論十七期，許德珩清黨歎驅無歎文裏引「黑色青年組合」的宣言，認爲無政府主義者的大計劃與大力量；我當時以爲這樣沒常識的牽扯，騙得了誰？故一笑置之。後聞這個油印的「黑色青年組合」宣言，很滑稽地寄到五中全會去，大出其鋒頭；某中委且奇貨可居般拿着這油印宣言送給各中委傳觀，頗惹起一般人的重視；我於是再翻開十七期革命評論，仔細看一看該宣言的內容，真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儘管「匠心獨運」，却不免「欲蓋彌彰」；該宣言無意中露出許多馬腳來了！

(一) 果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宣言，縱一時忘却揭穿僞共產黨是正義人道的死敵，及目下多數灰色份子正潛伏在國民裏作祟；但至少也饒不過僞共產黨及其灰色份子，而將他們漏列於罪惡之林。而該宣言的起首，除罵國民黨是反動的，代表資產階級，買辦階級……和僞共產黨的聲口毫無二致外，並未提及僞共產黨，是認僞共產黨不是反動而是革命的了！

(二) 「一切革命運動被停止了，摧殘了……親愛的中國被迫害的無產階級，革命

青年！你們犧牲了無數的生命，只換來一個新的暴君在你們頭上！該宣言中這些話，和偽共產黨所呼喊的有絲毫不同麼？果是無政府主義者，誰不知道無產階級和青年的生命是被偽共產黨所犧牲了的。

(三)該宣言中雖也有一句掩人眼目『撲滅假革命的共產黨』的話，然偽共產黨所常用的口頭語，却屢見不一見；試問該宣言中『最革命』三字，無政府主義者何曾有過這等肉麻話來？

(四)無政府主義者認現社會的罪惡，根本是在不平的惡制度；無論緩進或急進地消滅了惡制度以後，便是罪惡叢身的偽共產黨也無加以歧視之理；不比偽共產黨以恨爲出發點，抱定復仇主義，連異己的有知識者都一律加以反動之名，并使一羣青年輕視智識，使其誘惑而後快心的。該宣言中要滌除『一切御用的，反動的智識階級』，也是偽共產黨的口吻；因爲偽共產黨除自身外誰都是反動的，且無政府主義者向無反對智識的謬論。

(五)無政府主義者以各階級之覺悟者都是革命份子，並無『革命是無產階級專

有品」之言。況要自動的革命，先要認識革命；要認識革命，便要有認識革命的能力；故提高無產階級智識，確是無產階級自動革命的先決問題之一。偽共產黨利無產階級的無知識，易盲從，可做他們的犧牲品而供其指揮如意，乃美其名曰「只有無產階級能革命」，「只有無產階級能實行革命，我們——偽共產黨自稱——只處在領導者的地位」，甚且認遊民也是革命分子；騙無產階級替他們奪得政權以後，如赤俄的政權獨裁者只是「處領導地位」的列甯和斯塔林，除從前因飢荒餓死的無產階級以百萬計外，迄今無產階級失業者有七百二十五萬之多，騙局已成，無產階級雖悔何益？該宣言自始至終，只有無產階級革命，且不管無產階級懂得革命與否，直喊着「在無產階級自身的組織中武裝的團結起來」，這樣幼稚和性急的誘惑，又不是偽共產黨的口吻是什麼？

油印耗少許工夫，祕密不出於斗室；傳達化四分郵票，神通早顯於中央；如此栽贓，較數月前之反噬，僅累碧波嘗數天鉄窗風味，不能大報首倡清共之仇者，相去豈可以道里計哉？況有同志焉，負遞送傳觀之責；有刊物焉，極誣攀羅織之能；「最革命」的大刊物革命

評論大書特書曰：「無政府黨有嚴密組織的機關叫做黑光社，有機關報叫做『革命』；更出其餘技，暗向黨政當局造謠恫嚇，致九月廿二日報載有『滬八區黨部呈請查禁『反革命刊物革命』之舉，廿四日本刊接到上海郵務管理局函告，謂本刊已被廣州檢查員所扣留。雖天下人非盡盲目者，以後僞共產黨未必盡能如願以償，然本刊則已領教多多矣！」

雜感

(五)「革命」反革命

景明

九月廿三日中央日報載滬市指委會第四十三次常會有「八區指委會呈為市內發現『革命』等反革命刊物，請迅予查禁案，議決交宣傳部查禁。」我所知道的，市內以「革命」名刊物的，只有革命評論及革命週報二種；八區指委會大概因革命評論表面頂着國民黨忠實同志招牌，實際鼓吹其背叛三民主義的謬說，（本刊盡量揭穿其叛逆不

稍隱諱）深恐以僞亂真，危害黨國，故請迅予查禁罷！仔細一想，革命評論因蔣介石氏諷其主辦人陳公博「……應引咎自責，讀書研究，不宜論列黨政，往復訐難，引起更多之糾紛，惟有少發議論，多做事實。此時小冊子愈多，則青年心理愈紛，爲害愈大，而小團體亦愈多，徒使青年思想不一，心志不定，而黨國危機亦愈甚也。」以後，反革命的革命評論的主辦人陳公博恐被捉付中央懲辦，未免太失面子，便已自動停刊了。至此，市內以「革命」名刊物的已只有一個本刊，而本刊封面亦僅書「革命」二字，則八區黨部所要迅予查禁的，當然是本刊無疑了。查本刊過去很顯著地反共，近來不留情地揭穿陳公博輩危害黨國的陰謀；若這些不是反革命，便別無可供深文羅織之處。倘以爲國民黨只許有革命評論一類的反革命言論，凡反革命的便是反革命，這無怪革命評論一類的刊物多如牛毛，本刊敢擲其鋒，自然罪該萬死，不反革命也反革命了；然怎麼以堂堂中委，富有金錢，而且自命爲最革命的忠實同志陳公博主辦的革命評論也會自動停刊呢？倘以爲反對汪主席犯大不敬，便是反革命，那是本刊在去年反共最劇烈時，曾反對過在武漢親共在廣東縱共的汪主席，反革命便早是反革命，要查禁便早該查禁，熱心黨國的八區黨部，何至於

直到今日才發現這反革命的刊物呢？倘以爲陳公博輩縱有反革命嫌疑，但中央委員應由中央處置，非他人所得置辭，不然，便是反革命，那是本刊只可坐以待死，以符「天皇聖明，臣罪當誅」之古訓，不敢再置一辭了；然而國民黨是否有這樣一條黨紀呢？好罷，本刊得罪共黨已多，得罪灰色共黨更多；孽由自作，除靜候文字獄之降臨外，尙有什麼言說？

代郵：和光先生，萬分抱歉，來稿這期被手民所誤，不能排出，祇得待下期吧！——編者

青年們，你們覺得煩悶麼？你們想認識人生的意義麼？你們關心於人類的前途麼？你們要知道做人的道理麼？請速購閱

克魯泡特金最後傑作。

人生哲學！

人生哲學是克氏遺著，已由上海江灣自由書店編譯出版了。實價六角，各大書坊均有代售。

和平之哲學觀(續)

李石會

第二章

- △兩公例：大律與小律
- △大律無限小律有限
- △小律之至小亦在標準中立言
- △互助和平之絕對公例可應用於社會
- △中國今爲實行對內互助和平小律時之舉例
- △絕對公例是於空間時間範圍中立言
- △絕對公例亦不失進化之性可樂觀
- △由小律進而於大律即由小康進而於大同
- △結論：由一國小和平趨向於世界大和平，今自一國小和平爲實踐。

命 革

以上互助和平，相對與絕對之兩公例，已言之略備。此二公例可換言而名之曰「大和平」與「小和平」。若應用古語亦可名之曰「大同律」與「小康律」或「至大律」與「至

小律」簡言之可曰「大律與小律」

(一)「相對公例」或「大同律」或至大律或大律即大和平或全體之和平。此非能絕對實現，而只相對實現，故以「相對公例」名之。

(二)「絕對公例」或「小康律」或至小律或小律，即小和平或局部之和平，此能絕對實現，故以「絕對公例」名之。

大律小律，以性質言，一爲至大，至大以至於無外，是永無停止之界限，故可望而不可及，亦即無限之意，故爲相對。一爲至小，至小以至於無內，是已停止於無可再小之界限，故可及，亦即有限之意，故爲絕對。

至大之爲無限與相對，已彰彰明矣。然則至小，其果爲無限與絕對乎？抑至小亦可至於無窮耶？若以純粹之哲理言之，至小自亦無窮，若昔以目可見之至小爲至小，後則以顯微鏡中之至小爲至小，終將顯微鏡不可見之至小爲至小，此亦無窮之至小，乃哲學之至小。今吾所謂之至小非哲學之至小，乃標準之至小。標準之至小，如細胞爲生物單位之標準，某巢蜂，某穴蟻爲某巢某穴單位之標準，某國人爲某國單位之標準之類是矣。此單位

之標準既定，故所謂有限或絕對之至小，是至少於此標準之內，確爲至小之單位，故此單位雖非哲學的已如前所說明，但不失爲標準的至小，亦彰彰明也。

此大律小律至大至小之界說已如上所云，則「對內互助和平」爲絕對公例，是已證明而可以之應用於今之社會。舉例如下：

今中國北伐之役告終，全國已歸一致，以後之國內統一，無須再以武力爲方法，而須代之以「互助和平」，此即實行此「對內互助和平」小律之時矣。

聞之者或於吾之舉例仍不能無疑，則於其中見有兩種要素：一則曰「全國」，再則曰「此時」；「國與時」，一爲空間，一爲時間，是此例者分明受此兩種要素影響。然則影響變化而事亦隨之，其所謂公例之絕對性，果復存在乎？

吾於設問之前，已預爲聲明曰：標準曰單位云云，是於「全國」問題已留餘地，至於時間亦爲標準與單位之一種，尙有補充伸述之必要。

所謂標準與單位，自就空間與時間而言。吾今言進化也，此二要素，尤不可缺，於此更加一語曰：「絕對公例是於其空間時間範圍中立言。」苟其出乎此空間時間範圍之

外，則此公例之內容不同，茲舉一最顯明而最近之例如下：

若干時間以前，國民革命軍之空間在山東以南，在彼小律中之「對內互助和平」是限於彼時之區域。至今日之「對內互助和平」之公例，其價值已與前不同。若干時間以後，此公例之價值或更將擴大，由此言之，雖云此公例爲有標準的絕對，而殊不失其進化性也。此亦物類人羣由小康過渡於大同之程序之一種現象。而予吾人哲理以極大之樂觀也。

人羣進化，能有由小康進向於大同之希望者，實賴有此進化性耳。此非僅吾人主觀之希望，而實乃客觀之事實，一稽之於過去之歷史，不難了然。觀夫周代小康律之區域爲何如乎？今中華民國小康律之區域又何如乎？由今之視昔，亦由後之視今。故小康律性雖爲絕對，而量非固定。實賴有此小律而能有「對內互助和平」之實，又因此小律以進化之趨勢，而發展其範圍以傾向於大律之方面，此其所以由家族之互助和平，逐漸進而至於鄉國與夫世界之互助和平之道也。於此吾可誦道孟德斯鳩之言於不置，孟氏略云：「有益於一身，有害於家者，我不爲之；有益於一家，有害於一鄉者，我不爲之；有益於一鄉，有

害於一國者，我不爲之；有益於一國，有害於一洲者，我不爲之；有益於一洲，有害於世界者，我不爲之。』

於孟氏之意，吾人可得兩種效果：一屬於科學的，可謂爲『小大之進化律』此可謂爲小律大律之過渡律，一屬於道德的，可謂爲促人羣進化之方法。

由孟氏之言，可知小和平與大和平不相抵觸。以小和平爲出發，以進化擴大爲過程，而以大和平爲究竟者也。吾人於此亦可爲『和平之哲學觀』作數語爲之結論如後：

- 一、和平與不和平爲物類人羣之兩現象；
- 二、小和平之外雖有不和平之存在，然終趨向於大和平；
- 三、賴有小和平，小範圍乃得而鞏固，以至於發展；
- 四、今日小和平之成就，即將來大和平成就之張本；
- 五、吾人爲一國之小和平，與爲世界之大和平（註）之中國同志於今俱應努力於全國之和平。

（註）孫文學說第六章，孫文立誓之末句：維世界之和平。

以上之結論即由哲學之理論，而至於人羣實踐之大意也。

——完——

目前的幾個小問題

六波

幾個大軍閥，包容無數小軍閥，各霸一方的中國，經過了十餘年的長期戰爭，現在居然統一於青天白日的旗幟之下了。這是以前一般人所夢想不到的。不知犧牲了許多青年壯丁，一堆堆埋葬在荒郊曠野，纔換得今日這樣一個局面。現在正是慶祝革命成功，歌舞太平的時候，大家本不宜再說出掃興的話，使人聽了討厭。

但是一般無知無識的民衆，不知中國已經統一了，革命已經成功了，正宜安享太平之福，偏又鬧出許多岔子。使一班自命爲真正革命份子的，有所藉口，今日批評這個，明日嘲罵那個，說是革命沒有澈底。使一班革命領袖，也不能安受朝賀，坐享太平，還要惹出許多麻煩，豈非故意使人討厭嗎？

照實講吧！現在中國的情形，好比沙漠中的駝鳥，被人追急了，便把頭一縮，藏於草中，遮住了自己的眼目，以為很安穩了。不知偌大的身體，尚露在外面，被人瞧得清清楚楚。試看號稱統一了的中國，那一省，那一縣，不在大爭小戰？一般民衆，都似『燕巢幕上』，誰也不能安居，遑論樂業！『革命成功』的話，不過是拿來遮自己的羞罷！國內混亂的情形，却明明白白擺在面前，一點也瞞不過人。這固然可說是軍事粗定之際，應有的現象。但是這種現象的發生，已經不是短時間的事了。據我們做小百姓的眼光看起來，當現在這個時候，很有幾個小問題，值得提出來討論一討論：

一、民變：

我們每日把報紙一展開，總只見匪盜暴動的消息，連續不絕。這種消息，差不多在緊要新聞中，佔了一大部分。軍隊也日日在搜勦，警士也日日在緝捕。然而勦捕的自動捕，暴動的自暴動，反一日猖獗一日了。把通都鬧市層見疊出的劫案，放着不說，單就各處嘯集的大股土匪而言，有時也說勦滅了，肅清了；有時忽又發見數百人，數千人，攻城劫械，其勢洶洶。當其逃竄的時候，則如鴻飛冥冥，連影兒都不見了；勃起的時候，又猝不及防，恍如亞夫將軍，從天而降，真令人看了，摸不着頭腦。這班匪徒，諒來沒有闖天入地的遁

法，怎麼會這樣的神出鬼沒，東也勦不着，西也勦不着，竟然愈鬧愈兇呢？據熟悉其中情形的說：『現在所謂土匪的，並非盡是流氓地痞，亡命江湖之徒。多半是有家有室，種田作地的一般農民。他們因為實實在在受不了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們循環的剝削，陷害，逼迫……有冤無處訴，走頭無路，纔聽人聳動，挺而走險。軍隊來了，他們便若鳥獸散，仍是田間一個農夫；軍隊去了，他們便馬上呼嘯而起，成了大股土匪。所以要勦滅他們，恰似捕風一般，只見牠有拔木揚塵之勢，却又抓不着。』照這樣看來，可不是民變了嗎？這樣的聚則爲匪，散則爲民，防不勝防，勦不勝勦，中國內地，差不多都造成了這個形勢。若是單靠屠殺，能夠製造和平，那末，軍隊下鄉，不管他是匪，多剝翻幾個，也不算什麼，橫豎中國人口的數目大得很；若是越殺，民情越憤，激起普遍的暴動來了，那又怎麼殺得了呢？所以我認爲這是目前第一個小小的問題，究竟還是應該一味的殺，還是應該想法消弭下去，須得討論一下。

二、兵變：說到兵的變亂這一節，可以分作三項：一、我們從報紙上看來最近有許多軍隊，奉着命令，威威武武，開去勦匪，一到前綫，便成了匪化，馬上把槍桿倒轉來了；二、現在

都是喊着裁兵，這裏遣散若干，那裏裁撤若干，稍明中國現在的社會情形的，都知道這種兵士，今日被裁，明日即變爲匪，因爲他們本來到了無家可歸的時候，纔來當兵。當兵不成了，只有去過土匪生活，纔與他們的性質相近；三，許多雜色軍隊，被解散了，其逃出的一部分，更不消說，當然除走入做匪的這一條路以外，別無出路。歸綜說起來，中國的軍隊，——除却現在真正受了嚴格訓練的最少數的革命軍以外，其與土匪，似冰與水一般，本是一個東西，兩個名字，有時溫度高一點，便化成水，有時溫度降下了，便結成冰。經了軍事領袖，把他們這些雄赳赳的招致攏來，加以編制，便是軍隊；一旦遣散，或由他們自己變化而去，即是土匪。所以有中國這樣多的軍隊，纔有這樣多的土匪。他們既無職業，又無恆產，當兵也好，做匪也好，橫豎都靠着掠奪過活。若任他們的性兒自由，倒還歡喜做匪，不願當兵。因爲做匪，錢也賺得多些，行動也自由些；不比當兵，要受嚴厲的約束，又常隔數月不發一毫子的餉。所以他們只要碰着機會，便自軍隊中攜槍逃出。這種兵變的情形，在中國本不是一件稀罕事，不過現在更加進步了。況且中國目前的現狀，完完全全靠靠着軍隊鎮壓一切的一切；軍隊本身又帶了危險性質，時常發生變化。那末，中國的社會上，將來擾亂到什麼

地步呢？因此我認爲這是目前的第二個小問題，究竟還是聽其變化自然，還是要想法安插？也須當討論一下。

三、知識份子的失業：

我們中國向來有知識的人——好搗亂的份子，很少很少。大

多數，都是渾渾噩噩，無懷氏之民也。縱有幾個讀書識字的，在從前有皇帝的時候，給他們一頂秀才或舉人的帽子戴上，就是很稀罕的事，他們也就志得意滿，只要足以誇耀於鄉里，再無奢望了。所以在那個時代，頗有太平的景象。不料自從廢了科舉，興了學校，造出來的洋秀才，洋舉人，以及洋翰林，真是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這班先生們，只有畢業的文憑，沒有領薪的委狀。於是鬧起飢荒來了，你們組一黨，我們組一派，肆意的排擠，極力的鑽營，今日聯甲，明日倒乙，但是終於粥少僧多，分配不來。摔破了飯盃的，固然異常着急，日日似癡狗咬了，兩隻腳兒跑起旋風來，就是登了台的，也因汲引不了許多同志，安插了一批，還有一批，不免就起了恐慌。如此這般，所以中國的政潮起伏，沒有已時；中國的黨派紛歧，也就理不清楚。現在我們只查一查各都會，以及凡是公事機關所在的地點，那些謀事的人數，便已可驚。說句髒話，比毛廁內蛆蟲還要擁擠些。偶然有人得了一筆差事，不消說得，凡叨

在戚誼，友誼，族誼，鄉誼的，或直接或由介紹的，都如蒼蠅逐臭，聞風而來了。都是來攀鱗附翼，乞予援引的；雖當事的人，學會了周公之一飯吐三哺，只怕也應接不暇。加以近年來的中國，因為鬧着革命，掀動了社會的太古層，把鄉里一班稍識之乎的先生們，不是加了暴徒的罪名，便是取了劣紳的綽號，都不能伏處鄉里，做一村一鎮的王了。盡行趕到通都鬧市，來找那吃白飯，領乾薪的生意。這樣看來，中國現在的政治界，想把牠澄清一下，還是閉着眼睛說瞎話。再則這班先生們，多半是不甘居人下的，從前他們不得志的時候，便南走越，北走胡。現在沒有出路的時候，他們更想出一個捷徑來了，跑到山巔水涯，做的做宋江，做的做吳用，幹他們論稱分金銀，論套穿衣服，大塊切肉，大盃酌酒的事業去了。這樣看來，要把中國現在的社會，平靖下去，又怎麼着手呢？所以我認為這是目前的第三個小問題，究竟還是學秦始皇焚書坑儒的老法子——只怕不能了事。還是要想法來調劑，也須細細討論一下。

夠了，不必多提，只要把以上三個小問題，得了相當的解決，包管中國便太平了，便沒有許多亂子發生了。據我的愚見，要解決這幾個小問題，也用不着別的办法，只要把這一

班人……民衆，兵士，知識份子，每人限他學一個職業，每人給他一頓房子，每人替他討一個老婆，讓他們自己安安穩穩的過活，也不去打擾他們，那末，他們吃的有了，穿的有了，住的有了，戀愛也有對手了，包管他們各人安分守己，不忍棄其所有，再來掀風作浪，擾亂和平了，那個時候，我們纔可以高呼着：

革命成功萬歲！

但是，怎樣才可達到這步田地呢？

請人們去仔細想想看！

怎樣建設社會秩序

漢南

革命包含破壞與建設兩重意義，革命雖以破壞爲目的，但破壞是消極的而非積極的，非革命的真正目的，只知有破壞而不知有建設，則暴動也非革命也，故革命之真正目的在建設。物有本末，事有先後，我們要做一件事情，如果知道這件事的本末先後，那末，這

件事情做起來，就格外容易而且收效極速，否則，盲人騎瞎馬，橫衝直闖，鬧上三年六個月，還是沒有出路。我們現在在這革命的破壞之後，談建設也是一樣，建設之道多端，中山先生有心理建設與物質建設之分，路政啦，屯墾啦，以及農工業教育，無往而莫非建設。在此民窮財盡，庫空如洗之時，百廢俱舉呢，恐怕沒有這種能力，也是事勢之所不許，那末，我們只有擇其最緊要，最迫切，最與人民有關係者而建設之。所以中山先生在建國大綱中首先就說，『建設之首要在民生。』民生是什麼呢？『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

國民黨是口口聲聲爲民衆謀幸福的黨，辛亥革命推倒滿清，建設了共和政體，但是僅僅建設了一個招牌，人民的痛苦如故，在人民方面說起來，尙有可原諒的地方，因爲推倒了滿清，政府依次就是一般反革命的軍閥得了勢，所謂前門拒虎後門進了狼，國民黨在當時並沒有執掌政權，心有餘而力不足，實在沒有辦法。中山數次北伐，均未成功。致統一無期，終成軍閥割據紛紛擾擾十有六載，而民衆的痛苦亦與之相終始。此次革命軍興師北伐，勢如摧枯拉朽，不期年而全國版圖盡隸於國民政府之下，雖說是武裝軍人努力

的結果，亦三民主義入人之心，而全國民衆痛苦之深，因而期望有以解其倒懸之切之所致也。北伐以來，中經共產黨之燒殺，戰事所至，廬舍爲墟，到了現在，中國二十二省幾乎沒有一省沒有土匪，真正是沒有一片乾淨土了。此刻的中國人民真所謂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其一線的希望，恐怕就是要國民黨去解救他們了。所以在這個時候，正是全國民衆痛苦最深，需要解救最切的時候，國民黨的忠實同志們如果真心爲國爲民的話，就該馬上團結起來，從事這種最迫切的建設工作。否則國民黨就算失信於民衆，背叛民衆，欺騙民衆，民衆雖愚，民心可怕。古人云：『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失天下者失民心也。』失民心者，未有不亡者也，望國民黨人三致意焉。

話又說轉來，我上面說過要擇其最緊要最迫切最與人民有關係者而建設之的話，到底要建設什麼呢？就是要建設社會秩序。怎麼叫做社會秩序？社會秩序與民生有什麼關係？現在說明之如下：

革命時期，是一個破壞的時期，在此時期人民的生活是很紊亂的，往往各人都離開了自己的職守，不能安居樂業，而社會的秩序以亂，其原因約有數種，最明顯的如：

共匪土匪的擾亂，

戰爭的影響，

軍隊的紀律不良。

並且在此時期人民之無恆產與無恆業者居多，其心理亦發生很大的變化：

(一)多趨於消極，沒有勇敢向上的心思，蓋生當亂世，人心險詐，偶一不慎，就有身家性命的危險。上焉者即抱所謂「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的名士態度；下焉者就變成苟且偷安，或極端厭世，此近來上海投浦自殺之風日甚之原因在此。

(二)多趨於僥倖投機缺乏忠厚長者之風。因生當亂世，是非混淆，生活不安，與其爲忠厚長者坐以待斃，毋甯孤注一擲，幸而免於死，則一生受用不盡，故不挺而走險，投身綠林赤黨，即拍馬吹牛，蠅營狗苟，以獵取功名富貴爲唯一之目的。此現今國內土匪共匪惡化投機分子之多之原因在此。

讀者把上面的話一看，再把目前中國的大局一對証，就知道這社會秩序之關係民生之鉅且大爲何如了。如果國人不趕快覺悟，把各人權利的念頭看輕點，分治合作起來，

馬上從事新的社會秩序的建設，我恐怕中國此後將永無甯日，大亂還在將來呢！到那時我們的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恐怕早已變作共管中國的口號了。

要想解答怎樣建設社會秩序這個問題，必定先要解決牠的前題，牠的前題如不解決，也是沒有辦法的，這就要說到國民黨的黨的糾紛上去了。說到黨的糾紛，照胡漢民先生的談話看起來，是非常樂觀的，彷彿是小孩子爭玩具似的，過上一會兒就和好起來了。我的意見雖不似那麼樂觀，然而我以為要解決黨的問題，就要採快刀斬亂蕪的手段。古人說治絲愈紛，以刀斬之，其紛立斷；治亂亦然。（我說這話或者有人會誣我們是挑撥離間他們了。）再有你不做，打倒你，我來做好的革命精神，或者比這要死不活的僵局要好得多了，因為在人民方面，正是要受痛苦的，不如這麼一來，早結早完還痛快些。不過都是同志，都是三民主義的信徒，而且都是為革命盡力，或許胡漢民先生的樂觀是對的也未可知。因為我與某人沒有來往，所以對於政局的內幕，不得而詳，所知道的僅是從報上竊來的一知半解罷了。果真黨的糾紛問題能如胡先生所期不成問題的話，那末，我這篇文章不算白寫。我希望黨國當局建設的大致也不會落空。社會秩序怎樣才能建設呢？

是：

- (一) 剿除匪盜，認真肅清共黨。
- (二) 整頓軍紀，嚴禁就地籌餉。
- (三) 整理路政，恢復舊有交通。
- (四) 少設官吏，認真澄清吏治。
- (五) 嚴防土劣共黨把持黨務。

以上數事不過是犖犖大者，這幾件事情要是做到了，社會秩序馬上就恢復起來了，社會秩序一恢復，人民就可以安居樂業，享太平的幸福。人民生活一安定，各人就可以把各人的事業做好，個人的事業一好，社會自然也就好了。到了那個時候，政府不建設，而人民也就會建設起來的。

用真憑實據證明陳公博輩是灰色共產黨 (四續)

景明

陳公博輩的文章，真有神出鬼沒的本領：在這裏這樣說法，在那裏又那樣說法，換一個地方又是更不同或回過來的說法；在這時這樣主張，在那時那樣主張，換一個時候又是更不同或回過來的主張；第一個人這樣攻擊或介紹，第二個人又那樣攻擊或介紹，第三四人……又更不同或回過來攻擊或介紹，甚至於一篇文章裏，和自己少數幾個人的言論，也很有矛盾的地方。這是什麼緣故呢？無非故意弄得撲朔迷離，在或反對或贊成之下，介紹些馬克思的大主義，赤俄的大政策大設施，共產黨的犧牲決心和革命精神，給青年們做個標準，同時可以罩過國民黨的眼目。試看他們一派的刊物，一個個隨時隨處一面也說國民革命，一面高抬馬克思主義，視為世界唯一的革命系統；一面反對俄國野心，一面盛稱俄國善政，相當時仍須聯俄（新出版的黎明且主張馬上『可以與蘇俄恢復邦交』了。）一面也說共黨搗亂，一面攻擊反共者屠殺青年，并以目下共已肅清，要清的不是共，只是些最革命的國民黨忠實同志；他們的居心不是很顯然了麼？最妙的，他們對共產黨員的陰狠欺騙，滅絕人性滅絕人類的行爲，只說是『幼稚病』，似乎成熟起來便

是最革命的了！對第三國際的命中國共產黨大肆燒殺，爲俄當局保全政治信用，俄國聯日而犧牲我國滿蒙，及過去消滅國民黨陰謀，只說是「爭革命領導權」！拜謂「第三國際蘇俄，俄國共產黨不是三位一體」（陳公博語）以貫徹其「相當時期聯俄之理論，似乎俄國當政的不是共產黨，第三國際不是俄共產黨的傀儡，俄共產黨對中國不是有什麼惡意了！對反科學反自由反平等反進化的偽共產主義，只說是「超時代」！似乎西洋資本發達國家確需要偽共產主義，中國將來仍離不了偽共產主義了！他們這樣變相的宣傳，除較偽共產黨稍緩進外，效力豈不高出偽共產黨宣傳幾倍？此外，當然啦，他們一類的刊物，是具聯合戰線作用的：一致反對反共最力者，加以「昏庸老朽」「軍閥官僚」等惡名，以磨滅自己過去親共聯共，及表面是共黨的過來人骨子裏仍舊是共黨的一流人的罪孽，并使以後無人敢再反共。一致抓青年，給青年一個「革命」頭銜，教他們不必讀書，專去做所謂革命工作，跟着自己的理論跑。一致主張國民黨改組，恢復十三年改組精神——共黨造出來的「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而背棄「總理遺教一切」。一致主張黨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不管「總理」有沒有這樣遺教，只因俄國已改行新經濟政策，而且

俄國有過民主化宣言，怎可不急起直追？況這樣主張，又是變相造成階級鬥爭的初步。一致主張集權專政，不管『總理遺教』中有什麼『均權』、『民有民治民享……』，因為集權專政才合偽共產主義的精神。他們在拜倒偽共產主義之下，同時以己派爲國民黨唯一忠實同志而排斥異己者，偏又一致大喊特喊着『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我在這裏便要看一看他們是怎樣的『黨外無黨，黨內無派』。

(一)黨外有共產黨 我們看施存統每篇文章，凡遇稍籠統的句子，都用括弧註明其程度或數量如何如何；這樣仔細的人，却說『在兩個形容字眼上做工夫，是沒有什麼意思的』。然他所說的沒有意思的兩個形容字眼，却又特別在重要的句子上多用而不加以括弧的註明；說是無心，其誰敢信？施存統說：『肥遯先生在『雙十』第二期……他懷疑我所說的「無產階級革命系統在現在是走不通的一句話中」兩個字，同時也懷疑我所說「總理的革命系統是現在惟一可能的道路一句話中」兩個字。他質問我：是否無產階級革命系統現在走不通，「將來或許走得通」？他並且以爲我說總理的革命系統是現在唯一可能的道路，「將來是否可能，是否唯一可能便是問題，無

意中反映出總理的革命系統祇是無產階級革命系統的過渡。他自己說這是「近於吹毛求疵」我底感想也是如此……例如在他底大作中「中國革命的立場與其必然的出路」一文中所說的「我們目前的革命，當然是反帝國主義，反封建軍閥及一切封建集團與封建關係的國民革命」一句話中「目前」二字。難道肥遜先生以爲「目前」要一個國民革命，目後還要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嗎？我並不是故意反唇相譏，我只是說明單從字眼上「吹毛求疵」是沒有多大道理的。肥遜先生還自以爲比我更進一步，說我還承認中國革命有兩個系統，他只承認一個系統……」施先生按着說中國革命有兩個系統是事實；（按：此處曾用兩個括弧註明。）絕沒有意思要反映出「總理」的革命系統祇是無產階級革命系統的過渡；并說國民黨自己有辦法，第三黨第四黨共產黨都不成問題。我們姑不論他所謂國民黨自己有辦法，是否存國民黨的軀壳，代以共產黨的靈魂，自然第三黨第四黨共產黨都不成問題。我們且問爲「將來」對稱的「現在」爲「目後」對稱的「目前」等形容字眼，怎麼可以隨便使用？「是非有無」不是形容字眼麼？一字之差，推翻全部；說是無意思，也同「現在」「將來」一樣地無意思了！說是沒道理，也同「現在」「將來」

「一樣地沒道理了！這樣大疵，何用吹毛以求？」施先生在現代中國二卷一期中國革命底理論問題一文中，有「我相信總理底容共政策，現在雖然不能行（現在國既不容共，共也不容國了）。但這個政策底精神，依舊沒有錯誤。總理容共政策底根本精神，在於集合中國內一切革命勢力，統一革命領導權，（我們不能說這是共產黨底口號，這實實在在是真正國民黨底口號。）以完成中國革命。我們要使中國革命成功，決不能違反這個精神」等語，蕭淑宇在革命評論第一期共產黨暴動問題文中，有「假使共產黨能完全站在革命的立場上，本着牠當初加入本黨的衷意，絕誠與本黨合作，不於總理逝世之後，力謀發展牠自己的組織，絕盡其挑撥離間的能事，企圖分裂本黨，取本黨的地位以代，到現在雖不見革命成功，但至少總已推進一步」等語，姑不論共產黨的罪惡怎樣，當初加入是否惡意，及施先生非國共合作革命不會完成的話是何居心，且問這兩個「現在」是否有當初或將來的對待？肥遜先生被青戰第二期戰馬先生指為第三黨，他在雙十第一期裏的原文中，有「……老實說，在由資本帝國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時候，世界是一個革命運動的全體系。波爾扎維克雖然跑上前了，但是他後面一羣小弟弟——殖民地半

殖民地的解放運動，國民革命運動，其他被壓迫的勞動運動，如果跟不上來，他也只好道左徬徨，始終走不到路的終點。三民主義目前革命的主要性質，雖然是國民革命，在革命的程途上，雖然是一走一跛，進一步，退兩步，有時還好像要跌入泥淖中去，但是他的蹣跚步武，不達路的終點，也決不會劃然而止的。總之，在世界革命運動的全體系之下，因物質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便不斷往前進化，一社會的新興，便是一社會的沒落，除開一條由歷史的社會的發展底必然的路以外，那裏來的第二條？遑論其三！他明明說現在國民革命雖進一步退兩步，但一定往前進化，會跟到波爾扎維克所走的路，波爾扎維克是世界革命運動的全體系之下的一條唯一的必然之路。這樣說，比施先生忸忸怩怩的態度，實在直捷痛快得多！他用的『現在』、『往前』等形容字眼，也並不用得沒意思，沒道理。施先生原是『認定共產黨不能解決目前政治經濟種種實際問題』（見革命評論第一期）才脫離共產黨的，但『目前』是很暫的，以施先生教學生都不要讀書，只去領導農工革命（見革命評論十八期中國革命與學生運動文中）及種種取國民黨而代的策略，縱波爾扎維克最近『目後』仍不能解決政治經濟種種實際問題，國民黨自身也跟上波爾扎維

克或同化波爾扎維克了；還不是同肥遜先生一樣只認一個革命統系麼？即強說不同，亦只在『現在』和『將來』兩種形容字眼上區別罷了！上舉這些話都，不是認國民黨以外尚有並立或先進的共產黨麼？

蕭淑宇在革命評論第一期裏說：『……但是一般人都承認共產黨員多數能努力工作，農工和青年羣衆直接或間接受牠領導的居大多數，客觀一點說，雖然我們看出了共產黨對於國民黨不忠實，但是不能說牠不是個革命團體。』又說：『當時中央（按指武漢中央）深知湖南農運之錯誤，但尚未將全責加於共產黨，不過認爲共產黨員幼稚過當，應加以糾正。』這是何等崇拜共產黨的革命精神，和原諒共產黨的罪惡！可惜牠的革命精神，只是毀滅國民黨與塗毒人民罷了！施存統在現代中國一卷四期裏說：『共產黨在客觀上雖沒有完成中國革命的可能，但他還有二百多萬確定的無產階級做基礎，且有鮮明的共產主義做旗幟，在事實上在理論上還說得通。』無怪乎在現代中國二卷一號裏說：『只能於這兩條道路中選取一條，沒有徘徊四顧猶疑不決的餘地』了。施先生雖時常說『目前』中國只有國民革命行得通，但這樣尊重共產黨，共產黨省了多少宣傳

的力氣！上舉這些話，又不是承認國民黨以外，尚有革命很努力，實力很充足，旗幟很鮮明的共產黨麼？施先生最近言論，有「如此國民黨便沒有路走，我們也沒有路走，那便只有走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革命一條路了。」的話。（見雙十第四期）大足耐人尋味了！

劉侃元的理論，那更澈底了！他說：「我們現在的目的，唯在於中國革命成功；將來的企望，唯在於世界革命實現……」又說：「在這兒還要說的就是我們對於任何學說任何主義，毫無偏見，那一個或那幾個適合在最客觀的認識上——於中國現在實際的要求時，我們都主張採擇。同時什麼主義學說都不是永遠的，一定的抽象的，其價值，其意義，其作用——簡言之，一般真理的具體性，都是在某一客觀狀態之下才可以獲得，才可以具有的原故，所以我們又不拘定地，死守一個。譬如我們去年按實際狀態可以贊同某主義某學說，今年依狀態的變遷可以反對或修正該主義該學說，明年也是一樣，後年也是一樣……」又說：「……現在應當革命新生的時候，某黨當做些什麼事，某派當做些什麼事，我們只要自信以為不錯，也不客氣願意貢獻的；當做而不做自然是要攻擊的。」（見革命評論第一期）劉先生的革命精神着實比以外各「同志」的遮遮掩掩強得多了！

他主張今年、明年、大概至多也不出後年罷，對三民主義不反對也該修正了。劉先生大概要國民黨做小資產階級的事（還恐未必）共產黨，如施先生說的做二百多萬農工的事，如蕭淑宇先生說的直接間接做領導農工和青年羣衆的事罷！第三黨主張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改組國民黨，聯俄，聯共，暴動，和你們所主張的既都明合或暗合，劉先生大概要牠做國民黨以外的事，劉先生自己一派人便做國民黨以內的事罷！好了，照劉先生的話，還那裏是國民黨外有黨，簡直是共產黨外無黨了！即勉強說說國民黨，亦不過是「去年」或「今年」或「過去」或「現在」的利用品就是。

（上文與一續文中論點相近，故有重複引用之處。）

（二）派內的小組織 黨外尊重共產黨既如上述，黨內各派又都是他們認為反革命分子，不當是國民黨員的；現在且來說一說他們這一派內的小組織：

從前有人說：『汪精衛派中，顧孟餘、甘乃光二人各自成一系，同陳公博不大對，汪也不大信任陳，小組織則以陳系爲最多，靠不住的也是陳系。』我當時全不相信，因爲（一）看不出顧甘陳等有何裂痕；（二）陳公博輩年來最努力，請汪精衛先生回國主持大計的。

呼聲，及打倒某某的空氣，全由他們在滬一手所造成；（三）反對小組，陳公博很早提出，（見革命評論第六期）且有『而西山會議派諸先生，猶公然說「我們的西山會議派和我們的黨部」等而小之的小團體，不過表面尚不敢反對中央，其實心目又嘗有中央的命令存在？或者更滑稽點說，下命令的人本身即有小組，不過以爲自己的小組是合法的，別人的小組是違法的罷了，』的痛切言論。後來他在答繆斌先生文中，說自己始終沒有承認過是左派，我就有些疑他的話靠不住；及在革命評論十七期短訊裏，看見他有『小組是黨的核心，黨團指揮黨員在黨外團體中的活動組織，小組組織近來才有，是黨內的組織，若在黨的健全時不應有』等話，知道他的矛盾是出於不得已的；（一）從前已系的小組未十分發達穩固，但自己正在進行中，對西山會議派不得不罵得凶些，使牠不敢效法自己；（二）現在已系小組已發達穩固了，既有系內人來問，否認了，各小組或許從此灰心瓦解，承認了，則和自己前話太相背馳；於是認從前所指的小組是異己的，便是黨團；近來的小組是已系的，便是黨的核心，怕外人尚有閒言，便說在黨健全時不應有，可見黨未健全時確是應有的。這真後語應了他自己說過『別人的小組是違法的，自己的小組

便是合法的」前言了！這些天字第一號的策略，除共產黨外，誰還施行過呢？前進第一卷六期（聞是顧孟餘辦的）「論文做的小組織應當覺悟了一文」說：「如果真誠的毫無虛偽的信仰同一的主義，矢志遵從同一的政策，努力工作，在理論上實令人想像不到可以發生意見不同的小組織的緣由。」接着引了陳公博的反對小組織的話，并說他述說得很饒興味。又說：「最可怕的是領袖們，不必說有意殖黨營私，僅僅歡喜諂諛，和本人常來往的黨員，便是可靠的同志，便使多任工作，由此在無意中便不難形成了一個親近的系統，更在有意無意間和親近系統以外的同志對抗起來……仍然想急進者，因對於甲領袖不滿，希望乙丙等領袖或者有所糾正，於是也在無意之中依附另一領袖形成了第二個親近的系統……至於懷抱野心，有意投機，根本上便不是革命的同志，那更不值得我們批評了。」又說：「最令人痛心的，是使一般忠實而勇於革命的同志，無端的成了仇讎……他們的手段，是凡足以達到個人利益的，無論如何險惡，都要採取。反之，凡足以阻礙他們本身利益發達的，他們都要反對……小組織的組織員，要洗淨了頭腦，將情感和私惠一律撇開，將革命的認識，革命的志願，重新光復起來振作起來。一面仔細看看自家所

擁護的首領是否真革命，是否有幾分欺詐投機的意味，自身是否被賣？再一面仔細看看其他小組織的組織員，是否皆反革命不革命？兩個團體之間，究被何物所障礙，以致惡感日深……雖然彼此的意見很深，對外的主張表示，却見不出有什麼不一致的地方……初意沒打算革命，便不要拿革命來引誘黨羽，既然拿革命引誘黨羽，便要始終革命，那一天變節，便是敗亡的那一天……本來是假革命，偏要團結革命的青年，那真是自殺之道……」諸位！文中明明說「對外的主張表示，却見不出有什麼不一致的地方」可見艾先生所論，確是所謂左派內部各系的問題，不是對左派以外的言論了。況汪精衛先生在前進同期答林柏生函中有反對黨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主張黨代表民族利益，并說「若干階級臨時聯合鬥爭」之說，有無限陰謀及弊害在內，所以想起來糾正等話。施存統在雙十第四期裏又有顧孟餘不滿意或反對陳公博主張黨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等話，并說「最近還有一個很有名望的人，說『國民黨所代表的是民族利益』」他說民族主義是代表民族利益，民權主義也是代表民族利益，民生主義也是代表民族利益。這樣一來，革命的三民主義，便變成了正宗道地的國家主義，曾琦先生便代替了總理底地位。

國民黨便變成了曾琦底信徒。」施先生所指的很有名望的人，不是汪精衛先生是誰？他們派內從前只是對外主張看不出什麼不一致，現在對外主張也不一致了！而且拿曾琦來罵領袖了！那麼詒艾先生文中所指的「懷抱野心，有意投機」、「有一天變節，便是敗亡的那一天」不是陳公博輩是誰？從此「汪不大信任陳，小組織則以陳系為最多，靠不住的也是陳系」等話，都一律證實，幷知道汪先生「關於第三黨的問題」文中「離開了左派，便不是忠實同志」的話，是確有所指了。可惜汪先生覺悟欠早，使陳公博輩羽翼已成；若至此尙不直起而揭其隱，使陳公博輩猶得藉左派招牌，行其灰色共產黨的策略，「滋蔓難圖」豈但左派受禍而已呢？

(三)黨外的黨派外的派的第三黨 我不知第三黨和陳公博輩所主張的，不同之點，究在什麼地方？汪精衛先生說：「第三黨是共黨的右派，和本黨裏頭不贊成分共的分子，所混合而成的。」施存統所說相同，只將「本黨裏頭不贊成分共的分子」換為國民黨左派。我從前誤認汪先生袒護左派，現在知道他大概已不承認這些灰色分子是左派了。汪先生認第三黨是第三種誣賊，施先生認第三黨只是一個革命的國民黨，馬澹先生

却說：『中國革命，只有兩條出路：一是直接走上社會革命，一是回復到國民革命。共產黨是屬於於第一項；主張改組國民黨，及傾向第三黨，是屬於第二項。』革命評論一類的刊物貫澈週刊對第三黨尤其同情，則陳公博輩認第三黨是國民黨以外的黨，同時是左派以外的派無疑了！再看一看第三黨的主張，改組黨和黨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既和陳公博輩主張一致；第三黨主張聯俄，陳公博說聯俄不成問題，而且贊同的；第三黨說聯共，陳公博只說從何聯起，却不知他心裏的主張不敢出諸口，而他們一班人常流露於字裏行間的，早已心心相照，視第三黨果『革命的集團，改組的長征首途上的諍友』了。（見革命評論第九期劉侃元做的我對於所謂第三黨的態度）陳公博雖沒有贊成第三黨暴動的主張，而他的同志馬澹說要解放民族，除農民小工商業者外，還須用到遊民無產者（見雙十創刊號）施存統說『我決不否認暴動在革命中的需要，但是要有條件的。』（見現代中國二卷一號）遊民無產者參加革命，不是暴動是什麼？施存統說暴動要有條件，第三黨自己會說沒有條件的麼？這樣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陳公博還要裝腔作勢，罵幾聲第三黨，真比劉侃元施存統馬澹等高明多了！實在呢，都是他們對外的掩眼法呵！陳公

博罵第三黨最妙的一段：「第三黨實在沒有基礎！我看突擊一至三期，總沒有很顯明的主張，除了攻擊國民黨以外，大半文字都是求共產黨諒解的文字。凡自號一個黨，沒有一點主張和基礎，光是求人諒解，這還算什麼黨？而且我從頭至尾分析第三黨的文章，實看不出第三黨和共產黨的「不同」在什麼地方，他們也沒有標示和共產黨的「不同」在什麼地方，所以我以為他們標出一個「中華革命黨」的名稱，不如簡直說是C Y還直捷痛快。」陳先生說看不出第三黨和共產黨的不同，但誰又看得出你們同第三黨的不同呢？你們自己的同志——青戰刊物裏的戰馬先生，還將你們自己的同志雙十刊物裏的肥遜先生當作第三黨罵呢！所不同的，只是第三黨站在國民黨外，而你們却要硬當牠是「革命的國民黨」，「革命的集團」，「改組途上的諍友」，「并一味要拉牠鑽進國民黨裏來」（見貫澈）而你們不過是早已鑽進了國民黨罷了！你們的文字，又不是多求第三黨諒解的麼？你們直接間接替共產黨吹牛，求共產黨諒解，和第三黨又有什麼兩樣？所以陳公博罵第三黨這一段話，簡直是兼罵了自己！第三黨忙於求諒解，對象只有一個，你們忙於求諒解，却有兩個對象呢！汪精衛先生罵第三黨是第三種蝨賊，你們與第三黨不同的，只是

我上面說過的在國民黨內外的不同外，還有同聲贊美第三黨之餘，夾着幾句空罵，單一罵國民黨的眼目罷了！

綜上看來，陳公博輩所謂「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實在是黨外有共產黨第三黨，黨內有他們做招牌的左派，及左派外的第三黨，左派內無數小組織。「圖窮七見」任他們有神出鬼沒的本領，而行逕早被他們所稱爲領袖的汪精衛及其同志顧孟餘等看穿了！賣黨賣派，叛黨叛派，實則本來是存心毀黨毀派的陳公博輩，不是灰色共產黨是什麼？

(未完)

顯微鏡下

景明

(十三) 大學教授劉侃元的伎倆

「不拘定死守一個主義」的劉侃元，居然做起某大學的教授，大施挑撥，大談其馬克思主義了！人家說他比擺明的共產黨利害萬倍，據我看來，也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

共產黨直捷了當一面罵國民黨反動，一面實行其燒殺政策；劉侃元一面激動青年對國民黨歷惡，一面大談其馬克思主義，且說自己不是共產黨的，的確是國民黨忠實同志；一個在自己額上釘上一個「賊」字，一個在自己額上釘上「我不是賊」四字，共產黨固笨，但劉侃元的巧，亦只是「此地無銀三十兩，對門小二不曾偷」的技倆，自己在那裏得意罷了。縱不免有性急無定見的學生被他誘惑，而對此等「忠實同志」因此更深一層厭惡的明眼人，學生中怎見得便沒有，不過話雖這樣說，倘一個大學任人在那裏狂吹軟騙，定馬克思爲社會主義一尊，豈非出盡「大學」之醜，大貽學術界之羞？他原來是一個「不拘定死守一個主義」的新式流氓呵！「忠實同志」云乎哉！

(十四) 施存統打算回老家了

施存統說：「工農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底革命聯盟倘做不到，國民黨便沒有路走，我們也沒有路走，那便只有走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革命一條路了。」（節錄雙十第四期施存統文中語）他有這個大暗示以後，我以為他奪取得了政權固是成功，奪取不了政權

也不會失敗。原來施存統輩的變相共產理論，及破壞國民黨信用在國內已大收成效。已被誘惑及猶疑未決的青年，既認施存統輩是革命種子，施輩當政，自然跟着搗亂。施輩認為沒有路走，只好返回老家，認以外的路都是反動的時候，不受施存統的大暗示而另走所謂反動之路的，恐怕不多幾人了。施存統真是前程遠大，後路寬宏呵！不過，他的主張是否果對？即對了，一時走不通，便可將平日自己口口聲聲說的『中國只有走國民革命一條路』的路丟了不走，去走自己平日口口聲聲說的『中國行不通的無產階級革命』之路麼？施存統平日持『安老懷幼』之說，一旦扶一老者或攜一幼者，走得不耐煩起來，一定索性推仆他們在地上，還以此等學說原來是行不通的，只好仍做欺凌老幼的老勾當。施存統是由屠戶改充醫生的，見病不易治，一定拿出屠戶本來面目，殺了病人便算了事。共產黨本來把人當作機械看待的，犧牲了青年不打緊，欺騙青年還算一回事麼？施存統輩倚靠着做招牌的國民黨左派，已覺其首領汪精衛不承認他們『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的主張，眼見得自己不容於國民黨，並不容於左派，於是趕快下一個大暗示，打算回老家時好引着一班青年同走，不致赤手空拳，見不得江東父老呵！有人以為『施存統』

「回老家是要挾左派的暗示。」共產黨的高深原易不測度，好在他們性急，不久便會露出真相來的，我們等着罷！

雜感

(六) 我們趕快歡迎汪主席回國吧

許 聲

在青年呼聲第十七期上有一個大可注意的「秘書治國」的短評，說得到也恰中肯綮，我們也認爲這種辦法不是黨的好現象，其流弊是不可勝言的。不過他的絃外之音，却露了馬脚出來，我們現在且把牠的原文的一段抄出來，大家一看，就知道做這個短評的醉翁之意不在酒，確有不可告人的苦衷在。

「據現在的情勢觀察，在五院制實施以後，秘書治國的毛病，實在沒有去掉之可能。我們黨裏很有聲望的人才，是屈指可數的，縱然把他們通通集合一起，一個人擔任一個獨立的任務，事實還上是不敷分配的，還是不能去掉秘書治國的毛病的。況且，

現在大家所公認爲有聲望的人才，事實上已經沒有集合一起之可能，則五院制實施以後，人才必感非常的缺乏，這是可以預知的。到了那時，所謂院長，也不過是頂一個名義，而一切大權，還是操之在祕書手裏，這是可以斷言的。」

的確，五院制實施以後，五院院長，副院長部長等等，需用的人才太多了！傾黨內有聲望的人才通通集合一起，猶患不敷分配，而況事實上已經沒有集合一起之可能呢？並且「我們黨裏很有聲望的人才，是屈指可數的，」頂括括叫的超等名角就是汪主席精衛先生，現在還寄寓海外，考察各國政治，其次中央委員革命評論的主辦者陳公博先生，其次就是粵方的幾個委員，甘乃光，顧孟餘等自檜以下，如施存統，許德珩，馬澹等都是時下出版界頂有名的人物，不能不算做黨國的重要脚色了。當此黨國人才大感缺乏的時候，黨國當局見不及此，而惟以祕書去當權，弄得將來有「貪官污吏或洋奴買辦」充斥黨內之懼，真所謂「有眼不識泰山」了。

人才雖有這許多，其如黨國當局置之不聞不問，何所謂英雄無用武之地是也。即使黨國當局有推重之意，汪主席不回國，大家還是沒有辦法，那末，我們現在只有趕快歡迎

汪主席回國吧！

(七)到底誰是復古倒退與冒牌呢

許聲

自從革命評論停刊之後，不單言論界少掉了一個喉舌(?)即所謂最革命(?)的份子，如施存統、馬澹、許德珩者流也失掉了他們的立場，這不能不算是黨國論壇上的大損失呀！好了！不是已經有了一個雙十月刊嗎？現在他們這般好手都齊集在雙十的旗幟之下，去顯他們的身手了。雙十不死，革命評論猶生！

在雙十第四期有國民革命中復古派的背景一文，作者署名為子奇。在他這篇洋洋約萬餘言的大文中，東涉西抄，旁徵博引，無非是證明孔子和老子兩個是復古派。尤其是他說老子的小國寡民的思想就是分治合作，就是無政府主義，老子的思想是要把當時倒退倒部落共產時代去，所以老子是復古派，無政府主義當然也是復古的了。這種口吻，簡直連一點社會思想的常識也沒有，本來沒有一駁之價值，不過他說得大離奇，我又不得不來費筆墨了。

面：

現在且把他那篇文章的最精彩的最後一段，可以說這是他作此文的主旨，抄在下面：

「在目前提倡分治合作主義的，其毒辣不亞於祀孔，試閱上述的老子的一段話，小國寡民，使有什百之器而不知用，使民重死不遠移，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樂（？）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簡直是分治合作的活寫，也不知要把中華民國倒推到前幾萬年才止？有人說，這是無政府主義者的把戲，倒像一點不差，因為更進一步還要「剖到折衝，絕聖棄智」的，一定分治合作是他們一個理想的過渡，倒不管這些下流的，復古的，無政府主義終久沒有實現的可能，總之，他們是國民革命的敗菌，及今不加驅治，終必腐爛周身，所以我們革命的民衆，要趁國民革命的懸崖勒馬中，應該高呼兩個口號：

打倒冒牌國民革命主張尊孔的不具形式的復辟派！

打倒冒牌國民革命主張分治合作的無政府主義派！

我現再把上文分開來說明一下：

第一，他認老子小國寡民的思想，爲無政府主義，這簡直連一點主義的常識都沒有。無政府主義之有科學的基礎，自近世始，中國老子的思想謂之無政府的思想，則可，若說他的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思想就是近世科學的無政府主義，真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了。奉勸子奇先生你還是研究你的國故去罷，要談主義請把主義的書多看一點子爲是。

第二，無政府主義爲最進步的一種主義，卽就是天下爲公，世界大同的主義。今子奇先生反目之爲復古，實叫人再想也想不出牠怎麼復古？呵，我明白了，無政府主義主自由，馬克斯主義主專制，要復古而變爲秦皇漢武；無政府主義主和平，馬克斯主義主鬭爭，要倒退到野蠻時代去；但是我要問到底誰是復古，誰是倒退呢？

第三，是的，國民黨中的一部分人主張分治合作，而且他們同時也相信無政府主義。但是分治合作國民黨的均權制度並無不合之處，主張分治合作，從事國民革命，做叫冒牌嗎？那末，從前你們加入國民黨稱贊同國民革命，陰謀奪取政權，結果把中國社會弄

到這樣杌隉不安，到底誰是冒牌呢？到了現在還要乾喊打倒的口號，真叫厚臉已極。

專載

與胡漢民先生遊俄八個月之回想

朱和中

朱君亦孫中山先生之忠實老信徒，十五年冬偕胡漢民先生同去木司科復同回國。曾任廣州石井兵工廠長，現赴德國調查兵工。此回想一稿乃朱君去國前寫付其友人，新近曾在港報發表，特轉刊之，以餉讀者。

記者識

先總理孫中山先生革命四十餘年，贊襄密勿者，只有胡漢民朱執信二人，夫人而知之。當前清之季，香港臺灣乃至安南緬甸新嘉坡及南洋羣島，帝國主義者均受清廷之約，禁止總理履跡。於是東方革命重寄，武事託於黃興，文事委諸胡漢民，故鎮南關之役，河口

之役，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之役，莫不以胡黃二公爲重心。民國之成，成於胡黃二公之贊助，非虛語也。辛亥之役，胡公舍廣東都督而從總理於南京，任大總統府之祕書長，獨任艱鉅，不辭勞怨，尤爲難能。胡公爲人，人格高尚，絕無嗜好，處事精當，毫無偏私，而且不事家人生產，處心積慮，惟以黨國爲前提。有忠於黨國者，則獎勵之；不忠於黨國者，則屏斥之；惟其如此，是以總理倚畀特殷，而反革命派忌之益甚。蓋知欲破壞國民黨，非先排去胡漢民先生，無以着手也。鮑羅廷與嘉納罕藉總理容共，欲進而握國民黨權，以有胡漢民先生在，不能遂其欲。於是勾結反覆無常之變節黨員汪精衛，思以汪代胡。汪自知不能見重於黨中，然與其婦陳璧君俱首領慾狂，熱達於沸度。鮑嘉兩人窺其隱衷，遂於北京介紹汪兆銘加入共產黨，改名汪季新。陳璧君同時入黨。汪并蒙共產黨舉爲第三國際祕書長，兼中國共產黨顧問（民國十六年七月上海工商日報曾在日本方面搜得共產黨祕件揭刊）於是汪兆銘遂一躍而與陳獨秀（中國共產黨首領）並足，且超乎徐謙（中國共產黨北方部長）鄧演達（中國共產黨軍事部長）陳公博（中國共產黨經濟部長）甘乃光（中國共產黨宣傳部長）諸人之上矣。當是時共產黨之加入國民黨者，有明暗兩派，明則

李大釗、林涵祖、路友于、于樹德、譚平山、高語罕、楊鮑安、吳玉章之流，其最著者也；暗則汪兆銘、陳璧君、陳公博、甘乃光、徐謙、鄧演達、李章達、孫炳文之流，其最著者也。其他如徐天深、王志遠之輩，則推波助浪，甘爲走狗。於是共產黨與華共產黨之勢力，日益澎漲，乃不得不思暴動矣。鮑羅庭、嘉納罕、汪兆銘等定計，欲斥逐國民黨內中堅份子，而盡易以共產黨黨員。於是乘削平劉楊之後，改組國民政府，盡奪胡漢民先生之政權黨權。於是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莫不舉汪兆銘爲主席。以胡爲外交部長，以爲胡必不就也。誰知胡竟安然受之，欲逐胡等而無由，乃藉朱卓文之衛隊陳順鎗殺廖仲愷之案，妄興大獄，捕胡青瑞，緝胡毅生，囚林直勉。當時汪兆銘原欲乘紛亂之中殺胡，會胡已由衛兵翼出，直奔黃埔，安居軍校，得蔣介石之保護。於是乃有遣胡赴俄考察政治黨務之命。胡既去，而林森、孫科、戴季陶、鄧澤如等相續被逐矣。和中追隨總理二十餘年，總理北上，和中爲機要秘書，因與汪共事當政府改組之際，汪且舉薦爲軍事委員會秘書廳長，旋又以會忤俄顧問羅茹覺夫，思排而去之，遂調和中爲胡之秘書。是時和中方研究俄國革命之真像，亦欲乘機觀察俄國之內容，此和中所以幸與胡漢民先生共甘苦於放逐之俄國也。

赴俄之行程

國民政府於民國十四年七月一日成立，廖案於八月中旬發生，和中等於九月二十一日，自黃埔乘俄輪蒙古蓋啓行，同行者有胡漢民及其女公子胡木蘭，國民政府秘書長李文範，胡之副官杜成志，及著者共五人。此船將開，又有一人名劉鉅泉者附船，云係鮑羅廷之夫人所遣，及在船中，則有一俄人名搭特暈特者在焉，云爲鮑羅廷所遣，特爲經理予等旅行之事者。予等華人凡六人，除李君稍識法語，胡先生稍諳英語外，只仗和中之德文爲其重譯之津梁，故與塔特暈特亦不發生若何關係。沿途胡漢民先生父女與和中等，終日在船中，除學俄文外，討論各國政治藝學，亦不覺途之長也。十月三日晨抵海參威之附近一海港，赤俄駐有防軍，並有無線電話。塔特暈特遂上岸，通知海參威，報告予等已到。十四日午后四時抵海參威，赤俄海參威省政府，省黨部，駐海陸赤軍，及工人團體，學生團體，中國共產黨團體，中國僑民團體，約二萬人，排列海岸歡迎，由赤俄外交代表致歡迎詞，其夫人獻鮮花一束，由胡漢民先生致答詞，胡女公子接受鮮花，旋即同乘汽車，赴薩烏

亞旅店，諸歡迎者及門而止。予等自赴旅店，則行李亦經安置妥當矣。是晚爲省政府，及省黨部，外交代表，及各團體公議，各有演說，胡先生各有答詞，諸與譙者，莫不滿意，興高采烈，得未曾有。足見胡先生精神，學問，理論，感人之深。時舌人爲海埠華僑山東人王君某，動稱大人，詞亦不能達意。胡先生令和中轉譯，在坐各人鼓掌聲如雷，此後始禁稱大人，是日已定導余等往莫斯科之人，乃赤軍退伍師長奧國人布福環君，次日上午由布君等導予等環遊海埠，則見俄皇時代海埠之兵工廠，皆建於地中，上面只微露烟筒，規模之偉大，布置之週密，真匪夷所思，今皆頽廢矣。次則導觀赤軍兵營，並赤軍野操射擊，晚間爲外交代表私譙，省黨兩部人員與焉。席間塔特暈特始歷述胡先生之革命工作，及其豐功偉績，舉座歡悅之際，始露驚惶之色，而自此愈敬重胡先生矣。午后二時，予等出外購物，且觀察市面狀況，則見該埠私人商店林立，與各資本主義之國家曾無少異。布君導予等至國立商店，購物少許，其價值雖昂，殆與莫斯科無殊。以是知該埠藉東方各國之力，回復社會生計，較俄國內地爲早也。十月六日上午十時，予等自海埠登車，赴莫斯科。九時，省政府，省黨部，及各團體，與赤軍，齊集車站，予等九時半抵車站，由外交代表范斯亨致歡送詞，胡先生致答

詞各重要人均登車，一一握手，汽笛一聲，而車已啓行矣。車爲頭等，除予等六人外，布福環君又攜其姨妹及一女友，共九人，外人均不准入車，沿途飲食，由布君採辦供給，極其豐盛，終日談笑飲啖，及作種種遊戲，幾忘其爲旅途矣。行五日抵赤塔。

十月十二日晨抵赤塔，赤塔省政委員長羅加舌夫，遠東銀行行長，赤俄國家銀行行長，及省黨部執行委員多人，迎於車站，致歡迎詞畢，旋導之下車。先赴照像館影像，隨赴遠東銀行早餐。餐畢導觀各學校，各醫院，保姆院，及革命紀念陳列所，觀畢，由布君導回原車休息。午后四時，由省委員長導觀跑馬，則見所競驅者皆駿馬，有婦人與競，其車其馬，所值均不菲。以是知俄國私人資產，非但業經恢復，而且凌駕資本國之社會矣。猶記後來一日予等在莫斯科觀劇，鄰座有婦人，御一鑽石之頸飾，價值十餘萬。予於無意之中，驚問引導外人交部員鴉格林曰：「無產階級之社會，亦准其如此奢侈乎？」鴉忸怩答曰：「予不知也。」未幾，該婦人離座，盡去寶飾矣，赤俄社會之作僞如此。所異者，赤塔僻處北邊，競富門勝如此其極。若非與政府中人勾通，又烏在其可能耶？後予在莫斯科，偶出購買食品，則見該委員長亦在該店，相與握手道故。歸而細詢故人，始知赤塔省政府，果以贓案全體撤換

矣。此是後事。姑暫置之。是晚七時，委員長譙予等於私寓，全赤塔重要人及赤俄中央派來代表等均與焉。席間演說，紛至沓來，胡先生與和中，紛紛致答，幾於舌敝唇焦。散席後，已夜十一時矣。諸人中，諸德語者亦多，乃相與步行入車站，沿途載笑載言，亦步亦趨，極爲款洽，予等幾忘其羈旅異國。

自赤塔換車，乃直乘赴莫斯科之快車，是晚一時自赤塔開行，自此以至莫斯科均未換車，沿途每遇車站，予等必下車散步，布君購物，予等亦問物價，藉以考察俄民生活之狀況。布君爲予等述赤俄軍之戰史及俄國之內情，雖不免粉飾，然亦聲動聽。每遇大站，如上武定斯克，托木斯克，我本斯克，烟尼塞斯克，依爾若斯克等城，莫不有工人代表，與政府及黨部人員來站歡迎，莫不有演說，胡先生莫不有答詞，比及和中與布君轉譯後，莫不歡呼而別。十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時抵莫斯科。

抵莫斯科車站歡迎之盛況

十月二十八日晨，予等皆知將抵莫斯科，均檢齊行李，更換服裝，十時抵莫斯科車站，

赤俄派赤軍一團，排隊歡迎，要人來站歡迎者，外交部派東方科長，軍事委員會軍事部長，赤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莫斯科衛戍司令，莫斯科省政府，莫斯科市政府，第三國際主席團，中席主之一日本人片山潛，共產黨中央黨部，省黨部，市黨部，工聯會代表，莫斯科省工聯會代表，市工聯會代表，東方大學，中國學生，各報館訪事，約六萬餘人，赴站歡迎，首由外交部派人員登車，導引下車，次由赤軍軍事委員會致歡迎詞，次片山潛以第三國際名義致歡迎詞，以次及於各團體，胡漢民先生莫不各有極誠懇之答詞，俱由赤俄軍官之諳華語者譯之。其他各團體之演說詞，則由東方大學學生譯之，時屆深秋，俄國則已嚴寒，雪深尺許，且日晷甚短，予等自晨抵車站，以至行禮畢散會出站歸寓，則已午后三時矣，當時車站人山人海，甚至屋頂上，車頂上，亦莫不立滿排，比如春筍之密，從此各報大篇巨幅，登刊胡漢民來俄，胡漢民之歷史，胡漢民之演說，均不脛而走，不翼而飛，甚至胡漢民之肖像，亦連日登刊不輟，說者謂赤俄自成立以來，未曾遇如此偉大之人物，如胡漢民者來俄，亦未曾有真正之革命鉅子來俄，有之自胡漢民始，故赤俄以胡為絕妙之宣傳品，胡之來俄，為絕妙之宣傳機會，胡來俄而赤俄之革命空氣，突漲暴發，得未曾有，信非虛語也。

寓莫斯科之生活

當予等在車站行禮演說既畢，即由赤軍參謀長及衛戍司令，翊導胡漢民，乘汽車赴維爾塞客站，及門外均退，只由外交部員導入客站，比予等入站，則所有行李亦經安置妥當矣。從此報館之訪事，以及各機關各團體各學校之代表，紛至沓來，莫不欲欽胡先生之言論丰采，及胡先生之理想，與其革命工作之經過。逐日不勝其煩。有時由予代答，有時其人必欲胡先生親答，有時胡先生雖已答覆，尙要予以德文述之，予輩始真完全成爲宣傳員矣。

方予等之居維爾塞旅店也，飲膳雖豐，無乃價值太昂，每日非五十元不辦，且通德文之人甚少，起居極爲不便，會有粵派之航空署署長俄人李糜，及其秘書長范伊博，住歐洲旅館，相去非遙，該旅館價值較廉，范君係留德同學，且略通俄文，予因請於胡漢民先生父女而遷焉。自遷入歐洲旅館以後，予有范君之助，乃能略知俄報所載之言，且輪流通譯，不至如從前限于寸步不離之境。然由此知俄人李糜狂嫖浪費，虛糜公款，予等遷徙既定，

店中房室，亦適於工作。和中於是日隨胡先生出而演說酬應，夜則擇要譯述，李君文範則編纂日記，及各演說與報告，日夜無暇晷矣。

參觀日程

方予等抵莫斯科之次晨，予即以電話告知赤俄外部，云胡漢民欲訪嘉納罕，旋即由部員鴉格林答復，云可相叙，並且派汽車來迎，既見嘉納罕，嘉云擇日邀予等觴叙，且即日擬定參觀程序表，候至五日，而程序表始擬定，然其間常導往觀劇及其他遊宴，是表由和中譯出，胡先生以所列不甚重要，不甚滿意，予爲其請於外部。據云，將有第二第三表，繼續擬定，會有中國共產黨員袁慶雲者，探知此事，乃大攻擊外部，云彼爲第三國際主席團中職員，將由第三國際擬定。從此鴉格林與袁慶雲，互相爭執，一藉黨勢，一仗部權，相爭不下，大相水火矣。予等處此兩者之間，則亦聽之。惟日從招待員之約，赴各廠，各校，各兵營，各機關分別參觀，既而第三國際竟無具體之程序表相示，予等已知袁慶雲之言，不足信，仍虛與委蛇而已。及至十二月，國內則有西山會議事件之發生，俄國亦有辛羅維耶夫與史大

林之爭，中國共產黨與俄國共產黨，在東方大學，與孫逸仙大學，亦發生劇烈之爭。胡先生以逐日參觀，屬於無聊舉動，遂厭惡之。且因天氣太寒，發生感冒，時莫斯科雪深三尺，寒度在攝氏寒暑表零度下三十八度，予等乃勸胡先生父女在室靜養。逐日只和中與范君出外，蓋予二人乘此時機學俄文，不得不出也。然每出而歸，則鬚髮皆白，至是遂完全停止參觀者約三星期。方予等之抵莫斯科也，有坎門列夫夫人者，脫思基之妹也，伊藉夫與兄之勢，組織有文化社，且成立一不侵中國會，伊首先與胡漢民聯絡，伊屬德國猶太人，所用人員，均通德語，且去予等之寓所甚近，一日忽由鴉格林導予等往見伊，伊問胡，近日何以未參觀？胡以病對。伊遂以擬程序表，招待參觀為己任，予乃出外部所擬一表，相互對照，且云若者已觀，若者未觀。約一月後，胡先生告予，現已動歸興，擬擇要一觀，並擇要晤各要人，予乃與往外部及坎門列夫夫人處交涉，於是額柯夫夫（人民委員長）辛羅維耶夫（第三國際主席團主席）脫思基（最高經濟委員長）史大林（俄國共黨秘書長）齊啓林（人民外交員長）阿俄謝諾夫（軍事委員會主席）客阿辛（對外貿易總經理）魯拉察爾斯基（人民教育委員長）莫不次第謁見，以至三月十三日，予等始啓程回國。

西山會議與赤俄之關係

西山會議爲汪兆銘排擠老同志激成之反響，夫人而知之；西山會議爲清共之動機，亦夫人而知之；故汪兆銘以西山會議爲絕好之良機，藉以獨攬黨權，引進同類，放逐異己者。而俄人則以陰謀敗露，兼知國民黨尙有反抗之能力，遂抱不安，於是由嘉納罕促使李大釗致電胡漢民，請其電勸戴季陶、鄒海濱、張溥泉、林子超，請其保全黨之混合；正議論間，而俄報已宣傳，汪兆銘以黨之名義，懲罰諸人矣。初胡先生之來俄也，俄人以爲胡乃國民黨之右派首領，比及胡先生對於各報館及各要人之談話與各處之演說，尤其是十月革命紀念（俄舊歷較新歷相差一月，故予等十月底抵俄，猶能參與十月革命紀念）之文章，莫不大得俄人之信仰。俄國共產黨所崇拜者馬克思主義，願真識馬克思之理論者，幾寥寥若晨星。惟胡先生則深明馬克思之要旨，每一談論，如數家珍，或且加以批評，俄人尤爲屈服。故自西山會議發生，俄國共產黨內部，亦分爲兩大派，大多數深怪鮑羅廷，謂中國革命可望成功，豈可令其分裂。主之者爲辛羅維耶夫、脫思基、坎門列夫及孫逸仙大學校

長阿得克與日本人片山潛；其他一派，則完全運用陰謀，不顧世界革命成功與否，更不計中國革命之成功與否，惟以併吞中國，破壞中國之民黨爲目的，主之者爲鮑羅廷、史大林，及其黨羽，而汪兆銘又復甘爲張邦昌、劉豫之續，於是民黨甯漢分裂之禍以起。而俄國共產黨，遂爲大陰謀家史大林獨佔矣。先是胡先生之初抵俄也，俄人以片山潛爲第三國際之代表，迎於車站，故胡先生常率我輩謁片山潛，比及西山會議發生，汪兆銘處置民黨中堅分子之消息傳遍俄報，吾人乃往訪片山潛，片山潛驚問曰：「吾不解民黨何以分成左右派，愈分愈小，將分至只剩一人，然一人之身，亦有左右手，然則亦將劃分耶？且也，民黨不得北京，則革命永無成功之望，吾更不解俄人何以極力破壞，若深恐民黨之成功也者。豈非怪事；且當此風雲緊急之日，日日與諸君等高談農民問題，試問以此期望革命成功，要不要俟諸五百年以後。」又一日，吾輩見坎門列夫夫人，夫人問曰：「君等未見阿得克耶？」予曰：「見之矣。」蓋嘉納罕之讌予等，座中除軍界要人外，只有阿得克也。夫人曰：「阿得克真心向君等，且急欲與諸君一談也。」於是以電話約阿得克，三日後，予等不用導引，自探俄宮，訪阿得克於其寓中，寓中滿貯書籍，以關於中國歷史者爲最多，

且令其女習中國古文，阿與予等談論竟夜，約四點餘鐘，阿得克亦極力攻擊俄國對中國革命處置之失當。且曰：「此種侵略政策，與帝國主義何異，將來必不得良好結果。」又數日，孫逸仙大學開學，予等再過其校中，阿得克雖不敢言及政治，然其辦理該校之方法，及其政策，莫不令人起敬。又一日由予等第三國際會場中遇布哈林，布為俄國共產黨報主筆，久聞胡漢民之言論，異常欽佩，遂俟會議既畢，相偕入其寓所，布為人較為爽直，胸無城府，泛論中國革命及各國革命之原理，亦不以分裂中國革命勢力為然，然其後卒為史大林所運動，殆無抵抗之毅力者歟？

西山會議既兆國民黨清共，同時亦召俄國內訌，是時俄國共產黨內訌，如上所述，各人意見不一致，是時恰為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於是兩派乃互角勝負。其對抗之首領為辛羅維耶夫與史大林，藉口之目標，當然不能提出中國問題，然已包含其詞。辛曰：「俄國蘇維埃為世界革命之基本，蘇俄之能存在與否，以世界革命之成功與否為斷。」故應以全力促進世界革命為要。且促進之步驟，應按各民族固有之特性而漸進，萬不可削足就履，致令蘇俄反為破壞世界革命之罪魁。吾人在德在意在土波諸國，亦既飽受失

原
书
缺
页

敗之經驗矣。萬不可以此失敗，再演於東方。」史曰：「蘇俄今日業經鞏固，不需他國，應以全力求其發展，蘇俄之實力強固，乃能導領世界革命，至於世界各國之革命，屬於蘇俄之嫡系者，應扶植之，非蘇俄之嫡系者，應排斥之，消滅之。蘇俄應創成一大一統之世界革命，然後能消滅一切帝國主義之國家。尤其不可使各民族有獨立之個性存在。」此兩人之論調，各有所偏。然俄民方受新經濟政策之灌溉，以發展己國，有幸福可享，且大一統之世界革命，又適中其虛榮心，因之軍政當局，均贊成史說。由人民委員長額柯夫發布一篇評斷文，袒史而抑辛方，爭論之際，辛欲得貧農之同情，謂政府不應不扶植貧農。史欲得中農之同情，謂黨政府扶植農民政策。在令由貧農以進於中農，不應裁抑中農，使成貧農。辛之勢力在列甯路拉之工人，史之勢力，在莫斯科之工人，各施其宣傳之手段，然史有政府之助，辛卒爲所屈，且政府隨即免坎門列夫衛戍司令之職，時脫思基早知其爭將起，乃於其開會之頃，預避鄉中，其後再接再厲，辛羅維耶夫脫思基阿得克諸人，被囚於西比利亞，史大林與額柯夫又復互相爭鬥，於是俄國成爲史大林私人之產業，俄國共產黨成爲史大林私人之工具矣，將來如何結果，拭目俟之。

讀者之聲

(未完)

從此次登記的黑幕說到防止學生惡化問題

陳和光

我曾因一個很平和忠厚的同學被汪精衛派所排擠而登記無效，投函本刊代他出一口惡氣；同時因憤氣未平，又曾寫信給南京一個好友，痛罵此次登記的黑幕，簡直是一齣翻戲黨的把戲。現接南京回信，我那好友雖也不是國民黨員，但所見實在比我廣闊得多。他回信說：「……你真少見多怪，據我所知，非但汪精衛是唯一領袖，吳稚暉是唯一反對。已成登記者的普遍心理。」——容有心裏不是這樣，然既來登記，口中總不能不這樣說。

——即陳公博主辦的革命評論，苟非人手一編，登記時便應付不了。南京各校售書處，只要革命評論一到，馬上就買得精光，沒有買到的人，東鑽西碰，借到了一本，便珍同拱璧，雖儘多是反對派看看牠的內容，儘多為登記而臨時抱佛脚的，然汪精衛派的勢力，即此

原
书
缺
页

也可見一斑。聞許多非汪精衛派而稍有骨氣的人，便放棄登記，連黨員也不要做了。又聞南京已被汪精衛派做成清一色，所有國內灰色分子做了省縣指委，及登記有效的灰色分子不知有多少。這樣登記，汪精衛派豈但包辦了黨的大部分，且已恢復其暗中與共黨合作的老主張了。革命評論十七期汪平先生也這樣說：「……就是要加入的黨員，在總的條件上同辛亥時一樣的，不管你是投機的假革命的反革命的，所成問題的，就要考察你是接近何派的，換句話說，就是你能做我派的走狗與羽翼的，就許你加入登記，否則不管你對於總理的主義有如何研究和信仰了。」至於小組組織問題，陳公博解釋得最妙；他在革命評論十七期答天爵先生短訊中這樣說：「小組是黨的核心，黨團指揮黨員在黨外團體中的活動組織，小組織近來才有，是黨內的組織，若在黨的健全時，不應有。」無怪有人說：「汪精衛最相信甘乃光顧孟餘，與陳公博不大對，而小組織則以陳公博系為最多」了。他們利用小組織在國民黨裏操縱，何消說得陳公博等天天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彷彿黨外共產黨的理論和黨內他們的小組織是除外的。這自然他們的小組織，便非黨內的派而是黨的核心，在黨未健全時所應有的，人家的小組織——有沒有我不

知道，而陳公博等認爲有，但是沒有證據——便是黨內的派，是罪該萬死破壞黨的團結的魔鬼了。本來人家對黨得勢，或登記失敗，關我們甚什麼痛癢，然你却這樣氣又憤的大抱不平，我又拉拉扯扯的說了一大堆話，殆亦「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一點小意思麼？我且給你一個消息，教你那登記無效的同學不要煩悶，這條消息是從民生日報剪下來的，你快快送給你那同學吧……」我既抄了他這一大篇話，反正把這條消息再抄在下面：「此次中央改組，最大目的，係使黨能健全，故整理黨一事，實爲第一要點。其辦法，凡前派有黨務指導員之各省稍有糾紛者，即將指導員撤回另派，無糾紛者仍舊。至登記一事，將再展期，因前此登記手續不甚完善，有多數人均未登記，故特展期，使各黨員均得加入登記。」我那南京的好友說我們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我不禁要叫聲慚愧，我們不過在大海中起個小泡沫，何損海水的分毫？若說民生報的消息足以慰我的同學，我却以爲未必；我的同學登記無效，固不免有些難堪，然展期登記便足以安慰他，使不再失望麼？民生報的消息是真是假呢？便真了，登記無效的可否補行登記，便可補行登記，這回來辦登記的便靠得住不是找黨羽找走狗的老把戲麼？也算靠得住了，和平忠厚的人能爲

已登記有小組織的革命分子(？)所容麼？今天東風壓倒西風，包得住明天西風不又壓倒東風麼？況汪精衛派根基不弱，制裁或感悟牠又非一件容易的事，爲我的同學計，還是不再捲入漩渦爲妙；因爲跟着汪精衛派用種種策略去應敵，非和平忠厚的人所能而且是做學生的絕對不應該做的事；今日之下，反汪的領袖們，怕亦沒甚好辦法呢！至於說登記的黑幕不關我們的痛癢，我現在覺得不甚然了。因爲汪精衛派志得意滿，橫行無忌，足引起一般同學的投機心；明白些的人毫不顧問，更足使小人道長。雖顧問徒取侮辱，而人愈不顧問，他們便愈跋扈；他們愈不敢顧問，結果連專心讀書的，也要被他們指爲不革命或反革命，而書也讀不成功了。但汪精衛派的惡勢力已成，我們縱痛癢相關，不被他們一口吞盡，總也不是少數人和短時期所能挽回其萬一；所以我一方面希望我們做學生的自己打定主意，不被他們誘惑；趕速覺悟，脫離他們的羈伴；消極的同他們反抗；積極的自己做求學不忘做事，做事不忘求學的工夫。一面希望有能力有學識的人，猛省共黨集全力於學生，且已有很深固的根基，趕快用全神來禦止學生的惡化。我個人對於禦止學生惡化的意見如下：

一 戴季陶先生『學生努力求學才是真正革命』，『求學爲全國全世界人民謀福利，不是爲任何一人謀福利』……等話足以打破共黨閉塞人的聰明，以便做他們的走狗，幫他們搗亂，禍害人民的生存，妨礙人類的進化，這是我絕對贊成的。不過單教學生讀書，在勢不可能，理亦未甚當，我以爲學生除以讀書爲根本職務外，凡遇國內外應預聞或參加的事，應師生共同去討論，共同去參加。校內黨部自有其黨義的研究宣傳和社會的調查……等責任，不能侵佔學生會及學校行政權限，免搗亂派借黨橫行，嚴厲制止共黨行動，即灰色的共黨言論亦應痛加駁擊，使未被誘惑的不被誘惑，已被誘惑的有覺悟的機會。雖然，學生惡傾的固屬不少，辦學者腐傾的幾乎隨處皆是；這是人的問題，尤其要十分注意的。

二 李石曾先生張分治合作，足以制共黨以黨員治國誘國民黨員，益其將來名爲無產階級專政實則共黨幾個首領做皇帝的野心，這也是我絕對贊成的。不過單有政制，而執政的人倘仍是些軍閥官僚土豪劣紳或是新式惡腐化分子，亦適足爲共黨造機會；况分治合作之說，傳播不廣，而反對之聲風起雲湧而來，慢說人的問題難解決，學說根本上亦尙未爲人所注意，所以應選擇或造就適當人才，并設法使此學說和李先生所首先

提出的偽共產革命比國民革命右傾的理由，同時普遍起來，絕共黨奪取政權的野心，直接使學生接受分工合作屏絕弄權專斷的影響，間接使學校不被惡政治的摧殘。

三 郭任遠胡漢民吳稚暉諸先生，或消極的以真正科學證明馬克思學說的謬妄，或積極的闡明三民主義的真義，或痛快淋漓窮形盡相的揭穿共黨黑幕，使共黨在理論上事實上不復有所強辨，有所假借，有所遁飾，這也是我絕對贊成的，不過共黨反對知識提倡放浪的運動，已下過數年工夫，而且淺薄造謠謾罵狐媚的刊物又多如雪片的今日，單重高深理論而忽淺顯的事實，單顧自己立言而任敵人百方誘惑，單待臨時說話而由敵人平時四面埋伏，臨時八面環攻，過去固失敗，未來亦沒有不失敗的。試看中央半月刊新生命等刊物，看的人究竟有多少？我那友人說南京學校中售書處，革命評論一到便完，我則見我們校中的售書處及街上各書店滿疊着中央半月刊新生命的舊本，多數書店連這些書還沒有代賣呢！雖中央半月刊新生命等是必不可少的刊物，而且淺薄造謠謾罵狐媚的惡習自然絕對不容效顰，但任他們肆意顛倒黑白，造成滿天風雨，沒有相當抵抗和防止，那末所謂輿論，亦終是共黨或至少有利於共黨的輿論罷了。至於文藝刊物，更十之八九是共黨的產物。不看書的學生，共黨有金錢美色虛榮手段……的策略；能看書的學生，共黨有合於他們胃口的刊物，他們儘可舒舒齊齊的進行，不必如戴季陶先生說的『皇皇如也』的抓青年了！

此外如何泯除腐化，有計劃的裁兵，改善農工生活及提高其知識……等等，與本問

題關係較遠，故不再說了。

短訊二則

(一)

記者先生：

日前向各書店購買貴刊，都說此書不售；南洋圖書館則說此書已被禁售。昨閱滬報，仍登有貴刊廣告，正疑心着，適同舍某君手攜新購的書籍一包，至急拆觀，貴刊赫然在目。我問某君：「你從何處買來，我怎麼買不到？」他說：「據花牌樓書店店夥們說：『這小冊子近來銷路大增，從前本店售不了五十冊，現在售到五倍以上的冊數了。』他們并將革命的內容說得津津有味！」我至此方知貴刊並未禁售，然南洋圖書館從前明明代售，現在怎麼不售，且造起禁售的謠言呢？書賈只知謀利，令人大感不便，請詳告原委，以便向貴社定閱，免再被輩挪揄。（下略）

十七年九月二十日，芮生于南京中大。

芮生先生：

南洋圖書館云，諒係為共產黨造謠恫嚇所愚；至共產黨造謠恫嚇之原因，請閱前期共產黨手段種種，及『革命』反革命二文，便知梗概。本刊同人以為天下非盡盲目，豈能盡為共產黨所愚，故尚未顧慮到禁止問題。先生關切極所感佩，惟此後向本社定閱，或

直接向花牌樓書店購買，仍聽尊便。

——編者

(二)

劉侃元的「應用社會學」

江漢

碧琅

編輯先生：

我們貴大學下半年新添一種功課，叫做應用社會學；由陳望道先生請劉侃元先生講授。前星期一，劉先生來了；陳先生介紹一過，劉先生教臺上先沉默一下，說：「我本很忙，因陳望道先生敦促不過，只好老遠也每星期來跑一遭；但實在有事走不來時，要請原諒。現在政治這樣反動，譬如我在「革命評論」多說幾句話，就惹起人家注意；現在「革命評論」停了，我的身體自由也隨時可以發生問題，所以本學期要講的話，或許不能照預定」的講完。」他第一回到校，開頭就那樣挑撥激動，可說盡最革命者(?)的能事了！他接着說：「應用社會學可分兩層：一是純學理的研究，一是應用到實際運動上去，但有一個基本觀念。」他又說了許多話以後，才提出「這個基本觀念，就是 *Marxism* (即馬克斯主義)」。我們至此始確實知道陳望道先生是請他來宣傳馬克斯主義，所謂「應用會社學」特借名而已。他說話中間，曾提起大陸大學會大罵青年不革命及腐化，并說自己不是共產黨，教我們放心，連說自己「的確是國民黨忠實同志的，確是忠實同志。」我們不能全懂他的話，故記來很漏略；但所記只有不盡，沒有不實的。我們看他雙眉緊蹙，是一個飽

經磨鍊的人，他倘直捷自認共產黨，任他有多大能耐，也未必發生大影響，而且會被學校當局及同學所不容的。但他鄭重的再三聲明自己是忠實同志，教同學放心，聽他滿口皆是「客觀」「實際化」等名詞以外，只是些惡意的挑撥激動，及馬克斯主義的宣傳，那真比共產黨要利害萬倍。他大約事先知道我們聽講的數十人中有文科同學，他恐怕預備好關於文學的說話顯不出來，硬要文科的同學舉手，以便逞他的才能，他的心思又何等尖巧！退課後，某同學問他：「中國革命，究竟需要共產革命否？」他說：「用不着共產革命。」某同學又問：「馬克斯主義的主要點不是階級鬥爭麼？階級鬥爭是否適用於中國？」他說：「這要看客觀環境的需要不需要的。」他說完了，便問某同學姓名，某同學大約看他的神氣不對，所以終沒告訴他。我們想假使鼓浪嶼的共產黨機關不破，福建的客觀環境，不久便適用共產革命了！假使我們貴大學有和劉先生一樣努力革命（一）的教員五人或十人，三五月後，我們貴大學的客觀環境，也適合共產主義的宣傳和實際的應用，而宣傳者也不必遮遮掩掩了！就是單單劉先生一人的努力，雖收效遲些，也不怕不造成劉先生心目中的客觀環境。不但如此，國民黨倘任劉先生一輩人當權加工製造起他們的同志來，怕不轉眼也適宜於共產革命了麼？我現在最厭聽他的，是自稱的「忠實同志」。我們說不定要對這位「忠實同志（？）」應付一下，請他到他們自辦的大陸大學去努力，免得我們貴大學被他這點火種釀成燎原之災。素仰貴刊疾惡如仇，故敢寄請發表，祝撰安！

十七，九，三十，於江灣。

今年的雙十節

魯漢

今年的雙十節與前十六次應當有點不同。前十六次雖說是國慶日，但事實上實無可慶賀。好在中國人民反正不管國事，倘使果如顧亭林說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則中國人民每逢雙十國慶，只有抱頭痛哭，那有可慶的份兒？

民國的年齡只有十七歲，他的經歷却是不少。最著的是二次革命，洪憲稱帝，張勳復辟，護法之役，直皖之戰，直奉之戰，援鄂之戰，國恥以月日名的有「五七」「五九」「六一」「五卅」，以地名稱的有「萬縣慘案」「沙基慘案」等等，其他被外國人零零星星殺死的當不計其數。本國政府與外國人相對視屠殺的也有「三一八慘案」「一一二二慘案」，還有一個一羣青年學生關心國事，冒犯官府的「五四運動」於民國政治上也不無影響。這些數不清的亂子，大半是官府自己造成的。在十七年中官府不知道輪換了若干批，我們小百姓平素少聞國家大計，實在弄不清楚，只看見上台的都像一羣餓虎，登台之後，狂

吞大嚼，有的吞飽了揚長而去，有的貪心不足，非被後來的一羣餓虎趕走，終是不肯下台。趕走之後，野心不死，私下組織一班嘍囉，捲土重來，這樣一幕一幕的有如走馬燈，真使我們小百姓目迷五色。今天喊打倒張三，明天喊打倒李四，我們不知打倒人的有甚麼功德，被打倒的可有甚麼罪過，橫豎都是些混世魔王，一蟹不如一蟹。

每一批餓虎登台，莫不壯起嗓子喊着「國利民福」的口號。我們眼光如豆，除了那些國恥慘案，沒有看見什麼「國利」，只見外國洋人（我不愛學時髦稱「帝國主義」）

在中國政治和經濟的利益，一天一天膨脹，本國的政治經濟，則一天一天的混亂不堪。各大都會的商業，除了洋街（租界），其餘都被蹂躪得關門閉市，各大工廠，洋人辦的當然盡力保護，就是所謂「華洋合辦」的也能照常營業。惟有未招洋股的，無論官辦私辦，都被餓虎吞去了。如此所謂國利，是外國洋人之利，中國則有千害而無一利。記得民國九年直皖之戰，段督辦在北京，城內拉夫，凡屬汽車，馬車，人力車，都拉去運兵運餉，惟車上插有外國旗的，便不敢正視。於是東交民巷各使館乘此機會，做販賣國旗的生意。每旗賣與汽車五元，馬車三元，人力車一元，不到一天工夫，北京城內汽車馬車人力車都變成外國車了。

在大街上橫街直撞，段督辦的一班灰色動物，再也不敢說拉夫了。那次的車旗，以一塊方白紙中間貼一塊紅圓紙的爲最多。這是那一國的旗幟，我常識缺乏，辨別不清，總之不是咱們大清國的龍旗，也不是大中華民國的五色旗。過後北京報紙上有幾位爲車上插旗的事，曾做了幾篇痛哭流淚的文章。說來奇怪，中國如狼似虎的軍閥，三萬九千幾百萬人的事，曾做了幾篇痛哭流淚的文章。說來奇怪，中國如狼似虎的軍閥，三萬九千幾百萬人的事，還哭些甚麼？這幾位先生真是「聖之哭者也」。但是軍閥雖然嚇退了，外國洋人的斷養灶婢坐在廚房馬廐像小學生學手工的剪幾張紙片出售，所得利益確有可觀。全國的鐵路，有外國洋人干涉的尙可照常通車，稍稍脫了洋人羈絆的，則列車已成灰色動物之戰場，搭客運貨，均有不便。路局收入，幾不能維持火車頭之吃飯。若以木柴生火，則恰可與蘇俄京城附近之火車相輝映。究竟這是甚麼緣故？如果也說是「國利」，終恐人家笑我們貴國人有幾分奴性。

至於民福，倒是有幾分可信。十餘年來水災旱災，無歲不有，無地不有，這還可說是從前軍國要人道電上第一句「天禍中國」，人力無挽回。說到人禍，這十多年中國人不知

爲了些甚麼不共戴天之仇，總是干戈相見，釀成遍地皆兵，遍地皆匪的局面。兵去了匪來，匪去了兵來，小百姓無一息可以安居。土匪粗脚大手搶過了，官兵即來細細地清檢，房屋稍好的人家，常被掘土三尺，搜尋匪跡。搜索完了，則殺幾十個良民作土匪報捷，以邀獎賞。「盜賊如梳，官兵如篦」，在唐朝已有此語，可見現在剿匪的官兵，不失中國政治上的遺傳性，盡力保存國粹，真正令人起敬起愛！設有一個地方遇着兩起官兵比武，則附近數百里廬舍坵墟，草木盡燬，百萬生靈，轉乎溝壑，不值尙武者之一顧。其雄風偉度，與見小紙旗而倒退三舍者，不啻有天淵之別，又令人不禁頓興「何其壯也」之歎。中華民國的人民又是「納稅動物」。因福利之戰，頻年不息，軍需政費，嫖賬賭款，均仰給於人民，人民從兵匪浩劫中逃出，須日疲勤勞，輸納那重重疊疊，亙古所未有的捐稅，「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尙未足以完數，則賣妻鬻女以謀補助，否則槍火催征，稍遲一刻，即以「抗稅」論罪。所以近來商民，農民，因逃「抗稅」之罪，而避居洋人管轄之區，以保殘喘者有之，索性入山爲匪，反抗政府者有之，因此納稅者的數目愈減，現役稅民的負擔愈重，社會之紛擾不堪問。至於各地貪官污吏，土豪劣紳，肆行暴虐，剝削小民，小民因錯發一言，錯行一步，而橫死於

法者，不知凡幾。這由現社會的狀況看來，猶是渺焉小哉的事情，更不值尙武者之一顧。

以上如此如此的國利民福，都是雙十國慶紀念所由來的辛亥革命所造成。那班萬惡軍閥，假革命的名義「打渾了水摸魚」，他們紀念雙十節，是慶幸一年的「摸魚」事業又告成功，禱祝「渾水」時期更加延長，以鞏固他們子孫的基業。至於我們小百姓雖不敢詛咒國慶，但眼見一部分人於國慶日歡欣鼓舞，喜躍欲狂，我們迴想舊痛，實有無限的傷感！辛亥革命，所以可慶，在推翻一個暴君，我們從前憔悴呻吟於暴君政治之下的時候，無日不翹首企足，希望革命成功，那曉得革命成功，去了一個暴君，來了無數更暴之君，我們自己對於自己從前的希望禱祝，不勝怨恨，所以每當國慶之日，我們惟有背人嗚嗚啜泣。

好了！今年的雙十節到了！今年的雙十節與從前確實不同。今年是國民革命軍統一了全國以後的第一個雙十節，是新中國開幕的雙十節，是全國人民得救的雙十節，我們在今年雙十節應當快樂地慶祝，如果再發生悲感，即是自外生成。但國民革命軍是負有解除人民痛苦的使命，抱有福國利民的決心，我們應當將我們現在身受的痛苦，盡量陳

訴，希望國民政府虛心採納，設法爲我們解除。現在的痛苦情形怎樣？匪禍？那是歷來就有的，不過現在更加普遍一點，利害一點罷了，用不着說。唯一的痛苦，是去年共產黨搗亂以後，留在民間的禍患。清黨以後，共產黨在政治上的勢力雖然消滅，在鄉間殺人放火的事，時有所聞，各地農民被殺死的，逃亡失業的，已無數目可以計算。而土豪劣紳假清共的名義，報復私仇，肆行陷害的，更不計其數。毫不與聞國事的農民，現在也捲入政治漩渦而變爲農匪，八十歲的老太婆，因被共產黨強迫剪髮而犯罪，十一二歲的小學生，因讀了洋書而送命的，也不知有多少。已瀕於破產的教育，現在真破產了。全國青年不但無處求學，而且被逼迫得無處藏身，這似乎是一件最堪注目的事。裁汰的兵士無地安插，相率加入匪團。總而言之，「商不安於市，工不安於肆，士不安於學，農不安於野」，現狀較從前更壞，人民的生路較從前更狹，國民政府建設工作以前的第一着，即是「安定」。安定的工作要不忽視了人民的這種痛苦！

還有在國民政府統一範圍以內，少了一個山東。東三省易幟，還是問題，似乎也成了變相的山東。這種新國恥，國民政府應有相當對付的辦法。像這樣放任下去，不但無以對

國民，而且無以塞軍閥之口。

國民政府的責任既如此重大，我們希望諸公無論文的武的，總要和衷共濟，不要再鬧意見，因為偉人的一點小意見，可以犧牲無窮的財產和生命。今年的雙十節，我們訴述這些痛苦，似是掃興之言，但能得政府諸公採納，一一的設法解除，這是國民政府的職責，也是人民的慶幸。到明年雙十節，我們受了痛苦的人民，真的快樂地加入慶祝，那才是國慶。政府諸公！不要使民國時代失了望的人民以後再失望！

紀念雙十節的真意義

景明

人羣爲着求和平，求進化求自由平等計，不得已向反和平，反進化，反自由平等的，新或舊的惡勢力激戰而推翻消滅之，這就叫做革命。根據這種原則，就有所謂革命的理，由革命的理發生出力量來，就是革命的勢，或叫做革命的潮流；由革命的勢與新或舊的惡勢力激戰而推翻消滅之以後，從事合於和平進化自由平等的建設，叫做革命的建設。反

之，無論新或舊的所謂理，勢或潮流，建設，自然都是反革命的理，反革命的勢或潮流，反革命的建設了。

我們紀念雙十節，不是紀念從武昌起義以後徒掛上民國招牌，是紀念牠雖經千磨百折，仍圖向革命的正軌上緩圖建設的革命基礎；不單是紀念當時有推翻滿清的殘餘惡勢力的勢，是紀念牠的勢是由革命的理發生出來的，所以有無數殺身成仁的先烈，肯爲革命而犧牲；不是紀念當日推翻滿清時，徒有如目下一般人投機式搶掠式欺騙式的高呼幾聲革命口號，是紀念諸先烈諸先覺確曾對革命的理，有充分的研究，有堅定的信仰，有不撓的決心。不然，十七年來，這個莊嚴燦爛的雙十節，不早死在舊的反革命惡勢力的野心家或軍閥官僚土豪劣紳之手，也死在新的反革命惡勢力的共產黨之手了。至於赤白二帝國主義，更隨時圖謀動搖我們革命的始基，使其惡勢力得以侵入。所以終不得逞的緣故，非一切新或爲舊的惡勢力不大，而我們真正革命的理由，及這個發生出來的革命勢力，足以抵當牠們，而且終必推翻消滅牠們的。試看有盧騷的民約論，便發生出爭自由的法國大革命來；有法國大革命，世界上專制君主便後先消滅殆盡。況百千年的黑

暗時代，終須文藝復興；新大陸的賤視黑奴，終啓南北之戰。故反革命的勢，雖盛極一時終必屈服於真正革命的理，是可以斷言的。

俄國的布爾雪維克，在歐戰告終時，赤焰萬丈，幾成足以牽動全世界的大怪物；學赤俄的新式專制而反赤俄之所爲，起而與赤俄對抗的第二怪物意國法西斯蒂，揚其因襲的白色毒素，亦使世人慄慄震懼；一般人遂以爲赤白兩個潮流，足以支配整個的世界了。我們要問牠們的勢或潮流是否靠得住，便先要問牠們是否合理？換言之，牠們的勢或潮流，是否由求和平，求進化，求自由平等的理中發生出來的？如果赤俄的革命是合理的，赤俄革命後的建設也是合理的，怎麼當建設之始，殺人如麻，人民無稍自由餘地？怎麼農民會因怠工釀成大飢荒，致政府無法救濟，餓死了數百萬人，始改行其新經濟政策？又怎麼因新經濟政策實行了六七年，農產物仍不能恢復其革命前的狀況，而有民主化宣言許農民參加政治之舉？最近怎麼又有失業者多至七百二十五萬？烏克蘭八十萬飢民將政府給予的冬季糧種食完，仍求補給的事？又怎麼有請外國投資，開發國內產業，讓渡各種利權於外國的投降資本主義的行爲？牠對內雖已漸漸重走德謨克拉西老路，尙是捉襟

見肘，而對外則用其從俄民搜括而來的金錢及種種陰謀策略，煽動各國的共產革命，這樣反革命的勢或潮流，能橫行到若干時候呢？至於意國的法西斯蒂，一味反動，毫無悔禍之心；近且規定法西斯蒂最高評議會，慕沙里尼之權幾駕專制君主而上之；這種反革命的勢或潮流，其消滅必在布爾雪維克之前，又可無疑議。

在赤白兩種反革命的勢或潮流之外，有所謂綠色國際的發源地是捷克斯拉夫，主要目的是保護農民抵抗工業的侵掠，附帶使命是抵制大戰後方興的布爾雪維克。綠色國際在波蘭羅馬尼亞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匈牙利德國法國等地已分設強有力的機關。以捷克一國論，加入綠色國際的農民，占全國農民的大多數，生活頗是安逸。這個綠色國際，和民生主義由和平進化的方法，而達自由平等的大同世界，有不謀而合的地方；可惜世人被赤白兩個惡勢力震得耳聾目眩，沒有注意到這個合理的勢或潮流罷了。

最可笑的，阿爾巴尼亞在赤白兩個惡勢力相激盪的時候，却玩一齣恢復王國的把戲，足見世上儘多戀舊的人，儘多迎合潮流而不明潮流是否合理的人，儘多喜歡變動而不求進化的人！遊歐歸來的孫哲生氏只看見土俄意的專政而未見其他，不免令人失

望！

所以順應惡勢力或潮流，只是替新式或因襲的惡勢力助虐。倘諸先烈諸先覺只是順應惡勢力或惡潮流，則在十七年前，仍屈服於滿清勢力之下，可紀念的雙十節便不會產生；即使產生，也早被赤白兩個惡潮吞捲以去了！故吾人除追思諸先烈諸先覺根據革命的真理，以不屈不撓的精神去奮鬥去犧牲而建設和保持這革命的始基外，應該藉着這始基而發揮光大之，永得人羣真正和平進化自由平等的幸福；至少限度，亦必保持這個革命始基，不被反革命的惡潮吞捲以去，這才是紀念雙十節的真意義。

分治合作與中國

漢南

(一) 序言

自李石曾先生提出分治合作之主張以來，遂成了論爭之焦點，贊成者固多，而反對者亦頗不乏人。其反對最先而最有力者，則為共產黨首領陳獨秀。陳氏為馬克斯主義之

信徒，人人皆知，專政集權之帝王思想，爲其祖傳秘寶，其反對分治合作之自由思想，乃勢所當然不足爲怪的。其次就是「紅半截」的于右任先生（見本報合訂本第四冊拙著之對分治合的一個答辯），于氏的思想雖不得而詳，但是我們把他創辦的南中國共產黨製造場的上海大學，及在陝西的所作所爲，種種成績一看，就可以推知其爲人了，所以于氏之反對分治合作，也是毫不足爲怪的。再次就是陳公博主辦的革命評論及其領導下的十餘種刊物，一犬吠形，百犬吠聲的向分治合作論者大罵而特罵，於是主張分治合作就是主張繼續分據，主張繼續分據就是亡黨的怪論，遂洋洋自得的從陳公博的口中而刊布於革命評論，復由革命評論而留聲機般的傳達到其他十餘種刊物（見本報六十一期陳公博眼中的兩大亡黨政策）。雖然陳公博自承是國民黨的「忠實同志」，然而共產黨罵他是反革命，第三黨罵他是官僚買辦化的留美學生代表，西山會議派罵他是共產黨準共產黨，陳秘書罵他是準第三黨，繆斌先生罵他是國民黨的共產主義者，本報的景明先生又證明他是灰色共產黨，況且陳公博及其領導的刊物上明明白白，毫無隱諱的主張專政集權，所以陳公博之反對分治合作與陳獨秀就不約而同了。陳公博說分治

足以亡黨，可是就現在的時局看起來，國民黨不單是不會亡，反而黨的基礎一天一天的鞏固得多了。並且分治合作的思想並不因此輩的反對而消滅，可見真理之存在於社會，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不因黑暗勢力之起伏而起伏也。本報素以抨擊專政集權，擁護自由思想為職志，故對於李先生之分治合作的主張，亦表相當的同意。不過在共黨謬論流毒的目前中國，而不明或誤解分治合作之思想者不能說沒有，故仍有發揮而光大之必要。

(二)分治合作之意義

分治合作的思想出自初期的三大社會主義者之一，無政府主義之首創者的蒲魯東氏。蒲氏對於政治主張無政府，他以無政府是社會自由發達的極點，因為經過人類倫理上的進步，政府就變成一種不重要的東西了。到了那個時候，每個人都以自身作則，就用不着政府這種制度，所以他說：「以人類去管轄人類的政府，無論那一種組織，總是一種壓力。凡極善的社會，是風俗習慣和無政府聯合攏來的。」他以為在人類社會中，如果有支配的關係存在，任何政體均非良善。我們所希望的，是絕對無限的自由，如果有有權

力者在，以監督我們的身體行為，不問其名義理由若何，皆為壓迫。因為人之生於斯世，其地位本來平等，若有上下主從之分，就是破壞自由平等之義，所以破壞自由平等的政治制度，是他所極端反對的。他主張的社會組織，是社會組合，由各社會組合而聯合為一大自由的聯合會，而這種聯合會注重分工，並且是個人地方及全世界之自由並重的。所以蒲氏的政治思想就是全民主義，大同主義。故他的政治組織的基礎是建築在地方主義 Regionalisme 與分權主義或合作主義 Decentralisation ou Fédéralisme 之上的。李氏因地方主義與分權主義或合作主義三名詞聯起來過於冗長，故有「分治合作」之簡譯。我們既知李氏的主張是完全由蒲氏之思想脫化而來，第一是注重個人的自由，第二是地方的自由，第三是全體的自由，所以這種政治主張分起來不惟可以收分工之利，而又不偏於極端的分權；合起來不惟可以收合作之利，而又不偏於極端的集權。這種重自由的精神，不偏不倚的思想，不單為李氏所主張，亦時見於孫先生的遺教中。『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蒲魯東巴枯甯所主張的才是真共產主義，這是孫先生研究思想史之心得處，亦即孫先生對於蒲氏思想之認真處。民族主義

是求國際的自由平等，民權主義是求政治的自由平等，民生主義是求經濟的自由平等，所謂國際的自由平等，政治的自由平等，經濟的自由平等，就是蒲氏所主張的個人地方全體自由並重之意。國民黨所採取的政治制度是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而為均權制度，均權制度的精神就是分治合作的精神，換一句話說，均權制度的意義也就是分治合作的意義，沒有另外加以解釋之必要了。

(三)從政治思想史上說明分治合作

我們知道，人類的歷史可以說是求解放爭自由的歷史，又可以說，一部思想史都是自由與專制戰爭的記錄。古代如希臘羅馬，希臘自由市府，富於民治精神，故哲人輩出，學術思想極一時之盛，至今言自由思想者必以希臘為代表。羅馬以武力征服歐洲各民族而蔚成一大帝國，其莊嚴燦爛，固為後世所稱道，然不數世而土崩瓦解，專制政體之結果如此而已。及至後世如法之拿破崙，俄之大彼得，德皇威廉，中國的秦皇漢武，以及現今俄之無產階級專政，意之法西斯蒂，都是專制思想的代表。到了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歐洲產業革命漸興，封建制度崩潰之際，社會主義遂應運而生，於是發生顯明的兩大

思想派別：一派主張地方分權，個人自由；一派主張中央集權，政府萬能。前者以地方團體爲發軔之點，而地方團體就是名義上與實際上權力之所在地；後者以國家爲發軔之點，而國家就是名義上與實際上權力之所在地。前者聖西門爲之代表，後者傳立葉歐文爲之代表。這兩派恰相反對的政治思想，互相對峙的流傳下來了。至十九世紀中葉，代表此兩派思想的爲蒲魯東與馬克斯，蒲派主張無政府主義，互助主義，全民主義，大同主義，社會組合，地方主義，分權主義或合作主義；馬派主張政府主義，奪取政權，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集權主義。在當時兩派在思想上在行動上，總是立於敵對的地位，互相肉搏爭個你死我活，直到現代還是如此。說到現時中國的思想界是一樣，無政府黨的思想代表蒲派之思想，共產黨，準共產黨，灰色共產黨之思想代表馬派之思想，這兩派的鬥爭在近年來，算是短兵相接，爭戰最劇烈的時期。我的目的不在說明這兩派的勝敗，而在說明分治合作在政治思想史上的根據及其應有之結論，所以現在就歸入本題。研究過思想史的人大概都該承認吧，凡是趨於兩極端的思想，總是調和論者持平論者操最後之勝利，此乃事實問題，無關於思想本身之合乎真理與否。與其說這是思想演進之跡，毋甯說

這是人類的惰性。分治合作問題在現在所以能應時勢的需要就是因此，革命是謀解放爭自由的，革命之後，仍以專政集權爲萬能，是根本違背了革命的本意，不合思想演進的原則，一方人們雖覺其絕對集權之非，可是他方人們未至根本覺悟之時，對於集權思想仍不敢完全拒絕，在這個時候，調和論者持平論者遂應運而生，於是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而均權之制度生，而分治合作之說出。

(未完)

歐戰後世界之兩大反動趨勢

黎波

怵目驚心，現在尙使歐洲人夢魂顛倒的空前大戰，非但在物質方面，破壞了若干萬萬的財富，犧牲了幾千萬人的生命，在精神方面又不知使人類倒退幾千萬里呢！科學破產，精神文明，在不久以前，不是甚囂塵上麼？我們遠東懶惰成性的中華民族也乘機豎起拇指，稱東方文明爲獨一無二的救世之劑，而不知自己的風俗制度尙在爭開化中，惹人

譏笑哩！

歐洲的大戰的確是人類的大劫，的確是可咀咒的。我們即向戰勝國的人民問起戰爭的情形吧，個個不是回答我們：『呵！老天！不要談起戰爭！戰爭是我們的惡夢，願永生永世不再聞火藥之味！』麼？我們再進已成過去的戰場吧：一望無垠的田野，不要說沒有碧綠的嘉禾，連樹木也如天手砍了一般，一株株無枝無葉，酷似破碎的木椿，矗立空際；地上如湖似井的彈窟到處成爲沼澤；村莊呢，除瓦礫破磚外，間或有未坍的牆垣，彈跡砲痕，密如蜂窠；居民呢，不知何處去了，只是一二從九死一生中脫難回來的人，向故居舊址，含淚憑弔。如此慘狀，至今冥然思之，獨隱隱在目！當時血肉橫飛的形象，又不知如何殘忍兇暴呀！文明已至末路了，是的，如此文明怎麼不至末路呢？科學已經破產了，是的，如此科學，怎麼能不破產呢？實則文明何辜，科學何辜，要罹此惡名，世間罪孽何一非文明與科學的盜賊製造出來的呵！

什麼是文明的盜賊？即以強權稱霸於世，隨處以人爲牛馬的統治者；什麼是科學的盜賊？即以金錢騙人，隨處興波作浪，不顧人的死活的資本家。這兩種盜賊造出這樣傷心

慘目的大屠殺之後，現在尤顧盼自雄，以人類爲征服品；並施餘威，迫人類向反動路上直趨。

「大兵之後，必有兇年！」近年來世界之有反動趨勢，亦是必然的，因爲人類總喜歡在連環圈中旋轉；他知道，戰爭之因，是在支配慾與佔有慾；他有時雖向相反的方向前進，但有時又回轉原路，得意洋洋地以爲自己馳騁於新的大道之上了。

戰後世界有兩大反動趨勢，即布爾塞維克與法西斯蒂；布爾塞維克以無產階級專政爲名，法西斯蒂以恢復羅馬帝國的光榮爲名（還有西班牙的里弗拉詳後）二者名雖異，其實則同：皆視政權爲萬能，以專政壓迫一切。

人類求自由的呼聲，不是鬧了二百多年了麼？爲什麼在二十世紀還有這兩種反動的趨勢呢？總一句說，這是進化過程中的曲線，在進化中是免不了的。現在且來說明所以要走曲線的原因。

從一百幾十年前，自法蘭西民衆喊出自由平等博愛三大原則後，世界各國民衆無

時不在這條路上橫衝直撞，而專尚利用的政治家也借這幾個字來騙人，一般耳軟的，喜歡聽花言巧語的羣衆，就跟在政治家後面，替他們奪取政權，想他們大發惻隱之心，予全體人類以無窮幸福。誰知真是真，假是假，以假藥騙人的政治家，雖能利用一時，然真相終被揭露了。所謂德謨克拉西，所謂社會主義，以及政黨口裏喊的自由平等，皆被羣衆置之腦後，不願再聽了。如果德謨克拉西是利於人羣的，如果社會主義是解放貧苦階級的，爲什麼世界又有歐戰這樣大的慘劇呢！於是野心家就利用這種心理來作自己進身之計了。布爾塞維克的暴政與法西斯蒂的專橫不是列甯史塔林（列史尚借社會主義之名）或慕沙里尼所能造成的，他們惟一的靠山就是民衆的心理。

俄國是專制的古國，人民一向被壓於「沙兒」治下，不知自由爲何物；尼古拉也好，列甯也好，只要他們不被天災或人禍害到無以爲活的地步，他們總不大起來反抗的；所以現在俄國雖有七百餘萬的失業者，却仍安然如故。好在他們的政府是無產階級的政府，無產階級失業好像是應該的！托爾斯基與斯塔林沒有內閣之前，托氏不是與列甯齊名的偉大革命家麼？手裏不是有幾十萬赤軍任他左右麼？後來卒被斯塔林的陰謀所算，

一變偉大革命家而爲高加索與西比利亞的反革命的亡命客。除托氏的走狗外，俄國的民衆，誰會替我抱不平呢？民衆的心理還不是認在上者的所作所爲與他們無涉麼？塔林能稱霸一時，一半靠維持專政，施行愚民政策，一半也靠民衆之不自覺，或已自覺，而仍睡在布爾塞維克的懷中，做「將來的」自由平等的美夢。列甯黨有的是官與錢，民衆中即有覺悟的分子，若賜之以權利，不愁他不看風轉舵，歸其麾下，效死盡忠。於是，世界就成爲官與盧布的世界了；於是，專政，鬥爭（其實他們之所謂鬥爭即爲專政而鬥爭，與革命爲人道正義而鬥爭不同）之聲，高唱入雲了。而人却不知其爲反動，皆入其彀，有時還洋洋得意地以爲站在革命戰線上爲革命而盡力了。物質要緊，沒有盧布，那種聲音或者會漸漸地沉澱下去咧。這是第一種反動趨勢，人們皆目之爲革命的，世界被牠騙的人數，的確不少。

次之，是大頭鬼慕沙里尼，這個怪物首領慾是非常盛的。他本來是一個社會黨，因在社會黨中做不到惟一的首領，就秘密組織黑衣黨（即棒喝團）乘機搶得了政權，現在成爲戕殺工人的魔王了。與慕氏遙遙相應的，可爲慕氏徒弟的，還有西班牙的里弗拉將

軍，可稱南歐二傑，皆游泳於工人的血裏過活的。布爾塞維克有無產階級專政做幌子，這兩個魔王，一以恢復羅馬帝國的光榮，一以發揚西班牙的民族精神相號召，信從者亦頗不乏人。換言之，一般無識的羣衆大多跟他們後面，做他們後盾。前數月慕沙里尼被刺未中，不是舉國若狂地慶祝他麼？最近西班牙共和黨倒里弗拉的陰謀敗露，西班牙的人民又不是成羣結隊地三呼里弗拉萬歲麼？究其所以如此之由，皆因民衆被政黨欺騙久了，覺得天下老鴉一樣黑，誰能給他們以小惠，誰就是他們的恩人。何況又有布爾塞維克黨日夜在分散工人的力量呢！溯當歐戰之前，拉丁各國工團主義極盛，工人皆拒絕政治，專從經濟的鬥爭上着手，所以尙能抵抗資本家與統治者的壓迫。自從列甯黨把盧布與政治帶到工團裏來，工人因此互相猜忌，力量就分散於無形。現在歐洲常有工人械鬥，死人傷命，間接增加了資本家與軍閥反動的勢力，所以只好讓慕沙里尼等作威作福。列甯黨於此又是助長白色反動勢力的酵母。故慕沙里尼與里弗拉所代表的法西斯蒂即是第二種反動趨勢，人們尙以反動目之，信從者亦不少。

中國信從第一種的以殺人放火的共產黨及戴國民黨帽子，賣共產黨假藥的準共

黨爲代表；信從第二種的，即以會琦的國家主義派爲代表；二者皆是大戰後「向後轉」
「開倒車」的畸形表現，不幸中國也受其害，我們又當如何努力以矯其弊呀！

然而這兩種反動趨勢能持久麼？絕對不能的，人類到底是求自由的動物，雖迷於一時，決不迷於永久。現在的反動至多如一八四八年革命後拿破崙第三的反動，與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罷，與巴黎市府失敗後，狄埃等人的反動一樣，或能猖獗一二十年，自由平等之風終會起來，掃除牠們的。所以我們現在就應預備做自由平等的急先鋒，與壓迫我們的反動勢力決鬥了。

用真憑實據證明陳公博輩是灰色共產黨（續）景明

（六）

現在要說到三民主義革命的社會基礎問題了。陳公博輩主張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故以農工小資產階級爲三民主義革命的社會基礎，亦說國民黨應該代表農工小資

產階級。這個問題，陳公博輩唱得特別起勁；再造羅什先生和中央日報彭學沛先生會有周密的糾正，即陳公博輩目爲同派的復觀先生和荆樸先生亦曾在前進和青年呼聲裏力闢其謬妄。我這裏別不多說，只就證明陳公博輩是灰色共產黨的範圍作一個簡單的說明：

馬克思以無產階級爲革命唯一的基礎，誰都知道；但馬克思同時有『槐特林格只會煽動，并無科學(?)的基礎』和『假如說達此目標無論何處要取同一的途徑，這不是我們的主張，我們非考察各國民的制度風俗習慣不可，例如在英美兩國——荷蘭也可以說在內——可以用和平手段來達這個目的，但不能說各國都是同樣的』等話。

列甯連馬克思的所謂科學也不要，要縮短革命的時間，於是以無產階級做基礎，利用農民，利用弱小民族。革命後，國內飢荒病苦，不可言狀，便改行新經濟政策，明白地承認了小資產階級。列甯一死，俄布黨分爲左右二派，右派斯塔林布哈林得勢，他們對國內主緩和，漸走回德謨克拉西的路；對國外（尤其是我國）主急進，仍一味做共產的煽動；近對我國且雙管齊下，緩進與急進並施（事實已略見前文三續裏）賀龍彭湃朱德毛澤東

輩代表中國共產黨左派，負急進的任務；譚平山鄧演達輩及灰色共產黨代表中國共產黨右派，負緩進的任務。中國共產黨左右派的行動雖有不同之點，其結果却無不一致的；所以譚平山疑C P最近以中國無產階級離開其他一切階級單獨幹去的新政策為超時代的政策，去函質問左派共產黨刊物布爾塞維克。該刊物記者便直捷地回答說：『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民權主義任務還未完成，還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如十月革命一樣。中國共產黨就是如此的認識中國革命。他的政策就是以這種認識為根本的出發點。他絕對不認為中國無產階級應該完全離開其他一切階級而單獨幹去；恰恰相反，他認為在此中國革命的新階段（蘇維埃革命的階段）中，無產階級更應該密切的與農民階級兵士（失業的農民）及貧民聯合起來，儘可能的影響小資產階級及一切中等份子，為工農兵蘇維埃政權而奮鬥。』同期該刊克魯做的目前幾個主要策略問題的討論文中又這樣說：『蘇維埃的精義，不僅在無產階級獨裁，此外，還有工農民權獨裁的精義。』又說：『中國的無產階級應當贊助此澈底的民權革命，應當毫不畏懼的去贊助那縱然是資產階級性的勞動農民（富農）的激進的革命的趨向，去反對封建餘孽，

反對民族資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但是「隨時隨地不要忘記自己階級的特性與自己消滅資產階級的階級目的。」隨時隨地不忘向農村無產階級（僱農）及窮農佃農解釋將來與這種富農的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向他們解釋真正社會主義的目的，與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平均地權分配土地的幻想是不同的。」觀此，共產黨非但主張農工小資產階級臨時聯盟，且利用及於一切中等份子，不過隨時隨地不忘自己階級的特性，待奪得政權後，仍繼續其階級鬥爭，不達其無產階級獨裁目的不止罷了。故共產黨認中國革命的基礎，實在以無產階級為主體，利用農工小資產階級為傀儡，表面却說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在俄國也是這樣，不過說起話來實在些不比在中國騙得人骨頭發酥。黎明第二期危言做的現在革命失敗的責任文裏，說得更確鑿：『在共產黨一方面，他們在理論上雖然認是中國的革命，是需要民主革命，中國革命的基礎是工農及城市小有產者的同盟，（據說這是今年二月間改變的策略）……』

第三黨是共產黨右派及國民黨左派團結而成（施存統語）或共產黨右派及國民黨中不贊成分共的份子團結而成（汪精衛語）他們絕端信仰共產主義（？）或列

實主義，但大概不贊成共產黨左派的燒殺政策，或同共產黨分道揚塵地進行，以收異軌同歸之效，所以組織第三黨。他們的革命基礎，很顯然地標明是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

中山先生根本否認馬克思主義，以爲他是病理的，以恨爲出發點的，當時不料共產黨有毀滅國民黨及混淆國民黨理論的事實發生，故沒有很針鋒相對地提出「國民黨革命的基礎是什麼」來預防牠，然三民主義在大體上說得很明白，絕非共產黨所得假借的。現在除了羅什彭學沛復觀荆樸諸先生對陳公博輩主張已有詳細的辨正論文不再援引外，特將國民黨各要人對「國民黨代表什麼」的主張分引如下：

汪精衛先生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中都明明指示着「國民黨代表的是民族利益」。他極贊成林柏生先生「本黨之目的，在於集中被壓迫民族中各階級之最覺悟的革命分子，組織之，訓練之，使成爲一超階級的革命黨」之說，并以林柏生「若干階級之臨時聯合鬥爭機關，共產黨人常作如是說，以便利其背叛本黨之企圖」等語，與他自己從前感覺到「若干階級臨時聯合鬥爭之說，有無限陰謀及弊害在內」的意思相同。（見前進一卷六期）

戴季陶先生以國民黨是集合全國各階級中具救國熱誠的革命份子，造成強固的團結，以革命的方法，取得政權，遵照孫先生所定的三程序，運用政治的權力和方法，完成中國之國家獨立民族平等，改造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完成民主的國家組織，圖人民衣食住行育樂等生活需要之均等的滿足，國民文化之世界的發展……（見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

胡漢民先生說：『在實行三民主義和其計劃上，我們要認識，實行的出發點是整個中國民族，不是那一個或那幾個個人，更不是那一個團體或那一個階級。民族是超越一切的力量，在政治的觀點上如此，經濟的觀點上亦如此。』（見三民主義的連環性）

再把各種主張簡括起來做一個比較：

胡漢民先生主張黨代表整個中國民族。

戴季陶先生主張黨代表全國各階級的革命份子。

林柏生先生主張黨代表被壓迫民族中各階級的革命份子。

汪精衛先生主張黨代表民族利益。

陳公博輩主張黨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或工農城市小資產階級聯盟，以工農為根本基礎。

第三黨主張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以工農為根本基礎。

共產黨刊物布爾塞維克記者和克魯主張目下中國無產階級應利用農民兵士及貧民甚至於小資產階級及一切中等分子，但隨時隨地不要忘了自己階級的特性及階級鬥爭。

斯塔林布哈林一面命令我國共產黨左派實行無產階級革命，一面承認共產黨右派不妨先做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的工作。（事實略見前文三續篇裏）

列甯在事實上以無產階級做基礎，利用農民，承認小資產階級。

自稱左派的刊物黎明裏危言先生說共產黨在今年二月間改變策略，認定中國的革命基礎是工農及城市小有產者聯盟。

馬克思主張只有唯一的無產階級革命。

照上面所舉看來，不必再加說明，也可明白陳公博輩是什麼東西了！罷施在統最近

在雙十第四期裏隱罵其首領汪精衛先生是正宗道地的國家主義者，大家以為希罕麼？首領原來是他們的大工具呵！何況汪先生還要另出主張，說『國民黨是代表民族利益』并罵過『若干階級臨時聯合鬥爭』之說有無限陰謀弊害在內呢？

(未完)

微顯鏡下

景明

(十五)革命者態度原來如此

十月二日，時事新報載：『中委陳公博之行踪，實為一般人所注意；據王委員法勤口談，似乎三日以前，尚未離滬他往也。』三日，該報又載：『國聞社云，日前傳陳公博已離滬，茲查確未遠行。昨日，陳所辦之大陸大學開學，陳尚以校長名義到校，并担任教授政治經濟科，每日到校上學，絕無遠行意思，惟居處甚秘云。』前一個月，陳公博對太平洋社記者談話中，大表示其革命者坦白和負責的態度；及稍後，對滬各報記者又說自己不久動

身過香港轉赴歐洲等語；迄今回想起來，令人墮入五里霧中，幾轉疑最近時事新報所載爲不可靠了。繼想：『發誓不說真話』是陳公博的固有本領；周佛海著的逃出了赤都武漢文中，無心暴露出陳公博是共產黨，且受陳炯明每月五百元津貼辦羣報的事實，而陳公博每在他的文中說自己並沒入過共產黨，與陳炯明有過關係，是人家造他的謠言，且歷數陳炯明的叛跡。這不是陳公博沒看過周佛海的文章，便是陳公博以爲周佛海的文章人家未必看過，甚或以一手縱遮不了天，在已受麻醉或半受麻醉的青年眼中總可藉幾句謊言遮一遮自己的醜態。目下事實當前，逆料陳公博又必這樣說：『革命者態度，光明坦直固要緊，忍辱負重尤要緊。』然則『發誓不說真話』自然是革命者態度中最重要的

一點了！

雜 感

(八) 只是強權作怪

雙 匕

耗子被貓公公殘害得太厲害，刁狡的耗子便去做貓公公的爪牙或喉舌，幫着貓公公來殘害同類，以保己身的生全。有些獸耗子恨極了，以為貓公公本來不會吃耗子，所以這樣狠暴，都是牠的爪牙或喉舌在那裏作祟，於是直向貓公公訴他的爪牙或喉舌如何不仁，希望貓公公除暴安良。獸性一發，便前仆後繼地去成仁就義，大有古俠士悲歌慷慨之風。日本人向天皇直訴的事件頻頻發生，就是鬧這麼一回把戲。

抱直訴大願的日本人，除落得自身飽嘗鐵窗風味，政治當局冤誣他心懷不軌，或將其所訴的內容顛倒過來公佈於世以外，幾曾見他在貓公公口中討回一點餘肉良善的耗子本來只配做貓公公和牠的爪牙或喉舌的食料的呵！要掙扎，要伸吟，甚至於要越軌直訴，不更是罪該萬死麼？

電通二日東京電：『昨日日皇由裁判所歸途中，有羣馬縣之大島榮三郎企圖直訴，已見前電；警視廳昨日發表直訴之內容，謂係述最近之無政府黨極端墮落，無產者為彼等之餌食云云。然據本日報知新聞所載，其實係要求完全廢止反動內閣及治安維持法並其他壓迫無產者法規，訴諸日皇。』這節電聞，看似爪牙或喉舌的顛倒是非，其實只是

公公一般的強權在那裏作怪。

與胡漢民先生遊俄八個月之回想

(續)

朱和中

修改中國國民黨綱之動議

自十月革命紀念以來，胡漢民之思想與言論，久爲俄國人民羣衆所悅服。甚至偶然而一出，雖馬車夫亦認識胡漢民，且指爲東方明星。於國民黨之歷史，革命之意義，如日月經天，不可掩閉。猶記有一日「不侵中國會」開會，其標語有云：「中國國民黨員要知爾黨內尙有一革命之分子。」又云，由孫逸仙主義到馬克思主義，胡漢民先生見其荒謬絕倫，乃立斥之，並將馬克思主義與孫逸仙主義反覆辯論云：「只能說由馬克思主義到孫逸仙主義，不能說由孫逸仙主義到馬克思主義。」俄人感之，立即撤消此口號，從此俄人以中國國民黨爲代表小資產階級之議論，自知其不適當，然而中國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東

方部之陰謀則轉急，由袁慶雲約一東方部部員拉非斯向胡漢民提議，修改中國國民黨黨綱，其實中國國民黨黨綱，定自先總理，并非胡漢民所能修改，然而胡先生處此環境，亦不得不虛與委蛇。第一次談話，胡先生即請將黨綱中指出何條何點要修改，其要修改之由爲何，拉非斯不能答。胡先生反詰之曰：「君亦曾見中國國民黨黨綱乎？」拉曰：「見之。」曰：「能背誦乎？」曰：「不能。」胡曰：「吾以爲君殆未曾見吾中國國民黨之黨綱也，如其見之，則必自知其不必修改矣。」拉亦自知其無結果，乃責令袁慶雲將中國國民黨黨綱譯成俄文，然後再議。拉非斯之來也，自稱受第三國際命令，每星期四日晚八時來討論，一次然以討論修改中國國民黨黨綱之事，無結果，只得討論俄國共產黨黨務。和中已將辛羅維耶夫所著俄國共產黨史譯成漢文，每竣一篇，胡先生必先閱一遍，以故吾輩對於共產黨之歷史，較之拉非斯袁敬雲尤爲熟悉。拉袁二人至是，已如黔驢技盡於此矣。第三次之夕，袁即未來，和中乘袁不在，以德語訴中國共產黨之無狀，歷指其種種包辦，種種破壞革命之舉，胡先生亦歷歷指證，拉乃始終袒護，並於談話之際，知其有意消滅國民黨，且有併吞中國之野心，吾輩三人，自是晚而後，均極感不快。和中且澈夜未嘗交睫，天甫明，起而譯書。

而胡先生亦起，蓋亦澈夜未寢，正欲覓予談話也。和中爲陳失言之愆，云即早知如此，深悔不應揭穿黑幕。胡曰：「庸有愈乎揭穿，亦何害？君以是爲戚，予轉以是已得真像而喜也。」李君文範爲檢出共產黨對各國革命之決案以證之。

自是而後，吾輩皆有戒心，而修改黨綱之議，彼等從此亦不復提矣。

中國國民黨加入第三國際之動議

中國國民黨何可加入第三國際，在今日雖三尺童子，亦知其不可。然爾時第三國際之假面，尙未揭破，全世界民衆，未知真像，尙隱然以世界革命領導者望之，第三國際亦竟居之不疑。方吾輩之在俄也，忽一日由袁慶雲告胡漢民先生云：「辛羅維耶夫請胡先生談話。」予等往。辛曰：「君來幾時耶？胡不來見我，且第三國際將開代表大會，甚願君出席，且吾人甚希望中國國民黨加入第三國際。」胡曰：「加入與否，本人不敢作主，惟願將加入之條件及加入以後雙方之工作及彼此聯絡與援助之實際，商得具體辦法，歸而報告中央黨部，以待裁決耳。」辛曰：「吾意亦是如此，惟吾輩不知國民黨之黨史，及以前之革

命工作，請君爲作一報告如何？」胡曰：「可。」辛曰：「須於一星期內作成。」胡曰：「諾。」於是歸而窮日夜之力，胡先生脫囊，和中譯成德文，由和中親送交第三國際。比及開會，果然於第一日即請胡先生出席，由主席辛羅維耶夫演說後，各國代表略有演說，即推胡漢民演說，胡先生爲言同盟會革命之經過，及國民黨革命之精神，原只仗自身之力量，以求民族之解放，初未求國際革命團體之援助。然自十三年改組以來，先總理以中國國民革命乃世界革命之一部份，中國國民黨即世界革命黨之一份子，是以願與第三國際聯合，因相信第三國際，非如第二國際，專援助帝國主義而釀成世界大戰也。侃侃而談，和中以德文譯之，更聲震全場，全場鼓掌之聲如雷，乃次日報章所登載，則盡刪去予等不屈不撓之激烈言詞。只言予等矚破第二國際之僞，願與第三國際聯絡而已。開會以後，辛羅維耶夫又召胡先生往。辛本精通德文，第三國際又以德文爲通用語，乃袁慶雲深恐辛與中直接談話，必欲以其不完全之俄語代譯，至令辛不能畢其辭。予等有以知辛之被監視也。辛尙謂兩三日後，即有消息。三日以後，史大林請胡漢民談話，至則布哈林亦在座。史力言中國國民黨不能加入第三國際，且曰：須俟至明年以後，予等唯唯而已。次日予等啓程東

歸比及海參威，始悉此中之黑幕。蓋辛羅維耶夫乃第三國際之主席，彼見中國國民黨之勢力日澎漲，遂欲居領導世界革命之名，是以願中國國民黨加入第三國際，猶外蒙古然，自爲太上革命團體，中國國民黨革命成功，卽第三國際之成功，再進一步，以太上革命團體之命令，令其改組，而史大林之陰謀，在扶植中國共產黨吞滅中國國民黨，既有汪兆銘掌握吾黨黨權，只須除去蔣介石卽可。鮑羅廷分化中國國民黨之工作，已至爲山九仞之候，不出半年，卽可完全消滅。是說須俟至半年以後，蓋至半年以後，則只有中國共產黨，已無中國國民黨矣。尙何加入之有？証以三月二十日李之龍鄧中夏等之謀叛，豈不昭然若揭此等陰謀，予等在海參威，曾經討論，直覺毫釐不爽。

赤俄消滅國民軍之陰謀

方國民第三軍之撫有京畿及京漢路之帶也，本有可爲之勢，徒以餉械兩缺，內部又乏統一之精神，故自胡景翼一死，卒歸於失敗。當是時共產黨以李大釗及徐謙兩人受嘉納罕之指使，與國民軍接洽，國民軍亦渴望得其物質上之援助，故加倫將軍由粵赴京，而

赤俄將領之供職於國民軍者，亦復不少。比予等抵俄，即遇馮玉祥所派之代表熊斌、邵保等軍官學校中亦有馮玉祥、岳維竣所派之學留馬弁。然熊斌等不通一種歐洲文字，不得不覓舌人於北京政府所遣之使署。自此赤俄遂視馮玉祥等爲軍閥，等於張作霖之列矣。且熊斌、邵保等爾時尚不肯承認爲國民黨，更不願與胡先生接洽，益令赤俄視爲北方官僚。方國民軍之未敗也，一日，胡先生率予等見赤俄人民委員長額柯夫，額般般問馮玉祥之爲人及其軍隊如何，胡先生極力譽之，并贊揚其軍紀。額曰：「若如君言，馮將與國民黨合作耶？」胡曰：「豈但合作，彼實心實地服從國民黨義矣。」額曰：「將來或是如此，目前彼之代表，且不承認爲真正之國民黨也。」胡曰：「蘇俄今日對於國民軍之援助如何？」額曰：「實告君，吾等實未決心援助，且不能決心援助，因中國軍人，往往有變，並無一定之主張，吾輩以實力援之，或且無益而有害也。」又一日，胡先生率予等見新軍事委員會主席阿峨謝諾夫（前軍事委員會主席馮仕病故）由俄人郭羅夫爲舌人，郭氏精通華文，譯語極其精當。謝曰：「君亦知中國之局勢乎？」胡曰：「來此已久，僅仗俄報得知，之大約國民軍將可以立足於北方也。」謝曰：「君等毋庸希望國民軍也，國民軍必敗。」胡曰：「何也？」

「謝曰：『第一軍紀尙好，然其將領腦筋陳舊，必不能應付變局，且力量亦微薄，配備既不周全，接濟毫無，焉能持久？第二軍自胡景翼死後，將領意見紛歧，岳推峻無統率之能力，等於同床各夢，一有事故，將大半倒戈，何暇禦人至第三軍，更無評論之價值矣。然則舍廣東向外發展外，殆無希望也。』」胡曰：『馮號能軍，其部下亦篤信之，獨不能保存一部分實力乎？』謝曰：『然，將來或者在中國與蒙古之間，保存之部分實力，以應南方，但須澈底改組耳。』一日，加倫將軍訪胡先生於寓，予等設茶點以享之。因問別後之經過，彼歷歷述之，深爲惋惜曰：『國民黨中甚信仰中國國民黨之主義，若用得法之宣傳，必收良好之效果，惜乎無人注意於此也。』加亦爲言岳維峻必敗之狀，辭忽閃鑠，予等不得要領。後欲訪加，加以病謝。比及國民軍之失敗，俄人無絲毫之援助，和中曰：『俄人殆忘國民軍之強勝，恐其不爲所用，必欲令其敗亡，至於不可收拾。然後令其退於中蒙之間，聽其改組，是殆欲拾其餘燼耳。』既而果然，赤俄於此，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之矣。迨馮煥章入俄，和中與煥章有舊，歎曰：『煥章入虎口矣，若我在其左右，當諫阻之。』隨後馮煥章返旆，復總師干。或問於予曰：『子言毋乃不驗乎？』和中曰：『此乃特別機會，匪獨和中不及料，即俄人亦不及』

料也。」蓋馮總司令羈俄既久，其部衆團結愈固，不惟與馮無脫離之心，且各將領一致電馮，有不返旆，甯願解散之語。此時若扣留馮，則其部衆之激怒必甚，且是時南方業經開始清黨，鮑羅廷徐謙正謀在北方再樹一幟，以與唐生智張發奎相犄角，是以放馮歸國。不然，甯願放虎歸山哉？且馮總司令之歸也，以徐謙配以顧問，組成政治部，一方面允許接濟，以鞏斷其軍之生命，一方面欲更換其將領之腦筋，以爲可以無害矣。誰知馮一入軍，其將領之服從者如故，所謂接濟，又復口惠而實不至。政治部中之中國共產黨分子，又以清黨之故，而不能見容，馮自爲馮，共產黨自爲共產黨，赤俄所得，至此不過鮑羅廷假道歸國之保護耳。然鮑羅廷有何必殺之價值，而馮煥章於此，苟一回思經過之境，如何危險，能毋毛骨悚然。

赤俄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及其破壞韓人革命之陰謀

赤俄以領導世界革命自居，各國革命領袖，莫不聞風嚮往，不知赤俄之領導革命，乃包辦革命，破壞革命，並非援助革命。蓋恐世界各民族中，有革命勢力突起，與之對峙，故藉領導之名，以誘惑之，殆既入其牢籠，遂乘機握其革命黨中之實權，以折服於赤俄，若有不

願投降者，則芟之刈之，等於草芥。且也一面聯絡革命黨，一面又聯絡革命對方之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變幻莫測，以期從中取利，是蓋猶乘虛無黨二百餘年之成法，一面遣刺客，一面又作偵探，循環擾攘，終爲此自欺欺人之工作。列甯尙有哄騙弱小民族之空言，至於史大林則絕不客氣，揭開假面具，公然爲帝國主義者之虎俵矣。此等伎倆，在歐洲各國，若德若意若波蘭若里道若匈牙利若羅馬若瑞士若希臘若土耳其諸國，莫不識破。是以赤俄革命之價值，在西歐各國民衆之目中，直芻狗之不若。其在東方，業經識透者，亦有波斯埃及摩洛哥諸國，及至予等蒞俄之頃，尙未瞞破者，只有高麗及印度之革命黨而已。方予等之在莫斯科，日本促使張作霖圍俄國哈爾濱之領事署，佔據中東鐵路，捕擄該路俄國經理，日俄外交決裂，懸於一髮。於是各報訪員均來探胡漢民之政見。胡先生亦以公平坦白之態度出之。於是和中往往以俄國應付之手段爲問，則莫不否認戰爭。於是拉非斯來寓，請教於胡漢民。胡先生對以張作霖若與赤俄決裂，國民黨應持反對態度。拉非斯謝之，因縱論赤俄之外交方針，拉非斯乃言蘇俄之外交，在脫日本於英國之羈絆，無論日本如何強暴，蘇俄須忍讓之。日俄之交合，則英美之政策失敗矣。和中曰：「若如此，何以對韓國

之革命黨」拉曰：韓國已無革命黨，韓國真正之革命黨首領，多爲赤俄之監視，其團體業經解散，韓國再求復國，須完全得蘇俄之援助，或與蘇俄合邦，如蒙古焉，然後有可能也。」

和中曰：「然則日本之社會黨贊成之乎？」拉曰：「焉得不贊成！日本與蘇俄之交合，則日本已進一步，而染成赤色，日本下級民衆革命之運動，必躍躍然活動，爾時日本之軍閥及其皇黨，乃防之不勝其防矣。」比及予等過海參威，已聞韓國臨時總統李東輝囚於海參威附近，及我漢口九江日本租界之屠殺案發生，莫斯科下令於鮑羅廷汪兆銘陳友仁等，令其無論如何，均須退讓，其命令中有「雖解散工會，捕斬首要，亦在所必行」之語，蓋可知矣。結果，史大林赴日，後藤赴俄，赤俄勾結帝國主義者之陰謀，已由暗而明，完全回復尼古拉帝制時代之現象矣。以此等帝國主義者之虎狼，尙侈談世界革命，真不知人間尙有羞恥者！

海參威歸途之梗阻

胡先生率予等赴俄也。當時原期以半年，所齎旅費，五人纔毫銀一萬員耳。至此所贖無多，迭請接濟，終未收到。胡先生始決計東歸。初欲赴德，由德歸國，和中阻之。蓋是時予等力防俄人之誣陷，甚至在莫斯科，不敢覓德國公使談話，况赴其國乎？且旅費告絕，亦殊不許。於是始決定由原道歸國。定於三月十三日，經過總理紀念週以後啓程。先期由和中通知外部，所有護照車票等，均準備妥當。是時予等已知四月十三日有船開往廣東，惟和中要求另派專船送運。外部曰：「可在海參威交涉，此間未能干涉也。」予等遂行。先一星期，胡先生忽受感冒，喘嗽異常。所有來訪者，均由和中代見。和中已預擬定辭別俄國工農羣衆一書，先用德文撰就，并譯成漢文，以呈於胡先生，得其許可，再用打字機打成多份，分送於各報館，並備多份，以便在車上分送。比及行時，胡先生尙未全愈，然已無大碍，扶病赴車站。車站排列陸海軍及工農代表，歡送者人山人海。胡先生與吾輩被導入以後，各有演說。胡先生各有答詞，予等又須自爲照顧行李，忙亂已極。幸和中老於行旅，且深知俄國人對於賞賜一項，視爲重要，故請於胡先生，賞賜頗豐，約費二百圓，是以毫無廢事。予等自三月十三日啓程，三月二十五日抵參海威中間，在車上已經過三月二十日之事，俄人已知。

予等固未之知也。抵海參威時，車站之歡迎，仍極其熱烈，沿途各大車站，亦依然極力歡迎，予等仍駐薩烏亞旅店，惟聞以東行之船期，則云須俟至四月十三日。和中爲請專船，云現時無船可撥，遂亦安之。海參威之外交代表范斯亭，日日招待予等，參觀兵營，野操，及學校，法庭，報館，戲劇等項，以資消遣。四月四日，范斯亭來寓，云有密語告知，據云：「國民軍已敗，北方無可爲，赤俄將以全力助廣東，因此嘉納罕將密來海埠，請胡漢民不必定要乘十三日之船。」和中曰：「四月十三日，去今約有十日，嘉納罕若來，儘可於四月十三日以前來海埠，至十三日，尙不來，胡漢民不候也。」范曰：「此爲重要之事，若過十三日，尙不來，則吾擔保以專船送諸君回粵。」和中曰：「君不云無船可撥乎？」范曰：「乃一時無船耳。至爾時，定有船也。」和中以船期未定，遂與范伊博共聘一女教員，逐日學俄文，以消永日。四月十一日晨，范斯亭來寓云：「接到嘉納罕轉來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命令一件，云電爲俄文，並非漢文，且無密碼，電文云：中央執行委員會於五月一日開會，胡漢民應回莫斯科，另有重要宣傳。」電文既已離奇，范述畢，且曰：「此爲命令，予以爲不可不遵！」胡先生勃然曰：「遵與不遵，自在我，何關汝事！」和中曰：「此電屬假造，已無可疑，吾輩有密碼，

今不用密碼，不用漢文，而用俄文，一也；五月一日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若不欲胡漢民參加，則毋庸電知，既已電知矣，應促胡漢民早日歸國，參與會議，何以反令胡漢民即日赴莫斯科，二也；且吾輩抵海參威，尙未電知中央，中央又何以知吾輩在此，又何以電報須由嘉納罕轉來，三也；天下焉有去國半載，已抵國門之外，而不令其入而報告，轉又使之他去之，四也；且云有重要宣傳，所宣傳者何事，胡漢民知之乎？宣傳既重要矣，亦非歸國領受不可，五也。然而既有此電，吾輩可不問真假，逕復一電，云現已抵海參威，不日回國報告，則復回莫斯科之語，不攻自破矣。且嘉納罕不云密來海埠乎，何以至今此語不提及也？」胡先生曰：「純屬作偽。」范斯亭爲予等瞞破，赧然而退，次日晨，范又來云：「在廣州任參謀團主任之羅茄覺夫已回海埠，請謁胡漢民。」胡先生許之，羅茄覺夫來，爲述三月二十日之事，極力言蔣介石，云彼已發狂矣。胡漢民及予等不知所以措詞，一任其自說而已。既而黃埔學生來，詳述其經過，午後又得閱廣州民國日報，予等益知處境之危，然而和中深知胡漢民三字，經七月半之宣傳，深印於俄國民衆之腦海中，苟非極端決裂，俄國共產黨決不敢以野蠻手段對待之也。目前所最要解決者，乘船之問題耳。予等在海參威消息甚爲靈

通且和中與范伊博。逐日在海濱。因悉一星期內有船三隻開行。計俄國兩隻。日本一隻。再過二日。則有英國一隻。均開往上海者。和中乃聯絡旅店之經理及其招待員。以外又攜一中國共產黨員浙人金某。合之范伊博與中共四人。先赴俄國輪公司買票。該公司尙未受命令。坦然售之。經手人曰：尙須在此處簽字放行。旅店之招待員曰：此爲予事。請先生盡以護照予我。准予乘此汽船足矣。和中曰：「諾。」約一點鐘。招待員攜船票及已簽字之護照五張回寓交還。和中慰之曰：「深感君。臨行時定厚爲酬報也。」於是予等手續完畢。只坐候上船矣。和中又恐船開不令予等知。則亦枉然。

(未完)

短訊一則

浙省指委會禁售「革命」

祝宗直

革命週報社諸先生：

(上略)此間代售『革命』的書店說省黨部指導委員會已禁售。這到底是什麼原故？

據「我看革命」並無可禁的言論，難道省黨部諸先生太過精明嗎？果然的話，何以「青年呼聲」……諸刊物反不禁售呢？恐怕省黨部諸先生有些偏私啊！寄上郵票一元請從六十一期起直接寄下（下略）

九月二十四日寫於杭州

本刊早接到杭州書店被禁售的通知，但仍認為書店被灰色共產黨的恫嚇所騙，如果是省指委會所禁，則該主持者不是同廣州郵局檢查員一樣地瞎了眼睛，便是陳公博輩的忠實走狗。他們要禁本刊的動機，在本刊上期已略說明，宗直先生一閱便知。承宗直先生關切，同人非常感謝。定閱已即照寄了。

青年們，你們覺得煩悶麼？你們想認識人生的意義麼？你們關心於人類的前途麼？你們要知道做人的道理麼？請速購閱克魯泡特金最後傑作：

人生哲學！

自由書店再版出書！

國家論及其他

麵包略取

近世科學和安那其主義

——以上克魯泡特金全集

克魯泡特金學說概要

革命之路

革命的先驅

馬克思主義的破產

——以上自由叢書

另有詳細書目函索即寄

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啓

分治合作與中國 (續)

漢南

四、從中國政治制度史上說明分治合作

原來制度之興革都是有環境做背景，都是因地因時制宜，不是一成不變的。行政制度之區劃也是如此。中國的行政區域，秦以前年代久遠姑不必論，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之下爲縣，以縣爲單位，以郡聯絡中央與縣之間，是爲兩級制。兩漢制仍秦舊。東漢採三級制，置州於郡縣之上。隋并州郡爲一級，州郡之下其縣仍採兩級制。唐置監司於州郡及縣之上，採三級制。宋分天下爲路，路之下爲府、州及縣，採四級制。元於路、府、州、縣之上置行省爲五級制。明於省、府、州、縣之上置布政使司，清於省、府、州、縣之上置總督巡撫，均爲五級制。民國成立採省、道、縣三級制，旋廢道而存省，縣爲兩級制。國民政府成立，根據分治合作之原則，及孫先生半成文之規定，因地制宜，設立政治分會，以政治分會聯絡於省，縣與中央之間，而爲三級制。

從歷史上一看，我們知道，民國以前中國的政體是專制政體，萬幾集於一身，集權是集到了極點，然而除秦漢採兩級制外，多採三級四級以至五級制，因為中國的專制制度到秦漢算完備達到了極點，但是萬幾叢脞，以一人之身而應付之，究屬事勢之所不能，故於集權之中，不得不求其分。民國成立，號稱共和，所貴乎民主政體者，因以人民為主，故凡不礙於國家之統一獨立，當盡量讓人民自治，分中更應求分，以期除集權之弊而收分權之效。是權力之地方分散不單在政治思想上如此而在政治制度上亦如此也。

制度的興革決非一成不變，前已言之。中國政治制度的變更是漸變的而不是突變的，朝代雖有遞嬗，政體雖變遷，而地方單位秦以後根本沒有變動，所變動者不過是中央與地方間的聯合制度罷了。此種聯合制度各朝代隨時而有變遷，如秦漢之郡，東漢改州，隋改州郡，唐置監司，宋改路，元設行省，明置布政按察，清置總督巡撫，民國初年之省，現在的政治分會。此種中央與地方間的中間物之所以時生變遷者，推原其故，完全由於時勢之需要，並且所謂變遷不過名稱與範圍耳，而其作用還是始終如一，毫無絲毫之變遷可言。

中國歷史上之所謂分合，完全是朝代的更迭，與國家的統一根本無涉，此不獨一人之私言，孫先生早已言之矣。每當一朝代的末葉，稱王稱霸，各據一方，然究其割據之起因，則多由於皇王思想及政治本身之所造成，或由君主暴虐，人民塗炭，草澤英雄以弔民伐罪爲辭而揭竿起義，這是一時的亂象。及亂事既平，大局仍歸統一，在統一之初，第一件大事就是改元，其次就是將上述之聯合制度變換一名稱大同小異的，把其範圍重行規定一下，如此而已。民國成立，名雖共和，而掌握政權的人仍是充滿帝王思想的老古董，掌握兵權的軍閥們的思想更不堪問了。所以當時的巡閱使制度，遂因此輩而形成了割據的事實。可是這種事實之起因多由於帝王思想所造成，要消滅這種惡果，須先去惡因，不去惡因，空言制度不良是無用的。即使取消了甲制度改爲乙制度，惡因不去而惡果如故。現在也有人以巡閱使制度詆毀政治分會的，殊不知巡閱使制度與政治分會，其性質絕不相同：一以人爲主，一以機關爲主；一以軍事爲主，一以政治爲主。由以上種種觀察，我們可以得一結論，就是應用分治合作原則的政治分會制度，與歷史上的聯合制度性質相同，而且（一）合於權力的地方分散之原則，（二）作用同而名稱異，（三）與割據不相干。

不料一般成見甚深的集權論者，動輒詆主張分治合作爲主張繼續分據，詆政治分會爲繼續分據的工具，這種論調未免太乏政治制度的常識了。

五、分治合作與聯省自治

聯省自治倡自張溥泉先生。當民國成立以後，內亂不息，始則袁世凱之帝制自爲，繼則軍閥之飛揚拔扈。張氏本反對專政集權之精神，倡聯省自治之說。惜其名爲軍閥政客所利用，遂招一般之反對。而批駁這種主張之有力的議論，卽爲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該宣言之一段說：

『夫真正的自治，誠爲至當，亦誠適合吾民族之需要與精神，然此等真正的自治，必待中國全體獨立之後始能有成。中國全體尙未獲得自由，然欲一部分先能獲得自由，豈可能耶？故知爭回自治之運動，決不能與爭回民族獨立之運動分道而行。自由之中國以內，始能有自由之省。一省以內，所有經濟問題，政治問題，社會問題，惟有於全國之規模中始能解決，則各省真正自治之實現，必在全國國民革命勝利之後，亦已顯然。』

其實聯省自治的本身，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壞處，看了這段宣言就明了。不料現在一知半解的人，却以反對聯省自治者來反對分治合作，殊屬可笑已極。爲便利起見，且引李先生比較這兩種制度的話來作爲本段的結論。他在集權與均權一文中說：

『然有膚淺者流，見其一而不見其二，以反對聯省自治，遂反對分治合作，且反對均權。殊不知聯省自治制度之不良，不在其有分而合之精神與均之精神，乃在其非分與合之精神與不均之精神也。聯省自治之制度與精神，其最大缺點有二：一即以省爲固定之單位，每一省爲一集權之小國，是仍具集權之精神，而非均權之精神也；一即每一小國不過以聯省爲暫時苟安之方法，而非根本之計劃，每一小國各自待時，以期兼併其他小國而復成一集權之大國，是其精神不在均而仍在集也。以上兩點乃聯省自治之大病，而不能與均權制度或分治合作同日語。換言之，即均權與分治合作可隨時之可能，而相與進化，大而爲省區，小而爲縣村，申縮自如，無往而不宜。聯省自治則無此彈性。至聯省自治在歷史上之污點，以招反對，此另成問題，於此無詳述之必要也。』

六、分治合作與均權制度

國民黨雖公認爲革命的黨，然而我個人却始終認爲是一個逐漸改良的黨，這就是說牠對於革命是有方法的，會按部就班依次前進的。國民黨的主義如此，所採用的政治制度也如此，政治制度之大別有三：曰集權，曰分權，曰均權。國民黨所採用的制度是均權，以縣爲自治之單位，以省爲縣與中央間之聯絡物。明文見於建國大綱：

第十六條：凡一省全數之縣，皆達完全自治者，則爲憲政開始時期，國民代表會得選舉省長，爲本省自治之監督。至於該省內之國家行政，則省受中央之指揮。

第十七條：在此時期，中央與省之權限，采均權制度。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劃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劃歸地方，不偏於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

至李先生之分治合作的主張，其意則謂：「不取集權制度，亦不取分權制度，取分治合作制度。以分治爲單位，以合作聯絡中央與合體之間，中央爲合體之代表。」照這樣說起來，分治合作制度與均權制度簡直是一不是二，名異而實歸了。那末，既有了均權制度，又何必定要提出什麼分治合作制度呢？孫先生的均權制度乃內審國情，外察時勢，幾經

審慎，然後有此，國民黨人遵奉遺教，即已用之不盡，又何必節外生枝，多此一舉呢？其實不然，國民黨施政程序之時期有三：曰軍政時期，曰訓政時期，曰憲政時期。在訓政時期，開始縣自治，逮其完成，乃入於憲政時期，而行均權制度。在此時期，以縣爲小單位，以省爲大單位，大小二者與中央聯爲一貫。可是在憲政時期以前的軍政終了訓政開始的時期，我們可不可以做一番訓練的工夫，即所謂預備的工夫，這當然是可以的，揆之訓政之義，也是應有之舉。所以在這個時期中，我們暫以省爲小單位，以政治分會爲大單位，以政治分會聯絡省與中央之間。考政治分會成立於北伐之初，孫先生未死之前，先成立於北平，然後推行於各處，並非分治合作論者所特創，而是國民黨原有之制度，在國民黨的政綱沒有變更以前，當然沒有反對之理，也不能因政見之衝突，因反對分治合作而反對政治分會。且政治分會之存在有數種利益如下：

- 一、在訓政時期中藉作將來實行均權之準備。
- 二、中國的版圖遼闊，藉政治分會制度，中央可收鞭長莫及之效。
- 三、革命之後，百廢待舉，藉各武裝同志現成的威望，整理一切，同心協力，分工合作，輕

而易舉。

由此觀之，分治合作制度之精神，性質，及功用，與均權制度既毫無不合之處，而分治合作論者主張保存之政治分會制度又可以濟均權之窮，準此，則世之反對分治合作而並反對政治分會之毫無理由，彰彰明矣。

七、實行分治合作的方法

按照建國大綱所說，實行均權制度當在憲政開始時期，在此時期方劃分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歸地方，但是在現在所謂訓政開始時期可不可以提早實行呢？我以為當然是可以的，因為根據上面的理由，在訓政時期分治合作制度既然行得通，那末，劃分中央與地方的權限一事當然也可以提早實行的了。到底怎樣劃法呢？建國大綱也只說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歸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質者歸地方，到底所謂全國一致的，與因地制宜的是些什麼事情呢？依我個人的意見有兩種辦法：一是把地方可辦的事列舉出來，一是把中央應有的權限列舉出來，使地方於此等權限以外的事都得自由設施。但是前者因為各地方的情形過於複雜，

而且瑣碎異常，不單不能列舉，即使列舉起來，也要掛一漏萬的，所以爲實行便利起見，還是採第二個辦法，把中央的權限列舉出來，規定明白，此外都歸地方自由處理。我現在且舉幾個例子：

一、外交 外交是中央應有的特權，因爲國際問題至爲複雜，對於外交應有一定的步驟，步驟一亂，不惟喪失國權，而且惹起國際糾紛，故凡關於外交的事情，各省應當絕對的推到中央辦理，以免對外的行動不一致，然後不平等條約可望廢除，國際地位，可望提高。

二、軍事 中國現在的軍事，其目的不在對外而在對內，這是人人都知道的。惟其如此，所以軍事應該嚴格的統一起來，否則不單裁兵計劃不能實行，而且建設大計終成畫餅。爲中國前途計，軍事以及一切軍事設備都應完全劃歸中央。

三、財政 中國現在的財政是一個最難解決的問題，要想中國的財政統一，恐怕要在軍事統一以後，財政有了統一，然後一切預算決算才能確立，然後才能談到建設事業。還有關於財政的貨幣問題，各省濫鑄銅元，濫發紙幣，弄得金融紊亂已極，如果不想改良

幣制則已，要想改良幣制，也非把這種權限完全歸之中央不可。

四、交通 如建築鐵路，這件事應該分兩層來說。一、幹綫，因為幹綫需款太大，且牽連的省分也很多，不得不由中央來籌劃。至於支綫，僅可讓各省自由敷設，中央常加以監督可也。

四、大工業 如鋼鐵廠，造船廠，電氣事業，酸類製造等，各省雖然也可以舉辦的，也得要中央設法比較容易一點。

以上這幾項不過就我想到的說了一說，其他應做的事情當然還有，而這幾項總算比較重要的了。

八、結論

最後我要說的就是當胡漢民先生才回國的時候，在報上發表了一篇談話式的文字，他說：與其說分治合作，不如說分工合作，因為分治合作太偏於政治方面（原文忘却大意如此。）這種意見我也很贊成的，但願此後的黨國要人們的存心都和胡先生一樣把政治的力量看輕一點，即就是把權利心減小一點，大家同心協力，分工合作，實

實在在爲國爲民做一點實事，那末，中國此後就是一大轉機，是分工合作的成功，也就是分治合作的成功了。

(完)

奪取政權與官僚主義

碧波

大戰之前的歐洲，一般民衆——尤其是工人——皆不信任政黨，他們曉得凡是政黨總是口蜜腹劍，常發不兌現的支票，以欺騙民衆的。所以他們皆在經濟的立場上組織工團從事於社會的爭鬥。我們只要一看一九一四年以前法國工團主義的勢態，資本人與治者對之節節讓步，工人總同盟的罷工，使全歐皆起震動的情形就可明瞭經濟爭鬥作用之一斑了。

工團爲什麼有這樣聲勢呢？原因是很簡單的，真正工團主義的格言就是：『請你將政治放在門口，不要帶到工團裏來！』『你相信任何政黨是可以的，因爲這是你的自由，

你就要加入任何政黨也是可以的，但是千萬不要將政黨的氣味來搗亂我們無產階級的鬥爭機關。政黨能替我們求幸福，這最好沒有的，但政黨是政黨，我們雖不拒絕他們的幫助，而我們也有我們自己的鬥爭方法，我們自己的解放應由我們自己求得之。我們除目前以直接行動的方法，要求增高工資，減少工作時間，我們的最後目的是全人類的解放；我們不但爲麵包而從事爭鬥，我們還要人類的智慧，道德，性感皆得相當的發展；智慧不限於特權者所獨有，道德不爲壓迫者的辨護詞，情感不爲個人私慾所箝制，這就是我們現在或將來的工作。二十世紀初年的工團主義，就這樣勸導初入工團的工友。因此一般政黨即想利用工人也無從着手了。

然而工團主義也經過許多挫折，受過許多政黨的欺騙，做過許多政黨的工具有才覺悟起來達到這步田地的。四五十年前，法國各政黨誰不利用工人爲他們奪取權的階梯？現在法國赫赫有名的政魁，如雄於一時，至今尚有餘威的克拉蒙梭曾爲社會黨首，領做過法國總統的米勒郎，及在先宣傳總同盟罷工說，現在做波恩格萊內閣外交部長的白里安，都是拍工人的馬屁拍上台的。他們在未得政權之前，花言巧語，誰能過之？但是一旦

大權在握了，高高地在上發號施令，民衆的影子也見不到了；甚且以武力壓迫民衆正當的要求。一個人要達到覺悟的地步是極其困難的，法國的工人因有這許多經驗，纔有自行組織純正團體，拒絕政治代勞之舉。唉！不幸大戰爆發了，野心家就利用這種時機破壞工團；現在工人的機關，因政治的侵入，而四分五裂，工團主義也僅有其名了。（參看本報前期拙作歐戰後世界之兩大反動趨勢）

所以政治簡直是工人的大敵。

我們的先輩在數十年前就已大聲疾呼，揭穿政治的害人與騙人了，但是教者諄諄，而聽者仍藐藐；現在人們仍舊在做奪取政權的大夢，視反對政權的我們爲「烏托邦」的空想者。我們並不是不知道政治能予少數人以幸福，假使我們昧着良心去皈依牠，我們也未始不能得牠的青睞，無如大多數人因我們卑鄙的幸樂而盡墮貧困的地獄何！

現在自稱革命的改造家都這樣說：『我們現在的社會是不好的，因爲有人壟斷人的現象，我們非要根本改造社會組織不可。從何改造起呢？特權階級是不願放棄他們的

特權的，我們只好效一七八九年法國民衆推翻貴族的先例，從富有者手中奪還一切財富與權力。但是這樣工作是極複雜極困難的，我們要首先有爭鬥的武器，黨紀，律與首領，然後可開始奪取政權。奪取政權的方法可分二種，一種是在德謨克拉西的國家，藉羣衆的選舉票而得之，所以從事選舉運動；另一種是在非德謨克拉西的國家以暴力求得之，這二種方法雖無固定的性質，但大致應如是。我們握到政權以後，我們就可任所欲爲了，今日所有的一切苦痛定可一筆鉤銷了，我們腦中的理想也即刻可以實現了，大同的世界與共產的社會就不期然而然地降臨了。

我們都曉得這些美妙的學理先生們如何實行了他們的預言。社會黨在西歐各地以選舉的方法奪得政權，已有數十年了，但只見他們與現社會的保守者狼狽爲奸，做保持資本社會秩序的功臣，以民衆爲芻狗，宰之殺之，不遺餘力。共產黨在俄國以暴力奪得政權也已有十週年了，但也未見他們有任何德政賜與可憐的俄國民衆，有之，只是乞丐充斥於莫斯科車站，飢荒普及於烏克蘭全境，失業工人達七百五十餘萬，資本主義日日抬頭，所謂共產社會不知何年何月才有影子！唉！因革命而犧牲幾千幾百萬，其結果原

來如是如是！

溫和妥協與改良的社會黨之背叛工人，欺騙民衆，我們可不必於此再述；但是向以惡化著名，動輒以腐化罵人的共產黨，現在也發出肅清官僚主義之通電了！我們以前不是常以確鑿的證據指出俄國政府官僚化，壓迫真正革命黨麼？人家總不相信我們，共產黨還誣我們以造謠中傷之罪。現在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也不打自招地承認官僚主義佔據了俄國各機關，想必不是我們杜撰的吧！茲節錄原文如下：

……政府各機關復爲官僚主義樹有鞏固的勢力……不但政府機關如是，較與民衆接近之共產黨及勞工團體各機關，亦陷於腐敗……如不從速肅清此種內部之腐敗狀態則各政治機關之官僚主義，無從打破……（十月十二日新聞社莫斯科通信）

啊呀！何等冠冕堂皇的通電喇！但是以官僚主義匯集所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去宣言肅清官僚主義不是鬧笑話麼？不是自欺欺人麼？不是無異於中國以前官僚軍閥之通電爲國爲民麼？

然而，我們不要責人呀！俄國之所以有官僚主義不是共產黨有特別傾向腐化的性質，是由制度發生出來的結果呢！站在政府的機關中不為官僚主義所侵入，可說是絕對不可能。中國殺人放火最利害的共產黨雖然有嘴罵別人腐化，若使他們上台，也將不出於官僚主義的圈外，不信，俄國與武漢政府時的兩湖可以借鑒。我們要想肅清官僚主義，只有從剷除官僚主義的發源地的政府着手，不然，天下老鴉一樣黑，你笑不得我，我也笑不得你，結果仍是一班老百姓倒了霉，生生世世要做寄生主義者的牛馬。

總一句說，政權是官僚主義之因，官僚主義是政權之果；奪取政權與官僚主義是並行不悖的。我們要人類脫離一切羈絆，生活於無人壟斷人的社會中，非先破除奪取政權的迷信，剷滅政權的禍根，從事於經濟與道德的革命不可。

二八，一〇，一五。上海

用真憑實據證明陳公博輩是灰色共產黨（六續）

景明

馬澹在現代中國二卷二期裏大鼓吹其階級鬥爭說以後，仍然要站住在三民主義及國民黨的立場上，於是在現代中國二卷三期裏，拿汪精衛以馬克思說明階級鬥爭的現象，不是提倡階級鬥爭，只是看出社會階級鬥爭的病理，同達爾文說明生存競爭的現象不是提倡競爭無異等話，做他自稱『忠實同志』的保障。不知汪先生已先錯了：達爾文認競爭是生存的條件，同時認互助亦是生存的條件，同克魯泡特金承認互助並不否認競爭一樣；不過達氏以生物的競爭較互助顯著，克氏則以生物的互助成分實較競爭爲多，此後尤應合理地向互助方面努力，消除慘酷的同類競爭，合方向自然界競爭罷了。馬克思沒看見社會互助的一面，僅持競爭的片面理由，便以『階級鬥爭』爲解決社會的良方；且在階級鬥爭之後，加上『勞工專政』的階級獨裁，復仇縱是快舉，其如煽起潛伏在人類心底的獸性之焰，何？若說片面理由的單純鬥爭可以促成互助，片面理由的絕端專政可以促成自由，世上那有這種因果律？達氏無心側重於不合理而却是事實的競爭之說，已啓後人無窮誤會，動後人無窮殺機。達氏以態度稍一不慎，雖其說不背科學，已生

這樣流弊；馬氏持絕端片面的理由，固不失為社會運動的熱心者，然而結果，只是將社會病的毒菌擴大其傳染，並非不得已而施刀割，更非平心靜氣的根本治療，反科學已成不可掩的事實，其為害尚可勝言麼？陳公博說：『社會倘已形成很顯著的階級，不必提倡也會鬥爭；不然便日日提倡也鬥爭不起。』共產黨的『階級鬥爭』說，在中國不是已大收燒殺之效了麼？劉侃元引列甯的話說：『沒有革命的理論，不會有革命的行動。』這又作怎麼解釋的呢？馬濬說自己發表那篇『階級鬥爭』的文章，是『根據革命的立場和三民主義以及黨的立場；不但不是共產黨的理論，亦不是列甯的理論，更不是第三國際的理論。』其理由，除拿汪精衛先生的錯誤解釋做保障外，并說：『……萬不能因這個事實，共產黨曾說過，我們就不去說，甚至竭力證明完全相反；如同共產黨吃飯，我們連飯也不吃。』照上面『階級鬥爭』的分析，共產黨吃的不是飯，而是穢物或毒物；共產黨吃了穢物或毒物，國民黨也非吃不可麼？退一步說，共產黨吃的不至如穢物或毒物之甚；但是同三民主義絕不相容的『階級鬥爭』說，忠實的國民黨員不去反對也罷了，還要跟着提倡麼？他又說：『共產黨的刊物布爾什維克，廿三期及廿五期已一再提起我的名字，大罵

特罵，可見這不是共產黨的理論，已甚明瞭。」誰不知道共產黨善用苦肉計？即不然，你馬先生站在國民黨中大搖大擺，怎能使性急的共產黨朋友不生妒，而失聲痛罵幾聲呢？況所罵的又何嘗是你那篇很透澈的『階級鬥爭』文字？（是否係被罵後，馬先生才做那篇階級鬥爭的大文來向共產黨取信用，那是非局外人所得而知了。）他又說：『工農與城市小資產者同盟這個理論，共產黨久已在盡量攻擊了！』這更妙不可言！農工小資產階級同盟之說，同第三黨所主張的不差累黍，而亦為共產黨所承認所主張所利用，甚且進一步要利用中產階級等等，已在本文五續裏證明，我當時因美不勝收，竟把陳公博不打自招的活供未曾列入。陳公博在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文裏供出他和譚平山最後一次的談話，他說：『我們離開黨的立場討論，就工作方面觀察，我看不出國民黨與共產黨有什麼分別。國民黨要國民革命，共產黨也要國民革命。國民黨的成分是農工小資產階級，共產黨的成分也是農工和小資產階級。』馬濟先生！共產黨是盡量攻擊你們的主張呢？還是和你們的主張沒有分別？

提到陳公博輩農工小資產階級同盟論，是了，這便是他們階級鬥爭的根本做品：

(一)中國農工尤其小資產者都各含有很多利害不同的成分，不比資本發達的國家可以勉強分成資產中產無產三個階級。陳公博輩硬以共產黨的理論做國民黨的理論，要劃出三個階級教國民黨去代表，無非使羣衆認識階級，同時使每一個本來含混不清的階級裏的成分起分化，造成多階級的混亂鬥爭，以達他們操縱利用之目的。

(二)退一步說，農工小資產者都已經各成一個顯明的階級了；國民黨既主張階級調和，與共產黨的階級鬥爭背道而馳，便應根據三民主義中所明載的『全民』（反革命者便自外於全民）或『整個的民族』或『民族利益』做黨的革命基礎，以調劑利害不同的社會成分的利益，然後階級才得漸漸泯除。非陳公博輩要三個階級同盟，姑無論對三個階級以外的社會成分已成鬥爭之局，即三個階級的各本身，怎能如陳公博說的爲着日後大便利不會因目前小利而起鬥爭呢？社會各成分都能這樣明白，連資產階級都可以做同盟者了！況陳公博說中國沒有資產階級，那末第一要打倒的豈非仍是同盟中的小資產階級麼？陳公博的意思，先是三個階級同

盟，次是教小資產階級做農工的輔翼，再次當然不要小資產階級而教自耕農做輔翼，結果，豈非仍歸到他們所謂世界唯一革命系統的無產階級革命？

(三) 資產階級未必無最少數覺悟能革命的人，亦猶如農工小資產階級中未必無殺人放火的共產黨；陳公博輩果是『忠實同志』，難道好這樣說：『你們是資產階級，縱覺悟能革命，因為「本黨」是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的，所以不能代表你們；你們是農工小資產階級，縱殺人放火，因為「本黨」是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的，所以也不能不代表你們』麼？施存統在自己黨(?)的治下不反對暴動，馬濟以無產遊民為革命成分之一，造或混亂的多階級鬥爭，和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說是不同，果然也有些不同；不過他們沒有馬克思的耐性，拚命造出階級鬥爭來，更加慘酷一點罷了！

他們倘不自命是國民黨忠實同志，人家都會看出他們是共產黨式第三黨，被誘惑的當亦較少；無如他們死頂着一塊國民黨之空招牌，陳公博在答繆斌文中，且說自己並沒有主張階級鬥爭，拿這樣灰色態度來要民衆要青年，簡直是要民衆和青年的命呵！汪

精衛曾說：「小資產階級」這個名詞，普通講起來，並不和其他資產階級有截然對壘的意味，自從共產黨在中國宣傳，說什麼國民革命，是農民工人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又說什麼大資產階級背叛了國民革命，於是「小資產階級」的聲浪始甚囂塵上。其實所謂大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大商人，小商人，在學理上雖然可以區別，在實際上則界限難定，只是共產黨欲利用這些名詞搗鬼，其所欲打倒的，加上一個「大」字或「中」字，便有戴綠帽子遊街的資格；其敲詐勒索已遂的，便還他一個「小」字，留未榨盡的牛乳，以便將來再榨。」（見前進一卷三期）復觀先生也說：「劃分階級，是共產黨必要的方法，因為共產黨的對象，是資產階級；共產黨的唯一策略，便是階鬥級爭。但社會階級不分化，階級鬥爭便無從着手。所以必須先將社會階級分開，以引起社會羣衆的階級意識，使之互相仇視，然後才能造成階級鬥爭的力量。故劃分階級，他的作用在促進無產階級的自覺，其目的在實現階級鬥爭，一方面劃分有產階級無產階級爲兩大營壘，以激動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一方面又劃出許多「中間階級」——如農民，小資產階級，知識階級等，運用種種策略，以供無產階級之利用或犧牲，而使之消滅。共產黨是

絕對的階級論者，所以分析階級，就是中國共產黨初級的課程，他們雖明知中國的社會階級還沒有形成，但無論如何，總是不敢違背他的教義。『見前進一卷三期』民衆們青年們！上面兩段說話，不足證實陳公博輩是共產黨麼？大家覺悟啊！認清陳公博輩的鬼域技倆，庶不致被他們誘惑去，跟着亂叫亂跳，害了自身又害了羣衆啊！

好了！勇敢的馬濬先生已自己供招出來了！大家要知道馬先生的階級鬥爭說，麼？請看他在現代中國二卷二期那篇大著裏的精神：

『況現在革命的潮流，一個是階級鬥爭，一個是民族鬥爭，而民族鬥爭的裏面，還是有階級做骨幹，絕不是超乎階級鬥爭範圍以外……』

『……因此階級鬥爭是事實上促進社會進化的一個大動力，同時是社會制度轉變的一個推動機——換一句話說，即是革命的主要原素。』

『於此我們可以說一切歷史上的革命，都是階級鬥爭的表現，沒有階級鬥爭，就沒有革命。』

『但是口中天天喊革命，而反對階級鬥爭，或竟有人說，『中國是職業社會，不是階級社會。』』

級社會。」然而中國社會既沒有階級，不知道他們的「革命論」從那裏發生，真是超歷史的怪物了。」

「我們知道中國最近數十年來，社會層已起了很複雜的分化和鬥爭，在每一次革命中，都因革命階級利益不調和而遭失敗，形式上這雖是可悲的，而實際上仍是進化的；換一句話說，仍是階級分化的結果。因為階級間矛盾衝突的表現，更是階級愈加成熟和明顯的表現，使革命的意識愈加明顯，革命的成功必愈加偉大。我們不必悲痛既往，更不必煩悶現在，而是要順應階級發展率，去研究和領導如何鬥爭，才能完成革命，這才是我們最大的任務。」

（未完）

學生總會宣言質疑

景明

無論第三黨力量怎樣小，誰都知道目下有一個第三黨。施存統先生說牠是革命的

國民黨是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右派組織而成的；汪精衛先生說牠是第三種姦賊，是國民黨中不贊成分共的分子和共產黨右派所組織的。

主張「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國民黨左派的健者施存統說：「左派始終只能做共產黨底附庸……有些是因爲右派底攻擊，氣憤不過而加入共產黨的。」這大概是指過去說的；但是施先生又指新近組織的第三黨有左派分子在內，這應該是可信的了。

受過共產黨洗禮或影響的學生，都不願讀書而且要打倒讀書，都只要破壞而不要建設的。現在好了，全國學生總會國慶紀念宣言，非單要讀書，而且要大讀書運動了；非單要建設，而且要大建設運動了。學生總會這樣領導着，未受騙的學生當然不會再上共產黨的當；已受騙的學生怕不逐漸覺悟過來。單就這一點說，十七年的國慶已增無限光明。不過，有一點不能使人無疑，該宣言要澈底肅清共產黨，無政府主義者，國家主義派，西山會議派，軍閥，官僚，土豪，劣紳，帝國主義；却忘掉第三黨和國民黨左派中的危險分子，這是頗奇怪的一回事。

聞過去學生總會職員，已有些人因活動結果而做官，而半途丟開學業了；這些人，稱

之爲腐化，也不爲過。照這次宣言，既表明非腐化，惡化，則會中分子自己所承認的，當不外下列二種：（一）國民黨左派；（二）未入任何黨派的純潔青年。左派中多忠實分子，學生總會諸職員倘係真正左派，要肅清惡腐化及反動時，豈得輕輕放過左派首領汪精衛先生所指爲第三種蝨賊的第三黨？倘學生總會諸職員係未入任何黨派的純潔青年，則非但不能寬縱第三黨，連左派中的危險分子亦非加以反對不可。然而學生總會要肅清的並不澈底，非但遺漏了左派中的危險分子，連第三黨也遺漏了！

我們固不能因此疑學生總會諸職員是第三黨或左派中的危險分子；也不能因此疑學生總會是被第三黨或左派中那一個小組組織所操縱；但究竟想不出爲什麼第三黨及左派中的危險分子能邀恩免肅清的緣故來！替學生總會諸職員着想，應速將此種疑點解釋明白；不然，失信外界事小，領導全國學生誤入歧途，這個責任着實非輕啊！

顯微鏡下

景明

(十六) 俄赤黨尙有人心

赤黨在俄奪得政權後，對參預革命之異己者，盡量地殺戮，驅逐，流放，禁錮，復以「桀卡」操人民生殺予奪的大權，殺人愈多者，勞績亦愈大，於是腹誹偶語，亦不禁自絕。但以赤黨過於貪恣暴狠，農民相率怠工，卒釀成大飢荒，餓死人民無算。改行新經濟政策後，人民的困苦雖稍減，而官吏的貪暴却逐漸加甚，加以赤黨專心致志以「盧布政策」向國外煽亂，搜括民財，玩忽民困，最近全俄失業者竟達七百餘萬人之多。統計俄國被赤黨所殘殺的民衆，及各國被赤黨煽亂結果的毒害，爲人民的死亡，精神上的反常，道德的墮落，學術的退化，較空前的歐戰巨劫，何嘗多讓？近滬報載共黨中央委員會於六月三日向蘇俄全國黨員及各機關發出通告，雖將政治的腐敗荒亂，共黨的橫暴卑污，以及人民疾苦無告，暴露無遺，對各國亦必依其原有的「盧布政策」繼續大施其倒亂，然俄赤黨對內悔禍之誠，却於此可見一斑。茲錄其通告一部分如下：

『目下無產階級受國際資本主義之壓迫，富農階級之反抗，及一般專門家之陰險的妨害，而政府各機關復爲官僚主義樹有鞏固的勢力。考官僚主義發生之原因，一

則由於帝政時代官僚之遺傳，一則由於一般民衆教育文化程度之幼稚，不但政府機關如是，較與民衆接近之共產黨及勞工團體等各機關，亦陷於腐敗官僚主義。無紀律荒淫酒色等病態，侮視民衆之要求，以傲慢的態度自持，對於上部人物，諂媚卑屈，互相阿私，默認其保守主義，頑冥無知，墨守繁文縟禮，不知自悔。如不從速肅清此種內部之腐敗狀態，則各政治機關之官僚主義，無從打破，無產階級之戰線，從此必不免於解體。一般民衆對於新社會之建設，如須有積極的活動，必須先有一般民衆之組織的計劃的教育；有此種教育以後，始能有監督一切行政機關肅清一切內部積弊之能力，以除去今日吾人之敵。故今日日本黨最重要之標語，爲對於不論何種人物應切實批判。』

反觀我國共黨及灰色分子，尙拾赤俄試驗失敗之唾餘，視同拱壁；共黨刊物的大吹特吹不必論，創造社所出版的及革命評論一類刊物，總不斷地介紹俄國的政治如何清明，建設如何進步，出產如何增加，文化如何發揚，善歌善頌的他們，怎料得到革命的祖國會發出這般一個自出其醜的通告呢！該通告中指官僚主義發生之原因，半由於一般民

衆教育文化程度之幼稚。這話固然不錯，但俄國文化程度是誰使之幼稚的？赤黨專政以來的十年，沒有使俄國文化退步麼？任憑赤黨如何善吹法螺，也不能說文化較十年前進步；何況專政本身就是官僚主義呢？我國共黨及灰色分子對專政集權垂涎三尺，於是一面煽動學生不必讀書，跟着他們亂叫亂跳；一面又教學生們煽動農工去送死，這樣腐化與惡化並駕齊驅的革命，便奪得了政權，不將較專政後的俄赤黨更腐化麼？俄赤黨見己黨腐化已達極點，竟忍痛赤裸裸地宣布出來；我國共黨及灰色分子却將赤俄當作天堂樂土般來自欺欺人，兩下相較，覺腐化的俄赤黨尚有一點人心。

雜感

三餘

兩湖女子剪髮難

革命軍的北伐完成之後，人民得到什麼，我實在說不出來；不過我就所知道的，通都大邑的女子，多將長頭髮革成短頭髮了。當共產黨統治兩湖時，對於婦女剪髮一事，是雷

厲風行的，不剪髮者，以反革命論。所以兩湖女人剪髮者之多，絕非其他各省所能及，連到七八十歲的老婆婆，也是「首如飛蓬」的時髦起來了！可是共產黨滾蛋之後，清黨軍西征軍，次第光臨兩湖，捉共黨不得，拿小民出氣，就婦女剪髮一事，中國鄉下黃臉皮，尖尖脚的婦女們，跟着他的丈夫，在風霜雨雪中不斷的奮鬥，一生的事業，順利的，達到了苟全性命的目的，於願已足；說起中國的事來，連孔夫子諸葛亮，都不清楚，難道還曉得什麼馬克思列甯嗎！

無奈那般無識殘暴的軍隊，一到鄉間去，見了穿長衫的，可指為暴徒，見婦女剪髮的，即目為共黨。有錢的，因錢能通神，可免於難；可憐無錢的窮家婦女，只能拿性命去塞責了！聽說湖北七縣軍隊下鄉剿共，一日一夜間，殺掉三寸金蓮的剪髮女共產黨員不計其數，這可算是極中國政治中野蠻的能事，比段大軍閥屠殺學生還要高明百倍。唉！天為什麼不長起眼睛，把這塊地大物博的中國即刻盡化為兵匪世界，使他們互相殘殺，殺到精光而後快；偏要留下一部分馴良百姓，供兵匪爺爺們輪流宰割呢？

兩湖的女人，先前迫於共黨的淫威，且哭且訴的將髮剪掉了；現在迫於防軍的慘殺，

將先前已剪而尙保存在箱子中的頭髮，重新挽起假髻，以免被官兵認爲共產黨之鐵證，這種黑天冤枉，恐怕是青天白日下面的官吏和軍隊獨擅之美吧！俗語說：「天下無如吃飯難，」到今日才知道剪髮也非易事！

專載

與胡漢民先生遊俄八個月之回想

(續完)

朱和中

於是責成旅店經理，經理：「予爲店主，如船開而客未上船，予何以卸責，然予已派員守候此船矣，守候之費，君任之可耳。」和中曰：「諾。」於是范斯亭從此着急矣，亟以電話召和中，云：「請朱秘書談話。」和中曰：「無暇。」范曰：「有要事相商。」和中曰：「予等歸國在即，不理任何要事也。」范曰：「即爲君等歸國之要事。」和中曰：「我輩自上船，君如欲阻止者，任何手段，聽之而已。」范猶喋喋不已。和中曰：「胡漢民明日定上船，爾蘇俄有

膽者，可派警兵捉回，吾輩皆屬革命黨，固無所畏懼也。」及至十四日晚，船尚未開行，海參

威省蘇維埃秘書某又來求見胡漢民先生見之，彼又言胡漢民不能上船。且曰：「胡漢

民處蘇俄政權之下。」和中怒曰：「處爾蘇俄政權之下，囚之殺之，在爾蘇俄耳！明日定上

船，請爾退去，何關爾省蘇維埃事！」某慚而退。四月十五日晨，船尚未開，約九時范斯亭親

來求見和中，和中見之，不俟其開口，即言予等定上船。范曰：「我亦無法阻止君等，惟有聽

君等行而已，然予有一事問君，君等今晚行乎，抑明晚行乎？」和中曰：「現尙未知，大約今

晚須上船也。」范曰：「今有赤俄東方監察委員長苦必亞克，將於本日來海埠，擬於午後

六點鐘謁見胡漢民可乎？」和中曰：「姑少坐，我將問之以請。」胡先生曰：「見亦無妨，且

看他弄何把戲。」和中告范曰：「可。」是日約四時旅店中即有高級偵探數人駐守，六時

則蠢如牛之苦必亞克來矣。自攜一遠東大學華文教授作舌人，見胡先生而寒暄未叙，即

言彼新自中國歸，曾冒商務委員之名，一至廣州，和中爲問：「幾時至廣州？幾時離廣州？」

彼言三月十二日抵廣州，三月二十七日離廣州。和中目胡先生，胡先生領之。蓋以三月二

十日彼尙在廣州也。苦乃更不容氣，言中國之騷亂，彼多與聞，三月二十日之事，亦曾參與，

回粵以後，鮑羅廷極力排擠胡漢民，嗾使共產黨徒陷之，胡行遂以陳友仁代之，一日鮑羅廷令張太雷以函召和中，至則力詆胡漢民，且謂和中曰：「胡漢民曾提議，以兵力監視我。此言予雖未親聞，然其反對我共產黨徒，則已證實矣。殊不知君等在海參威，原有命令解回胡漢民於莫斯科，若非予，則胡漢民將爲俘虜終身矣，何其負義一至於此耶？」和中曰：「汪精衛何如？」鮑曰：「汪固吾黨中健將也。」按吾黨二字極含糊，似指共產黨。和中曰：「解胡漢民與予等復回莫斯科之事，汪知之乎？」曰：「知之。」和中曰：「然則予亦幾不免矣。」鮑曰：「君能從我何害？」和中曰：「爾時沿途固無君也。」鮑曰：「苟以函求予，予亦可免君，雖然，若君者，又何必定在中國國民黨中作事哉？雖在莫斯科，不亦可乎？」和中乃託言有事而退，至今一爲回憶，不覺悚然！

記者讀畢，惟言汪先生夫婦爲共產黨員，及汪先生欲禁胡於木司科，皆大可疑。然明工商日報所載，鮑羅廷所親說，則又如何。後悟汪先生亦如多數所謂左派，莫不常知錯誤，常能懸崖自返。所以近來共產黨之刊物，亦罵汪先生爲「無恥叛徒」，叛徒二字，深堪玩味。記者於以知汪先生果自知錯誤而自拔於歧途矣。吾等暫信其仍爲

國民黨忠實同志，可無疑也。推近來共產黨刊物又罵汪先生「反覆無常，如契弟娼妓。」則若汪先生將來又悔錯誤，再變過去，乃大吃不了。記者祝其旅歐稍久，深自研精，一誤不至再誤，真國民黨之福哉。

代郵：

陳福璿先生：

本期因稿件過多，大作容留下期發表，請原諒！

編者

吳稚暉反共文匯出版了

吳稚暉反共文匯一書是將吳稚暉先生去年反共文章蒐羅而成，內有長文十篇皆以確鑿的證據，譏刺的筆法，揭穿共黨及附共分子之倒行逆施，欺騙民衆，借蘇俄金錢麻醉中國青年的種種陰謀，誠爲救濟世道人心之作。近今陳公博輩以四面埋伏造謠中傷之法，破壞吳先生之聲譽，此書可爲針鋒相對之答辨，關心時局與革命者，不可不人手一冊。都二百餘言，定價三角五分。待旦書店出版革命週報社代發行，各大書坊均有代售。

爲什麼要「奪取政權」

六波

賈寶玉說：「爲什麼這些女人，一出了嫁，沾染了男人氣味，便都變壞了？」我以爲現在的人，登了政治舞台，好比寶玉說的女孩兒出了嫁一樣，不壞的，也都變壞了。這個根本問題，原不在人，只在「政權」。假若「政權」似一根有刺的樹，碰着了手便刺手，碰着了脚便刺脚，包管沒有那一個願去惹牠。換過來說：假若得了「政權」，只有嘔氣的分兒，只有吃虧的分兒，一點兒好處也沒有，包管誰也不願來奪取這個了。因爲一經得了「政權」，便可豢養許多人作爪牙，使許多人趨奉，使許多人懼怕，壯麗的洋房子，任他選住；窈窕的「親愛的」，任他擇配；一般民衆勞動所得的，都可拿來供他的揮霍。總而言之：有說不盡的聲威，擺不盡的架子，享不盡的快樂。「政權」有這樣大的魔力，是一個萬爲如意的法寶，誰不願意攬到手裏？只有一般無知識的民衆，今日說這個當局不好，希望那個來；明日說那個當局又不好，更希望第三個來。不知「政權」還是這個「政權」，就使換一萬個當局，

牠的作用，還是這樣，斷沒有一樣的藥，煎出兩樣的湯來的。

無論何人掌握「政權」，還不是援引許多親戚朋友，大家做官；設立許多機關，收捐征稅，向民衆要錢嗎？還不是招募許多失業的人，練做殺人搶錢的軍警；著出許多法律，強迫民衆服從；建築許多牢獄，監禁違反了他的法律的民衆嗎？所謂賢明的，不過所殺的人，所搶的錢，比較少一點；所謂貪暴的，不過所殺的人，所搶的錢，比較多一點。兩下相去，五十步與百步耳。

在要奪取「政權」的野心家，他有他的用意，他有他的慾望，當他還沒有把這個法寶搶到手裏的時候，也不惜用野雞一般的手段，來拉黨羽；用美酒一般的話兒，來哄民衆。他當着人前，指天誓日，如果他登了台，必要怎樣把政治上的一切污點，刷得乾乾淨淨；怎樣站在民衆方面，謀大多數的利益。他的政策：一條，二條，……以至全部，都是深合現代潮流，適應民衆需要的。一班耳根不硬的，聽了他的話，都麻醉得棉條一般了；入了他的手，就被扣在圈套內了。便死心蹋地，也許是趁夥打劫，作他的爪牙，供他的驅使。結果，能不能如願以償呢？不過是許多青年，成了砲灰；許多女子，成了寡婦；這個野心家，也就得了政權，成

了偉人。然而他的政策呢？也不過成了不兌現的支票，眼前的民衆，做了他的牛馬，要使就使，要殺就殺；舊日的同志，是他揩了桌子的敝帚，丟在毛廁內罷。手段算他使起來了，說的話，只當放了屁，只要他的地位抬高了，他的快樂夠享受了，他取得「政權」的目的，就算達到了。如果有人說似這樣的野心家，是壞透了的東西，忠實的革命家，必不如此，這便是一個呆子說的呆話，任憑抬出那一位名人登台，恐怕也不過是像從蘆蓆上滾到地下，高的也高不得好多，低的也低不得好多。

因爲「政權」本只是這樣一個東西，任誰拿到手裏，也只有這樣一個辦法。做官的每月支薪若干；當兵的每月發餉若干；偉人們由這裏到那裏，坐的是專車，要人們三個兩個聚會，吃的是幾百元的酒席；法律著出來了，是要人服從的；牢獄建築起來了，爲的是羈押犯人，這個辦法，誰也不能改變。只可笑一般人想望太平，却只要換湯不知換藥，只知懷疑當局的人，不知懷疑「政權」的根本作用，真是睜着眼睛像瞎子，看不見陷窰在前啊！

有人說，政權這個東西，好比一把刀，強盜拿在手裏，可以殺人，廚子拿在手裏，可以切菜，刀是一樣，用法却有許多，同是一種「政權」，野心家取得，便爲民衆的蠱賊；忠實的革

命家取得，便爲民衆的福星。這句話誰也不能相信，假若所說的這個廚子忽然起了賊心，變成了強盜，仗着武器在手，不去切菜，偏來殺人，誰與不合，他便殺誰。這時有什麼辦法？又誰能擔保誰一輩子不做強盜！可見這個比較的理論，是靠不住的。

只有孫中山先生，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他看破了許多人借着「政權」這個東西，來作私人的工具。刮地皮哪，屠殺異己哪……種種違反正義的勾當，毫不慚愧的幹去。他費了許久的時間的研究，總想出了一個救濟的辦法，就是「民權」二字。他以爲民衆的利害，只有民衆自己知得最清楚；民衆的事務，也只有民衆自己辦得最切當。因此民衆應該把一切權柄，收回自己掌握之中。不把這個武器讓給別人拿去，就使有一千個野心家，也沒有作惡的工具了。這樣一來，真把一班要奪取「政權」假說爲民衆謀利益的，一概駁倒，再沒有嚼舌的餘地。

本來在社會上，我們可以看得見的，人類的衣食住……都是民衆的勞力所創造出來的；一切機械器具交通，文化事業，都是民衆合力做成的。握有「政權」的人，除了掠取民衆的衣食，享受民衆的供給，剝奪民衆的自由，絲毫沒有予民衆以幫助的地方，這是很

顯明的事實。我們且舉一個故事，來作說明的資料；在三代以前的唐堯這位皇帝，可算是中國歷史上所說的首屈一指的聖君。然而那個時候的人，却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哉？』以這樣的一位聖君，民衆却沒有得到他的一點助力，大約他所住的茅茨土階，還是民衆替他建築的；他所吃的蔬食菜羹，還是民衆替他播種的。不過他比較別人安於儉約些，少去打擾民衆，少需索一點供給罷！

由上面看來，可知民衆的利益，全靠民衆自己去謀，別人是不能越俎代庖的。說爲民衆謀利益，完全是騙人的話，這一個「爲」字，是講不通的。「政權」這個東西，只是私人升官發財的工具；要奪取「政權」，只是私人的野心，尤其與民衆利益，毫不相干。進一步說，對於民衆只有百害而無一利。因爲他們爭奪政權的時候，殺人放火，只有民衆遭殃；他們得了政權以後，享受快樂，却於民衆無分。由此更可見「政權」存在一日，即民衆一日不得解放。真正的革命，就是民衆自己團結起來，打倒這個壓迫自己的「政權」。真正的革命家，也只是幫助民衆革命，決不要去奪取自己所反對的「政權」。說到這裏，我很希望現在一班革命家，還是回到民衆中間去，莫將這個萬惡之源的「政權」搬來搬去，省得許多

氣力，也免得把自己學壞啊！

我的留法勤工儉學生活的一段

魯漢

「留法勤工儉學」這個名詞，已如戰場上的敗將，沒有再在人前誇耀勇敢的資格。不過牠在中國留學界多少有點影響，雖然失敗，也不全是本身「不善戰」的罪過，有許多原因逼迫得不得不失敗。我現在要將大家忘却了好久的那個遭人厭惡輕視的名詞提出來回嚼，料定閱者將嗤之以鼻，但或者有少數嗜好不同的朋友看了這段記載向我已往的痛苦表一番同情也未可知。現在所寫的只是我個人勤工的一段，至於全部勤工儉學失敗的原因，如果盡情直述，則牽涉各方面感情的地方太多，我近來閱歷較深，也沒有什麼太史董狐的職責，實在不敢以筆墨向人開罪，因此，凡與別人有關係的事只好略而不言。

我到了法國不久即逢着所謂「二八運動」。何謂「二八運動」？即有幾位先生組織

一個「工學世界社」。他們不肯自己去以工求學，專想以工學生的窮苦資格向某機關要求留學津貼，於是以「生存權」和「求學權」號召各處同學齊集巴黎，整隊至中國公使館請願。果然各處同學見了雪片也似的傳單，說得確有把握，於是匯聚巴黎的約有三百人之衆，於二月二十八日同向公使館出發。不料久慣官場的陳公使早有安排，他約定在公使館附近一個花園與大家談話，談不到三句，他取下帽子一揮，四週埋伏的法國警士一齊出來將請願羣衆打得落花流水，大家抱頭鼠竄的逃個精光。這一次生存權和求學權運動的結果，是使中國公使館附近的巴黎市民看了一場莫明其妙的熱鬧，當時有幾種學生辦的刊物稱這次運動爲「二八運動」，有時亦稱「求學運動」。這卽是二八運動名詞的詳解。我雖未加入這次運動，但知道當時法國找工確實不容易。因歐戰初停，各工廠因戰事倒閉了的，一時尙未恢復，未倒閉的從前都是製造軍用品，戰事既終，軍用品製造突然停止，即刻又沒有材料製造別的貨物，這種工廠戰時雖未停，戰後又成爲過渡時代的停頓。法國工人又大批的從戰場退回，也須到工廠棲身，工廠既多數關閉，工人又整千整萬的從軍隊退伍復業，因此，法國工人失業的，據當時統計，巴黎一處已有二十萬，我

們還從那裏有得工的希望？

我與一個朋友在巴黎西郊科侖布租一間小房，照例買一個汽爐自炊自食。每日至市場買小菜多是以手代口。好在洋鬼子聰明絕頂，往往手式一動，他便能澈底了解。不過「手」這個東西異常桀敖不馴，物件買好了，洋先生洋太太或洋小姐喊出來的價錢數目，要他（指手）代替耳朶去經理一下，他總是固執不肯，有幾次竟令我當場出醜。但是我的鬼聰明也不是兒戲，眉毛一繃，登時想出一條妙計，即每次買物付錢時，酌計情形，予以過量的整數票幣，讓他找出，我便不至於受窘了。因為西洋人確能遵守商業上的道德，絕對不欺侮僱客。若在我們中國上海使用此法，一定大倒其霉。自炊自食之外，還找一個家庭教師學習法文，每小時約五佛郎。一時完畢，錢貨兩交，「至親好友，概不賒欠。」這也是洋鬼子認真的地方。

在此住了三個月，手中雖還剩有幾百佛郎，但時時刻刻防備發生危險。有一個朋友在法國北方丹格爾克作工，他寫信叫我去，我於是離開巴黎往北方去。丹格爾克與比國交界地方很小，那裏只有一個工廠名叫菲爾米尼，專製火車輪。我去那個廠裏問了兩次，

沒有工位。後來有位朋友說從前法國境內的戰場，有埋死尸和填戰壕的工作，工作雖苦，工價甚高。我得了這個消息，遂往戰地跑了幾處，大都一片瓦礫，滿目淒涼，不但無處覓工，且行路間所遇見的人亦不多。惟有些地方以木板搭蓋小屋，權作學校，招集附近兒童授課，如此可見歐洲人重視教育之一斑。戰地工作既失望，復往菲爾米尼工廠去要求，承他的厚情，允許我進去做工，我的勤工生活便從此開始了。

那個工廠專製造火車輪，自然沒有與我們相宜的輕巧工作。我初入廠時的工作，是用大鐵鎚將才出模的鐵輪上面的縫隙鎚之使平。我做了一星期的鎚工，身體上實在有點難於支持，晚上睡覺，遍身筋骨酸痛難忍，翻身轉側，極為費力。每夜略略入睡，即又痛醒，次日還是忍痛去做。因為既下了決心來法勤工儉學，開首碰着一點小小苦頭，便退縮不前，則往後苦日方長，將怎樣支持下去？鎚工暫告結束，推工又開始了。所謂推工，就是將這部分初胚做好了，的鐵輪，一個一個推到別部分去。各部分的距離，最遠的不過一箭之遙，可是這一箭之遙的路程，比蜀道還難萬倍。因為鐵輪大的一人多高，小的亦是二尺多的直徑，中號的有三尺多的直徑。牠的邊幅，一端大，一端小，恰似側形凸字。推走時，極難將重

心調正，有如程子所說的「講學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同工的多是比國人，他們見我力氣單弱，推扶又不得法，常常幫助我，或者於一大堆鐵輪中選最小的給我推。這樣又挨過一星期之久。有一天上午工頭命我推一堆中號鐵輪，我一氣也推了五個。推到第六個，偶一不慎，鐵輪從我左腿邊倒下，將左邊褲腳刮穿兩層，小腿刮去一塊粗皮，約六寸長，一寸寬。同伴的工人見我受了傷，都走攏來看視，工頭也走來看了一看，問痛不痛，我恐工頭責我無用，將我辭退，只好咬着牙齒硬說不痛。工頭倒大開金口吩咐別一個工人道：「這樣一定有點痛，你引他到醫院去。」醫生看了，用一只刷子蘸滿碘酒在傷處一刷，哎唷！這一刷真承受不起，幾乎昏倒在地，但不到五分鐘，也就輕鬆了。慢慢到跛作工地方站了一刻，工頭見了說，你不要作工了，回去休息兩天再來。我得了這道上諭，遂一顛一簸地回到寓處躺下了。一躺躺了五天，復去工廠，工頭見我誠實，不是藉傷偷閒的滑頭，即分派我一種輕工，用手車將冶鐵爐邊的煤屑推出。推了三天，又轉到廠外的坡上的煤屑搬到坡下。這種煤屑手車是剛從爐中出來，有許多還在燃燒。我站在中間作工，兩腳受熱，心中亦枯燥的了不得。我是滴酒不入的，那時一天不飲兩瓶啤酒，潤潤腸肺，實在有些受不

住。這樣的做工作了四天，沒有了。向工頭請示，工頭付了一付，沒有什麼相當的工作分派給我，叫我到廠外，在已經出售，打了戮記的鐵輪每個上面加一紅圈。一共大約有三千多個。層層疊疊，灣灣曲曲，使老工人去做，至少須二天工夫。但我沒有怠工的經驗，不到大半天已做得清清楚楚，再請示工頭，工頭無事分派，竟置之不理。我於是閒玩了半天。次日被派掃地，兩三個鐘頭做完了，又玩了半天。次日又玩了半天。做工時吃苦受傷，還可忍受，惟有散足散手站着閒玩，來往工人經過都朝我望一眼，或者含着鄙視意味的一笑，那真難乎爲情。我一共閒玩了三個半天，心中實在不安，遂自動的向工頭告退，工頭也歡然允許了。從此退出之後，回到巴黎，向華法教育會打聽消息，仍然是求工不得。適有幾個朋友在拉馬西作煤礦工，我亦鼓着勇氣去過地底生活了。

(未完)

用真憑實據證明陳公博輩是灰色共產黨(續完)

景明

總括前文種種證明：

(一) 陳公博自己所定的對國民黨五個信條，非單沒有遵守，而且所發言論，無一不與五個信條相背。

(二) 陳公博輩主張改組國民黨，是奉行布哈林的意旨，及與右派共產黨兼第三黨首領譚平山默契於心的大策略。

(三) 陳公博輩主張統一國民黨理論，是用偷樑換柱的方法，曲解或破壞國民黨理論，求合於共產黨理論的精神的理論統一。

(四) 陳公博輩主張黨外無黨，黨內無派，實則黨外有他們唯一信仰默契的共產黨第三黨，黨內有他們的大本營——左派內的小組織，和第三黨分子。他們居心毀滅國民黨，并罵左派首領汪精衛是國家主義者，所謂黨外無黨，簡直共產黨外無國民黨，所謂黨內無派，簡直是除他們的大本營外連左派也不要。

(五) 陳公博輩主張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完全是共產黨的主張，和三民主義絕端相反。

(六) 陳公博 輩用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的策略，變相提倡階級鬥爭，近且公然提倡階級鬥爭不稍隱諱了。

此外陳公博 輩鼓吹專政集權，冀步赤俄後塵，反乎中山 先生主張均權之說，以及種種謬妄之點，也舉不勝舉了。陳公博 輩倘無法解答上舉六點證明，便傾西江 之水，也洗不了他們『灰色共產黨』之名！

我曾在另一短文裏說過：『共產黨因陳公博 敷衍國民黨，罵他是反革命；第三黨因陳公博 多金，罵他是官僚買辦化的留美學生代表；西山 會議派因陳公博 本是共產黨，脫離後依然親共，罵他是共產黨準共產黨，陳祕書 因陳公博 根本主張與第三黨無差，却沒有明白同第三黨勾結，罵他是準第三黨；繆斌 先生因陳公博 身為國民黨員，而大唱變相的共產理論，罵他是國民黨的共產主義者；景明 又用真憑實據證明陳公博 輩是灰色共產黨。』除共產黨多心，防陳公博 真個變成國民黨外，這許多頂帽子，差不多一頂頂都合陳公博 施存統馬濟 劉侃元 蕭淑 字許德珩……們的頭寸！

我又曾在本文的篇首舉出他們許多事實：

(一) 陳公博是禍害兩湖廣東的罪魁禍首。

(二) 陳公博輩辦起數十種雜誌，藉以攻擊異己，迷惑青年，動搖政局，達其奪取政權之目的。

(三) 陳公博輩唆使黨羽把持黨務，排除異己者，不予登記，引入不知名的灰色共產黨，達其黨權獨攬之目的。

(四) 陳公博輩辦大陸大學，是繼于老前輩辦上海大學做南中國共產黨製造場的前例，造成灰色共產黨的新幹部，以便逐漸操縱學生會，教育權及民衆運動。

(五) 陳公博捲款潛逃，拿金錢來大辦刊物，誘惑青年，是第二『盧布政策』。

原以為拿這些事實來做證明，他們仍可拿花言巧語來強辯或反噬的，現在從他們及共產黨、國民黨左派……的言論中找出他們是灰色共產黨的真憑實據來，便連這些事實也一樣地成爲真憑實據，證實了他們的言行一致了。嗚呼！灰色共產黨！

關於分治合作問題的討論（通訊）

張敬安

本期剛要付印，忽接張先生這樣一封信，我們對於張先生所抱的懷疑精神，表示十二分的敬意，因為現在青年大多跟着狡猾者，做應聲虫，少有評判是非之心，張先生獨能免俗，實在是很難得的。茲因時間迫促，答文不能同時刊載，請張先生與閱者看下期本報吧。

編者

（上略）自李石曾先生提出分治合作之主張後，一時議論龐雜，莫衷一是，然綜其大要，則因成見出之以攻擊的態度者多，而完全根據學理出之以研究的態度者少。貴報素以主張分治合作聞，但對此問題亦多係片段的討論而乏系統的研究，即李先生個人亦然，這不能不算是一件憾事。

個人對於這種主張毫無成見，這是我首先要聲明的。我覺得研究一種學理，要是預先有了一種成見，是研究不好的；我又覺得是非是不會混淆的，積非雖能勝是，但是暫時

的，不能永久，真理終久是長存於天地之間的。現在一般人無論對於什麼事情總是以派別的利益爲前提，不以真理爲前提，凡與己派有利的雖非而是之，否則雖是而亦非之。其結果往往一種主張或一種言論，如果這個主張者或發言者屬於己派則一唱百和互相標榜，反是則羣起而攻擊之。共產黨就善於使用這種策略，弄得社會上思想紊亂，是非不明，一般青年上當不少，我是青年中的一份子，深知此中底蘊，險些受其愚弄。所以我現在無論對於什麼人，無論對於什麼事，任他說得天花亂墜，巧言如簧，我總是抱着一種懷疑的態度，不敢盲從，我這種懷疑的態度是從閱歷上得來的。我有好些從前以及現在的同學，因爲心裏太純潔了，太不懷疑了，受了共產黨的迷藥，一失足而成千古恨，死的死了，逃的逃了。至於這些同學的父母妻子呢，氣死的氣死，自盡的自盡，說起來實在令人寒心！我因爲親眼看見過這種悲慘的事實，所以我現在在學校裏對同學時常宣布共產黨的罪惡。同時我又鑑於共產黨之所以能煽惑一般青年，號召一般青年，是因爲共產黨的謬論，如「無產階級專政」、「奪取政權」、「階級鬭爭」、「民主集中」等等，說得像煞有介事似的，所以我又把我的懷疑的態度應用到學理與思想的研究上面了。貴報以反共刊物名於

時，是貴報所贊同與李先生所主張之分治合作的學理同共產黨的謬論，當然不能同日語的，我因為鑑於專政集權的流毒太大，所以對於自由思想就自然而然的表同情了。「不自由毋寧死」是一句名言，足見自由對於人生之價值了。一切革命運動都可以說是謀解放求自由的，法國革命是自由平等博愛幾個口號號召成功的，中國國民革命是民族解放的運動，也是自由平等的運動，即俄國式的革命，亦莫非以解放無產階級為名號召成功的。我對李先生反專政集權的分治合作思想，是很贊成的，不過我是懷疑性成，一有疑難是不肯輕易放過的，所以寫了出來以就正於高明。

據李先生說，分治合作的思想，出自法國社會主義者蒲魯東氏，分治即 Régionalisme（地方主義）之意，譯合作即 *Fédéralisme*（合作主義）之意，譯括弧內之譯名本自李先生（見革命合訂本第一冊現今革命之意義）我以為前者譯為地方主義可謂恰合，後者譯為合作主義，似覺不當，因為法文的 *Fédéralisme* 等於英文的 *Federalism*，意即聯邦主義，聯治主義，聯合主義，此為名詞，形容詞為 *Federal*，故聯邦制度的「聯邦」兩字譯作 *Federal state*，如果我的解釋不錯的話，那末，分治合作的思想，簡直是變相的聯邦制

度的思想了。同理，分治合作制度也就是變相的聯邦制度了。這是我從字源上研究的結果，至於聯邦制度的實質究竟如何，我不是研究政治的，所以不敢亂說，但是據我推想起來，大概就是從前一部分人所倡的聯省自治吧。

中國自辛亥革命以後，禍亂相尋，民無甯日，下凌上替，法紀蕩然。各省軍閥擁兵自衛，儼然私有其土，私子其民。其跋扈驕橫，方之戰國七雄，唐末藩鎮，猶有甚焉。於是國中一部分學者曾有聯省自治之說，主張各省自動制憲，整理內政，然後聯絡一致，建設一種強有力之政府，以達統一之目的。這種變相的聯邦制度，總理在民權主義中曾經駁斥道：

「中國的各省在歷史上向來都是統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統屬的，而且統一之時就是治，不統一之時就是亂的。美國之所以富強，不是由於各邦之獨立自治，還是由於各邦聯合後的進化所成的一個統一國家。所以美國的富強，是各邦統一的結果，不是各邦分裂的結果。中國原來既是統一的，便不應該把各省再來分開。中國眼前一時不能統一，是暫時的亂象，是由於武人的割據。這種割據，我們要鏟除它，萬不能再有聯省的謬主張，為武人割據作護符。若是這些武人有口實來各據一方，中

國是再不能富強的。」

這一段話，是反對中國採用聯邦制度及實行聯省自治的一個最有力的議論。雖然主張分治合作的人處處表示其與聯邦制度及聯省自治制度完全不同，但是我從字源上研究的結果，總覺得分治合作犯了「聯邦」的嫌疑，這是我懷疑的第一點。

李先生在「革命」六十一期集權與均權一文中說，分治合作制度與均權制度性質相等，惟名詞不同罷了。又說均權制度與分治合作，可隨時之需要而相與演進。照這樣說來，這兩種制度簡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那末，均權制度載在建國大綱，既有了均權制度，又何必另創一分治合作的名詞，以致惹起種種誤會，招敵人的口實。況且李先生為中國人而且是忠實的國民黨老前輩，並不是不知道有均權之說。以李先生之學問思想，正宜將總理固有之遺教，發揚而光大之，似不必另立門戶，徒招他人的口實，這是我對於李先生提出分治分作的用意之懷疑的又一點。

現在的政治分會就等於從前的巡閱使，從前的軍閥假巡閱使之名，行割據之實；現在的武裝同志假政治分會之名，行割據之實，這是時下主張取消政治分會及反對分治

合作論者唯一的藉口。我個人的意見，覺得這種論調未免太誣衊了武裝同志，然而又不能否認牠毫無半點理由。政治分會制度既為貴報所主張，在理論上，事實上，貴報對之當然有一點把握。如果將來這種制度發生了和從前巡閱使一樣的罪惡到底有什麼辦法？照現在的情形看起來，確實不能令人十分樂觀，我們有沒有方法先事預防呢？這是我要求貴報同人商確的第三點。

我拉雜的寫了這一大篇，尙望不吝指示，給我以滿意的答覆。（下略）

一九二八，十一月，張敬安於南京。

顯微鏡下

景明

（十七）陳公博配不配做大學校長

全國學生總會十項主張，內有『或有反過三民主義者，不得為學校校長』一語。大

陸大學校長陳公博先生做過共產黨，做過陳炯明所辦的羣報編輯，反過三民主義是無

疑的了。照學生總會的主張，「不得爲學校校長」，遑論乎大學校校長？

再造記者以國民黨有左右中的派別，是共產黨分化的毒計，又以陳公博陳孚木主持羣報罵中山先生爲孫賊是事實，但再造記者却這樣說：「在我們的意見無論何人，從前怎樣反對過總理，也決不能就說永無可赦，因爲總理平生待人的精神就并不如此。揆之天下爲公之義，一個人從前在政治上曾經錯誤過的，豈能就說這個人的政治生命應該永遠斬絕？不過我們對於這等人，却不能不堅持着一個條件，就是必要這個人確實是衷誠懺悔，能在國人面前用正式宣言直認他從前的錯誤而後可。陳孚木與其兄秋霖及黃居素古愛公等在十三年夏間拿着香港新聞報反正過來，原本有過悔過的明白表示，然後總理才准其自新。所以這筆賬是不應再算的。今日的陳孚木，可議之處，乃在他去年還跟着陳公博黃琪翔這一班人跑，到如今還以左派革命派自居，而以右派反革命派攻人，他是受了共黨之毒，而不大自知的一個新起的政客罷了。」照他這樣說，只要陳公博正式宣言悔過并洗清共黨的毒以後，是配做大學校校長的。

陳公博配不配做大學校長，是一問題，學生總會的嚴厲主張和再造記者的寬大主

張孰是孰非，又是一個問題，然而目下陳公博已儼然做他的大陸大學校長了！

讀者之聲

懷疑

陳福璿

大約我不會說錯的罷！現在中國的青年，或許不只是青年，對於政治上的主張，總是懷疑的！

從前有許多為一般青年或國人所仰望的學者偉人，現在已一一懷疑起來了，不特懷疑他的主張，懷疑他的行動，并且懷疑他的人格與一切，在這種情勢的底下，是青年們的眼光銳敏，發覺偉人學者的破綻呢？抑或彼此誤會，漸漸地隔膜起來呢？這個問題，我現在姑且不談，但是如何構成這種現象？為什麼竟會生出這樣的結果？我們不可不思索，索地去研究一番！

現在有很多學者偉人，好似瘋了一般地用着高壓的手段去裁制一般意見同他相左的小人或敵手。可是高壓雖然是高壓，然而懷疑者依然是懷疑，裁制雖然是裁制，然而襲擊者依然是襲擊。實在社會上的舞台，好似優伶一樣的幻變，劇情一樣的迷離，走馬燈一樣的替換；以至於悲歡無定，離合無常，恩敵不分，仇友不明等，都是懷疑這兩個字做導火線，我們聰明的男女讀者，試掬出你們鋒利的小刀，把當前的事物剖析剖析，你們會啞然失笑，會呼出一聲神祕的怪響來，這或許是你們覺悟的時機；同時又是你們始初了解懷疑的態度；甚且在懷疑上再加上一些懷疑！

構成懷疑這兩個字的就是誤會；但是誤會這兩個字又為懷疑的旋律。因此，我們可以說：誤會與懷疑，是不可解的連環。更簡單地說一句，在某一個境地的當中，誤會或許就是懷疑。我們試把當前的事物做例證罷！

現在的青年，對於停止青年運動這一件事情，覺得是手足被縛，跑到無處訴情的境地了。因此，現在一般熱血的青年，常常懷疑當局的設施是錯誤；不特錯誤，照他們——青年——的眼光看來。現在當局種種的設施，好似專在青年的背上抽鞭，處處同他們——

青年——作對一樣。但是我們細想想，仁厚的當局，是不是真的終日遑遑地找青年的晦氣呢？我怕不是的罷！既然不是，爲什麼現在的當局，對於青年的運動，總是緊緊地握住不肯把手頭放鬆一點呢？假使我們問到這一個問題，我們應該把我們自己所站的地位摒開，憑着客觀的態度，或許以『易地』的比擬，去估一估當局眼中所見的青年。

在受過各種教訓之後，我們的當局，大約對於青年們所給予的痛苦，嘗得難以再忍了。因爲處處使人恐怖與寒顫的共產黨，牠唯一而精巧的手段，就是利用一班血氣方剛的青年。簡單地說一句，共產主義之所以能成爲恐怖的結果，就是一班『儲才待用』的青年的被迷惑。在當局思之：恐怖有青年的成份，反動又有青年的成份……我們老實講，政治上所最想避免的，就是社會上能夠發現恐怖的現象，與反動的行爲。青年既含有恐怖的可能性，與反動的原動力，所以在當局的眼中看來，青年的化身，當然是洪水猛獸，可拘之束之而不可縱之馳之了。

一班有可作爲的青年，既然拿着惡意的眼光去品評當局，而黨國所繫的當局，又拿着恐怖的顏色去塗在青年的身上。於是，怨懟者自怨懟，恐怖者自恐怖。上下交離，愈去愈

遠而專好弄人而爲敗事之端的懷疑的小鬼，就得無拘無束地潛伏其中，來演其五花八門的手段了。

自最近的懷疑到了人間以後，我們所得到的成績，趁這個機會來攏統地說幾句罷。大人們因爲上述的教訓，對於青年的本身，加上許多懷疑的推測。把青年運動的問題，壓迫得連半個氣息都打不轉來。在大人們的心裏，或許已經達到勝利了。其實不然！孟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以之言國，何獨不然。『恥莫大於民心已死，而國權解體次之。』現在中國的恥辱，一天一天的增個不已。『五卅』的慘案發生過了，各處的恥辱繼來。在這種情景的底下，除了絕無僅有而氣息尚存的青年硬着頭皮喊出一兩句呻吟的呼聲以外，沉寂的空氣，沉寂到差不多死去一樣了。存着的，只是人們中的冷淡，良心上的葬埋！

朋友，你們看看罷。從前什麼「五四」、「五七」、「五九」……等等的運動，一般年青的學生們，不是熱熱烈烈地幹着救國的運動嗎？雖然，救國的運動，並不是這般的容易；憑着青年們的幾聲呼喊，就能解決的。而一般醉生夢死的國人，畢竟因着「如泣如訴」一樣的

呼聲驚醒了不少了。老實講，沉迷欲睡的國魂，現在能延着殘喘的，恐怕還是一般好似乳犬一樣的青年人的咆哮聲所驚醒的罷！

現在呢？青年運動總算壓住了，對於國家總算有益無損了。但是不能不令人懷疑，所謂國家的利益，是指國家的國權與民生的安定而言。我們又試算一算青年運動停止以後的影響如何？現在國權并未一天一天的高漲，而民氣反一天一天的消沉下去！濟南的事件發生了，接二連三所發生的還是不少，不過是過了幾天罷。一切緊張的空氣，已煙消雲散了。外交的事件，并未有一寸一尺的進步——尤其是近來中英中法……的——而頹靡的氣象，反一天一天的頹靡。啊！喊着奮鬥的青年們啊！現在已聲消跡匿了。沸着熱血的青年們啊，現在已杯弓蛇影了。所見到的，不過是外灘公園的徘徊，脂粉坊中的微逐。青年們啊，停了奮鬥的呼聲，就頹喪！至於此。這是誰的責任，這是誰的罪過，又不能不令我懷疑！

至於青年們所給予大人們的困難，着實又是令我人驚惶失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集合地罷，也不免有搗亂份子的混入。又誰保廣大的青年或民衆的運動，不爲存心不軌

的青年所利用呢！這真是令我人爲難呀！兩湖的餘燼仍然未除，廣州之火線已經爆發了，各地的擾亂時在進行，而惡化的份子無處不密羅暗伏。偶一不慎，相悔噬臍。袞袞諸公啊，不僅諸公感着困難而大蹙其額；就是未經世故的青年們，當他們心澄慮靜的時候，亦未嘗不把他們的心頭跳上一跳。青年們啊！你真不知在此民不聊生的時候，你們還抱着一個百亂不厭的志向，究是什麼意思呢？這是誰的責任，這是誰的罪過，這又不能不令我懷疑！

青年懷疑着當局，所以一天一天的現象惡化；當局懷疑着青年，所以一天一天的現象腐化。惡化後所發生的結果令我人懷疑；腐化後所發生的現象，又令我人懷疑。然而目前國勢頹靡，僅賴民氣以相維繫的時候，民衆運動似乎是不可少的；在別一方面說來，狂瀾既倒，厲毒橫流，又不能不加以防範。當局與青年啊！處在這『同則共利，背則兩傷』的情形的底下，宜如何解決這個難關呢！不然，懷疑的小鬼就永遠在其中作祟了，誰欲有言！

一九二八，九，二十九日。

短訊三則

祝宗直

(一) 浙省指委會禁止郵遞「革命」與「再造」

革命週報諸先生：

前上一函，說省黨部禁售「革命」，近聞省黨部確已將「革命」列入反動刊物之內，通令各縣黨部轉令各郵局不准遞寄了。先是，中央黨部會通令禁止反動刊物，附一反動刊物名單，但並無「革命」在內；省黨部接着發一通令，非但把「革命」列入反動刊物以內，連「再造」等和省黨部意見不合的刊物，也列入反動刊物以內，一律飭各縣黨部轉令各郵局不准遞寄了。省黨部可以違背中央，擅自作主，已是奇事；況「革命」和「再造」依我看來，毫無反動，而且是反對反動很出力的，至多也不過和「革命評論」「青年呼聲」等刊物各走極端而已。省黨部如此偏私，可見其中人物多係和陳公博輩的意見相合的了。貴報證實陳公博輩是反革命，難道浙江省黨部中也有反革命在內麼？貴報在中央政府所

在地的南京及全國第一通商大埠的上海都可發行，難道南京及上海的黨政當局都不及浙江省黨部精明麼？從前省黨部所委的各縣黨部指委，很有幾個反動人物，省黨部對黨務又何以如此不精明呢？浙江共產黨鬧得很厲利，省黨部的防共，似乎不及省政府出力；何以省黨部看出「革命」和「再造」是反動刊物，省政府反置若無聞呢？從前上海報載浙江省黨部中發現共產黨，解送法院辦理；省黨部從沒有明白宣示，解除大眾的疑惑，又是什麼原因呢？總之，貴報對於省黨部如此措置，將作如何計較，以慰浙江的讀者，這是，我急欲知道的。（下略）

十月二十日於杭州

宗直先生：

屢承關切，同人感謝不盡。本報橫被摧殘，同人當盡其力同惡勢力奮鬥。萬一終不得直，凡浙江定閱諸位，即一律寄還報費，很痛心地同浙江閱者告別，也是沒法的事。不過同人仍存着「勝利終屬於公理」的希望。勿覆不盡。

編者

諸位記者：

(一)「專政集權」是否不祥之物？

蕭 湘

貴刊對於「專政集權」攻擊不遺餘力，似乎目這個名詞爲不祥之物。但怎麼俄意都以「專政集權」能使世界震驚，不敢藐視土耳其亦以「專政集權」穩固其國基，成爲東歐一新興強國呢？我國積弱之餘，國民性素乏團結力，欲對外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對內整理內政，尤其對付赤色帝國主義的野心及共產黨的搗亂，在目前似不能不走「專政集權」一條路，以收權能集中運用敏捷之效。俟國基穩固後，方有資格謀世界之大同。諸位反對「專政集權」所持理由固甚充分，其如世界大勢所趨，不容吾人單談理論，何請有以教我！

十七、十三，於真茹。

蕭湘先生：

土耳其的新興，首在其國民的覺醒；次在其國民性的勇敢能犧牲，和其革命負責者的魄力雄厚，辦事公正，能得國民信仰；又次在毅然澈底驅共，絕共黨搗亂機會，使國內建設不生阻力，何嘗是「專政集權」之功？不「專政集權」又何損於土耳其的新興呢？俄意的

暴力政策，使世界震驚，徒促成列強因震驚而思抵抗，因抵抗也漸趨於暴力政策一途。讓成較歐戰更慘的世界大戰，將誰尸其咎？俄意是罪魁，列強是從犯呵！

蘇俄過去大飢荒的人民慘死，用數十萬「傑卡」屠殺異己，革命後之殺戮驅逐流放，禁錮他派社會主義者，乞丐娼妓較革命前增加倍蓰，文化墮落，甚至找不到工程師，致工業因以不振，這不是赤色的「專政集權」的成績麼？近據報載：蘇俄失業業者達七百餘萬，烏克蘭大飢荒，將政府給予的糧種食盡，尚有八十萬人嗷嗷待哺，據性病學者統計，患花柳病者，歐戰前僅百分之八，近最忽激增至百分之七十五，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告，直揭政府機關和較與民衆接近之共產黨及勞工團體等各機關的腐敗狀態，革命元勳托爾斯基流放中的悲慘生活，今年蘇俄境內所能造之鞋，將較所需之鞋，短少一千八百萬雙，工資之平均，雖復戰前舊觀，而工資因地而別，距莫斯科既遠，其差別亦大，工人取得政府就公定市場所定之工資，終難敷用，倣效俄皇時代之徵兵制度，凡二十一歲青年，須當兵兩年，并鼓吹人民注重空中綠氣之戰鬥，和平時代之軍力，爲一百一十二萬四千人，較常備軍五十六萬三千人之最大陸軍國法蘭西幾多一倍，另訊，平時軍隊一百零五萬，戰時六百萬，這又不是赤色的「專政集權」的成績麼？我國人慢說不應該跟着反動的惡勢力去做世界的罪人，便要跟也跟不上，萬一倣倣跟上之後，世界已不知慘殺到怎樣地步呵！此而言世界大同，豈非大鬧笑話！

至於說到理和勢，及「專政集權」的根本謬誤，本刊六十六、六十七二期說得已頗

詳盡，恕不在此一一答覆了。

編者

(三)登記黑幕

陳 庚

編者先生：

敝校中等科王建民在國慶日發共產黨傳單，被軍隊捉去，從身上搜出傳單一捲，共產黨證一個。後來學校把他要回來審問，他却把一個品學都很好的本科同學，一口咬住他是自己加入共產黨的介紹人，并且把中等科的好同學也誣扳上好幾個。被咬扳的同學被檢查審問後，總算沒事，但我們同學已一個個氣得髮指皆裂了。次日不知怎樣審問，才使王某從實供招。這次供招出來的人，果然搜出證據，人也逃到別處去了。聞王某是國民黨區分部登記合格的，逃去的共產黨中，也有兩個是新登記的國民黨員，我不知主持黨務的是怎樣登記法的？登記了許多共產黨進去，來搗亂學校，咬扳同學，鬧出事來以後，又很大意使被供招出來的共產黨逃去，我很疑心辦黨的小人物居心不可問，他們眼高於頂，新官氣十足，恐怕在登記時便有黑幕了。我不相信國民黨，使因討厭這些新官僚（略）

十月十八日於江灣勞大勞農中等科

論分治合作答張敬安君

漢南

張先生的來信我可以分爲以下數端答覆之：

(一) 先生提起上了僞共黨惡當的那些朋友們的事，真正令人寒心，一般人都知道僞共黨的罪惡，但是如你說的那樣悲切，實在不可多得，因爲你是親身閱歷過的，所以言之有物。你說僞共黨之所以能煽惑一般青年，號召一般青年，是因爲僞共黨的謬論，誠然，據我看起來，僞共黨的謬論雖然毒辣，還沒有他的手段利害。人說僞共黨是狐狸精，就是因爲他的手段千變萬化，善於迎合青年的心理，你的脾胃歡喜什麼，他隨機應變，投之以所好；你愛出風頭，他叫你去開會當主席；你愛權，他給你委員、主任、部長去做；你愛錢，他給你盧布去花；你想戀愛，他叫你打破廉恥，提倡「萬善淫爲首，百惡孝當先」。因此，青年們偶一不慎，即陷入火坑，既經陷入之後，十個就有九個不能自拔。現社會處處都是陷阱，真叫危險極了！先生那種懷疑的態度，的確是青年處世待人的不二法門，而且也是研究學

問的好方法。

(二)我們知道偽共黨之加入國民黨，並不是真心與國民黨合作，從事國民革命的，他是羨慕國民黨在中國革命進程中的地位，希圖加入之後實行其借尸還魂的法術的。所以自從國民黨容共以後，表面上國民黨的實力的確大了許多，然而真正的實力却完全操在偽共黨之手；表面上國民黨的黨義的確宣傳普遍了許多，然而實際上所謂黨義已不是國民黨的黨義，而是偽共黨的黨義了。清共以後，國民黨只把少數重要的共黨份子清出去了，從這些重要的共黨份子手中把實力奪了回來，但是黨義方面仍然是魚目混珠的，在社會上謬種流傳，雖然有極少數忠實的國民黨員在那裏大聲急呼的救黨護黨，極少數擁護真理的刊物在那裏從理論上攻擊偽共產主義，宣佈偽共產黨的罪惡，無如偽共黨的實力表面上雖告肅清，而其在社會上的潛勢力仍然是不小，所以前幾個月，光是上海一隅，而變相的偽共黨的刊物如潮湧一般的出現於世，一時思想紊亂，是非不明，幾不知我人所處之世界為三民主義之中國，抑為無產階級專政之俄國？國民黨的理論之混淆至此可謂達於極點了。再說偽共產的謬論由馬克斯主義而來，馬克斯之中

心思想在經濟上爲集產主義，在政治上爲集權主義，此種集產主義，集權主義，在社會政治思想的潮流上說，實爲倒退落伍之思想，早爲人唾棄不足道，此稍讀思想史者，類能知之而亦能言之。不料中國的盧布黨人見財心迷，竟奉之爲聖經，於是三民主義的自由，平等，互助的精神，一變而爲專政，階級，鬪爭的慘象。當革命時期民衆的心理與革命的理論關係至爲密切，偶一不慎，大亂隨之。革命非兒戲可比，人民之犧牲至鉅且大，尤其是中國的國民革命，是要本三民主義的精神，謀中國民族之解放的。而僞共黨欲以倒退落伍的謬論代替三民主義的精神，希圖釀成大亂，以遂其奪取政權的野心。爲反抗惡勢力擁護真理計，此無政府主義者之所以不能坐視而毅然決然從理論上打倒僞共黨也。我們知道僞共黨的中心思想是集權主義，而其維持政權的方法是專政的形式，所謂無產階級云者不過是騙人的名詞而已。專政集權卽帝王思想專制思想之變相，與全民革命，世界大同的三民主義之思想背道而馳。我們反對專政集權的思想，自然要標出一個適當的名詞與之對抗，此適當的名詞其意義第一要與對方的意義相反，第二要合乎國情，第三要與思想潮流相合。那末，分治合作一語之提出，實爲反對專政集權，適合國情，代表時代

思潮之至當不易的名詞自無疑義了。孫先生雖有均權制度之設，但均權制度一語，意義似稍狹，不若分治合作之廣涵，前者僅替代一種制度之意義，後者則兼制度與思想之意義而有之。準此，則李先生標出分治合作之主張，一方打倒專政集權之謬誤思想，同時發揚光大三民主義之均權制度的精神，實為需要之舉，不能算做另立門戶節外生枝了。明乎此，則先生之疑慮可以煥然冰釋了。

(二)來函謂分治之原文 *Régionalisme* 譯為地方主義，可謂恰合，合作之原文 *Fédéralisme* 譯為合作主義，似覺不當。因為 *Fédéralisme* 即聯邦主義，聯治主義，聯合主義，並引英文聯邦一字為證，斷定分治合作為聯邦制度及其思想。本來譯外國名詞，只要不失原意就夠了，照先生的意思，*Fédéralisme* 既有聯合主義之意，那末，由聯合而譯為合作，不可謂不當了。至於推論的說，分治合作就是聯邦制度，聯邦制度就是聯省自治，所以分治合作就是聯省自治。又孫先生反對聯省自治，聯省自治就是分治合作，所以孫先生反對分治合作。這樣一來，照形式邏輯說固然不錯，但是衡之理論邏輯，那就差之毫厘，謬以千里了。本來聯邦制度，聯省自治，分治合作與均權制度，這四種東西從表面上看去確

是差不了許多，而且從學理上說也有種種共同之點，現在我不妨逐一詳細說明一下：

要明瞭這四種制度之異同，首先須把聯邦制度說明一下，因為這種制度有實例可循，說明了聯邦制度其他三種制度也比較易於下手了。

從政治學理上說，聯邦制度是一種分治的政治制度。換一句話說，就是凡以數邦聯合於公共主權之下，建設一個公共的政府，以管理關係全體的事項。同時各邦對於本邦內的事權，仍然完全自主。這種政治制度叫做聯邦制度。

從政治制度之本身言，聯邦制度之特點有二：一，行聯邦制度之國家為一羣政治分子所構成，各分子各有憲法及政府，其政權之小部分雖經限制，而大部分則仍未喪失。二，行聯邦制度之國家，必有一種公共的成文憲法，把中央與各邦的關係明白規定出來，把中央與各邦責權的範圍嚴格劃分出來。並且此憲法的位置必較各邦邦憲為高。根據以上兩大特點，發生以下四大特性：一，因為成文憲法，修改手續較尋常立法為難，故養成一種極端保守的性質；二，因聯治必分權，權分而行政之能率往往消耗於無用之地，故有緩弱的性質；三，憲法為聯邦之根據，而憲法之保護則恃司法，司法之能否行其職權全恃人

民之有無重法的精神與習慣。故行聯邦制度之國家須其人民有重法的性質；四，聯邦制度之目的在寓分治於統一，使中央與地方各得盡量的發展。從中央方面看起來，外交、軍事、幣制等大權，操諸聯邦政府，為極端的集權制度。從地方方面看起來，一切內政完全獨立自治，在自治範圍之內，雖中央亦不得干涉，又為極端的分權制度。分權與集權，其趨向絕對相反，而聯邦制度，必調和二者而一致利用之，故有調和的性質。

聯邦制度，一般學者均以為可行於地廣民衆社會與經濟狀況複雜不一之國家，因為在此種國家統一既不可期，分治又恐有戰爭的危險，並且可以阻礙種種的進步，乃在二者之間取一適中之道，以應時勢之需要。然而也不能謂為無弊，普通說起來，聯邦制度之弊端約有數項：

一，中央對於人民雖有直接關係，然究不若邦政府與人民之密切，故人民愛邦心勝於愛國心。

二，凡外交政策僅牽動國內之一部分者，每受他部分之掣肘而不能實行，故外交往往發生困難。

三、利害相同之邦往往聯絡一氣以自固，難免分黨競爭之危險。
四、各邦可借獨立自治之名以抗中央，有尾大不掉的危險。

至於聯邦制度之利，照英國政治學者柏萊士的意見列舉如下：

一、能以不同性質的團體，融成一個偉大而強有力的國家，同時各團體又不至盡失其原有的特殊性質的存在；

二、能化多數小邦而成一大國；

三、聯邦制度能令中央統一與地方自治，兩大功效，同時實現；

四、以國家政權分配於中央與地方，使各有獨立之範圍，不致偏重任何一方。分治之

法行專制之弊去，而人民自由賴以保全；

五、以地方事權歸地方自主，故人民對於政治發生興趣；

六、土地廣大，物質文明尚待開發之國家，宜採聯邦制度，以圖各方事業之發展；

七、分則易治，中央可免任務浩繁，鞭長莫及之苦。

以上是聯邦制度之界說，特性及其利弊之大概。現今採用聯邦制度之國家，最著者

如北美合衆國，瑞士，德國，坎拿大，奧大利，澳大利亞。本篇的目的不重在專門的敘述，而在明示聯邦制度之概念，作上述四種制度之比較的便利計耳。

我們知道倡聯省自治的人主張各省自動制憲，整理內政，等到省憲實行以後，然後聯絡一致，建設一強有力之中央政府，以達統一之目的。這種聯省自治的，確是模仿聯邦制度而來毫無疑義的。所不同的，一個是聯邦，一個是聯省罷了，而其制度則完全相同。至於分治合作論者所主張之分治合作制度，並無所謂什麼省憲，換言之，就是沒有與聯邦制度的各邦邦憲性質相同的省憲。此爲分治合作與聯省自治及聯邦制度根本不同之一點，是分治合作另爲一制度而非聯省自治及聯邦制度不待言了。復次，孫先生是反對聯省自治最力之一人，並且建國大綱十七與十八兩條明白規定中央與省之權限，采均權制度，縣爲自治之單位，省立中央與縣之間，以收聯絡之效。是分治合作與均權制度完全相同不證自明了。由此我們可以得一比較如左：

先有邦憲（省憲）而後有國憲

聯邦制度

聯省自治

甲 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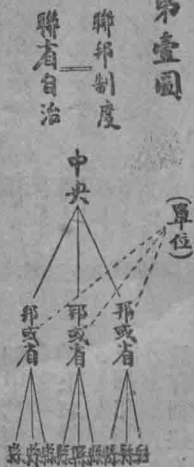
有國憲而無省憲……

均權制度
分治合作

乙 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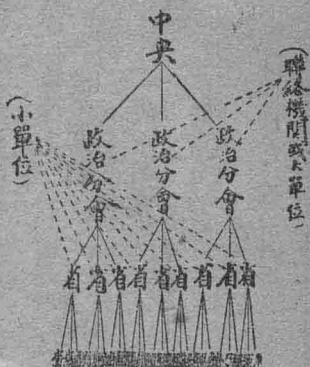
由上表言之，四種制度可歸為甲乙兩組，即聯邦制度與聯省自治均屬先有邦憲（省憲）而後有國憲；均權制度與分治合作只有國憲無所謂省憲。是為第一個不同之點。第二個不同之點就是甲組之行政區劃是固定的，無彈性之可言，並且中央與地方之間，沒有一種聯絡的機關；乙組可隨時演進，富有彈性，並且中央與地方之間有一種聯絡的機關。為簡明起見，圖解如下。

第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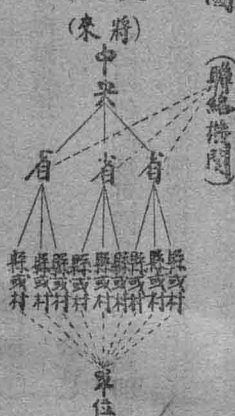
第二圖

分治合作
(時現)



第三圖

均權制度
分治合作



以上從制度的形式及組織上區別甲乙兩組制度。現在再從制度的精神上來做一番比較的工夫。然柏萊士說，聯邦制度實為利大害小之制度，其最有利益的就是聯邦制度具有分而合與均之精神。其實不然，聯邦之邦為固定之單位，每一邦為一集權之小國，每一小國仍可獨立或兼併其他小國而成一集權之大國，是其精神仍為非分而合與不均也。聯邦制度如此，聯省自治亦然。但均權制度與分治合作則反是。此為第三個不同之點。圖解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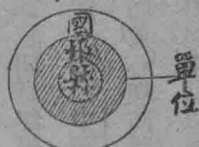
圖 一 第

作合治分
(時現)



度制省聯——度制邦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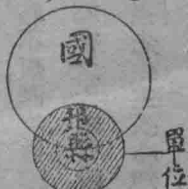
(一)
形原



單位

乙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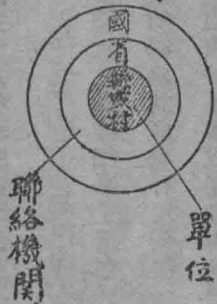
(二) 變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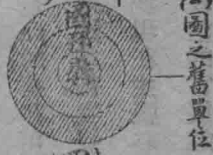
甲組

圖 二 第

作合治分——度制權均
(來將)



(三) 新形



(一) 國之舊單位

(四) 新原形



(二) 國之新單位

甲乙兩組制度在形式、組織、精神上既有以上三大不同之點，那末，所謂分治合作犯「聯治」的嫌疑，當然毫無根據了。此外這兩組的不同之點還多，以後再詳加討論，茲不贅述了。

(四)來函對於政治分會制度不大滿意，却並沒有把不滿意之點詳細舉了出來。只是假定的說，『如果將來這種制度發生與從前巡閱使一樣的罪惡到底有什麼辦法？』我們仔細把中國的現狀一看，那一樣能滿我們的意？論外交山東差不多成了日本的屬地，論軍事裁兵成了泡影，論財政完全靠借款爲生，論教育學校多半停頓，兼之共匪猖獗，盜賊充斥，哀鴻遍野，失業者到處皆是。所以在現狀之下，如果要滿意的話，除非眼睛瞎了，耳朵聾了，耳無聞，目無見，然後心不煩。制度這種東西是死的，全在用之之人如何；並且無論什麼制度一搬到中國來，其弊害之大，總要較之在他國爲甚。我覺得這與智識道德問題有關，亦即與心理問題有關，孫先生主張心理建設，我現在主張心理革命，現在一般人把權利看得過重，所以人人都趨於軍政這一途，從事政治的官僚越多，軍閥也愈多，因爲官僚與軍閥是狼狽爲奸的。要想中國將來有辦法，只有一方希望覺悟的青年們努力心

理的革命，一方希望現在掌握大權的人，根本覺悟，把權利心看輕些，同心協力分治合作，此外別無辦法。

這篇東西寫得太亂，好在是討論性質，其中不無商確之處。我並不希望這篇東西算做滿意的答覆，因為我在未答覆以先，就抱着拋磚引玉的願望。

漢南

評馮玉祥之集中全國英才

魯漢

據報載十月十九日第二次國務會議馮總司令提議集中全國英才，量材器使。集中的標準：一，出洋留學，學有專長的；二，舊學淵博，精神健壯的；三，資歷較深，素孚人望的；四，學識優長，曾在軍閥時代參預戎幕，但係限於時勢，意存謀生，并非甘心附從反對黨義之武人的。集中的方法：由中央或地方設立研究院或他項可以容納機關，酌量延攬，薪俸不拘多寡，名譽不妨優異。集中的目的：藉以收拾人心，永策治安。

在國民黨開國之初，像馮先生這個集中人才的議案，是極關主要，政府應與採納，即

刻實行。不過我們對於馮先生的提議，微嫌其太偏於消極一方面，猶不脫中國歷史上的窠臼。中國自秦始皇統一宇內，恐儒者「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於是興焚書坑儒之禍；以爲如此可以長治久安，傳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卒之享國不過十餘年，傳統僅至二世。後世帝王鑒於秦之所以短促而亡，遂一反秦始皇的坑儒政策。自漢到明，每朝開國的時候，首先拉攏一班文學之士，寵以高位，享以厚祿，免得他們在外造謠生事。因爲這班所謂文學之士，在社會上有一個相當的地位，他們的言語行動在無教育的羣衆中所發生的影響，往往大於政府的功令。拉攏了他們，政治上便可減少許多麻煩。是則每個朝代之初的登用儒者，是「收拾人心」的意思多，爲國求材的意思少。

中國政府本來是用才不求才，求才不養才。自漢以來，取才的時候，大抵用經義詩賦而用才的時候，則與其所試的經義詩賦絕不相關。最害才的是明朝的制義，比較合於事理的是唐朝於考試詩賦經策之外，更以「身」「言」「書」「判」四者取士。自清季變法，廢科舉，興學校。直到民國，於教育更加注意，論理應當「學」與「用」趨於一貫，但一考其內容，凡是應做的事，沒有人做；凡是做事的人，沒有事做。在外洋留學的不論是學的甚麼，回

國只有做官；與要人偉人有關係的，不論有學無學，不論學甚麼，總有優差美缺任其擇選。到處都是爲人設事，從沒有看見爲事擇人。中國近來的窮，固然一半由於戰禍，但一半也由於官禍。於此，可以說以前的人才用非所學，是制度不良，現在的人才用非所學，則是政治不良。

現在五院既已組織就緒，建設工作開始的時候，我們時常聽到「建設廉潔政府」的口號，時常見到「建設廉潔政府」的標語，但政府只能做到「廉潔」二字，實在不算澈底。廉潔而無用，與木偶何異？木偶不飲不食，不需馬弁聽差前呼後擁，較政府更爲有利於國家。此時的中國民窮財盡，折爪已經抱蔓，不能再堪政府的剝削，固然希望有廉潔的政府，但凋敝之餘，萬端待舉，更希望有「稱職」的政府。應當一掃從前爲人設事的陋習，建一事，必切合國家社會最急切之需要；用一人，必問其能力能否舉行此事。事事爲國計民生着想，人人爲國計民生着想，使政治日趨於清明，人民日臻於福利，則人心不待收拾，自然傾向政府。雖有少數不得志者，所謂舊學淵博素孚人望之徒，在下面煽惑鼓動，亦無能爲力。否則，換湯不換藥的政府，不能使人民安居樂業，即令餒養了一部分無聊的文人學者，未見

得便可藉以收拾人心。

中國文人書生固然不講氣節，但傲骨碎磷，滿肚皮不合時宜者亦復不少。如果不滿意政治現狀，即使生計逼迫，未必肯就政府的餒養。若是對於現時政治滿意，即令政府不盡量延攬，他們伏處草野，亦未嘗不可鼓吹修明，助成治理。至於那班曾在軍閥時代參預戎幕，意存謀生的人，不過是一種文字機器，雖然學識優良，他既肯在蠹國害民的武人腳底下討生活，其人格也就不問可知。政府對於這種人倒極容易安頓。清朝入主中夏，一班宿學鴻儒不肯就範，清政府又認他們在社會上有一部分潛勢力，不設法收攏，終有不安之處，於是兩舉博學鴻詞，開明史館，開四庫館，藉以延攬這班學者。但所延攬得的，只是第二流人物，有名的幾位老師大儒如顧亭林、黃黎洲、萬季野、魏冰叔等都不願就徵，雖然他們那時所抱的是民族思想，不能與現在相提並論，但是現在如果政治不清明，想一班真正舊學淵博素孚人望的學者都爲所用，恐事實上亦難於做到。總之，政府當以建設事業延攬人才，不當以收拾人心延攬人才；應當以政治成績使人心悅誠服，不當以政治手段收拾人心。

現在是「以黨治國」，而有些沒有政治興味的學者大半固守着中國舊習，抱「一種薄天子而不爲」的志趣，他們以爲黨是現在求官的新利器，既不願做官，未必肯就政府延攬，過一種「夫人不言，言必有黨」的生活，更有些「貫通中西」的學者對於各種主義願意作一種學理的精深研究，但要他皈依到某主義，作某主義的信徒或某一黨的忠實同志，或者反不願意。政府當延攬人才之時，不知是以黨員爲限，還是變通辦理？

中國雖稱文物禮樂之邦，論到學術一層，在閉關時代，還可以「三綱五常」「駢四儷六」自豪，到現在，與我們平素所鄙視的那些只有鎗炮而無學問的夷狄之邦比較，真是貧乏可憐到了極點。當建設開始之時，也應當由國家設立幾處大規模的研究院，聚集些書呆子，使之互相研究，闡發宇宙間之真理，蔚成大國之學術，以與世界各國作學術上之競爭，聊一撐東方文明古國之門面，以免乞憐於東鄰矮鬼，間接展轉求一點西洋學問療饑。如曰「藉以收拾人心」，則信義尙未爲至當。

我的留法勤工儉學生活的一段（續）

魯 漢

拉馬西煤鑛山原有三個朋友在那裏做工，這次我又同一個朋友去，一共有五個。到了之後，工作不成問題，向招工處一說，隨即走馬上任。

作工的地方是在三百多米突深的地洞底下，進出用升降機。工作分三班，早六點到午後二點，午後二點到午後十點，午後十點到早六點。時間雖然有八點鐘，除進出以及在內休息的時間以外，實在作工不過五點二十分。進洞時先須將工衣帽裝束停當，麵包茶水亦隨身帶去，并在工廠辦公室領一個安全燈。進到內面，洞口縱橫，儼如上海棋盤街，不過沒有房子罷了。洞有大的小的，內面鋪設輕便鐵道，用鉄輪車運煤出洞，運石及木料工具等入洞。以馬車拖到升降機旁，再由升降機運上地面。洞內的空氣是用風機送進去的。我們平常以空氣與陽光不要錢買，不覺得牠有甚麼價值，但一到煤礦洞中，才知道這兩樣東西的可貴！

內面的工作分開洞，挖煤，掀煤，推車，塞洞等項。開洞係用電鑽在一處鑽幾個小孔，用炸藥塞放孔中炸裂，每炸一次可以震鬆一二丈遠近。工人即在震鬆的地方用鷹嘴鋤跪而向上鋤掘。因為煤層大抵只有一米突厚（約中尺三尺餘）均隨山勢的高下作傾斜勢。每一層煤隔一石層，石層較煤層畧厚。煤塊鋤下之後，用鉄掀就其傾斜之勢掀至車中。掀過煤的空洞，隨用木柱頂住，用石塊填好，以防崩壓。開洞，掘煤，打柱的工作，均須有一點經驗的人才可以作，我們從未見過煤礦洞的人，不敢躡等，只能做掀煤，填洞的工作。掀煤每點鐘大約要掀三噸，填洞則每日兩個人須在三尺多高的空間要填二方丈。因為填洞還要推石車，有時碰着大石塊，一個人的力量搬不動，所以須兩人同作。工作不算很重，不過每日在洞中躬腰駝背行六七點鐘，頗有些難挨。空氣又不很充分，在內面也悶窒得慌。內面只有幾條往來要洞，開鑿得特別高大，其餘的洞都是按着煤層的厚薄，只有三尺來高。所以在裏面行走，彷彿同中國人壓服在帝國主義下面，難於伸腰。

礦山上面是一片廣大的森林。森林中間有縱橫的馬路，有小池蕩。每日休息時，大半同幾個朋友在森林間散步或睡覺。在那十九層地獄底下窒悶了小半天，扒到地面，走入

工廠浴室，脫去工衣，在噴水管底下盡量沖洗，身體頓然清爽，精神上亦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樂。再吸着清潔自然的空氣，煦着溫暖可愛的陽光，自炊自食的吃飽了，躺在綠蔭濃郁的樹下，恍如到了極樂世界，以為人生幸福，到此已是至境，何須他求。所以每日雖有暇時，只願圖這種享樂，不願再在書本上求什麼學問。

同工的夥伴有俄國人，波蘭人，非洲人，歐戰時去的華工，亦有百餘人。據我在地底下所考察的工人情形，波蘭人的奴性最重，非洲人最蠢，中國人最狡滑，法國人最和氣，但也有龐然自大以主人翁自命的。在我們沒有礦工經驗的學生，最喜同法國人或中國人結伴做工。因為法國工人知識頗高，不願多為資本家效力，所以他偷閒時，叫你也不用做，陪着他玩，或者他枕石睡覺，即叫你在洞口把風，遇着查工員來了，預先送信。中國工人都有幾分義氣，惻隱之心亦十分充足，見你是學生，不能耐勞，重工都是他出力的時候多。最壞的是波蘭人，他們對法國工人自居於奴隸地位，惟恐巴結不上，對中國人和非洲人則自居於主人地位，遇事要強迫受他的指揮。非洲人則不識不知，處處表現一種可憐相。

礦工的工資不多，每日十四佛郎，合當時中國錢不過一元四角。但住的房子，鋪蓋都

由工廠供給，自己作飯，煤炭亦不費錢買，附近有一個洗衣池，衣服可以自己洗濯，因為那裏是煤礦工人社會，很少衣冠齊楚的人，我們的衣服即使髒一點，也正適合環境，在那裏除吃以外，沒有化錢的地方，所以工資雖少，還可每月餘下一點。那個市鎮誠然小到極點，總共不過百來家小商店，但也有一個很客氣的郵電局，一個影戲院，幾家書報店，幾家照相館，手槍店亦有幾家。至於道地娼妓，聞亦不下數十人，大半都以森林中為交易市場，每日大有應接不暇之勢。

髻髻是八月某日接到從巴黎寄來兩種油印品：一種是報告前幾天留法中國學生在巴黎哲人廳開會，於會場中將駐法中國公使館祕書長王曾思打了一頓；一種是王祕書長代表陳公使自願取銷中法借款條約的簽名書。說到借款，須要追根索底敘述一番。是年（一九二二）二月中國有一個特派專使朱啓鈴到法國。據朱專使向人說是為巴黎大學贈送了徐大總統一個博士學位，他到法國，一則道謝，一則領回博士文憑，以外別無所事。他到巴黎之次日，法報登載他所帶的贈品，有中國書籍，中國木器，繡花，磁器以及各種貴重品。從馬賽運到巴黎足足裝滿了一列車。如果法報所載與事實相符的話，則

這次的禮物數量，不可爲不多，與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法國人在中國擄去的戰勝紀念品，現陳列在楓丹不落博物館，拿破崙墳宮及巴黎各博物院的比較，大約少不了幾許。不過這是禮物，那是俘獲品，性質確實不同。

朱專使到巴黎，自然各方面應酬，忙個不了。但不到幾天留學界忽然起了一種謠言，謂朱使到法，並不專爲領博士文憑，其主要任務是代表中國政府向法國借款，即以借款的一部分爲吳大帥購買飛機回去，努力內戰。與朱專使同行的，還有財政總長董康，及一位姓韓的，不過韓董兩人匿居在公使館，從未露面。學生方面得了這個消息，當然是叫跳不止。派代表晉謁朱專使，朱極力否認，推託得乾乾淨淨。晉謁陳公使，陳大吃一驚，謂未聞有此事，果有此種賣國借款，不但學生諸君反對，即公館使亦當絕端反對，并謂從未聞有韓董二人到法，至於說匿居使館，更是笑話。學生代表見陳公使慷慨陳詞，義形於色，亦絕不懷疑。後來竟愈謠愈真，學生方面亦在此處彼處探聽得一點確真消息：借款爲四萬萬佛郎，抵押品是四川雲南兩省的鐵路建築權，及工業原料先買權。朱專使見事實難於掩飾，即暗中向學生疏通，親至勤工儉學生最多的克魯梭工廠視察學生的生活狀況，并在

那裏演說，要設法救濟勤工儉學生。回巴黎則拉攏幾個他認為是勤工儉學生領袖的人，允許津貼每個學生中幣四百元。但學生對於他的救濟，表示接收，對於借款則仍誓死反對。他住了幾個禮拜，想出一個空城計，本人先赴美國，借款事託陳公使於他走後向法國進行。法國亦希望借款成立，也向學生拉攏，在這個時候與中國公使館聯合組織一個委員會，專做救濟學生之事，如介紹工作，發給維持費。朱使走後，借款之聲頓然沉寂。陳使乃乘此沉寂之時，猛力暗中進行，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卒於七月成功，雙方訂約簽字。以後被學生探悉，即大起鼓譟，各地勤工儉學生以傳單表示反對，真如雪片亂飛。鼓譟的結果是：陳公使避不到會，王祕書當場挨打；法政府大為掃興，委員會無形取消。這次的借款假使成功，於中國有何害處，我不敢斷定；但觀當日法國如此貧困，尚顧全友義，借款與中國，則可料定法國必有大利。

（未完）

日俄密約中的滿蒙

雙
七

日本大阪朝日新聞近載一重要紀事，略謂：「俄國感到自處於國際孤立地位，又感到西歐各國之威脅，乃積極從事軍備之擴張。目下常備軍有一百零五萬，戰時可擴充至六百萬，爲各國之冠。」這樣熱烈同情的表示，不期發現於正在大捕全國共產黨之日本的第一等報紙。然一回溯斯塔林赴日，後藤赴俄，及日俄被厭惡於歐美各強國之往事，則知「國際地位孤立」之感，殆日本人胸中藏不得東西，在其得意之餘，向英美大發其牢騷罷了！日俄勾結，已成公開的秘密，日本國內大捕共產黨是另一問題，與該二國秘密外交初無關係，因爲赤白二帝國主義各懷侵掠野心，只求於己國有利無害，原無所謂主義的。

日本既炸斃張作霖，又阻撓張學良易幟，對我國交涉，第一不肯放鬆滿洲既得權利。近內蒙黨部爲共產黨徒郭道甫煽動呼倫貝爾軍隊，佯受奉方招撫，陰爲第三國際效力，第三國際並派其代表策奇巴諾夫親在桑貝子一帶之郭軍內指揮一切，伊等起事之鎗械，前曾由第三國際數次接濟之外，近復由西伯利亞鐵道續運大批軍械，以備再逞等情，呈請中央令國府轉飭張學良嚴重監視。前者係中日間事，後者除我國外，日俄縱不立見

衝突，亦應各有戒心，乃竟相安若無其事，烹分滿蒙，蓋早在二國密約之中了！

日俄各得與援，日且以其友邦從事軍備之擴張足以抵抗英美而喜溢言外了。赤白二帝國主義呵！你這抵抗英美什麼？大目的不是爲着滿蒙兩塊肥肉麼？請，請來試一試這兩塊肥肉，究竟有沒有骨頭會梗住你們的喉嚨！

正做完這篇短文，報上忽載所謂最革命的某中委發表其內蒙國民黨清共經過一文，竟有「實現全民革命」之言；態度改得太快，轉使人疑其別有作用。所謂最革命者的策略太多了；內蒙消息，迄今二月，尙未得其真相所在；是則郭道甫究係共產黨與否，還須待以後事實證明，不能據片面的話而卽信以爲真的。不過赤俄根據外蒙以策動內蒙的赤化，那是無可疑的一回事；萬一郭道甫不是共產黨，這篇文却不因此而失其論據，略附說明，所以重事實也。

雙七附誌

三答張世豪君

修平

我開始與張君討論全民革命與國民革命問題的時候，心中就存着十二分的希望，想在張君筆上得到一點新知識，誰知辨論了好幾次，所得的却是『無聊的閒話』。在上幾次張君總說我閒話太多，學了吳稚暉式的筆法，使張君頭痛，我也以為自己果然說了閒話，所以極力的自檢。這次張君，在新評論（廿一期）上又大書特書其『一切無聊的閒話，只好恕我不辯了。』我纔知道張君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他學過辨論法，把人家所說的自己回答不來的話，都列入『無聊的閒話』中，一筆抹殺，使人家不敢再開口。呵！好方法呀，好方法！張君真不愧為辨論大家咧！

好罷，現在先把我上幾次所說過的，張君指為『閒話』的東西，抄一張簡賬給張君，請張君細查：

- 一、我在全民革命與國民革命之論辯一文（後言第一文）中指出蕭淑宇說謊話的地方，蕭君本人沒有回答，抱不平的張君也沒有半字提及，這或許是『閒話』的緣故；

- 二、全民與國民的解釋，我在第一文中就說是同意義的，蕭君沒有回答，抱不平的

三、

張君却說不同；我因張君以陳公博的著作爲經典，就引陳公博的話來明證全民與國民是無聊的爭辯，於是張君聲明是不完全相信陳公博的，但沒有說出其所以然來，只引陶其情君的話來作護符。好在陶君不是「總理」，不然我的話當然又沒有理由了！並且這一段辨論經我詳細的說明，如一個名詞的本意引用，沿革及其因環境不同而隨時變更等等無不論及，抱不平的張君大概因腦筋想不轉來的緣故，又嫌太多指爲「無聊的閒話」。

農工小資產階級同盟，或農工小資產階級爲國民革命的主要成分，或國民黨是代表農工小資產階級的，我在第一文中就說是共黨的濫皮調，抱不平的張君又不平起來，要引穿起灰色長衫的共黨老將陳公博與施存統的大文來難我，經我指出馬克思經濟定命論的不合理，張君猶不甘心，又勞勞叨叨地在他的答文中拾陳施的唾餘來細嚼，於是我的理由在「閒話」滿腦的張君看來又是「無聊的閒話」。

四、

我曾說過去各國革命史，農工階級自己起來的絕無僅有，大都皆智識階級及資產階級中的優秀份子爲之先導。抱不平的張君以爲奇怪，問我根據何國革命史，經我將各國革命史的事實極簡單地指給他看，他沒有話說，大概這又是「閒話」。

五、

張君以我既稱「全民革命」又稱「國民革命以後」爲矛盾，經我指出觀點不同，

並不是滑稽與矛盾，張君啞口無言，不用說這又是『無聊的閒話。』

以上五條是由我們的舊賬中抽出來的。舊賬雖不止這五條，現在先以這五條對張君交代明白，然後再來算新賬。

張君說：『吳稚暉式』的一大堆，意思是「量」不是「質」。罵我上次答文中的話爲牛頭不對馬嘴。研究過辨論學的張君大概以爲辨論就是相罵你說狗，我說豬，你說對，我說不對，不要加一點理由或說明的，否則就是「量」太多了，成爲「吳稚暉式」或「無聊的閒話」了。這點是張君獨到之處，佩服得很！

我並沒有說過『必須絕對尊崇』什麼人，只有主張鐵般紀律與崇拜首領的奴隸變相者，才能說出這樣不要臉的話。吳稚暉有可佩服之處，則佩服之，有可痛斥之處，則痛斥之。這不但對吳稚暉應如此，無論對任何人都應如此。張君把『必須絕對尊崇』六字用一個括號括上去，難道指這句話是我說的麼？吳稚暉現在被共產黨及準共產黨罵得體無完膚了，張君本着「識時務者爲俊傑」的原則，跟着狂叫，自然是『潮流的指導者』。但是吳稚暉的言行怎麼樣呢？做主任吞欸麼？當部長刮地皮麼？代主席捲逃麼？跳舞場中浪漫麼？在萬人皆拜倒於盧布與袁頭之下的時候，我對貧苦六十年的吳老頭，尙表相當的敬意，無論「識得做人」者流如何罵我不達時。

我曾說過『……全民政治在有軍閥帝國主義等阻其實行，以武力起而革命，若稱之爲全民革命也不算好奇立異』。張君硬要說全民政治與全民革命不同，其理由就是

「關於這層，人家已經痛駁過！」這個人家，無形中又成爲張君的聖主了。

關於「改過自新」這一層，我又要抄一筆舊賬給張君：「我們須知道軍閥之所以能作惡，不是軍閥生來就有三頭六臂，是軍閥之下有無數小軍閥——排連營旅長等——爲其爪牙，又有生殺予奪的威權，叢集其身。假定把威權根本剷除了，爪牙根本消滅了，他們還有何怪可作？」（見本報六十四期再答張世豪君）可是我之所謂改過自新，並不是如現在這種以暴易暴，以軍閥爲同志，仍讓其擁兵自雄，如先前一樣作惡的意思。張君怎麼還不明白，以李寶章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兇獸的例子來問我呢？如現在這樣的革命，非但張君要嘆一聲「嗚呼！」我還要嘆一萬聲「嗚呼！」啊！

「圖窮匕首見！」張君對於我們的討論無話可說了，就張開了口咬人，以李石曾爲我們的教主，又驚嘆一句：「原來是無政府主義的全民革命！」我真倒霉，費了許多時間與本報的篇幅同你瞎辨一頓，原來你老先生還不知道我是無政府黨！我在第一文中就說過：「我非三民主義者，你的眼睛難道瞎了，我不是你的朋友陳施輩，要掛着國民黨的羊頭賣馬克思的狗肉共產黨，因自己篡奪不到政權，訂恨無政府黨，說無政府黨也要奪取政權，這真是賊的心目中，只知有賊，誰知你，自稱國民黨員的張君，也有此種心理，我不禁爲你長嘆！老實說，吳稚暉是相信從三民主義能到達無政府的一人，是中山先生忠實的信徒，中山先生不是說過三民主義最後的目的是世界大同麼？又不是說過『馬克思主義不是真共產主義，蒲魯東巴枯甯所主張的，才是真共產主義』麼？吳稚暉的全民主義雖

與一般的無政府主義不同，但與中山先生及胡漢民先生的三民主義却無二致，是張君『爲三民主義悲』也是徒然！再我答文中說的全人革命怎麼即是全民革命呢！呵原來是一個不懂文章的先生與我開頑笑！嗚呼！我的光陰！

雜感

(十) 黨員專政與腐化

越水

『黨員專政』之聲響激天際，所謂最革命的黨員已喊了好幾個月了！現在隨便拿一個例來做證明前甯波某黨務指委會開會時一個黨員提出疑問道：『現在都說黨員治國，但總理會說「以黨治國，係以黨義治國，不是以黨人治國」，治國自然要專政（按：只此一語，已幼稚得十分可笑）。然究竟應以黨義專政，抑以黨員專政？』一個執委昂然答道：『十三年改組以前，黨員腐化的太多，總理怕他們一個個想做官，故有「不是以黨人治國」的話；十三年改組以後，迄於今日，腐化分子屢經淘汰，年來昏庸老朽輩的罪狀，已揭布無遺，加以此次登記的嚴密，如本市所登記的僅百餘人，可見大多數黨員都是忠實同志，使總理今日尚在，亦必主張「黨員治國」了。况非國民黨員，必無忠於國民黨之理，故「黨員專政」在今日已成天經地義，無可再疑的了。』一般自稱最革命的同志，都不是作如是想麼？他們以爲十三年以前的革命，流的是狗血，不用說他們心目中的革命

先豈自然都是些老狗，「昏庸老朽」和「腐化」還是較客氣的名詞。他們又以北伐歷次的戰爭，只是塗炭人民，與革命是沒有關係的，革命是他們貼標語，喊口號，煽動民衆去搗亂，利用民衆去送死做出來的。他們以爲漢溥租界的收回，就是他們這一派行動的功勞；退一步，也歸功到陳友仁身上。他們以爲革命既已有個樣子，異己的既已打倒，此時不專政更待何時？要專政還管甚總理遺教？只可惜他們寤寐以求的做官發財的支配慾與佔有慾，下焉者的奪取飯碗慾，却被較明白大體的各中委一齊打翻了。胡漢民歸國後，且將黨政及人民的權限劃分清楚，此後任誰也不必妄想步蘇俄後塵，造成以黨專政之局。近蘇俄共產黨也自認黨政及各機關的腐化而宣言肅清了，因心理腐化而要專政，因專政而腐化，二者相因而至，是必然的事。國人至此，大都明白了罵腐化的人，本身未必不是腐化；而持「黨員專政」說的昏庸少朽，更是腐化之尤。可憐可憐！變本加厲異樣翻新的腐化說——黨員專政，只做了一場空想之夢！

短訊一則

此之所謂「文學機關」者

記者：

讓我告訴你一點消息。創造社所包辦的法界某藝術大學於十日前被捕房搜查了。捉了幾個學生去，然而教員們是沒有受損失。

說起這個學校，你會相信他是一個「文學機關」麼？（雖然，學校這幾天貼出來了佈告這樣說。）他們——那些教授，開口閉口都是離不掉「Marxism」（馬克司主義）「辯證法」，「唯物論」，「奧復得變」……這類子的話，你相信麼？這即所謂「文學機關」呀！

我們真不知道周勤豪他爲什麼要去請這一些人來學校，因爲學校的學生雖然有些「他們的同志」，但好人也有呀，而因此受到很大的影響呢。

若像我，還有一些同學雖然想不讀了，馬上。但是，學校是不退錢，窮人如我有什麼法呢。

我寫這封信給你們的意思，望你公開，告知那一些不知道某大學的內幕的青年人，不要來上當了！

——冤枉捕房坐幾天是不好玩的！

——因爲那些教授們都是一些淺薄的馬克司主義者！陸村雲 十，十，二。再，該校的教授，如潘梓年，他講國際情勢就把俄國作中心，如云英，法，日，美，對俄國如何如何態度云云。

意識學的李鐵聲站在我們的馬克司立場上就如何——認爲——此事云云。

李初梨馮乃超的「奧復得變」「辯證法」……從來沒有離過口的。

還有幾個都是一類子的人物。再，關於該校的情形有機會當詳告，因現甚忙之故。

殺貪官勝於殺暴匪

魯漢

從前報載溧陽縣被大刀會匪攻破縣城一事，在現在的中國，這不算什麼希奇。溧陽雖說被匪佔據數小時，也不算什麼浩劫。因為現在被土匪燒殺擄掠比溧陽慘過萬倍的地方，已不計其數，像溧陽這點小小驚擾，由堂堂中華民國老百姓見慣了浩劫的眼光看來，不過等於蒼蠅之一颯，那里值得怎樣的驚奇錯愕？

我們關心民瘼的蔣主席此次視察常州，無錫，知道了溧陽的匪禍，竟以為罕見罕聞，大發雷霆之怒，要將常州溧陽兩縣的縣長及駐防溧陽的文團長撤職嚴懲。上星期國府紀念週蔣主席的報告有幾句最嚴厲最重要的話：

「……現在國家從公人員，實缺乏嚴肅二字之工夫。……官箴墮突，紀律蕩然，……反不如軍閥遠矣。吾人奉總理三民主義革命，原期解放民衆束縛，消除民衆痛苦，掃除土劣貪污，今日日甚一日，無怪人民日益水深火熱。試思如此長官，要他何用！故我

決然以對諸同志曰：如此官長，非殺不可。兄弟已囑蘇省主席將該地方之兩縣長及其部屬，與該地之團長統行押解來京，痛加懲辦，毫不寬容……」

我們哀號婉轉呻吟憔悴於暴匪劣紳貪官污吏淫威之下而哭訴無門的小百姓，聽了蔣先生這段洞悉民隱的言詞，禁不住嘔心一哭。我們爲青天白日旗幟照臨將近兩年，這兩年中所受的痛苦，實在有過於軍閥時代。如軍閥孫傳芳時代農民每畝田的捐稅負擔不過六七角，現在則將近三元。這還可說要建設新中國，要圖長治久安，不能不忍痛加重人民的負擔，稍明大義者諒不至發生怨言。惟有加重了負擔而不能安居樂業，這是最痛苦沒有了。自有「共產黨」這個罪名以來，一般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認爲是千載一時的發財機會，報仇機會。凡稍有資產的，或與他們有私怨的，都是他們口中的共產黨，非弄到家破身亡不止。捉到了真正共產黨，只要有幾百幾千元的賄賂，即可暗中釋放。所以在清黨期間，無一個土豪劣紳，無一個縣長，公安局長，不已經敲剝得腰纏數萬。我們鄉下有一個劣紳曾自豪的說：『我從前當紳士，一年的進款不及現在一天的多，知道革命是這樣，早就應當加入！』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幾千年來是中國歷史上的罪名，不料他們大器晚

成，如今竟公然奉命作惡。從前吳稚暉先生說無錫的公安局見沒有了共產黨，很是着急。無錫還有滿城滿鄉的人民，他們即認為沒有了共產黨，這種心眼兒要算是好極了。聽說兩湖各縣清鄉隊下鄉，捉不到人，猪牛也是共產黨，衣服器具也是共產黨，一概沒收重辦。據報紙所載，湖南未陽被殺者五萬餘人，被焚燬者二萬餘戶，逃亡在外者二十餘萬人。資興、永興等縣燒殺逃亡的成績與此相仿。平心而論，這種成績，不能說官吏與軍隊完全沒有用一點工夫。至於土匪，則江西、安徽、河南、山東直隸，總而言之，中國無一處不瀰滿了土匪勢力。最近則安徽之阜陽，山東之章邱，燒殺搶劫，更為慘酷。章邱則井河積滿死屍，人民欲生無路，欲死不得。寫到此處，我也學憂時文學家的口氣說：嗚呼！中國社會成如此慘酷之現象，未始非政治不良之所致，政治之所以不良，則為民父母之州縣長官，實與有罪焉！可惜蔣主席沒有工夫視察全國各縣，使種種非言語文詞所能形容的慘狀都親身目覩，這也是中國人民之不幸！

官吏說是為民興利除害的，即不能興利除害，至少不應將人民逼迫去當暴徒土匪。現在的官吏只圖自己升官發財，不惜視人民為魚肉，為寇讎。竟使四百兆黃帝之胄，大半

變爲土匪；禹域神州，變爲匪國，推原其故，我們不能不深致恨於民國之官吏！

中國的銓敍法本來不良，難免予熱中者以倖進之機。民國成立以後，并此不良的銓敍法亦沒有了，人人有做大總統的資格，人人都想做大總統。於是火夫而做督軍，書童而做巡閱使，布販子而做大總統者，已大有其人。果使他們的能力道德能與職位相稱，則民國用人，原不限於門閥，朝火夫而暮督軍，又何嘗不是以表示中華民國之奇特而偉大！無如他們生成的賊骨頭，至死不改，抓錢做壞事，則絕頂聰明，做好事，則一無所能。在上者賣官鬻爵，在下者賄賂鑽營。中國自反正以來，農業，工業，商業都受內亂的影響，蕭條不堪，惟有「官業」則異常發達，經理官業者爲推廣營業招攬主顧起見，於是將前清定爲三年，六年，九年的官期，縮短爲三月，六月。一班四民所不收，九流所不錄的無羞無恥的東西，合股集資，由萬頭擁擠叢中鑽進去買得一官，走馬上任，擇吉開張。營業期間只有三月或六月，在這短期間，他們不努力去割地皮，怎樣可以撈回本錢？何況撈本以外，還要求個一本萬利。貪官污吏的割地皮，也似乎有他們不得已的苦衷。即使稍有良心者爲情勢所迫想做一任好官，然而三五月之間，一切情形尙未摸清，交代期限已到，馬上便要滾鋪蓋下河，那

有工夫去做好事？况且做好事不能得賞，做惡事不必受罰。古語說得好：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官場尤爲不善人聚匯之區，委他們以治理人民之責，何異以肉投餓虎，不遭噬噉，斷無此理。

現在雖然是革命政府統治之下，那班官僚多半是軍閥時代遺留下來的餘毒，道德不足培養他們的廉恥，法律不能使他們畏懼，至於「黨」他們更看作是陞官發財的新捷徑。加以新添了一個最寬泛而嚴厲的「共匪」罪名，儘足供他們使用，正如湯玉麟「同志」的名言：『新派我可以說他共產黨，老派可以說他反革命，這是多麼便利！』官吏有了這個秘訣，因此肆行貪虐，魚肉小民，比在軍閥時代更爲凶暴，人民受其荼毒而不敢申訴之慘狀，亦較軍閥時代有過之無不及。此時要爲民衆謀利益，當先爲民衆除害。民衆之大害固爲共黨土匪，尤爲這班凶於毒蛇猛獸的官吏。不殺掉這班貪官污吏，終無民衆利益之可言。

明朝史可法說：『古者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要錢，今日文官要錢不怕死，武官怕死又要錢。』現在民國時代，何嘗不是這種情形？雖然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但

是這班「要錢不怕死」的文官，不是真不怕死，也不是真不能以死恐懼。因為從前軍閥時代，全國大大小小的官吏都是上下交爭利，造成一盤生意，互相維護，同時又互相欺騙，沒有誰肯以死法相繩，養成了他們一種「要錢不怕死」的勇氣。現在蔣主席一次視察，知道了官吏的黑暗，和民間的痛苦，主張極端嚴格，對於犯了貪污之罪的官吏，「非殺不可」。如果實行，擴充這個主張，多殺他們幾個，使他們經營商業的輕則折本，重則喪命，視爲一項危險生意，稍起戒心，以官場爲畏途，以後或者不敢爲所欲爲。他們斂了跡，土豪劣紳亦稍稍失所依附，則人民或漸有安居樂業之一日。

當訓政開始之時，聞考試院擬先成立銓敘部。銓敘部成立，便可澄清吏途之源。而嚴肅紀律，如湖北槍斃漢川縣長張紹騫的辦法，亦可做戒貪污於一時。如此治本治標，同時並進，則社會的騷亂或可減少。總之「治亂國，用重典」這種「要錢不怕死」的官吏，還是以死治之。殺一個官，其功效過於殺幾千幾百個共黨土匪。

中國建設時代的西南

競化

現在都說是全國統一，軍事結束，破壞時期已經終止，建設將要開始了。在萬端待舉的中國，無一事無一處不應急需建設。若各事各處同時並舉，則爲事實所不能；若定出緩急先後次第舉行，則何者當先，何者當後，頗費躊躇。

據我個人的意思，首先當從修築西南各省的道路使與中部連絡着手，我們的理由是：

此次革命軍統一中國，差不多各省都已加入。惟西南幾省除兩粵以外，如四川、雲南、貴州等省，內爭的還是內爭，旁觀的還是旁觀，好像不知有這次革命樣的。中央對於這幾省也似乎聽其自然，不加過問。他們現在雖然派有代表坐在中央，但究竟怎樣接受中央的命令，怎樣進行黨政，沒有一種誠懇確切的表示。中央對於他們幾省的用人行政，也彷彿沒有辦法。他們與中央的關係，簡直同一個對等的鄰國一樣，這種情形，都是交通阻滯。

的原故。假使交通便利，斷不至如此隔膜，但在國民政府統治之下，也斷不能任其如此隔膜，長視川滇黔若鄰國。至於鴉片土匪，爲川滇黔桂的特產，現在中央政府厲行禁烟，厲行剿匪，對於這幾省鴉片土匪，任其存在如故嗎？否則，又有甚麼辦法？此在政治方面應當首先修築西南各省的道路者一。

川滇黔桂四省的教育可以說沒有萌芽，人民識字的極少極少，他們普通沒有閱報的能力，但報紙到那些地方也極不容易。比方上海的報紙要傳到川西川南及雲貴偏僻之區，至少須兩個月的工夫。所以現在雲貴有許多的人民不但不曉得這一次的革命，並且不知道中國已改成了民國，他們自己還以爲在皇帝脚下做百姓。他們日常市面上行使的貨幣，大多是散碎銀子和制錢，外方旅行者帶進去的鈔票，銀元，銅元，一概拒絕不用。他們的迷信深得不可言喻，敬奉天地鬼神是不用說，就是草木水石，稍爲奇特一點的，都是敬之若神。不須去窮鄉僻壤，即從所謂陽關大道的驛路上走過，兩旁的樹木岩石上束紅布，掛匾額，淋鷄血，成羣的男女在那焚香燒紙，磕頭跪拜的不知其幾千萬處。山中的樹木以爲有神，不敢砍伐；水中的魚蝦以爲有神，不敢網取。總之一舉一動都受迷信的束縛，

不敢任意。甚至貴州的苗族種田，還是用鋤鍬掘挖，不肯做效漢人使用牛犂。這於社會的進化，社會的經濟，該有若何的影響！況且貴州的苗族（舉其多者言之，其實貴州苗以外，尚有獠、獯、狠等數十種），廣西的獠族（亦舉其多者言之，其實獠之外尚有猓、獠、獯、狠等數十種），深居萬山之中，廣西并有四十八峒，三十六峒，五十二峒……等等名目，都與漢族很少交接，不但與中國的文化不發生關係，就是與政治亦無何種關係。現在中國既是五族共和，對於這種苗、獠似不能獨視爲化外，任其在國民政府統治之下，不識不知，自度其太古以上的生活。人民智識大低，對於政治黨義一定不能了解，政府雖欲施以善政，亦苦無從着手。然欲灌輸智識到山嶺磅礴之區，則非交通便利不爲功。此在文化方面應當首先修築西南各省的道路者二。

西南各省，四川、廣西因有長江和西江的關係，尚有一部分的交通。雲南雖有一段鐵道，但主權操在法國人手裏，進出也要過法國屬地，非常不便。至於貴州則完全閉在中間，與外界交通極難。因此川、滇、黔、桂幾省的土產不能輸出，而民生日用的手工品需要外面輸入者，又萬不可少。如雲貴所需的洋紗、洋布、煤油、廣貨等大半由湘西常德水運至洪江，

再由洪江用人挑或馬馱，往往一挑或一馬貨物在途中須經過一月之久，始達到目的地。而雲南楚雄鹽井的石鹽，由人或馬運往貴州各地，亦需三四日之久。這些貨物由出發地與終止地的價格比較，其間相差，不啻十餘倍。這幾省都有極豐富的鑛產，木材，山菓，和藥料，因為交通阻塞，不能運到需要的地方出售，而日常用品仰給於外地者，不可或缺，因此，物產豐富之地，反成為貧瘠之區。此在國家經濟及社會經濟方面，應當首先修築西南各省的道路者三。

川滇桂居中國西南邊界之地。廣西的鎮南，雲南的蒙自與法屬安南毗連，法國人時時有侵入內地之野心。雲南的普洱騰越與川邊的西康又與英屬緬甸印度交界，現在英人窺伺西藏日亟，西康亦岌岌可危，至於雲南的片馬，為英人佔據，已為中英兩國重大之案件，至今十餘年，尚無解決之希望。從前川滇西部本以野人山為門戶，英人既由野人山漸進至片馬，安知以後不再圖進佔嗎？川滇桂的邊界與英法強國的關係如此重要，若中國長此放任，將來釀成滿蒙與日本之局勢，則東北的藩籬既為日本所破壞，西南的門戶又為英法所佔據，中國還有國防可言嗎？此於國防方面應當首先修築西南各省的道路。

者四。

中山先生對於川滇黔桂的交通最爲注意，所以他的建國方略首先要建設中國西南的鐵路。不過他所計劃的西南七大幹路，共長約六千四百五十英里，都由廣州出發。在現在中國如此貧乏的時候，無論西南的地位情勢如何重要，想即刻興工修築這樣多的鐵路，是萬萬做不到的。求其不得已的辦法，只有先修鋪石汽車路。就原有驛路線稍爲加寬伸直理平，鋪上石子，再加築工，便可通行汽車，其工程並不十分困難。使鋪石路成功之後，人民知識稍開，經濟稍裕，再遵照中山先生的計劃建設鐵路，使西南山嶺貧瘠之地，變爲中國繁富之區。況且中國若不自己趁早進行，則法國已有昆明重慶綫的計劃，英國已有沙市興義綫的計劃，美國已有株州欽州綫的計劃，不幸他們成功在先，那末西南的富源恐已非中國所有了！

道路本是國家血脈。血脈不通，未有不由病而死的。中國歷來的內亂，匪患政治的黑暗，知識的淺陋，工商業的凋殘，都是交通阻滯之故。西南各省關係全部如此重要，與內部及東北各省的交通比較，又如此阻隔，所以我提出這個首先西南的問題，請當道諸公注

注意！

我的留法勤工儉學生活的一段（二續）

魯漢

法國自歐戰以後，窮困的狀況雖沒有德國那樣可慘，但也幾乎不成其爲國了。全國的工業不論公的私的，已停頓十之七八，商業亦異常蕭條。又因金融紊亂，貨幣的價格在國際間低落，以致百物昂貴，生活程度較戰前高過三倍。當時外債僅美國一國，已達二萬萬美金，內債則已不可計數。幸而美國頗顧大體，於舊債之外，又借一批新債與牠爲整頓金融之資。國家幾個大工廠須等德國的賠款送來，方可開門。這樣貧困的法國，居然忍饑挨寒，將從別國借來的款項轉借與中國，不知是友誼親切，還是利益深重。中國官僚竟利（回扣之利）令智昏，連這一點都想不透，還卑辭厚禮，苦苦在法國哀求借款，究竟是何居心，無怪國人罵之爲賣國賊也。

在礦山半天地面，半天地底的生活，倏忽過了兩三個月，似乎有了習慣，不覺怎樣苦了。有一天在煤洞被車撞傷肋骨，休息了幾天。在休息時期，同伴都去地下工作，剩我一人

留在世間，孤孤單單，頗感寂寞，於是忍痛去作工，反覺快意。有一個朋友由中國寄一封信問我在法情況如何，何時可以回國，我回他的信說：『近狀盡在不言中，現在十八層地獄底下挖煤，再挖二三年，便可直達中國，斯時即我回國期也。』

有一次大雨初晴，我們同伴五人約定時間請假休息一天。休息時均去森林中散步。林中有湖蕩，廣可數百畝。有兩位朋友高興起來，竟脫衣下湖泅水。我不善泅水，坐在湖濱草地上爲他們看管衣服。他們泅足之後，起來穿好衣服，圍湖閒遊，忽見林下雨菌甚多，遂各採擷一包，欣然而歸。買牛肉兩斤，預備與菌和煮，大嚼一頓。正在厨下討論烹調方法之際，來了一位山東老鄉，見我們桌上擺列牛肉和雨菌，笑道：『你們今天開大暈？』說着，隨手抓幾個雨菌仔細一看，頗驚異的說道：『呀！先生們不認識這個東西，怎麼敢食看這些，這些不都是毒菌嗎！』他隨說隨揀，隨揀隨拋，剩下的已只有幾分之幾了。我們一團高興，經他幾揀幾拋，大家現出一種不愉快的神勢。他走了之後，有主張將他拋出的仍然拾回，有主張連剩下的都不要，只煮牛肉吃罷了。我則折中辦理，主張已拋了的不要，剩下的不拋。此說一出，大家贊同，遂生火切肉，合一鍋而烹之。烹調之時，香氣撲鼻，大家圍鍋旋繞，饒

涎欲滴，大有熟不及待之勢。等到上桌舉叉欲食的時候，我戲提一議：我們五人中留一人不食，預防中毒毒死了，還有一人報寫家信。他們四位齊聲說：『那就請你不食，留着寫家信好？』我說：『假使你們四人都死了，我一人寫家信報喪時，也是怪傷心的，還是一同賽吃，吃了賽死，免得忙着替你們料理後事。』說時又酌齊舉，各不相讓，霎時間一大鉢肉菌和牛肉，如風掃殘雲，吃得精光精光。吃飽之後，在月下玩了一陣，歸房就寢。次日照常下洞工作。過了兩天，有一位朋友自克魯梭來到我們那里閒玩。入門坐定，即說：『我們那里出一莊事，真慘！四個四川同學，前日雨後在山下拾一包菌子，回家煮着吃了，昨日毒發，送往醫院，救治不及，已同時死了。死時遍身焦黑，慘狀目不忍觀！』我們聽了這番話，嚇得目瞪口呆，半天不敢做聲。他見這種情狀，忙問你們爲甚麼如此害怕？我們遂將那日食菌的情形詳細訴述，他聽了不住的伸舌搖頭，連稱『好險，好險！』

這位朋友與我感情極深。他此次到礦山，一則因隔別好久，來此聚談聚談，一則他帶有一種向我宣傳和勸導性質的報告一件消息。甚麼消息？就是李石曾先生經營許久的里昂大學（本只能稱里昂大學的中國學生寄宿舍，但當時既稱爲里昂大學遂亦沿用

此名)快要開學，吳稚暉先生已由中國統率學生一百五十人快到馬賽。勤工儉學生中喧嚷了兩三個月，佔據里昂大學的話，現在要乘此時機實行了。此時發起號召的是蒙達尼學校的同學最先響應的便是克魯梭工廠的同學。日前派代表到巴黎與陳公使接洽，陳公使極端贊成，當時幫助路費八百佛郎，并允以後隨時接濟。大約一星期後將有四五百人齊集里昂大學。

我們在礦山的幾個人，與外方素少接洽，勤工同學中種種羣衆運動，都未加入。我們對於李石曾先生專辦里昂大學，而置勤工儉學生於不顧的冷淡態度，雖憤懣不平，但對於勤工同學「硬佔」的舉動，亦不很贊同。因此得了這個消息，毫未動思凡之念，仍然埋頭過我們的地底生活。

不久，同伴中有兩位生起病來了。我亦以那次被車撞傷，雖無甚危險，但若用力過度，則夜晚腰間隱隱作痛，不能安睡。大家以爲地下空氣缺乏，若在此作工太久，身體上必有妨礙，於是均有辭工向別處另覓工作之意。

幾天之間，接到各處信函甚多，大半都是說關於里昂大學的事。在各處信函中，知道

勤工同學第一批已抵里昂者約一百二十三人。各處預備去者當爲數正多。占據「里大」已成了事實。此次占據，不是毫無理由。因爲「里大」經費，大部分是法國退還的庚子賠款。庚子賠款所以退還的動機，由於發展中法兩國的教育及其他文化事業。石曾先生發起勤工儉學，已得法國政府的同意，當時所謂中法兩國間之教育和文化事業，差不多以勤工儉學爲主要部分。換言之，「里大」原於庚款，庚款之退還，大部分原因由於有勤工儉學生。況且石曾先生從前在法國親許將來「里大」爲勤工儉學生安插之地。勤工儉學生根據這兩種理由，自稱爲里昂大學之主人翁，亦不完全是無理取鬧。又加陳公使暗中鼓動，助以車費，勤工同學益發理直氣壯，大有不達目的不休之概。結果成就了陳公使借刀殺人之計。千百學生，爲陳公使一人玩弄於掌中，中國的官僚手段，真正不錯！可惜只能使用於天真爛漫的青年學生，與外國人辦交涉，則一籌莫展。

（未完）

灰色共產黨的新戰略

景明

灰色共產黨在今日之下，表面上總算是失敗了。稍留心時事的人，都可以看出他們已往的急躁，驕蹇，幸災樂禍和陰賊險狠的事實來。(一)他們自末次北伐開始後，以為北伐終無完成之望，即成功亦須經過較長時期，故趁此專力造輿論，抓青年，把持黨務，排除異己，為奪取政權的預備。試翻開他們的刊物，曾有一篇注意北伐，促進北伐，贊助北伐，及北伐告成的善後的言論否？及北伐告成之前後，他們以為統一後必有內爭，即不然，亦將造成之。故不說北伐徒苦吾民，即說某也軍閥，某也反動，某也與敵人妥協，某也已預備倒戈，某也不要民衆，某也不要青年，冀激成黨政軍負責者互相水火，羣衆厭惡負責者，以便他們坐收漁人之利。北伐既告成功，他們對外交或發為孤注一擲的主張，或罵在國外的胡漢民賣國，以為當局不易渡此難關，他們即可號召民衆，造成奪取政權的機會。(二)他們以為黨羽已深入國民黨內，可以把持黨務，壟斷一切了，故大唱集權專政之說，冀遂其

政治獨裁的大欲；從他們對五中全會的積極議論中，即可以窺見一斑。（三）他們以為變相的共產黨理論，已深入人心，青年及農工已有相當把握，可以運用如意；所謂右派，已被打倒；所謂中派，仍可利用；所謂左派，必要時一舉足便可踢翻；故志得意滿，驅得左派羣起歡迎汪主席回國主持大計，做他們唯一的大工具。那知事實與他們這三種奢望完全相反：北伐成功了；負責者倒反團結一致了；外交也漸入順境，他們對黨務已把持不了；他們的謬說已被大眾窺破，大多數青年及農工都厭惡他們，他們所要打倒的利用的先奉承而後踢翻的策略都一齊失敗；這就是他們急躁，驕蹇，幸災樂禍和陰賊險狠的報酬！但最革命的他們怎肯從此罷手呢？於是他們轉變其進攻方向，而有新戰略產生。（他們這個新戰略，是間接由接近灰色共產黨者的口中零碎得來。）

他們除繼續加工抓青年，騙農工，改頭換面維持其灰色理論，團結其在國民黨內的灰色分子，攻擊右派，緩和中派，示忠左派，及肆詆黨政軍當局外，暗與左派共產黨和第三黨聯成堅固的壁壘，放棄左派共產黨零碎暴動的政策，視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以後情形如何，再定其整個進攻的方案。目下所已決定的新戰略：（一）聯絡或挑撥他們心目中的

所謂懷抱野心的實力派。(二)造成開國民會議及制定約法的輿論，從事當選國民會議代表的活動；苟得多數，即奪不得政權，亦可平分天下而維持其勢力於不墜。(三)第二項要挾不達目的，即唆使罷學罷工，造成混亂之局，以便再演一齣挑撥操縱的拿手戲。聞他們對上面所舉種種，決於短期間內（至多以一年為限）求其實現。

但是只顧利害不顧是非，只問結果不問動機的他們，沒有政權在手任其支配，盧布接濟到底有限；轉眼分崩離析，那有和衷共濟可言？多數非被其謬說所麻醉，而純為虛榮或飯碗所驅使的他們的所謂信徒，本打着爺來爺好娘來娘好的老主意，既無所謂壁壘，那裏說得到堅固不堅固？他們亦知有這樣危險，所以第一個新戰略就是抓實力。因為抓到實力，可以做奪取政的工權具，可以安插黨羽，又可取給活動費；無如所謂實力派，都已看穿他們的陰謀，誰願做一個犧牲品？他們又以社會多事或政局混亂，才得肆其活動；故不恤拿本來是他們多數所反對的國民會議及約法，倒過來奉為至寶，做他們政爭的利器。無如開了國民會議，他們亦決活動不到多數代表；何況有民衆和黨政當局監督着他們的行動，未必讓他們橫行無忌呢？開了國民會議，他們第三個新戰略便無從施展；即使

國民會議遲些開，約法也遲些制，他們要鼓動亂子，誰還上他們的惡當，他們惡貫滿盈了！除非人民及國民黨自己不爭氣，他們多出些醜，有甚影響？

爲分治合作問題質新評論記者

漢南

寂寞無聊，偶於舊書堆中檢出新評論一冊，內有乃器先生的一篇大文，題爲黨國的新命脈，小標題爲分治合作如何？據云在新評論第一期上就發表了一篇分治合作與聯省自治，表示反對的意思。可惜第一期現在已買不到手，不能一讀以快我之耳目。

反對分治合作的文字是不少了，但是我以爲一般人之反對分治合作多係另有作用，故一開口不是村婦式的謾罵，就是惡狗般的狂吠，毫無理性之可言，犯不着與之計較。乃器先生這篇文字在理論上固然大有商榷的餘地，然而在態度上確是一個平心靜氣的批評，這實在是很難得的。我近來對於這個問題頗感興趣，而且認這個問題關係中國

前途至鉅且大所以現在就趁這個機會再來一次討論。

乃器先生認分治合作的動機與聯省自治的動機一樣，因反對聯省自治所以也反對分治合作，其實分治合作與聯省自治根本就不相同，他知道拿不相同的制度做攻擊的理由是不對的，所以從動機與背景上立論，想藉此定出分治合作的罪惡，其實還是無理由的，因為這兩種制度根本上既不相同，所以他們發生的動機與背景也大不一樣。現在我不妨把這兩種制度發生的動機與背景分析一下。

說起聯省自治發生的動機與背景，確是和他說的一樣，『是因為有一部分的革命

軍人——陳炯明，趙恆惕是他們的代表——因別人的犧牲得着一個可以偏安的局面，

他們為自己的權利計，就想把持這個局面作為自己和他們私人的私有地盤，就想因此離開了革命的戰綫，放棄了革命的策略，一面勾結北方的軍閥——吳佩孚，一面聯絡一

些寄生的政客和意志薄弱的革命同志，擊出一個國民黨曾經提議過的聯邦制做招牌，來倡聯省自治。』但是分治合作發生的動機與背景，決不是如此。我們知道分治合作的思想出自法國社會主義者蒲魯東氏，其在中國則隨辛亥革命，民國誕生而俱誕生矣。辛

亥革命自消極方面言之，將中國數千年之專制政體，一舉而推翻之，固屬破壞之一大成。功。然自積極方面言之，所建設者爲共和政體，民主政治，但不旋踵而袁世凱之帝制自爲，張勳之復辟，以及吳佩孚，段祺瑞，張作霖之武力統一，紛紛擾擾，十有餘載。此種失敗，其主要原因則莫如專政集權與武力統一之謬誤思想之深入人心。孫中山先生經種種失敗之經驗，亦深鑒及此，故其最後即專以宣傳革命理論，喚起民衆，爲革命成功之唯一條件。國民黨爲厚集革命實力起見，爰有容共政策，初意以僞共產黨之加入爲真心努力國民革命，不料加入以後，竟成喧賓奪主之勢，國民黨之在此時，真是危乎殆哉！我人以政治的眼光看去，此種政權之掠奪，乃政黨之慣技，毫不足怪，然而以革命的眼光看去，則不僅國民黨人之生死關頭，凡屬真正的革命者亦義不容坐視，蓋革命之目的在求進化，求自由，馬克斯、列甯式之僞共產革命爲專政集權，專政集權爲古代帝王思想，不合現今的政治潮流。國民黨行使政權之方式採均權，以逐漸分散治權於全民爲目的，是國民革命與僞共產革命迥乎不同，即前者爲進化的自由的革命，後者爲退化的專制的革命，我人爲求較進化較自由計，故不能不起而力反此種謬誤思想，此自思想上說明分治合作發生的

動機及背景也。

其次，我再從制度上來說明分治合作發生的動機與背景。我們知道分治合作是一種政治思想，同時也可以說是一種政治制度，牠的性質功用，與均權制度是一樣的。分治合作論者對於國民黨原有的政治分會制度主張在訓政時期可以適用，因為這種制度之保存，在軍政之後確有種種利益（詳見拙著之分治合作與中國一文）分治合作方案之提出，在國民黨四次全會以前，當時黨國的內部紛亂已極，似乎和乃器先生說的一樣，『一部分——或者可說是大部分——的革命軍人，漸漸地有離開了黨的主義和革命的途徑的傾向，而帶上濃厚的軍閥的色彩。』其實這是一時的亂象，是由於共產黨的搗亂，革命的力量一時失了重心所致。並且國民黨中的份子根本就複雜的了不得，加之其黨混跡其中，挑撥離間，無所不用其極，所謂長衫同志猶不免互相猜忌，而况武裝同志乎？當時的局面雖說紛亂如是其極，然武裝同志中，却並沒有發現如陳炯明趙恆惕者流公然割據叛黨的事實。說主義吧，人人都是三民主義的最忠實的信徒，說革命吧，人人都是最革命的緝命黨，乃器先生所謂『對於軍人的謬誤思想，我們就應該提出黨義去糾

正牠糾正而沒有效果，我們便應該更進一步去討伐他們。」試問我們到底去糾正誰？我們更進一步到底去討伐誰？是的，「黨爲革命的中心勢力」，但是當時所謂黨，乃器先生不是說過嗎？「容共以後的國民黨是共產黨所把持的黨，或者可說是被共產黨併吞了去的黨。清黨以後的國民黨曾經一度變做腐化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所把持的黨，到了後來，却連黨的形式都消失了。」我再加上一句，到了現在，下級黨部連中央黨部的命令都不服從了。辦黨的人不服從黨，（見本報浙省指委會禁止郵遞革命與再造的短訊）叫誰來服從黨呢？乃器先生，這到底誰在唱高調呢？

反對分治合作而並反對政治分會者，多謂這種制度爲聯省自治一樣，徒供革命軍人之利用，爲割據地盤思想之保障，乃器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但據我看來，除開權利黨心的汪精衛，與灰色共產黨陳公博輩，曾經在武漢及廣州，假政治分會之名行過燒殺之事實外，而現在一般所謂革命的軍人，却並沒有一個假借什麼名義做出大不了的事來。我並不是爲現在一般革命的軍人來辯護，然而這是事實，任何人都不會否認的。但是反對分治合作，主張取消政治分會最力的，不是別人，却是汪精衛陳公博輩，甯非咄咄怪事，揣其

用意，不過想藉此定死罪於分治合作與政治分會制度，減輕彼輩個人的罪惡，預為將來登台之計罷了。其實人非喪心病狂，孰能健忘若此？乃器先生，我恐怕你多少也受了一點汪陳輩的同化作用吧，不然，何以這樣同他們一鼻孔出氣呢？

總之，無論什麼制度，都由於當時之需要而生，有環境做牠的背景，不是隨便提出來的，也不是空言可以反對得了的。均權制度如此，分治合作制度如此，即分治合作論者主張保存之政治分會制度亦如此。分治合作在思想上既為打破專政集權，武力統一之謬誤思想，而在制度上又為切合均權補救時局之唯一良法，已如上述。那末，詆分治合作為以武力割據做背景及其動機之說，其理由之毫無根據，彰彰明矣。

乃器先生那篇文章，攻擊分治合作之點雖多，但以反對分治合作的動機與背景為全篇之主腦。茲因時間關係，本篇反駁的範圍亦以上述之一點為限。其他各點，容後再加批評。

救救罷

雙七

「好老爺，好太太，好少爺，好小姐，救救罷！化子餓了一天了！把一個銅板買碗薄粥吃吃！做一回好事罷！」街上隨處可聽見的叫化子的呼聲，雖老於世故的覺得老叫化的生活未必大惡，而中心總有些被他擾得怔忡不甯。

黃包車夫拉得絕力無氣，仍在那裏拚命掙扎時，有些人也會教他慢慢跑；他沿路避摩托車，避電車，避……，擊心弔膽，左顧右盼，偶一不慎，被巡捕先生扯去照會，哀求無效，繼以下跪，依然不理，只得快快而去，有些人也覺得太過可憐，為之大減遊興。

綁匪殺了一大批，又是一大批，綁匪不因以少減，婦女被拐賣的消息，報上日不絕書；妓女當街拉人，笑語中多含哭意；及一切類於此的事情，也能惹起許多人的注意。

人類過去的罪惡及目前的慘象，端賴這一點稀微同情，或尚有洗去污點漸向光明的希望。

從前各地以田產捐捨育嬰堂的很多；冬季有慈善機關或個人施粥之舉；現在一律廢止，而新的救濟方法又絕對沒有。人的同情心看來一年不如一年了麼？或以爲救濟事業，應該官廳負責；不知官廳有官廳的事，人民亦有自己應做的事；況官廳中人也是人民中的分子，不是做了官才應有同情心的！照這樣看來，目前人們這一點稀微的同情，難保不逐漸降至冰度的了！然而舍田施粥還是些小事，不足舉一以例其他的。

月前有動人心魄的兩個消息：

(一) 河北省三千餘萬陷於水深火熱中的瀕死人民，復遭百餘萬駐軍中敗類剔骨敲髓，強索供應，強運倉穀，割取青苗，肆行敲詐，驕蹇恣肆，誅求無厭；以致民怨沸騰，竊議駐軍爲新軍閥，爲假革命。這是河北省政府向中央及各總司令呼籲電文中的大意。

(二) (路透四日北平電) 華洋義賑會接有報告，謂魯直早期降霜，致饑荒益甚。會代表由濟南來訊，謂秋收甚歉，僅足供數星期之需，災民衣被，早經售以購糧，一入寒冬，均將凍斃。若輩日進一餐亦不可得者，所食之物，乃以樹皮、樹葉和一種泥粉爲之。又

據濟甯來訊：災象仍烈，亢旱之後，繼以蝗患，秋收全毀，有六縣之民，食泥粉樹皮度生，有五十萬人將成饑殍。東昌來訊：謂因早期降霜，田苗枯萎，出境覓生之民，絡繹不絕，其無力者，均坐以待斃。綏遠來訊：謂該處收成，大為嚴霜所損，包頭周圍狀況亦至惡劣。

以上兩個消息，一出於河北省政府，一出於華洋義賑會。各地民衆尚可以消息隔絕自解，受災的民衆自也無力告求，然災區中不無較溫飽平安的人，他們的同情那裏去了？各地民衆既得消息以後，同情的表現又在什麼地方？從前有所謂「救國儲金」、「救濟被壓迫工人的捐款」，此等同情，現在都消歇盡了麼？抑「救災」的名目不大入時，激動不了人們的神經系呢？須知這兩個消息，遠非處置乞丐問題，人力車夫改業問題，消滅綁匪拐匪問題，及廢娼問題所可比擬的啊！

我們時常見到大規模的遊行，大紀念，大會食，以及代請什麼恤金，鋪排什麼什麼；熱血沸騰，爲民爲國，誰說是不應做的事！不過，倘在此與高彩烈之餘，對於在敗類軍人淫威之下，及食泥粉樹葉的北方待死同胞，忘得乾乾淨淨，胸中不留一點不安情緒，這不能不

說是失却人類同情的真意義了！笑叫化子唱得不成腔，怪黃包車夫跑得太大意，看綁匪殺頭肉票被撕而大樂，對婦女被拐妓女拉人而與之打碰開心，總有人譏諷他們是喪失了人心的！我們不敢以小人之心度君子；拿此等喪失人心的舉動來揣測人們的心理；我們相信能追念先烈者必不忘待死的災民；大概一般熱心者以紀念和救災一樣是大事，舉辦應有先後之分罷了！

「俗語說：「救生不救死，」救救罷！發一點善心！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我們被兵太爺擾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我們連討飯的地方都沒有，樹皮樹葉也快吃盡了！救救罷！」北方災民在那裏這樣呼喊着呢！

「一個貧農子的話」序言

修勺

——「一個貧農子的話」是作者一本論文集現已付印日不出版——

我本來是個華工，回國以後因國內工業不振，沒有工廠供我賣力，就與鐵鎚鋼鑿脫離了關係，從事於所謂腦的工作，這本形式似書的東西就是腦的工作的結果。

以我的知識與地位說，我應該是工人隊伍裏人，現在妄自尊大，也來出版什麼書，自然要使一般智者齒冷。不過我這本書的印行亦足以證明中國出版界的貧弱；假如中國真有名符其實的學士名人，如我這樣粗脚大手，朝夕在煤烟污氣中過活的知識落伍者，應該與機器鎚鑿爲友，努力生產有益的物品，供人使用，不可站在雲端，空發議論，徒惹人笑。但是，不幸得很；現在居然讓我尸位士林，以這樣不像樣子的淺薄東西，貢獻社會，有識者可不猛醒？

所以，這本書是來出中國出版界的醜的。

我爲什麼要印行這本書呢？有三種小小的理由，不可不與讀者告：（一）三月前我曾坐過一次文字獄（詳情見本書附錄鐵窗風味）罪名是共產黨首領。共產我是主張的，可不是現在那些專以殺人放火欺騙農工爲能事的冒牌共產黨。我爲社會明白我的思想起見，故不怕醜地在時髦者後面，出這樣類似文集的垃圾堆；（二）一向社會上議論總

是享有智識特權的人發的，現在破個例，夠不上閱讀高深書籍的人也來亂鬧一頓，使人可以從此明白沒有智識的下等階級者對於社會的見解與將來的希望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三)世間沒有求智識機會的農工，終日替人當牛馬，不知自謀解放，是最可憐不過的。只有從農工隊伍中來的人，纔知道農工的眞疾苦。我是農工的弟兄，我的話在安逸者聽來或者不懂，可是要與我同命運的朋友們看一下，就曉得我是代表他們，替他們叫出他們心坎中的眞要求；他們從此會知道他們的弟兄中也有會說話的，並且從此振作起來，個個都達到自己認識自己的地步，不讓狡獪者與強權者永遠壟斷他們，剝削他們，因他們於十八層地獄之下，不可超拔。有這三種小小的理由，我就不願社會的譏罵，毅然決然地將本書呈於讀者之前，想讀者當能諒我。

本書的命名也須加以說明。

我少時家貧，不要說父母無力供我讀書，連一日三餐，也有朝不繼夕之虞。我父親是個經商兼務農的人，當我應該求學的時候，不知什麼緣故，沒有一年有過安逸的生活。我有時上山砍柴，有時下田助耕，甚至有一年家中貧得實在過不去，我還幫一個隣人牧牛。

故我少時所過的生活完全是一個貧農子的生活。後來，父親因為經商的緣故要我識幾個字，可以上賬，就送我到只有特權者能享受的所謂學堂裏讀書。一讀書脾氣就讀壞了，除資本外家中要我做的粗重生活，我就不能唯命是聽了；父親因此恨我，想停止我的學堂生活，所幸，據我的族人說，我的天資還好，學堂先生不忍把我這個可以造就的兒童輟學，就三番幾次勸我父親，並以名利的話兒打動他的虛榮心，我才能繼續讀到高等小學第三學年。後來僥天之幸，遇着留法勤工儉學的機會，得了師友之助，在法國做了六年苦工。我現在所有的些微知識，皆是我在法國工場的鎚聲之下，以一本小小的練習簿放在工衣袋中，A B C D Ba Be Bi Bo Bu 地得來的。我回國的時候，正是中國共產黨氣燄不可一世之際。我因在法日夕與工人為伍，知道歐洲共產黨如何欺騙工人，如何分散工人的力量，所以就在故鄉的母校盡力揭穿共產黨的陰謀。（那時國民黨尙未清黨，可見我之反共與清黨無大關係）共產黨因此恨我入骨，他們利用舊社會一般人的心理，到處說我是在法國做長工的，（我本來是在法國做工，並未向人瞞過，這裏所謂「長工」在故鄉社會中，是可蔑視的代名詞）毫沒有知識的。我身上穿着一件破洋裝，脚上因無錢

買皮鞋（而且也不屑買皮鞋）穿着一雙母親手做的粗布鞋，他們就向人說：『你看，這一個不七不八的人，像什麼樣子？』他們宣傳能力真大，我因此就在故鄉受一般穿長衫的所謂學生輕視。一次有六七個中學生跟在我的背後，大喊：『法國留學生！中國皮鞋（指我的布鞋）闊死！』一直喊六七分鐘，待我轉到別條路，他們看不見我了才止。我鑒於中國青年近來傾向於浪漫的危險，所以與幾個朋友發起組織了一個五不社，以不酒不烟，不賭，不嫖，不妾爲宗旨，向故鄉社會宣傳。誰知這種宣傳正犯了共產黨的忌諱，他們就極力破壞，說我是思想落伍，反革命，不澈底。後來他們又寄信去問留學赤色耶路撒冷——莫斯科的黨魁的意見，這位黨魁回信大意說：『俄國的革命黨人差不多個個都吸烟喝酒的，所以我們不必反對吸烟喝酒等事……至於畢修勺呢，他是一個鄉間貧農子，曉得什麼東西！』無產階級專政的崇拜者就以這『鄉間貧農子』五字壓倒了我！我自知是淺薄，我剛在擬本書書名的時候，妻忽然憶起這句『鄉間貧農子』的話，我無以遮自己的淺薄，所以就以『一個貧農子的話』名本書。

一九二八，十月，三日。

修勺序於滬濱

被裁的兵士

六波

一陣嘈雜的聲音，把我從睡夢中驚醒過來，睜眼一看，對門房子內，一個青年兵士，恭敬敬，站着立正的姿勢，聽一個官長訓話：

「這五塊洋錢給你，你把從前發給你的衣服，毯子，裹腿……一概繳來。」

「報告排長，這裏面的棉衣賞我穿罷！」

「不行，這是公家的，你怎個敢穿起去？」

「乞排長願恩，天氣冷了，我沒有別的衣服，實在難熬！」

「不行，不行，快脫下來，給你的這五塊洋錢，你儘可自己拿去買一套衣服。」

兵士還要說話的樣子，官長早厲聲止住道：「不用多講，快把東西都繳上來，早點滾罷！」兵士的臉色，忽然由紅而轉白了，忙對官長鞠了一躬，轉身出去，一忽兒復進來手內提着一包東西，身上只穿一套單衣對官長又是一鞠躬：

「報告排長，衣服，毯子，裹腿……都在這裏，請排長過目。」

「看見了，這五塊洋錢拿去，這是上頭特別給你的恩典。」

「是，領排長的恩。」

「你回家去，要好好的做一個善良百姓哩！」

「是，遵排長的教訓。」

「好，去罷！」

兵士的眼淚，幾乎落了下來，不知是捨不得離開官長，還是有別的原故？只見對官長又鞠了一躬，走出的時候，已經瑟縮起來，不似先前雄赳赳的樣子了。我見了這種情形，心內忽然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感想，連忙爬起來，跛着鞋子，跟蹤而出，似乎有考查這兵士的究竟之必要。在街上走了幾轉，恰好碰着他買了一件舊棉袍披在身上，無精打彩的走來，我便拉着他談話，覺得他也似乎有滿腔的鬱抑，無處告語。

「你當兵過了好久？」

「已經有了六個月。」

「你家裏有些什麼人？」

「只有一個母親，和一個小弟弟。」

「你以前領了多少餉，寄錢回家去沒有？」

「哪裏有錢寄回家去，扣了伙食以外，其餘的餉，都欠着未發。」

「今天這五塊洋錢，不是發的欠餉嗎？」

「這是遣散費，欠餉不止這些。」

「你爲什麼不要欠餉？」

「先生說的哪裏話，上頭沒有錢發下來，我們一個當兵的，怎敢多說，拚命的錢誰不

願要，只是沒有辦法。」

「你現在回家？」

「唉！哪裏有路費回去，回去也沒有事做。」

「然則你將幹什麼去呢？」

「唉！沒有路走。先生！那個要人當勤務兵麼？」

「我不知道。」

我口內這樣答應，心內不免有點慚愧，我也要替人家當勤務兵了，還哪裏有資格薦他人去當勤務兵？他大約知道了我是一個不足與謀的，把頭點了一下，又無精打彩的走向別一條街上去了。他的究竟，我終於沒有考查出來。

雜感

(十一) 東北問題與西北問題

雙七

在日俄密約分烹下之滿蒙，日本以完成吉會鐵路，建築長大鐵路，取得滿洲商租權等爲要挾，干涉張學良易幟，蘇俄以已攫得之外蒙爲侵掠內蒙之根據地，接濟軍火金錢，造成內蒙之亂，滿蒙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誰也不能否認。然張學良如何應付日本，尙無明白表示，其對內蒙，則有召集內蒙王公會議之舉，結果，奉方任保護王公盟長固有地位，

以拒新黨蒙人勢力之侵入。前郭道甫以八人掀起海拉爾與呼倫貝爾的大波，使貴福及其屬僚嚇得手足無措。以王公盟長之腐敗驕蹇，愚頑貪暴；蒙人之粗野強悍，蒙地之閉塞樸陋，又有赤色帝國主義覬覦於旁；而欲以王公會議一舉而收效，豈非兒戲之甚？吉林民衆嚴重反對奉當局斷送路權，足見奉當局已有與日本自行交涉之意思或事實；況奉當局對灤州尙未撤兵，對車輛尙未歸還，對熱河尙強佔着不聽中央處置，其無誠意一致對外，已可概見。所謂東北問題者，如此而已。

北平三日電，白崇禧語記者：「予甚願赴新疆。胡漢民遊土，土外長告胡，新疆幾全入俄人手，中國宜注意。胡有信來，贊成予赴新。」另電，白云：「赤俄現極力經營新疆，中央意欲余移戍該處。余極願去，惟此係國防關鍵，該地應該駐軍多少，包甯路要如何連接，他如經費之充分籌措，中央皆非有通盤計劃不可……」即此可爲西北垂危，我國向來不顧間邊地，及目下尙無切實辦法之明証。所謂西北問題者又如此。

反抗強權，亦是消極的求自由平等之一道；在人爲刀俎我爲魚肉的情形之下，願高喊革命者略一注意東北與西北問題，勿一往無前地專做奪取政權的甜甜好夢呵！

(十二) 所謂共產黨的犧牲精神

溫卿

一般人對共產黨有兩種誤解：(一) 共產黨的手段不好，其主義是對的，雖不適用於中國，却能適用於西洋；雖不適用於現在，却能適用於將來。(二) 共產主義不好，其策略是對的；故有主張反對其主義而採用其策略的，有口雖不言而實際上已採用無遺的。(暗中襲用其主義兼襲行其策略，當然是灰色共產黨，便無所謂誤解不誤解。) 至於共產主義及其策畧究竟怎樣不好，對的又在什麼地方，却是勿論吞棗，人云亦云。這樣下去，是多麼危險啊！

一般人又多以共產黨有犧牲精神，但他們犧牲的是誰呢？共產主義的「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說，飽含着犧牲人類的成分，有識者早證明其為背乎進化原理的反科學說；經列甯修改結果，更成為慘無人道的怪物。至其策略，則完全是犧牲他人不犧牲自己的狠毒手段。中國共產黨之鑽入國民黨的，其陰狠無消說得；此外雖悔恨失足，却因面子攸關和同黨脅迫而仍將錯就錯或歧路徬徨的，不知多多少少，其一味惡幹的，除騙着

年輕學生，無知農工和存心搶掠的流氓去送死，固也有不少嘗着流離掬飲的苦痛，然大多數是被一本萬利的功利慾所驅使，犧牲仍是出於他們意外的人。只知道焚燒屠殺是中國共產黨的罪惡，不知道造成無數人的黑化心理更是他們罪惡之尤。他們犧牲的是誰？蘇俄過去的罪惡，舉不勝舉；據最近報載，俄中部患糧荒，外報則稱歐洲俄境災區雖廣，但十月內俄糧之運入德國者，約有一萬五千噸之多。又載：日本某團體遊俄歸國，述蘇俄之藝術，因赤化宣傳萬能主義，完全停滯，毫無足觀。此行一無所得。又載：蘇俄當局近來對於資本主義之讓步，益形顯著。最近蘇俄高等利權委員會提議案，將蘇俄六大都市之電車，自來火公司，發電所，上下自來水，屠宰場等公共企業，作為利權，貸諸外人。人民的生命可犧牲，文化可犧牲，主義可犧牲，所不肯犧牲的只有俄共產黨的獨裁政權。

蘇俄為日俄祕密協約，犧牲了朝鮮和我國的滿蒙，這種犧牲精神，不更偉大麼？或以為蘇俄共產黨對內雖不忠，而以大宗盧布接濟各國的共產黨，却不能不說是蘇俄的犧牲。試問他們的盧布是不是向民間榨取來的犧牲的？是誰？各國因盧布的接濟而起紛擾和慘殺，犧牲的又是誰？共產主義對不對和共產黨的策略好不好，真個看明白了，才知道

共產黨別無精神，有的是吃人不吐骨，向時代開倒車。

(十三)派專使出洋考察

三 餘

送青年學生們去外國求學，這種出洋研究，是萬分需要的。毋如官僚政客，素無科學常識，又不認識半個蟹行文，下台之後，因為「官官相護」的關係，給他幾萬元錢，到外洋去，順手牽羊的加他一個政治考察專使的頭銜，這就是吳稚暉先生所說的「當豬仔充專使，吾不忍言」的好（？）現象。他們既無常識，又不懂 a, b, c, d, 銀樣蠟槍頭的古怪樣兒，頑固不化的腦袋，一入別人的國門，又加上耳聾口啞，試問考察得到什麼？以康有為聖人的資格，我看他作的巴黎放歌，只是用莫明其妙的辭調，寫莫明其妙的事實，把人家夫婦相愛的情形，誤會為淫風萬丈的現象，不勝其悲憤。其他對於洋鬼子一切的措置，以費盲者去充專使考察，只不過是過屠門而大嚼！

徐樹錚是段祺瑞派去歐洲的考察專使，到巴黎了，因他在咱們中國曾助紂為虐，到外國時，又帶上兩個小老婆，丟盡黃面孔人的醜，所以留法中國同學，就不答應他，要驅逐

他出境，結果他勾通中國駐法公使，將他收藏起來，且買通些法國警察，保守他的住房，所以只得晝伏夜動的，去做他考察政治的工作！

梁士詒，也是段老板派去歐洲的考察專使，也是因他作惡的關係，在英法兩國，抱頭鼠竄的考察，不敢露面。跑到柏林，就大設筵宴，向德人借款賣國，經留德中國學生曉得了，被一位熊正誼先生，把他的臉皮，用茶杯開花，打得個叫苦連天，落荒而走。這兩個考察專使的成績，總算是政府官吏，爲民造福的一種表示。後來我在報紙上，看見徐樹錚歸國時，上海歡迎他的人，真是盛極一時，可見咱們中國，真是官僚用武之地！其餘的，也是一樣，此處我只說一聲請閱者舉一反三了。

又有一種，就是有點普通識，且多少懂幾個蟹行文的先生們，他們在政治上大顯身手，學得孫悟空的辦法，由小人而要人了，在官場中鬧了一年半載，就得請假，請派遣出洋考察一次，去西洋五萬元，去日本三萬元，這流考察專使，固比上面那種人物強，但其結果，除却一筆旅費丟在水裏泡也不會起一個外，所考察得的，無非是外國的浮光掠影，得不到一點內在的精神。

現在一般真正在外國留學生，十年八載，學有專長的人，回國後，若是嘴不滑，頭不尖，又不屑奔走於大人先生之門的，那就只有蘇季子，說秦不成，回家挨歪算了。還是讓大人先生們於倦政之暇，攜着大批現款，席豐履厚的，坐起洋船火車，狂跑一頓子，考察完畢，歸歟歸歟罷！

老實告訴先生後生們，真正要在外國學點東西，非有五六年繼續不斷的苦苦研究，萬萬不成的，那種一年或半載馬不停蹄的考察專使，忙來忙去，忙得出什麼來！

(十四)中央委員拜佛求籤

六 波

前日至京，碰着一位朋友，告訴我一段很有趣的新聞：他說有一日他約有幾個同伴去遊雞鳴寺，忽見下面停有一輛汽車，并有兩個佩盒子炮的武裝同志守在寺門外。他們仔細一看，原來是堂堂乎的中央某委員（姑隱其名）同其太太在寺拜佛。他們覺得這位委員出來拜佛是很稀罕的，不禁動了好奇的心，站着門外，看是怎麼一回事，只見這位委員同其太太親自焚了香，在佛前行了三跪九叩首禮，然後把籤筒搖了幾下，順手拈出一

枝，原來委員是爲求籤而來的。但是不免又令人起了疑心，委員抽籤，究竟爲的什麼？說是
要升官吧？做了中央委員，還要升到什麼地步呢？說是要發財吧？難道做了中央委員，還怕
沒有錢使嗎？這兩項，大約都揣錯了，過細思猜，委員同着太太一路，多半是求生一個聰穎
子，接續書香。或者委員別有心事，也未可知。總之，非外人所得妄測。

但有人說，現在正要打破迷信，中國人因爲信神，不知花了多少錢財，費却多少時間，
發生多少事故。所以政府也嚴令禁止迎神賽會，測字，算命，卜筮等類，前日一個頑雀兒的
老頭子，都捉將官裏去了。這位中央委員以堂堂乎黨的領袖，人民的導師，乃親自拜佛求
籤，不正是提倡迷信嗎？答者道：人民無知識，崇拜神鬼，所以謂之迷信。這位中央委員對於
黨國大計，胸有成竹，尤其平素對於哲理，闡發無遺，其拜佛求籤，斯爲正信了，怎麼還說是
迷信呢？一般人民固要遵從政府禁止迷信的命令，尤應以這位中央委員爲模範吧？

▲正誤：六十九期三九六頁圖表甲組第四圖「(一)圖之新……」係「(一)圖

之新單位」之誤。

革命第七册刊誤表

定期刊物，爲時間所限，排版付印，自不免多所錯誤。遂致「魯魚亥豕」雜現於篇中，對於讀者，頗爲抱歉！茲乘合訂之便，就已見到的，已發覺的，列刊誤表如左。至於標點符號方面，不及一一校正，尙希讀者原諒！

頁碼	行數	字數	誤	正
一九	一一	一		第二
一五	六	一三	奪政	奪取政
一五	一	一七	李煥兩	李兩
一五	四	四	門爭	門爭
五	六	二	而宜	宜而

命 革

九九	九九	八九	七四	五二	四七	三六	三六	二九	二九	二五	二二	二〇
一三	四	七	八	八	七	一二	三	九	八	七	五	五
八	九	二一	二二	一八	九	三五	二七	九	一	二八	一三	一二
契牙	成功心	在上	槍析	政的	袁珍	科	挨算	津津	到	純純	辦法	方權

契弟	心成功	在上	槍析	政府	袁頭	衍	挨做	振振	列	諄諄	辦法	方分權
----	-----	----	----	----	----	---	----	----	---	----	----	-----

命 革

一 七 八	一 七 七	一 四 一	一 四 一	一 二 二	一 二 二	一 〇 九	一 〇 九	一 〇 八	一 〇 七	一 〇 五	一 〇 五	一 〇 五
一	八	七	六	五	三	七	一	一	一 三	一 二	八	六
三 三 二	三 一	一	一	一 八	一	一	三	一 九	三 四	一	一 八	二 六

招 接 惡 的 但 的 利 生 析 析 遇 身 鳴
兵 間 的 的 的 學 析 析 遇 身 呼

徵 間 衍 惡 組 衍 租 學 析 析 遂 身 鳴
兵 接 的 的 組 衍 租 生 析 析 遂 身 呼

二四七	二四六	二四六	二四五	二四四	二四四	二四二	二二九	二二四	二〇四	一九六	一九三	一九三
八	一二	八	八	九	一	二	二	一〇	四	五	二	二
三	二九	一〇	一九	一	一九	三	一四	一二	三	七	一五	一三
到	大	涉	檜	緊	易不	歷	倒如	徒	宣言	在重	總	但明

斗	太	襲	噲	紫	不易	厭	例如	徒	宣言	重在	但	聰明
---	---	---	---	---	----	---	----	---	----	----	---	----

命 革

二七三	二七二	二七〇	二六四	二六二	二五九	二五六	二五六	二五一	二四九	二四八	二四八	二四八
二一	八	一〇	九	四	一〇	四	三	一〇	一	一三	一二	八
一三	七	七	六	一三	二一	一六	二	五	五	四	七	三三
們	再彼	張	路	由予等	夫	學生	席主	續	隍	未	國	關

這	再被彼	主張	格	予等由	衍	學生	主席	繼	隍	末	與國	門
---	-----	----	---	-----	---	----	----	---	---	---	----	---

三五一 三四九 三四三 三三六 三三四 三三四 三三二 三一四 二九二 二八六 二八三 二七八 二七四

一 二 八 二 一〇 七 一〇 五 八 九 五 八 一

二九 一七 一一 二五 三一 九 三 一九 二三 二二 一〇 二二 二一

穢 已 或 五十餘 取權 工作 詳細 筋 獨 承 慄慄 賭 耐

已 成 二十五 取政權 工作 詳細 筋 猶 認 慄慄 賭 力

命 卒

三六七	三六六	三六六	三六六	三六五	三六二	三六〇	三五六	三五六	三五四	三五四	三五三	三五二
二	二	一	八	八	五	六	二	一	二	二	八	一
一五	七	三二	三〇	二二	四	一一	七	二	二八	一六	二二	一
戮記	手車	的	到跋	筋	得	總	言	推	領之	先	理	兩湖

戮記	衍	將	跋到	筋	牠	纜	頁	惟	領之	胡先	理曰	(十)兩湖
----	---	---	----	---	---	---	---	---	----	----	----	-------

三 七 三 二

Federalism

Federalism

三 七 五 九 三 一

間

間

三 八 三 二 三 一

崇

崇

三 八 七 一 五 一 六

傲

僥

三 九 二 七 一

Federalime

Fédéralisme

三 九 九 一 末

(一)圖之新

(一)圖之新單位

四 〇 一 一 三 二 六

注要

重要

四 〇 一 一 三 三 二

與

予

四 〇 四 四 一 八

修明

休明

四 〇 九 三 七

化

花

四 一 〇 一 一 二 六

確真

真確

四 一 五 一 一 三 三

明證

證明

四 一 八 一 三 三 二

是

於是

四二四 四二五 四二九 四三八 四三九 四四九 四五二 四五九

五 一〇 七 九 九 一〇 一三 六

二一 二一 二四 一四 一〇 一 五 八 二一

是 史 大 據 政 的 工 權 日 不 織 篋 勿 倫

尾 吏 太 接 政 權 的 工 不 日 識 鑊 圖

本書的讀者請讀以下各書

- 反科學的馬克思主義……郭任遠著……民智書局
- 社會革命論叢……鐵心編……革新書店
- 師復文存……師復著……革新書店
- 吳稚暉學術論著……吳稚暉著……出版合作社
- 馬克思主義的破產……自由叢書……自由書店
- 革命之路……全上……自由書店
- 革命的先驅……全上……自由書店
- 克魯泡特金學說概要……全上……自由書店
- 蘇俄革命慘史……全上……自由書店
- 國家論及其他……克魯泡特金著……自由書店
- 麵包略取……全上……自由書店
- 近世科學和安那其主義……全上……自由書店
- 人生哲學……全上……自由書店
- 俄國文學之理想與現實……全上……自由書店
- 工廠田園手工場……全上……自由書店
- 李石曾最新革命論著……李石曾著……革命週報社
- 一個貧農子的話……畢修勺著……革命週報社
- 到大同之路……朱謙之著……泰東圖書局
- 獄中記……Sofio 著……開明書店
- 革命哲學……朱謙之著……泰東圖書局
- 薇娜……石曾蒂甘譯……開明書店
- 三民主義連環性……胡漢民著……民智書局

再版 國家論及其他

克魯泡特金全集第二卷

誰也知道克魯泡特金是安那其主義之集大成者，同時也是偉大的科學家，他於人類盡了不少的任務，他平生著作，不特安那其主義者奉為金科玉律，即反對者也極表歡迎，故早已傳譯於歐美各國了。在荒蕪的中國雖然早經介紹，但不過是一麟半爪未得其全豹，讀者甚以為憾。我們認定克氏學說，有急需全部介紹於中國民衆之必要，故決定刊行克氏全集。國家論及其他就是全集的第一卷，是集合克魯泡特金各處所發表的廿篇短篇論文而成的。書的內容，有討論政府問題的，法律問題的，道德問題的，經濟問題的，青年問題的，革命問題的，命題的；實是青年最好的革命讀品，師有益的參攷作物。可以作教材用，也可作關於社會科學常識的研究與自修用。

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價目 平裝 六角

精裝 一元二角

再版 麵包略取

克魯泡特金全集第二卷

麵包略取為克氏全集第二卷，全約二十萬言，對於安那其主義的原理及社會革命方法，均有詳細的敘述。曾陸續登載法國「反抗」雜誌，後彙印成書，法國文學家左拉讀之，嘆為「真理的詩歌」。各國皆有譯本，流傳甚廣，為研究克氏學說及擁護真理者不可不讀之書。現由蒂甘君根據法文原本及英文日文譯出，並有凌霜，泡朴，震天惠林等所譯之英文俄文法文日文各本的序言。

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價目 平裝 六角

精裝 一元

再版
近世科學和安那其主義

克魯泡特金
全集第三卷

安那其主義不是從大學裏研究得來的。牠是大多數平民創造的精神之生產品，是科學的。所以克氏曾說：安那其主義不是一件信仰的東西，而是一件爲科學所研究的東西了。克氏在本書中避開一切玄學的問題不講，特從科學方面，依據社會進化的歷史傾向指明安那其主義有實現的可能，在最近的將來便會跟着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向，建設起安那其主義的社會。本書對於安那其主義的思想之起源，安那其主義於社會進化中，在文化發展中的地位，安那其主義的理論與進行的方法甚爲詳盡，實是欲研究安那其主義與科學之關係者，不能不備之書。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價目
平裝六元二角
精裝一元二角

再版
克魯泡特金學說概要

自由叢書
第一種

關於克魯泡特金的學說，在中國還沒有整個的介紹。所以克魯泡特金的名字雖然在雜誌上，在一般人口中可以見聞，然而他的思想是怎樣呢？大家依然是莫名其妙，甚至於還有許多拾人牙慧的社會學家謂克氏的思想雖好然而太理想了；本書便是對克氏思想整個的介紹，誠爲欲了解克氏思想者，批評克氏思想者，反對克氏思想者，不可不讀之書。

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價目
平裝六元二角
精裝一元二角

再版

蘇俄革命慘史

自由叢書
第二種

一九一七年的俄羅斯的十月革命，在世界革命史中創了一個新紀元，確實比法蘭西大革命，對於人類社會的貢獻要有效益多了。但不幸而為專無產階級之政的列甯黨破壞了，所謂地上天國的俄國，仍然是一地底下的俄羅斯」。自列甯黨跑上統治階級的政治舞臺以後，人民沒有討論自由了，工人沒有罷工的權利了，農民沒有反抗地主的運動了。努力於十月革命的社會革命者，在「其卡」與國防政治處的反革命罪名之下，被殺戮，被放逐，被囚禁了。現在的俄羅斯，簡直是如意大利一樣，是凶惡專制的國家並不是共產社會。本書詳述蘇俄革命的狀況，有理論的批評，有事實的記載，洵為研究蘇俄革命史的最好的參考料。

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價目
平裝 五角
精裝 一元

再版

革命之路

自由叢書
第三種

本書是鑑於革命青年走上革命歧途上去後，對於革命懷疑，對於革命不信任，對於革命予以否定，從革命的前線退回愛人的懷抱，退到個人主義的感傷園中，浪費人生而編輯的。故本書指出的革命之路確是革命青年必走的革命之路，對於革命懷疑，不信任和否定的革命青年誠是必備之書。我們相信讀了本書的人，當知道有這條新的可能的革命之路的出路在。

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價目
平裝 六角
精裝 一元二角

再版
革命的先驅
自由叢書
第四種

革命不是爲解決個人的麵包問題，革命者不是爲個人的幸福而革命的，所以革命是爲的解決全人類的麵包問題，革命者是將他的一生貢獻於革命，這簡直成爲定論了。但是現代的革命青年有不少的以爲革命是爲的個人，因之在革命的進行途中，自己稍受小小的挫折，便「心灰意冷」的感傷起來，咀咒革命，歌頌個人主義與感傷主義之偉大：本書特將革命先驅者對於革命的努力和獻身革命場中飽嘗的困苦與其崇高犧牲的精神和盤托出，革命的青年讀了此書不流幾滴同情之淚，也算忍人了。

價目

平裝 六角
精裝 一元二角

上海江灣書店印行

再版
馬克思主義的破產
自由叢書
第五種

馬克思主義在現在是一個「怪物」。很多青年不加深究都以爲牠是科學的，甚至於都相信恩格斯的話，說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是馬克思的兩大發明此誠謬誤極了。此書是專於批評馬克思主義的謬論的著作，尤其對於各種發明，不惜將其底本和盤托出，使其失所依據，在近日中國到出版界關於批評馬克思主義的著作，這的要算是一部擒賊擒王的著作了。凡是研究過馬克思的主義和想知道馬克思主義的，不可不人備一冊。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價目

平裝 四角
精裝 八角

初版

人生哲學其起源及其發展上

篇

克魯泡特金
全集第四卷

這本克魯泡特金的一部遺著。他的目的是想繼孔德、斯賓塞、巴枯寧未竟之志，創造一種人類的近世科學和綜合哲學。這一個我們只要讀他的近世科學和安那其主義，安那其主義者的道德和斯賓塞傳幾篇文章，就可以看出來。可惜他的目的沒有達到，早就死了，真恨事！不過他自己雖然沒有完成這部宏著，書中的一切材料，一切規模却早已立了。全書本分二部，第一部專論道德的起源及其歷史的發展，第二部說明實在論的人生哲學的基礎與其目的。第一部在論死後不現的題目下，出世了。伯代甫的整理就在現在的時候，經友人萊現在世界各國都有譯本，惟有中國，尚付缺如。現由甘君根據英、法、日、世界語，西班牙五種本子譯出來，因為篇幅過長，分上下兩篇出版，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四卷已出版。

價目

精裝 一元二角

田園工廠手工場

克魯泡特金
全集第七卷

此書是克魯泡特金的經濟學說，克氏以前經濟學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其原則是為資本家的利益而生產；克氏的經濟學是平民的經濟學，其原則是為生產者自己的利益而生產。在經濟史最出風頭的亞丹斯密的「分工說」，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及「工業集中」，「生產過剩」等等說，都被攻擊得體無完膚。全書共分「工業的地方分散」，「農業的可能性」，「小工業與工業村」，「精神勞働與肉體勞働」四大部，把怎樣滿足萬人的慾望，怎樣增進萬人的幸福的方法，說得具體無遺。所有的主張完全根據統計和事實，真不愧稱為科學的了。是書各國都有譯本，今由漢南君譯成中文，譯筆之明暢，與原書相得益彰。現在付印，不日出版。

價目未定

上海上自灣由書店印行

俄羅斯文學之理想與現實

克魯泡特金
全集第六卷

這部書，是克魯泡特金關於文學的著作。我們在這兒用不着說牠較之拉兒斯頓 (Ralston)、巴林 (Barin g)、腓里勃斯 (Phelps)……等人的俄羅斯文學的研究更好，但是這部書在歐，美所得到的定評，祇要是對於俄羅斯文學略有所知的人全都是知道的。

俄羅斯的文學，在中國的介紹已經是很多了，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杜思托埃夫斯基，契訶夫，高爾基……等人的名字，已經在我們的耳邊聽得熟了。然而，設若我們祇要讀過了這一部書以後，我們便可以感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一篇好的俄羅斯文學介紹，也沒有一部好的俄羅斯文學史，雖然會有許多人根據了此書作過介紹，甚至於還編過了文學史。

全書內容共分八章，從最初的時期以至於二十世紀的初葉，都有詳細的敘述與評斷。書尾附有譯者編的梭羅古勃，安得列夫，阿爾茲巴雲夫諸人的評傳，尤稱完備。書已付印，不日出版。

上海江灣自由書店印行

價目未定